

光之翼

作者: 樂流

Powered by [紙言](#)

楔子

漫天的彩帶與火花紛飛。

「多謝你地嘅支持——多謝你地！」

最燦爛的煙花放盡之後，不捨的觀眾在離場時仍然不斷喊著安歌。

這次的表演嚴重超時，他們安歌了整整三次，雖然之後又得繳交場地罰款，但這是他倆重啟活動後別具意義的公演。

所謂人生得意需盡歡。

嗰少少錢咪由得佢罰囉，又唔係豪唔起。

「好叻呀.....」Adrian累得連維持微笑的力氣都沒有，回到服裝間嗅到食物的氣味後又精神得雙眼放光，他快步跑到桌邊把數條薯條塞進口中：「而家無人可以阻到我食薯條！」

最風光的歌手回到後台之後其實思考的都不過是待會吃什麼，脫下舞台裝卸下妝容的他們都不過是普通人——充其量是比普通人帥氣許多的普通人。

「食嘢之前除返啲Accessories先啦，好貴呀呢套嘢——」Gerald一邊說一邊脫下自己身上的飾物，當他要剝下手上的戒指時，心涼了一截：「仆街。」

「做咩呀？」Adrian叼著薯條轉頭看他。

「...我隻戒指唔見左。」Gerald慌張地瞪大了雙眼：「唔通我頭先Fing甩左喺個台度。」

「喂老細你係唔係玩嘢呀。」Adrian哀呼出聲。

「玩都唔係搵啲咁嘅嘢嚟玩啦。」

「頂你咩好fing唔fing，fing唔見隻最貴嘅。」Adrian多塞了數條薯條進口之後用面紙擦了擦手：「妖，叻到死都仲要幫你搵嘢，你阻住班Crew收工呀麻煩到死。」

Adrian一邊抱怨著Gerald一邊對工作人員們道歉，跟空閒的工作人員跑回前台去找贊助商的戒指。

平常作為樂手的Gerald，因為樂隊重新開始活動太具象徵意義，所以這次他難得地跳了小節舞，亦意味著Gerald幾乎使用了整個舞台空間。本來他們搜索樂隊區就好，現在要地毯式掃查整個舞台。

Adrian發誓自己此刻真的有殺了Gerald的心。

「——喂Adrian，呢邊有料到。」

「係，即嚟！」

樂隊區的工作人員似乎找到了戒指，Adrian立刻跑過去，可對方交給自己的並不是贊助商的戒指，而是他與Gerald組隊那年失去的那枚古董戒指。

「點解...」

Adrian還未反應過來，啪的一聲，場地的燈光熄滅，僅餘舞台上微弱的光。他握著古董戒指，發現剛才自稱要找搜索後台的Gerald正站在舞台前看著他。

「你唱歌真係好好聽呀，可唔可以話我知你叫咩名呀？」

時光彷彿倒流至七年前。

哪怕他們一同經歷了許多，在Adrian眼內回憶裡那個戴著黑粗框眼鏡的傻小子與現在的Gerald其實相差無幾，他簡單的笑容仍然是Adrian的光。

「我叫Adrian。」Adrian眼前一片霧氣，他感到有淚水開始在眼內打轉：「Adrian Cheng。」

「——唔啱呀，」Gerald已經走到他的面前，把Adrian握著的那枚戒指套到他的中指上——他過往常戴的那隻手指上：「你叫Adrian Ching。」

「我要call實Q啦，」他笑著用手腕擦去落在臉上的眼淚：「呢度有個好恐怖嘅私生飯。」

Gerald習以為常地無視Adrian的口是心非，雙手捧著他的臉頰親吻他，而Adrian揪住他的衣領閉上眼睛加深了這個吻。

身旁的歡呼聲和掌聲四起，但Adrian此刻只能聽到眼前人的呼吸聲。
是要擁有何等大的幸運，在台上卿卿與臺下我我的，都是我跟你。

盡力呼吸 直到看見引我回眸的光線

盡力呼吸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veJsNjwQkc>

就像在萬丈深海裡窒息，黑不見底。
他是無意識的浮遊生物，機械式地爭取氧氣。
是為了看見光而踽踽獨行，還是呼吸只為滿足呼吸的本身。

「哇搞咩呀貴叔，Happy Hour唱咩咁嘅歌，死老豆咩。」

神情冷淡的少年抱著結他獨坐在舞台上唱著哀怨的歌，放逐於台下暢飲酣歌的人群之外。
在黃金時段唱盡失意，自然惹來了部份酒客的不滿。

「你又知人地唔係死老豆，」人稱貴叔的酒吧老闆擦著杯子，頭也不抬地敷衍著前來投訴的熟客：「咁叻你上去唱囉。」

「挑，貴叔你都唔係打開門口做生意嘅。」

「唔阻你，門口嗰邊。」貴叔用大姆指指了指門口的方向。

「嗰個貴叔外甥嚟架。」旁邊的女客人替貴叔解釋：「同埋間中聽下呢啲歌都幾好呀，都唔係下下要嘈先有氣氛架嘛。」

「嘖，你咪又係貪佢靚仔，靚仔大晒咩。」

投訴無果的酒客不滿地嚷著但還是回到原位，誰怪他的女伴不願離開。

靚仔其實真係大晒架。

貴叔抬頭掃了眼吧內的坐上客，自從他兩星前著外甥上台唱歌之後，酒客的比例逐漸變成八成女兩成男，當中更不乏新面孔。在這個誰人都有機會藉著網絡一炮而紅的年代裡，他外甥唱歌的短片在這兩週內於IG上廣傳，給他帶來了多少利潤。

什麼叫死老豆的歌聲，膚淺。

貴叔只感受到財源滾滾的磅礴，還有隨之而來的銅臭味，全部興奮得教他頭皮發麻。

雖說他原意並非如此，他本來只是不希望自己的外甥繼續窩在房子裡頹廢而硬把他推上台唱歌。才剛二十出頭的孩子，在這短短兩個多月的經歷就像壓縮他未來的二十年的不幸一樣，見盡滄海桑田，兩目空洞無光。

這也難怪。

以為遇上人生真愛，從小到大錦衣玉食被家裡寵出嬌氣的小王子決定為愛豁出去，出櫃一事令慈愛的父親瞬間翻臉，二話不說把他趕離家中，他的母親只能拜托這個她素來覺得不像話的弟弟關照他。原本住著接近二百尺主人大房的小公子，現在只能蜷縮在他臨時清空出來八十尺不到的雜物房裡寄居。失去了家人，以為起碼還有愛人心疼自己，出櫃才一個多月又發現對方給他派了綠帽讓他提前慶祝綠色聖誕。

連他自問看盡世態炎涼，都忍不住心痛這個本來沒兩句的外甥。

一曲奏完，零星的掌聲響起，拼酒的繼續拼酒，划拳的繼續划拳。其實在這種場合有人願意鼓掌已經很稀奇，Adrian亦沒有心思理會台下的反應熱烈與否，縱使他知道有好一堆新的女客人是看了他唱歌的片段後為了看他的臉而前來，但他並沒有被取悅，只是木然地盯著iPad的歌詞準備換下一首歌。

他的舅父為了讓他別再躲在房間裡由早睡到晚，要他幫忙駐唱。現在的他是無論如何都唱不出任何炒熱氣氛的歌，但舅父連那些酒客口裡「死老豆」的歌，舅父也放任他唱，所以Adrian也算是還舅父人情。畢竟也白吃白喝了快要兩個月，睡都睡得頭痛。寄人籬下多少都得妥協這種做人道理他還是懂的。

盯著iPad上的歌詞與和弦，Adrian閉上眼睛深吸口氣，低喃地吟唱。他半垂著臉，瀏海隱去了他的表情。手上那隻古董戒指在射燈下折射出微弱的光芒。

他覺得自己最近大腦一直昏昏沈沈，好像誤闖進其他時空，這世上的一切都與他無關。那些以為理所當然的愛惜和會堅守的承諾，脆弱似寒冬枯枝一折即碎，除了桃花依舊，還有什麼依舊。

時間如風，記憶如沙，放在心頭的人隨時離去，如此荒謬。

「你唱歌真係好好聽呀，可唔可以話我知你叫咩名呀？」

又一曲唱完，Adrian此時才發現有個男客人正站在舞台前跟他不到一米的位置。Adrian認得他，他已經連續數天前來聽他唱歌了，想不到看他樣子憨憨竟敢鼓起勇氣前來打招呼。Adrian由頭到尾打量了他一眼，眼前這位兄台把頭髮梳得貼貼服服，明明眼睛有神鼻子高挺尚算眉清目秀，但偏偏戴著副厚重的黑粗框眼鏡，眼鏡不配上身上身不搭下身，還有這對破球鞋是搞什麼鬼。

卿本佳人，奈何不懂襯衫，可惜了。
Adrian在心裡給對方打了個bad taste的評分。

「唔影相唔握手唔簽名。」Adrian頭都沒有抬，一邊敷衍他一邊收起了結他：「有咩事同我經理人講。」

語畢，他朝正在邊擦杯子邊跟女客人聊天的貴叔努了努嘴，就往台下走去。

每晚唱完歌之後，Adrian最近開始會替舅父倒完垃圾然後再去後巷抽根煙才回酒吧二樓休息。

擦的一聲點起煙，燈光下的煙圈飄渺，火光忽明忽暗，他放空腦袋盯著煙站在後巷發呆。

其實他本來沒有抽煙的習慣，可是這段時間的情緒實在沒有宣洩點，於是他在結束工作總會抽根煙。作為多年煙民的舅父看到他抽煙也沒有說什麼，只是隔天Adrian發現抽屜裡多了包0.1焦油的煙。

「呢包咩嚟？」他拿起了煙問貴叔：「你食low tar架咩？」
「我個啲唔啱你食架啦。」說著，貴叔把抽屜裡的紅萬收走。
「你做人長輩唔係應該叫我唔好食煙架咩？」Adrian有點無言。
「我自己食住煙有咩資格教你做人呀，況且叫你唔食就唔食咩，啱氣。」貴叔搔了搔頭，大概是對於自己擺出長輩款有點不好意思，他出奇地有點害羞地說：「不過最好食少支啦。」

Adrian看著面皮厚過地殼的貴叔難得面露羞澀，略感稀奇，然後把低焦油的煙收到口袋裡。

在這段寄住在貴叔家的日子裡，Adrian發現這個一直被他母親說「無嚟正經唔三唔四」的舅父，其實也沒她口裡形容得那麼不濟。他說話是粗聲粗氣但看得出來對員工和工作夥伴們都很有義氣，連他這個每年新年食飯和拜山才見兩次的外甥，他口裡雖說嫌棄但其實處處包容。

或許，有一些他這二十年來堅信的真理，其實脆弱如砂堡壘。

「——Hi！」

「哇你做咩事呀！」

正在後巷抽煙發呆的Adrian被身後突然傳來的人聲嚇得整個人跳起，恰巧貴叔剛從後門推門出來，還未搞清楚狀況就抄起了門側的掃把往Adrian身後的人當頭揮下。

「你邊度嚟架！」貴叔一下把Adrian護到自己的身後，叱喝著眼前這個陌生小子。

「唔係呀你地誤會啦——」

「舅父，停手呀！」Adrian拉住了貴叔：「佢無對我做咩。」

貴叔聽罷把掃把擱到一邊。Adrian隨即把煙掐熄在後門旁的煙灰缸裡，走到這個形跡可疑的男子面前歪頭問他：「你做咩跟住我？」

這是剛才在舞台前問他名字的男生。

「我有啲嘢想同你講。」留意到眼前兩個人都覺得自己很可疑，他決定先報上名來交代一切：「我叫Gerald，其實我係寫歌嘅，一直都搵緊Vocal同我夾嘢，我真係好欣賞你所以先想同你認識下，無其他奇怪嘅打算架。」

貴叔跟Adrian似是沒有預料到這發展，他們面面相覷。貴叔抱住手上下打量了Gerald一眼，確定對方沒什麼攻擊性後開口問：「你話你寫歌，你識唔識彈嘢？」

Gerald點了點頭：「識呀，結他同琴都OK。」

貴叔把後門打開然後朝Gerald揚了揚手：「你跟我入嚟。」

「舅父！」Adrian叫住了他搖了搖頭：「我無話要同佢夾嘢。」

「咪試下囉後生細仔有咩所謂，佢啲歌唔得嘅咪叫佢走囉。」貴叔把Adrian推進酒吧內：「你喺我度食嚟我度住就聽我話啦。」

因為Gerald的打扮的確是太倒米，所以Adrian在Gerald走到琴前的一刻，他完全沒有把對方放在眼內。然而對方開始彈奏之後，Adrian突然覺得眼前這個人會發光。

他覺得自己最近大腦一直昏昏沈沈，好像誤闖進其他次元空間，這世上的一切都與他無關。

聽著他的彈奏，他竟覺得沈睡好久的大腦開始蘇醒。

他看見那個躺在床上睜著眼到天色發亮又呆等著的天色變暗的少年，終於推開門離開了房間。

一曲奏完，Gerald又回到帶點腼腆的表情。他轉身看著Adrian和貴叔，既期待又忐忑地看著他倆：

「我彈完啦。」

『就像在萬丈深海裡窒息，黑不見底。』

貴叔看見Adrian還未回過神來，正打算說些話發表意見時，Adrian早他一步走到Gerald的身邊。

「我叫Adrian。」Adrian朝他伸出手：「Adrian Cheng。」

『他是無意識的浮遊生物，機械式地爭取氧氣。』

Gerald喜上眉梢，他雙手緊緊包著Adrian伸出來的手：「Gerald，Gerald Ching。」

『是為了看見光而踽踽獨行，還是呼吸只為滿足呼吸的本身。』

「以後多多指教。」

——他終於看見了光。

酷兒

酷兒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IghJ-Z5L0Y>

Gerald Ching · 程子釗 · 琴藝高強 · 三圍不詳。

平常呆頭呆腦 · 用顯微鏡都未必查找到他低得可憐的存在感 · 有著碰到琴鍵立刻變身的特異功能 · 魅力值瞬間提升400%。

一曲奏盡 · Gerald的才華驚豔了貴叔和Adrian。三個人坐在酒吧裡的餐桌旁 · 一邊吃著小食一邊聊天。

「其實我寫歌寫左好多年架啦 · 但因為真係唱唔到 · 所以一直都係用Vocaloid幫手。」Gerald用手機接駁了自己的便攜式藍芽喇叭 · 把作品放給兩個人聽：「但香港人一聽到V家就淨係聯想到初音 · 覺得只係毒L先會聽嘅嘢 · 我真係覺得自己嘅歌係得架 · 所以咪想搵個Vocal合作幫我唱。」

「其實人地覺得你係毒L真係未必因為你用Vocaloid。」Adrian看著對方一身的打扮忍不住小聲道 · 被坐在隔壁的貴叔拍了一下頭。

「下你講咩話？」Gerald聽不清楚問。

「無事 · Gerald你繼續。」貴叔收起教訓Adrian的手笑道。

「我係喺IG度見到你唱歌啲片 · 想講真係覺得你唱歌正到不得了 · 嚟到現場睇埋更加震撼 · 所以先想你合作。」Gerald眼裡的熱情幾乎衝破他厚重的鏡片滿溢出來。

Adrian有點不太懂得應對目前的情勢。

他從小到大就知道自己唱歌好聽 · 雖然剛才被感動了衝口而出說了多多指教 · 但其實他不算特別喜愛唱歌 · 並沒有什麼誓必以此為職業的野心。貴叔看得見Adrian的猶豫決定推他一把。

「反正你而家都喺度幫手做駐唱 · 未諗到之後條路點行嘅話咪試下囉。」

貴叔仔細聽了Gerald播放的歌 · 雖然他對Vocaloid的電子人聲不太感冒 · 但能聽得旋律的優美和編曲的天份。撇除才華 · Gerald活像頭等待餵食的小狗實在教人心軟 · 自問他實在是無法對追夢的孩子袖手旁觀。

Adrian覺得舅父的說話頗有道理 · 而且Gerald既有誠意亦有才華 · 剛才短短一節的演奏的確震撼了他的心 · 讓他這昏沈了兩個多月的人在瞬間醒了過來。

Adrian挺直身板 · 向Gerald揚起了兩隻手指：「有兩件事我要先旨聲明 · 如果你OK我地先合作。」

「你講你講。」Gerald立刻傾前身細聽。

「第一 · 麻煩你執過個Wardrobe · 我真係無辦法同一個著成咁嘅人唱歌 · 之後一齊上台嘅話啲衫唔該畀我揀。」

Adrian真的覺得Gerald的品味真的很恐怖 · 他幾乎能聯想到對方穿上印著數碼暴龍大頭卡通Print

Tee出現的模樣。

Gerald低頭看了看自己的打扮，實在不太明白為什麼對方嫌棄到這個地步，但有求於人唯有委屈地點了點頭：「...哦。」

「第二，我係基嘅。」

「下。」Gerald有點愕然。

「放心，我喺度食唔會喺度痲，但廢時之後我有男朋友你喺度V哇鬼叫又驚呢樣驚個樣。」Adrian雙手托著下巴仔細觀察Gerald的神情，心裡決定如果捕捉到對方透露出一絲厭惡就立刻拒絕：「你ok嘅話我地咪一齊試下來。」

「其實我疾一疾係因為我覺得唔洗特別講明...」注意到Adrian像貓般銳利的眼神，Gerald知道對方在介懷什麼，他尷尬地搔了搔頭：「你鍾意咩人都唔關我事，最重要大家夾到就OK。」

「希望啦。」Adrian把目光轉到面前的凍檸茶，他戳了戳杯裡的檸檬敷衍地回應著。

這回應真官腔。

很多人都說自己不恐同啊，像他父親之前說性向是各人的選擇到最後還不是把他趕出家門，世人性取向自由但當中不包括我的兒子，可笑。許多男人口裡說著不恐同，結果知道身邊有同性戀還不是害怕自己被「盯上」。他們眼角其實很高好不好，那些經常怕被同性戀愛上的直男們都不用鏡子照照自己的皮相。

不過這傢伙起碼面部表情合格，有姑且一試的資格。

「咁你地喺呢度試住先，唱下人地嘅歌又溝一兩首自己寫嘅歌唱下。」貴叔點起了煙，首先替兩個人定下初步計劃：「我都識啲其他場嘅老細，幫你地八下有冇人要人唱歌囉。」

「唔該舅父。」

「多謝——」Gerald頓了頓，有點尷尬地問：「唔好意思，未請教老細你點稱呼？」

「我叫阿貴，你叫我貴叔啦。」

這晚的三人圓桌會議就這樣完結。

隔了兩天之後Adrian跟Gerald約了出門逛街買衣服。Gerald雖然有點不太願意，但畢竟這是最初的約定。

Adrian決定在買衣服之前要給Gerald換眼鏡，Gerald那副書呆子眼鏡真的很不濟。

「你幾多度近視？」Adrian一邊問一邊推開了眼鏡店的門。

「左眼六百、右眼五百，不過無乜散光。」

「你咁深度數點做超薄鏡片都厚架啦，戴Con啦。」

「下，唔好啦，用手指篤落眼度咁恐怖。」Gerald作出最後掙扎：「我換副鏡框靚啲嘅唔得咩？」

「唔得呀。」Adrian一口拒絕，然後把Gerald推向視光師：「麻煩你幫佢驗眼然後再睇下邊個Brand嘅contact lens啱佢呀。」

把Gerald交給視光師之後，Adrian走到店內另一邊給Gerald挑眼鏡框，期間不斷聽到Gerald問些低能問題還有「好恐怖啊」、「哇真係篤落眼呀要」、「我自己嚟我自己嚟」，之餘此類的慘叫，讓

他丟人到想地遁離開眼鏡店。

「Adrian，我搞掂啦。」

Gerald花了半小時的時間終於戴上了隱形眼鏡，Adrian把剛才挑選好的鏡框推到他面前。

「下，認真咩？」Gerald真的不能理解：「我戴左Con然後戴返鏡框咁無聊？」

「同你解釋都無用架啦，Fashion啲嘢你識條鐵咩。」Adrian決定不跟Gerald解釋，直接迫他就範，把剛才挑好的鏡框戴上Gerald的臉上。

Gerald戴上眼鏡框後有點懷疑地眨了眨眼，他來回看Adrian和鏡裡的自己：「真係好睇？」

Adrian愣了愣，反應過來後立刻一手推開了他的臉，然後跟視光師說：「唔該，麻煩要呢副。」

遲鈍如Gerald也能從Adrian的反應裡看得出眼前人對自己的裝扮很滿意，他有點飄飄然地攬住Adrian的肩說：「覺得我靚仔咪講囉，一場拍檔坦白啲呀嘛。」

「你慳啲啦，好熟咩痴咁埋。」Adrian用手肘推開Gerald，拉遠了跟他的距離：「哎我出去等你。」

」

Adrian幾乎是逃出眼鏡舖，還能聽到身後Gerald的大笑聲。

冷靜、冷靜、冷靜。

Adrian挨著眼鏡舖外的櫥窗，不斷在心裡小聲默念著，按著自己的胸口迫自己冷靜下來。他承認自己有殺人的衝動，但他不知道該殺掉Gerald還是自殺。他竟然如此不爭氣，一不小心就釋放了心裡的那頭顏狗出來奔跑。

Adrian Cheng，鄭家望，想想這段時間你自己經歷了些什麼、想想沈落水底的感覺是什麼。

想到這裡，他紊亂的心跳很快就平靜下來，取而代之的是胃微微抽搐，一陣虛寒不其而至，他甚至感到在商場裡來回的人群都好像對他投來不友善的目光，讓他不由自主地低下頭。

It' s a spell. Adrian. Cast a spell.

想想那些痛就不會胡思亂想了，真猜不到那些痛竟然成為了保護他的魔法。

他穿過玻璃，回頭看著店內那個正在跟店員笑著道別的Gerald，再三叮囑自己要清醒。

色即是空啊。

更何況最初是他誓神劈願說了自己不會喺度食喺度病的。

換裝過後的兩個人在貴叔酒吧的初次登場，得到不少掌聲，有顏值又有能力的兩個年輕人的表演片段在半年間逐漸在一小撮追Indie的小眾裡傳開，他們逐漸建立起自己的固定聽眾，人數雖少但仍然可喜。除了貴叔給他們找的表演之外，樂隊的IG開始收到一些DM邀請出些串燒Show。

「Adrian你成套衫都襯得好好睇呀，不過隻戒指好似有啲唔夾。」

在他倆上台表演之前與一眾工作人員在後台聊天，而Adrian的打扮被這次其中一個表演單位的服裝師品評，Gerald有點意外地把目光轉向Adrian。向來許多人對Adrian的打扮都是有讚無彈，這次是Gerald第一次聽到有人批評他的打扮。Adrian呆了呆，他低頭轉了轉中指上那隻古董戒指，遲疑片

刻後，把他摘了下來放到口袋裡。

「我覺得無唔襯啲，你鍾意戴咪戴囉。」Gerald怕Adrian不開心，走到他身旁安慰他。

「你覺得無唔襯就大件事啦，咁証明我除低佢係啱嘅。」Adrian白了他一眼：「上台啦咁多嘢講。」

關心你一句還得被你吐槽，仆街仔。

Gerald有點沒好氣。

雖然他是遲鈍但未至於盲，要是連Adrian這肉眼可見的落寞都觀察不到的話，他這對眼真的可以煲湯派街坊。

跟Adrian相處了半年，Gerald很清楚這傢伙是典型的口不對心我至叻，就像Trouble two的稚童一樣問他好不好一律都答不好，用鐵筆都沒辦法從他口裡撬出一句真心話。

所以有任何關於Adrian的問題，Gerald都會去酒吧問貴叔。

「哦，佢隻戒指呀？」貴叔停住了拖地的動作，語氣有點唏噓：「佢十八歲嗰陣老豆送畀佢嘅，古董戒指嚟架，牌子我唔識但總之又貴又稀少嘅嘢咁囉，搞左一輪先買到嚟送畀佢，所以Adrian寶貝到不得了。」

「Adrian阿爸係個點嘅人？」

Gerald知道Adrian是被家裡趕出來的。因為怕觸及對方的傷心事而且尊重對方的私隱，所以Gerald一直都會迴避關於家庭的話題，這次是他第一次主動問及Adrian的家事。

「妖，佢老豆個人假到死。」貴叔一臉不屑，他把下巴抵在放在地拖棍上的雙手：「即係點講好呢，佢老豆個款就好似，你打開電視想睇下有咩節目，點知撞正嗰啲人出嚟講嘢，你一見到就想熄電視嘅嗰堆人嘅嘴臉囉，日日講仁義道德但其實最鬼縮骨小器嗰種人嚟。」

「咁Adrian又咁鍾意佢阿爸？」Gerald不覺得愛恨分明的Adrian會崇拜一個虛偽的人。

「咁佢對其他人假啫，又真係對自己個仔好嘅——連我本來都以為係呀！唉。」貴叔反應過來：「做咩突然問起Adrian阿爸啲嘢，個衰仔又自己匿埋喊咩？佢無咩事呀嘛。」

「無呀，見佢成日戴住隻戒指咪八下囉。」Gerald傻笑帶過，貴叔雖然有點懷疑但倒也沒有深究。

拒絕了貴叔留他吃飯的邀請，Gerald在便利店買了份燒賣魚蛋，沿著海邊一邊吃一邊聽歌，仔細回想他這大半年與Adrian之間的點滴。

傳入他耳中的是Adrian的歌聲。這是Gerald最新寫的歌，Adrian數天前用電腦試唱完後發了給他。尚未處理的錄音仍很粗糙，有許多編曲的部份仍需雕琢，但Adrian的聲音很乾淨，哪怕是哼唱都好，都有種直達他人心靈的能力。

這世上會唱的人這麼多，可是有辨識度之餘還有感染力的聲音如此稀少。他很記得自己在IG裡聽到Adrian唱歌的片段時是多麼震撼。他當時就想，片裡的少年頂多是二十出頭，比他年紀還小，這麼年輕竟能唱出了那麼多層次的感情，這真是不得了的天賦啊。

Adrian這人有時會有不合年紀的稚氣，而且生活常識偶爾404，畢竟他自出身起一直是被家人寵在掌心裡的爱子，直到因為愛上了誰，這城內突然多出了個孤兒。他歌聲裡的感染力不止是天賦，還有因著殘酷的經歷壓縮成長催生出來的辛酸。

Gerald在海旁的欄杆坐下，看著維港兩岸來回的船隻。燈光爍爍，波光粼粼，萬家燈火，處處歸途，當中有沒有一盞燈是為Adrian而留的。

Gerald有點內疚地發現，雖然他與Adrian已經組隊了好一段時日，但對這個人了解一點都不深。除了音樂的交流以外，Adrian其實沒有跟他深入地聊過天，而他亦後知後覺地沒有那個自覺要去進一步了解Adrian。

最初的他只是覺得這個人能夠唱好自己的歌，沒頭沒腦地一勁兒做音樂，把歌塞給Adrian唱，而Adrian亦沒有任何投訴，努力地唱好每一首歌。

他好像真的忽略了太多要更認真對待的事，還真是個不盡責的拍檔。

手機傳來震動，Gerald滑過手機，發現Adrian給他發了段錄音。

「喂程子釗，我試多左個唱法，你聽下咁唱法會唔會件事好啲。」

然後是他的哼唱聲。
還是一如既往的好聽。

「鄭家望，其實你唱我的歌嗰陣開唔開心？」

這事在這刻成為了Gerald的最大焦點，隔了兩秒他的手機又震動。

「發燒呀你？」

好吧。
臭小子的毒舌還是如常運作。

Gerald再次抬頭看向海，心裡默默地希望，總有一天在這城市之內，會有一盞專屬於Adrian的燈為他而亮起。

這是此刻他最大的盼望。

可惜你是個人

可惜你是個人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tp3bJb7RNE>

由於Gerald的家庭環境不許可，所以他們的歌曲基本上都在Adrian的房間、也就是酒吧的雜物室裡製作。樂隊收到的表演邀請逐漸增多，Gerald亦開始收到寫歌的邀約。

貴叔的雜物室開始放不下他們日漸增加的器材。Adrian已經不止一次起床的時候，不是踢到電子琴的Pedals就是被電線絆倒，還有各種各樣結他的Effect都是會讓他踢瘀腳甲的地雷。

「妖...我頂你咩程子釗又唔執嘢就走！」

Adrian已數不清自己到底第幾次被Gerald沒收拾好的電結他Cable線絆倒，於大清早就摔得狠。Adrian不太能熬夜，經常會在Gerald做歌中途倒床就睡，而Gerald發現趕不上尾班車時又會匆匆離去，留下一地的地雷給Adrian踩。

再一次踢瘀腳指的Adrian實在忍無可忍，他向Gerald發了一次很大的脾氣，這算是二人組隊以來第一次因為樂隊的事而起的衝突。

最後他倆決定租一個Studio做音樂，

他們經貴叔的朋友介紹，最後在觀塘租了一個小小的工廈單位做Band房。業主很多年前就移民到英國去，為了省卻麻煩，這個工廈單位也只租給熟人，所以價格很便宜。要說唯一的缺點就是單位內的林林總總都要他們自己搞定，業主並不會提供任何支援。

單位內的廁所水喉最近出了點問題，問維修師父打過價之後發現貴得驚人，起碼不是現階段他們希望負擔的額外開支。Adrian跟朋友提起此事，他兩位自小學起相識的好友就自告奮勇說要來幫忙，於是這天約好上來一起修水喉。

「係咪真係咁架...」

「咩呀條片係咁教架嘛，跟住做咪得囉——喂喂我頂！濕撚晒啦！」

「頂你咩我部Macbook新買架！」

三個人，一個托著正在播「如何修水喉」YouTube片的Macbook，兩個按著片裡教的步驟做，但不知道哪個位出了問題，結果就被失控的水喉噴了一身的水。

驚叫聲之中，Adrian猛地上前果斷地關上了總掣，可是他和身邊的朋友已經由頭濕到落腳。Adrian無力地用手抹了把臉，覺得自己連罵人的力氣都沒有了。他應該真的被Gerald的低智傳染才會信在YouTube裡隨便找條片就能處理好廁所的事，如果有這麼簡單的話那些維修師父憑什麼糊口。

「Err...望返條片係美國人拍嘅，咁外國嘅水壓同我地唔同...」托著電腦給他們播片的Eric乾乾地笑了出聲：「哎，唔好理啦，搞埋其他嘢先啦，我落去買玻璃膠。」

Eric趕在Adrian發飆之前擱下電腦溜之則吉，剩下的兩個人面面相覷，Adrian嘆了口氣率先站了起來：「唉阿東你等等，我擺毛巾畀你。」

他和Gerald偶爾做歌晚了就直接在Band房裡過夜，所以這裡有些基本的日用品，他打開抽屜看到Gerald又把他前兩天整理才整理好的東西弄得翻天覆地。為什麼跟他說了一百遍從頂開始拿毛巾而那混帳偏偏喜歡從中間開始抽出來用。Adrian望著凌亂的抽屜煩燥地咬了咬牙，再把毛巾丟給身後的阿東。

「唔該。」阿東接過拋過來的毛巾，他苦叫一聲然後脫了上衣：「頂我連底褲都濕埋，等間點走呀。」

「我地有風筒，等等。」Adrian拉開第二格抽屜，看到風筒的電線又沒捲好，和其他電線纏在一起打結。他黑著臉解開了結之後把風筒遞給阿東。

「唔該。」阿東插起風筒開始吹頭：「喂你都脫啦，咁樣攝住又冷氣，好易病呀。」

於是大概十五分鐘後，上到Band房的Gerald看到的是兩個脫得只剩下內褲的男子，一個是自己的拍檔Adrian，另一個是他從未見過的陌生男子。

「咦你咁早嘅？」Adrian有點意外對方的早到，隨即想起一片凌亂的抽屜不禁氣從中來：「我同你講過幾次——」

Gerald繃著臉脫下了外套丟到Adrian臉上，打斷了他的說話。他一個眼神都沒有給阿東，把背包甩到對方的腳邊：「鄭家望你出一出嚟我有嘢同你講。」

Adrian執起了方才Gerald擲到他身上的外套舔了舔牙槽，雖然氣結還是把他穿了上身，然後套上擱在椅上尚未吹乾的褲子。他從方才Gerald的眼神裡已經知道他誤會了什麼，身後的阿東見勢色不對站起來想幫Adrian解釋，Adrian對他搖了搖頭，整理好衣衫後跟著Gerald出門。

一出門，Gerald怒不可遏地劈頭就罵：「喂你有冇搞錯呀，你搞到上我地Band房？你咁唔Proper都有嘅？」

Adrian沒有作任何的解釋，他抬起頭抱著手直直地看著Gerald。

他跟Gerald認識了快一年，除了站在舞台時會展現帶點不可一世的自信以外，平常就是個說話溫溫柔柔反應慢半拍帶點憨氣的老好人，哪怕真的偶爾被他毒舌所傷，隨便哄哄不到五分鐘又隨即笑逐顏開，一臉我沒脾氣的樣子。

這還真是他第一次看Gerald大發雷霆的模樣。就像他出櫃那天第一次看到父親勃然大怒的表情。

他覺得腦袋好像輕飄飄似的，他夢回到被世所遺的一天，任他費盡唇舌不斷解釋，對方充耳不聞，在耳邊響起的是女人的尖叫和不同雜物被砸在地上的聲響，最後那擱在臉上的那巴掌還有把他推出門的那記摔倒，至今仍然偶爾還會入侵他的夢使他不得安眠。

Adrian覺得自己的心像灌了鉛，一直往下沉。

他本來以為自己已經好得七七八八，那些痛苦經過時間沖刷早晚不知所縱，到了此刻，他才發現自己仍是那個被推進水底的罪人，任他不斷猛力想要往上游想要逃出生天，他到底還是得不到氧氣。

不、不止如此。

他覺得這次比起上次還教他窒息。

這個人、眼前這個人，在知道他過去後決定接納他，在這差不多一年以來都給了自己許多的信任和溫

暖，給了他許多快樂和歡笑。

我以為你跟他們不一樣。

呵。

到頭來，程子釗你跟那些人其實都是一樣。

Gerald被他盯得沒底，他推了推Adrian的肩拔高聲線：「喂你講嘢啦，我同你講緊嘢呀。」

「我講咩都無用架啦。」Adrian低著頭撞開了Gerald：「借過。」

Adrian無視身後叫囂的Gerald，他穿過工業大廈的長廊磕磕絆絆地往前走。同層小型工廠的機器正在高速運作，轟隆轟隆的聲響逐聲逐聲打穿他的腦袋。

他捏住自己胸口的衣衫，覺得自己快要呼吸不了。

鄭家望。

逃。

逃。

快點逃。

他瞪圓了眼拼盡全力跑到走廊的盡頭，推開了防煙門衝上了天台，只想在無人的四野放聲大喊。

Gerald發著懵站在原地，冷靜下來後開始心裡發虛。這不太對勁，剛才Adrian的表情比起他們初次見面的時候更加冷淡、更加.....——更加把他拒於千里之外。

「...Err，我記得你好似叫Gerald？我諗你有嘢誤會左。」

「喂阿東我返嚟啦，咦你邊位？」

由剛才一直貼著門偷聽的阿東終於忍不住推門出來，然後Eric亦買好玻璃膠回來，見到兩個男生站在Band房門前面面相覷。Eric和阿東很簡短地解釋了整件事的來龍去脈之後，Gerald始有大禍臨頭的不安全感湧出。

——剛才Adrian全因不被信任的絕望才有那不對勁的表情。

Gerald眨了眨眼，在他腦袋還未反應過來的時候已經跟著Adrian的腳步拔腿就跑。

Adrian有個習慣，在他們沒有靈感的時候喜歡跑上天台吹風。Gerald果不其然在天台找到他。

「Adrian！」

Adrian趴在天台的欄杆側，轉過頭看著追上來的Gerald。天台的風很大，他的衣擺被風吹得翻飛，使人感覺他下一秒就會隨風飄走一樣。

Gerald此刻心慌得很，他知道這刻要是不做些什麼的話，眼前這個人真的會自他的生命消失。

Adrian看著Gerald心驚膽跳的樣子，就知道Gerald已經知道事情的真相是什麼。他看了看自身處的地方，莫明想起了母親以前很愛在家裡放的腦殘電視劇，那些男女主角不知何解總愛挑在這些危險位置進行感情談判。

他記得此刻那些主角在劇裡通常對白都是這樣的。

「你唔好過嚟，再行埋嚟我死畀你睇。」Adrian平淡地說，他有點佩服自己在此刻還有這點閒情逸致。

Gerald一聽卻嚇得青了面，兩腳一軟跪在地上：「Adrian，係我衰，我求下你，我點都得，你要我做咩都得，你唔好做傻事呀。」

看著Gerald跟那些電視主角無異的誇張表情，Adrian忍不住爆笑出聲。這個鈍胎向來缺少幽默細胞，顯然不知道他此刻正在跟他開玩笑。

Adrian走到了他的身邊蹲下：「我老豆趕我出門後然後我畀人笠帽我都無跳落去，就憑你一個誤會我會跳落去？你太睇得起自己啦蠢鳩仔。」

「Sorry呀Adrian。」Gerald緊緊地捉住了他的雙肩：「對唔住，我唔應該誤會你，我唔應該一嚟就發脾氣。」

Adrian安靜地看著Gerald的臉數秒：「我個中文名叫鄭家望，因為我阿爸阿媽結左婚好多年都無小朋友，到我出世之後，佢地終於覺得自己望穿秋水，盼到個完整嘅屋企返嚟。」

Gerald沒有想過Adrian會主動跟他說自己家的事情，他有點呆地眨了眨眼。Adrian淺笑一下，他插著衫袋，背著Gerald往前走了兩步。

「嗯...點講好呢，佢地錫我嘅程度係...最老土嘅講法，真係月亮都摘落嚟畀我個隻，再加上我父母睇電視見到啲同性戀題材都會話，呢啲人地自己揀嘅路啫，咪畀左勇氣我Come out，你估我真係無做過危機管理一嚟就咁勇咩——」他低頭看著自己的鞋尖，踢開了陌生人隨意丟棄在此的啤酒罐：「點知都係捉蟲。」

被Adrian一腳踢開的啤酒罐在半空劃過又墮地。

適逢下班時段，馬路上的車聲開始壯大起來，在城市裡奔波勞碌了一天的人又拖著疲憊的身軀回家，又結束了日復的一天。

在這城市的喧鬧聲之中，讓他覺得Adrian的身影看下去更加單薄。

Gerald看著Adrian落寞的身影不禁心酸起來，他開始恨極自己不擅辭令的笨拙舌頭：「Sorry呀...」Gerald苦惱地搔了搔頭，不知所措地說：「對唔住，我真係講嘢唔叻，我唔識點安慰你同埋表達我嘅歉意.....」

「——程子釗，我地不如算啦。」Adrian轉身看著他淺笑：「我想散Band。」

Gerald覺得腦裡好像噏了一聲，他不由自主地走前兩步，緊緊握住Adrian雙手用力地搖頭。

「唔好，Adrian，」他聽得出自己語氣裡的哀求：「求下你唔好。」

不要。
不要離開我。

「喂你地兩個紅左呀！」

Eric和阿東緊接著兩人的腳步跑到天台去，全然忽略了他倆的緊張氣氛，阿東把MacBook抱了上天台：「你地首歌有歌手翻唱左，而家爆緊呀。」

阿東把MacBook捧到Gerald和Adrian的面前，發現這陣子人氣的男團成員翻唱了他倆的一首歌。

「呢首歌呢係有次我喺個細Show仔度聽到，自己好鍾意，雖然佢地仲未出道，但我都想介紹畀大家聽下——」

正當他們看著片的時候，Gerald和Adrian的手機同時傳來震動聲，他倆打開了手機，發現樂隊的IG正被源源不絕的DM打爆。

剛才提起過的散Band此刻像變了個笑話，Adrian看了看Gerald像小狗般的期盼眼神嘆了口氣，覺得自己要是此刻潑他冷水的話就十足十童話裡的惡婆婆：「...我地望下啲Message講咩先再講。」

這世上有的好聲音有許多，努力的人有許多，可是成功是由許多許多的偶然交織而成，這是萬中無一的或然率。在大半前年，如果有人告訴他倆，他們將於組隊的十一個月後就有第一次上電視表演的機會，Adrian和Gerald是打死都不會信的。

在歌曲被瘋傳的情況之下，他們的舊歌收聽率順帶飆升，放在各種串流平台的單曲不斷被點播。面對待會兒的首次出場，Adrian緊張地握著拳，力度之大使修剪整齊的指甲都幾乎要把他的手心掐出血來。

Gerald在對方剝下戒指前一刻走到他的身旁。

「其實我買左好耐但搵唔到機會畀你。」Gerald把手裡的小盒子遞給對方。

仍在緊張狀態的Adrian有點搞不清楚狀態地打開了盒子，裡頭是一條素淨的鉑金頸鍊。

「你要除戒指嘅話可以用條鏈穿起佢，咁咪唔洗剝低囉。」

Adrian瞪大雙眼。

撲通、撲通。

他幾乎能聽到自己的心跳聲。

他覺得此刻的靈魂脫離了軀殼，他像個陌生人般站在旁邊，觀察著自己和Gerald的互動。他看見自己笨拙地接過了頸鍊再把戒指穿了進去，再三嘗試戴上頸鍊未果，轉頭跟身後的Gerald說：「幫我戴。」

停下來，鄭家望。

Cast a spell. Adrian.

「都好似幾好睇。」他看見自己喜不自禁的模樣。

「我難得都有返啲Taste架。」他看見Gerald沾沾自喜的笑容。

鄭家望，想想這段時間你自己經歷了些什麼、想想沈落水底的感覺是什麼。

「讚一讚就鬆毛鬆翼。」他推著Gerald的背往前走，與對方一起走出舞台：「你唔好彈錯嘢呀。」
「講呢啲，等問你唔好走音呀你。」Gerald反駁。

不要再向前走了，鄭家望。
不要。

「我先唔會囉。」Adrian捉住戴在脖子上的那隻戒指搖頭說。

看著你的背影，我已亭亭，無畏亦無懼。

來到他倆認識的第十一個月，魔法失效了。
鄭家望愛上了程子釗。

他最後還是愛上了不該愛上的人。

未知道

未知道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NKKDBu_2o4

Gerald盯著發出藍光的螢光幕上打出來的綠色數字，按了幾個銀碼之後，等待ATM輸出方才要求的銀紙。他再次查閱現時的存款，盯著屏幕上的數字兩秒之後，他拔掉了提款卡和鈔票，壓低鴨舌咀的帽沿離開了隊伍。

也到了這個時候了吧。

在遇到Adrian之前，Gerald已經很投入音樂的創作。為了專心寫歌，他在大學畢業後挑了一份朝九晚六準時下班的工作，不求升遷，只為了有下班那數個小時的創作空間。跟Adrian的相遇是一場美麗的意外，歌曲找到賦予他們靈魂的主人，沒有比這更幸福的事。

樂隊首次在電視上的表演回響很是不俗，電視台安排了早前翻唱他們作品的歌手跟他們一同演出。Gerald為了遷就對方的音域特意重新編曲，那個合唱版在網絡上廣傳，不到一週就有約三十多萬次點擊率。撇除合作歌手的人氣和歌曲本身的質素，Adrian的俊俏的外貌亦讓他們在那之後獲得不少關注度，隨之而來的是一些雜誌的訪問和更多的表演機會，而由他們地下時期一直關注他們的支持者們亦替他們成立了官方粉絲會。

事情正逐步逐步往好的方向發展，同時亦有許多的現實考量相繼發生。

Gerald渴望自己的歌曲被人關注已久，可是這事發生的速度快得讓他措手不及，除了從前零星的寫歌邀約之外，更有些頗有名氣的歌手主動接觸。Gerald積存下來的公司年假已幾近清空，他開始無法同時兼顧樂隊與正職，就像許多圈中人一樣，他終於迎來了二擇其一的時刻。

在這個圈子裡浮沈的人佔大多數，可以短暫爆紅的已可謂半個幸運兒，能夠一直名利兼備長期發展的屈指可數。他們目前叫打響了頗為漂亮的頭炮，但到底可以維持多久呢？此事無人知曉。

不過。

Gerald站在斑馬線前等待紅燈轉綠，身旁兩位女途人在悄悄地觀察他，他很大方地擰過臉去朝她倆微微一笑，兩位女途人帶雀躍的表情過來邀請他拍照，他立刻答允並且跟她們自拍後才道別。

辭職追夢，要是真的失敗，又不代表不能再次投入就業市場。可是他們起步時所得到的注目，卻是萬中無一的眷顧。他現在最大慶幸的是自己這些年來總算省吃儉用，積蓄尚能支撐一段時間。

是時候了吧。

綠色的交通燈亮起，Gerald往前邁步。

回到公司，他把準備了一段時日的辭職信列印出來遞給了上司。

「紅左唔好唔識人呀。」他的上司接過Gerald的辭職信後笑著打趣。

「傻啦講呢啲。」Gerald有點腼腆地回道。

「簽返十打八打簽名派街坊先好走呀你。」他拍了拍Gerald的肩膀：「條路唔容易，All the best

Gerald」

接下來這個月，Gerald忙著與接手的新同事交接之餘，偶爾還要偷時間接受訪問和參加表演。幸而公司裡的同事們沒有抱怨，上司亦盡量關照，在最後工作天跟同事們吃了告別飯派了散水餅之後，他晚上到了酒吧跟Adrian、貴叔、阿東和Eric小聚。雖然在Band房初遇非常尷尬，但這並無礙他與Eric和阿東都成為朋友。他倆分別從事廣告和媒體，在樂隊的包裝方針上給了他和Adrian方向和建議，偶爾還能給他們拉到服裝贊助和推介他們給其他同業訪問。

「Err...所以呢啲位要講啲嘢架嘛，要講咩？前程錦繡？大展鴻圖？」Eric率先舉起了啤酒罐，但又搞不清該說什麼祝詞。

「大咩展鴻圖呀，佢地兩個又唔係開公司，雖然都叫註冊左BR。」阿東握著啤酒看了看Adrian：「你想我地祝你地啲咩？」

「我點知啫，我中文仲差過你。」Adrian把視線轉向Gerald：「你覺得講咩好？」

「嗯...一帆風順？紅到發紫？」Gerald明顯對此也很不在行。

「拿，」貴叔舉起了啤酒站了起來：「點都有貴叔包你地三餐一宿，放心去闖啦。」

沒有什麼比起來自家人的實際支持讓人有底氣，Adrian有點感動地看了看貴叔，然後笑著抄起了啤酒罐快速地敲了他們的酒罐一記，搶先眾人骨碌骨碌地大口灌了好幾口啤酒：「Cheers！」

「睇住呀你，明明半罐就寐。」阿東叫住了Adrian。

Gerald後知後覺地反應過來，這還真是他跟Adrian認識這麼久後第一次喝酒。阿東才剛說完，Adrian的臉就已經漲紅得像煮熟的章魚，眼神迷離地看了他們一圈之後，無視眾人直接趴在酒桌上睡。

「吓，真係兩啖咗啫，佢無嘢架嘛？」Gerald初次看見Adrian這個模樣覺得有點新鮮。

「無嘢，係無酒量可言但勝在都係馴，唔麻煩。」Eric邊說邊執起了啤酒桶裡幾粒冰塊塞進Adrian的背脊，只見後者模糊地咕噥了幾聲，扭著身子把身上的冰甩開之後繼續睡。

「你睇。」Eric有點沾沾自喜地向Gerald認叻：「平時有幾何見到個衰仔咁乖。」

還真像個孩子。

Gerald看著酣睡中的Adrian有點沒好氣地失笑。

哪怕現在的一切都是天道酬勤，但這與運氣離不開關係，Gerald很清楚最近他倆受到幸運女神的偏愛。之前他給其他歌手製作的歌曲相繼派台，亦幸運地取得不錯成績，合作歌手們亦很親切地邀請他們參加現場表演，這使他倆得到了許多亮相機會，Adrian的歌聲驚豔了許多人，他們開始得到越來越多樂迷的支持，再加上Adrian憑外表圈了許多對音樂無感的顏飯，樂隊IG的followers每天都在穩步上揚。

全職音樂人、自由工作者，這些職種聽似十分快活，但當人一旦脫離了規律的朝九晚六社畜生活，能夠全盤掌握自己的時間時，才是直面個人自律性的最大挑戰。Gerald是個從不高估自己的能耐的人，他很了解失去了固定時間表之後，讓自己處於作戰狀態才是他需要面對的首項工作。

他開始給自己每天定下工作細項，而且在空閒的日子裡就像上班似的天天到Band房裡報到，寫歌也好放空也好玩電腦也好，最起碼讓自己維持到規律的作息。

「你睇緊咩？」

「無，望下啲結他。」Gerald抬頭望向不知何時站在沙發後的Adrian：「你行路真係無聲架啫，幾時返嚟架。」

「我法師嚟架嘛，隱身呢啲嘢輕鬆。」

Adrian放下背包之後本先想到冰箱想取罐可樂，遲疑片刻後改為倒了杯室溫水。Adrian最近開始學習唱歌，為了養聲戒掉了喝凍飲的習慣。Gerald知道Adrian本來是沒有什麼以歌唱為職業的志願，本來就是被他拖入這個行業，但步步走來，他一直盡力做好歌手的身份，在某些方面甚至比他考慮得更為周到。

「喂幫下眼，睇下今日拍啲片夠唔夠料做條Vlog。」Adrian抱著他的電腦擠到Gerald身邊去。
「你唔係去學唱歌咩今日，點解變左拍片嘅？」
「唔可以兩樣一齊做架咩，我全都要架唔得嘅。」Adrian推了推他：「你快啲睇下啦，你覺得夠做我就掙畀Eric幫手剪。」
「好好好。」

Gerald把目光轉向Adrian的電腦，只見他在片裡拍下了跟歌唱老師學習唱歌的點滴，整條片都幾乎圍繞著他與老師的互動，看他倆聊天還有他如何演唱失敗。有趣是頗為有趣的，這傢伙嘴很甜逗得老師笑得花枝亂顫，不過關於歌唱技巧的部份只屬皮毛，屬營養值偏低的娛樂片段。

「點呀拍得？」Adrian滿心期待地看著Gerald。
「嗯...都幾得意嘅，但我唔覺得睇完條片學到幾多唱歌嘅嘢囉。」
「程子釗你真係山洞星人嚟，都唔知你喺邊個山窿度爬出嚟。」Adrian一副對方沒得救的樣子搖了搖頭，決定直接把片拖上Google Drive發給Eric。
「車，你明知我淨係識講呢啲嘢，咁你又問。」
「係我唔喺，我竟然覺得程伯你會明白年輕人嘅世界。」Adrian注意到Gerald正在看的畫面：「你望過下呢部結他幾次架啦啲，好勁架？」
「痴線呢部嘢緊係勁，如果聽日世界末日，我今日只做一件事就係玩呢部結他！」問到Gerald感興趣的話題，他雙眼發光地發表大論：「呢部嘢叫Manson MB-1，係Muse個vocal Matthew Bellamy嘅Signature結他嚟，你見唔見到結他底呢部份寧寧舍舍有塊板，係用嚟——」
「哎無興趣。」Adrian擱下了正在上傳影片的電腦走開：「化個妝先等間開IG live，你都起碼上個粉底啦就算彈琴都好。」

仆街仔。

Gerald忍住舉中指的衝動，鄭家望對著他永遠是個錙珠必較的臭小子。

Adrian跟他最為不同的一點是這小子很懂得經營社交媒體。Gerald只會在他倆的YouTube上載他倆的演出片段和MV，但Adrian會上載些Vlog，像MV拍攝花絮還有一些組合的生活日常，像他倆跟Eric與阿東打overcooked的片也會傳上去，Gerald是搞不懂這些跟他們的音樂有何關係，但既然無傷大雅而且反應不錯，所以他也放任Adrian上載他愛上載的。Adrian對外是個嘴很甜的人，跟許多合作過的歌手關係不錯，偶爾開IG Live會邀請空間的前輩，對方受邀後也樂於Join Live小唱一段，他們社交媒體訂閱量穩定上揚，Adrian確實功不可沒。

「我都愛你地呀！」

每次看著Adrian對著電話給支持者比愛心的樣子，Gerald都會心裡汗顏。
這是誰？鄭家望？我認識的那個Adrian Cheng？假到呢。

「嚟緊會唔會有演唱會，細細地都開返場？呢啲要睇我老細啲，」Adrian轉身看向坐在身後的Gerald：「老細開唔開演唱會呀？」

Gerald不發一言對著電話聳了聳肩。

他們莫明奇妙地多了些花名和人設，不知為何支持者們都認定Gerald是組合的話事人，或許是因為他是創作主腦和隊長吧，由於所有的歌都是他寫的關係，所以樂迷們都覺得他活像深不可測的幕後大佬一樣，再加上Adrian接受訪問還有跟支持者開Live的時候都喜歡叫他老細、大佬，又喜歡說自己「唔話得事架」，擺出一副人畜無害的無辜模樣，讓Gerald的話事人形象牢不可破。

明明他才是被欺負的那個。
鄭家望你這騙子。

「緣份來到自然就有演唱會。」

是晚的IG Live以這話作結。
只是當刻的他們沒有想過這緣份來得這麼快。

年末的樂壇頒獎禮他們斬獲到意想不到的好成績。除了新人獎之外，Gerald給其他歌手寫的歌亦在頒獎禮裡獲得年度十大的殊榮。在欣賞他們的電台DJ協助穿針引線下，真的有贊助商願意支持他們在麥花臣開小型演唱會。

在門票發售前夜，Gerald、Adrian、Eric和阿東都到了Band房裡過夜，但沒有一個人能夠睡得著覺，於是四人就打Switch打通宵。直到他們看到開售時間十五分鐘之內系統就顯示全數售罄，四個放下了心頭大石的年輕伙子抱成一團在band房裡又跳又叫。

本來就不太能熬夜的Adrian，在放鬆下來後感到一陣天旋地轉，他乾脆躺在地板上閉上眼睛倒頭就睡。在迷糊之間他感到有人輕輕托起了他的頭，給他枕好了枕頭。

那是讓人很安心的感覺。

由於反應很熱烈，於是他們加開了兩場。接下來這段時日他倆都為了準備演唱會而忙碌，Gerald為了演唱會把地下時期到出道後的歌全都重編一次，而Adrian除了練歌之外就與負責是次表演的舞台經理協調，花了許多時間處理行政事務，讓Gerald有更多的時間專注音樂之上。

這段時間Gerald除了為了必要的工作出門之外，基本上都泡在Band房裡過著沒日沒夜的日子。在他盯著電腦看著剛才修過的聲軌時，突然一聲門鈴響起。他心裡奇怪，明明他沒有叫外賣啊。

「請問程子釗先生喺唔喺度？」

「我係，請問咩事？」

「麻煩你簽一簽收。」

Gerald有點摸不著頭腦地簽下了收貨單，然後送貨員把長箱送到他面前。雖然收件者是他的名字，但他難保有人寄錯，所以慎重起見還是用界刀打開了包裹檢查內裡的物品。

看到裡頭的東西之後，他吃驚地捂住了嘴巴。
——為什麼？怎麼會？

「你塞喺門口做乜嘢呀阻住晒。」

剛跟舞台經理見完面的Adrian回到Band房，看到Gerald動也不動地蹲在門口前忍不住開聲責怪。他側著身穿過Gerald，但對方卻猛然站起來撲到他的身前，拉起他的右手。

「喂做咩事——」Adrian用力地推開他。

「無。」Gerald看了看他慣常戴戒指的那根手指空空如也之後，再伸手拉起他脖子上的那條項鍊：

「無。」

「無啦啦痴咁埋，走開啦。」知道對方已經猜到發生什麼事，Adrian小聲地佯裝抗議，掙開了Gerald的手臂之後從他身邊走過。

Gerald十指插到頭髮之內揉了揉，無措地在Band房裡來回踱步，最後停下來指著地上那部結他說：

「鄭家望，我話支結他好正唔代表我真係要擁有佢啫，你知唔知呢支嘢幾貴呀？你賣左隻戒指買支結他畀我，我點還呀，隻戒指對你咁重要，我點還呀？」

「我有叫你還咩？」Adrian有點不滿對方的措辭：「唔好講到我咁有心計。」

「你唔好再同我拗氣啦，你乖一次啦好無，你知我唔係咁嘅意思架。」

「咁送隻戒指畀我個人都唔要我囉，我留住佢都無意思架啦，是但啦。」Adrian難得坦率地笑說：「但而家陪我行落去個個人係你啫，Make sense呀。」

Gerald覺得內心有點搔搔癢癢的感覺正在心底發酵，有感動有激動又有心痛和心酸，他實在無法理清此刻複雜的心情，最後他扶住額頭，無力地失笑出聲對著Adrian問：「其實你係咪癲架？」

「唔癲都唔同你癲到而家啦，傻仔。」

和Adrian相處的九成時間基本上都是被這個人的毒舌攻擊，他不是嘲笑Gerald老土就是說他不入流，能想像到最尖酸刻薄的用語都幾乎能在這張嘴出現，他轉數之快，Gerald根本不是能招架得住他的對手。被他終日欺負，好脾氣如Gerald有時也會有生氣的時候，可是Adrian偏偏在那剩餘的一成時間裡，能夠做些讓他感動到無力應對的事，每每都教他熱淚盈眶。

「到左就拎嚟試下音啦，啱洗今次演唱會咪拎嚟玩下。」

Adrian坐在一旁毫不在乎地說。

Gerald唯有按捺住眼中的淚意，取出了結他開始試音。
我真是敗給你了。

無論做了多少準備也好，在上台之前的一刻還是會覺得不充足，但他們最後還是無驚無險地完成了三天的演出。第一天的表演反應非常理想，表演片段在社交媒體裡傳開，隨後的兩場演出亦有不少圈中人亦慕名而至。

「痴線真係人靠衣裝。」結束表演之後的Gerald回到後台，看著Eric剛才在台下給他拍的片段，難得自我陶醉地說：「望住呢個彈琴嘅樣再加埋啲燈光呢，真係忍不住想講一句連我都可以溝晒啲女。」

「下次我地入盲人學校開show都應該得嘅。」Adrian慣性地抬槓。

「仆街仔又咁講嘢，」被掃興的Gerald走到他面前擋住他的去路：「唔型咩而家，型唔型先，型唔

型先？」

「妖，走開啦。」Adrian笑著推開他，用脫下來的外套打在他身上。

正當二人打打鬧鬧之際，門外傳來打招呼的聲音。這幾天表演完畢都有不少圈中人進來找他們合照，絕大部份來的女性都是找他倆合照再找Adrian獨照。Gerald也不太介懷，畢竟Adrian真的帥得連男生也會被他吸引。

這晚最後來找他們合照的是最近正在上升期的電視台小花Claudia。跟她拍完組合合照之後，她亦跟其他人一樣要求多拍一張成員獨照，Gerald也一如往常先走一步。

「err...其實我係想同Gerald你影多張單獨合照。」

房間裡的人的目光瞬間刷地落在Claudia和Gerald的身上。

「我？」Gerald指著自己有點愕然。

「嗯。」Claudia點了點頭。

遲鈍如Gerald也能看得出她兩眼內毫不掩飾的崇拜，他有點尷尬地移開了視線。

「我幫你地影，」率先打破僵局的是Adrian，他主動地走到Claudia的身邊：「程子釗你快啦唔好要人地女仔等你。」

「唔該晒你呀Adrian。」Claudia雀躍地把手機交到他的手上：「我...我同Gerald影完之後再同你影咁得唔得呀？」

「明架啦明架啦。」Adrian掛上了營業用的軟綿綿笑容：「嚟，企埋少少呀，三、二、一——」

Adrian低頭檢查手機螢幕，照片裡的一對碧人笑得如此燦爛。
多完美。

「唔該你呀Adrian，」Claudia檢查了照片後滿意地笑道，她有點試探地跟Gerald說：「不如我send返畀你呀。」

「吓...」Gerald有點慌張地看向了Adrian。

「係，即嚟！」Adrian此刻正接聽舞台經理剛給他打的電話：「Stage嗰邊有啲嘢我要過去望望。」

「咩事？」

「碎料啦，我一個拆得掂。」

Adrian走了兩步卻折反，拍了拍Gerald的肩膀在他耳側輕說：「加油呀。」

說畢Adrian匆匆地離開化妝間。

加咩油呀...Gerald沒好氣地瞪了Adrian的背影一眼。

由於沒有拒絕的理由，留在化妝間的Gerald最後還是跟Claudia交換了電話。

他看不見背向著他的Adrian，慌張逃離的恐懼。

心靈作家

心靈作家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xcuwOAhebl>

「係呢邊呢邊、Adrian個頭dup低少少，Gerald唔好望鏡頭，個身斜少少，少少就得架啦，啱啦Fit晒。」

鎂光燈就像閃電般，度度落在眼前，此起彼落，一閃即逝。

兩人的演唱會取得極好的回響，在那之後他們更初踏上了紅館，當初翻唱他們歌曲的男團成員邀請他們成為演唱會的壓軸嘉賓。勢不可擋的人氣，停不下來的雜誌訪問，各種各樣的綜藝通告，在他們沒有加入大型唱片公司的背景下，能擁有此刻的資源的確極為難得。

這天是二人第一次受時尚雜誌邀請拍攝特輯。兩人初為模特，因為對所有事都一竅不通，所以兩隻不安的企鵝只能完全服從攝影師的命令。

「拿跟住Adrian喺後面伸隻手入Gerald件西裝襖度再挨住佢膊頭，Gerald擰少少個頭，好似望到又唔望Adrian咁。」

「唔該，我想問點解要咁影？」一直都乖巧地聽取指示的Adrian忍不住發問。

「因為靚囉，你唔好咁僵硬啦，Gerald又唔會食左你。」

攝影師懶得再費唇舌解釋，直接走前幾步，給二人擺好了姿勢。

「Perfect呀！」

隨著一聲收工，工作人員們拍手歡呼，是次攝影環節終於完畢。Adrian覺得大腦一片空白，幾近虛脫，用這種曖昧姿勢攝拍攝，比起他連續唱三晚演唱會更加累人。

「飲啖水先，等間仲有訪問。」

「唔該。」

接過Gerald遞給他的水，Adrian扭開瓶蓋喝了兩口又把水還給他。Gerald極為自然地接過，沒有離口直接對嘴就喝，Adrian愣了愣看著他。

「做咩？」Gerald不解地看向他。

「無嘢。」Adrian揉了揉額角，已經不想生氣只想嘆氣：「我想快啲做埋個訪問。」

「你啱啱拍完綜藝再直落係咁啲，不過能者多勞丫嘛。」Gerald摟住他的肩膀搖了搖他：「With great power comes great responsibility呀。」

「係呀係呀，行開啲啦挨身挨世。」

接下來的訪問內容圍繞著兩人未來半年的工作計劃，稍微探討了Gerald的創作世界和Adrian對Gerald的音樂的看法。Adrian和Gerald應對媒體各有角色，關於與實際工作有關的內容多數都交由Gerald回答，而Adrian則負責平衡氣氛。

「我地都預備要錄新碟，今次另外搵左Producer幫我地做，以前啲錄音都係喺Band房度自己用電腦搞掂，今次第一次入錄音室搞，所以我地都幾looking forward to今次嘅成果。」

公式的對答就像個沈悶的圓，繞來繞去還是回到原點，換了一百家媒體用的都是同一套說辭，說久了都教人覺得索然無味。訪談來到最後，果然繞到每個人氣爆發的男星都逃不開的話題，關於他們的感情世界。

「其實呢排都見到唔少消息話Claudia同你行得好密喎Gerald，對方都喺好大方承認係你嘅樂迷，你自己又有咩睇法呢？」

「佢係一位好出色嘅演員，我都好感激佢支持我嘅音樂嘅。」

「咁你覺得Claudia係咪你嘅Type呢？」

「……」

在演唱會之後，Claudia主動向Gerald發起了追求攻勢。於外國成長的Claudia並不在乎自己正處於事業的上升期，毫不介意外間輿論認為女追男會被人說是倒貼，只要有記者問到，她於不同場合都樂於表示對Gerald的欣賞與傾慕。

「咁問下拍檔Adrian啦，你又點睇Gerald同Claudia呀？」

「我係佢lur飯應啦，女神喎，執到啦佢。」

「亂講咩呀你。」

又是一陣歡笑聲。

在應對傳媒的時候，Adrian往往擔當活絡氣氛的開心果，而Gerald就是那個控制他不要亂說話的家長。時間日久，Adrian覺得自己在腦裡好像裝載了一套系統，懂得在何時說些什麼、搞搞氣氛、耍耍嘴甜，在真的回答不了的時候最好用甜美的表情裝裝傻，多半都能混過去。

「咁又問下你呀Adrian，你鍾意嘅係邊Type？」

「邊Type？」

Adrian看向記者身後的那扇玻璃門。

他看著玻璃裡Gerald的折射淺笑，眼珠轉了個圈，擺出了佯裝思考的模樣，然後傾身向前，對著記者甜甜一笑道：「你咪我嘅Type。」

「Sorry我管教無方，佢又亂講嘢，」Gerald捏住Adrian的耳：「鄭家望講對唔住。」

「係——對唔住——」

記者被兩人有趣的互動逗得笑到花枝亂顫，是日的訪問在極為愉快的氣氛裡結束，兩人到化妝間換下了贊助商的服裝和飾物。Gerald仍在化妝間等待珠寶公司的人檢收飾物，Adrian早一步離開了擠滿了人的化妝間站在門外等他。

Adrian放空地挨著走廊的牆上，放鬆緊繃的身軀。

其實他還是不太習慣站在不熟悉的人群前擠眉弄笑，奈何這是工作。

「其實唔洗咁介意同男人影啲咁嘅相喎，」剛才給他們拍照的攝影師看到站在門外的Adrian前來跟他攀談：「而家啲女人好鍾意睇呢啲架，願天下美男子全是BL嘛，下輯總有機會同靚女影嘅。」

「唯有期待下次啦。」Adrian聽到人聲，渙散的眼睛再次對焦，禮貌地笑著回應：「今日真係辛苦晒你地。」

掛上招牌軟綿綿笑容跟攝影師和其他工作人員道別之後，Adrian搓了搓笑得快要僵硬的臉部肌肉，這天他笑得臉都要發酸。

真諷刺啊。

這裡的人都誤會他是因為尷尬才抗拒與Gerald拍攝這種親密曖昧的合照，因此動作生硬而不自然，天曉得他心裡在想什麼。剛才二人貼得那麼近，Gerald溫熱的一呼一吸打在他的臉頰和頸項上，他整個人都被對方的氣息包圍，這種親近簡直跟凌遲無異，對心臟極不友善。

他都幾乎能聽到自己擂鼓般的心跳聲。

「搞掂啦，行啦。」從化妝間出來的Gerald揉了揉Adrian的頭，推著他走：「好肚餓呀，陪我食啲嘢先車你返去啦。」

「唔好搞我個頭呀。」Adrian嫌棄地掙開Gerald的手：「食食食，好心你就Keep下啦，叫左你去做Gym幾多次呀。」

「唔食邊有力keep呀。」Gerald再次把他圈到自己的身邊。

「係呀係呀。」Adrian一手掐住他腰間的肉：「死肥仔，幾多個月呀。」

「Gerald、Adrian！」

正當兩人一邊打鬧一邊走向升降機大堂的時候，一把熟悉的女聲叫住了他們。二人扭過頭去，看見Claudia正笑著朝他們跑來。看見來人，Adrian插著口袋不作聲色地與Gerald拉開半步的距離，抬頭跟她微笑點頭，權當打了招呼。

「Claudia？你喺度嘅？」Gerald有點愕然。

「我咁啱喺附近拍嘢，知你地啱啱收工所以過嚟搵你地食飯。」Claudia用帶著期待的眼神對著Adrian眨了眨眼，希望他收到自己的暗示：「呢頭我拍嘢成日嚟都好熟架，可以介紹好餐廳畀你地。」

「吓，」Gerald微微側眸，流露詢問的眼神：「Adrian，咁——」

「咁不如我Call

Uber走啦，反正我想早啲返去。」Adrian微笑著，在身後悄悄地向Claudia比了個OK的手勢：「我都好耐無陪過舅父食飯，你地Enjoy啦。」

「收工時段叫Uber好貴架。」Gerald蹙眉。

「錢搵返嚟就要洗架啦，後日錄音見啦。」

「喂——」

Gerald叫都叫不住Adrian，他以幾近逃命般的速度鑽進了升降機。看著他如貓般捉都捉不住的身影，Gerald莫明地覺得心有點堵塞的悶意。

他已經有很久沒有跟Adrian好好地坐下吃一頓飯。

最近兩個人但凡見面都與工作有關，偶爾能夠稍微輕鬆小酌兩杯都總有其他人在場，再加上Adrian最近受電視台邀拍攝成為某個綜藝接下來一季的固定主持，行程忙得連喘口氣的餘地都沒有，更遑論與他私底下見面吃飯。

「Gerald，咁我地去擺車先？」旁邊的Claudia叫住了神色半帶落寞的Gerald：「你...會唔會唔鍾意我咁突然出現？」

看著Claudia小心翼翼地試探的眼神，Gerald終究狠不下心，對她禮貌地搖搖頭道：「唔會。」

在走廊來回的工作人員看到他跟Claudia站在一起的身影，身後傳來不少小聲的驚呼聲和交談接耳的聲音。從來來回回的人聲之中，Gerald很清楚明天的新聞或是今天的社交媒體上又會有什麼樣的輿論，但他沒有追究和辯解的心情，他只覺得自己的胃袋好像比起剛才更空了。

Claudia雖說明刀明鎗地追求，但對方始終沒表明自己的來意，只用想與他做個朋友的理由來接近他，許多時候Gerald都不便推卻，再加上Adrian這小子總愛在旁邊推波助瀾，他在半推半就之間跟對方吃過好幾頓飯。

他承認跟Claudia的相處其實頗為愉快，Claudia雖是演員但也對音樂亦甚有研究，她的鋼琴甚至已達演奏一級的級數，總能跟他交流不同的看法。他跟Claudia吃完晚餐之後，盡了紳士風度送了對方回家，明明甚是愉快，回家路上他卻覺得有陣莫明空虛的感覺。

本先想要早早洗漱休息，回到家裡的Gerald突然睡意全無。他直覺地打開了Switch，果不其然給他逮到剛才一直喊累的Adrian竟然在線上。

他有點生氣地抄起了手機給對方發了短訊。

「又話劫，仲唔瞓，見到你喺度打機啦。」

「廚房著火啦唔好煩我。」

「我又玩。」

「無位啦。」

Gerald不甘心再給Adrian發了幾個Stickers，但對方狠心地沒有回他。

「仆街仔，掛住打機唔理我，無我洗碗你實過唔到版。」

Gerald拋開了手機倒在床上，仔細地想了想對上那次跟他們聚在一起打機的時候，是他們在演唱會後在Band房慶功那次。

才三個多月的時光，竟讓他有彷彿隔世之感。
他低嘆一聲，疲倦地關上了床頭燈，世界回歸平靜。

時間來到兩天後，亦是他們新專輯錄音的第一天。

這次是他們第一次到專業的錄音室與職業級的監製合作。他們跟Benjamin Ip是在年初頒獎禮的慶功宴上認識的，對方主動前來跟他們攀談。Benjamin連他們地下時期的歌也有聽過，並給了許多實際的建言。

這事讓Gerald興奮了整整一個星期，因為Benjamin是Gerald在香港裡最崇拜的唱片監製。當他們決定要製作下一張專輯的時候，都認為這次作為他們主流出道後的首張專輯，理應邀請專業的監製協助。Gerald本來也只是以一試的心態邀請Benjamin，想不到對方竟一口答應。

Adrian第一次面對這種陣仗的錄音，他半帶忐忑地站在玻璃後，盡量以平常的狀態唱歌。Benjamin聽著監聽耳機裡的歌聲，緊皺眉頭凝視著錄音房裡的Adrian，他咬了咬大姆指然後暫停了音樂。

「頭先個句我地再嚟多次，Adrian你試個輕少少嘅感覺。」

Adrian聽著耳機裡傳來的指示，有點緊張看向玻璃窗外的Benjamin和Gerald，希望在對方的臉搜刮

出多點提示，可惜他什麼都看不出來。

輕少少的感覺即是什麼感覺？

Adrian只能迷茫地點了點頭，閉上眼睛深吸了口氣，隨著音樂響起，然後再唱了一遍。只見Benjamin再重覆聽了剛才那句一次，眉頭皺得比剛才更深，他停下了音樂。

「Adrian，不如我地喺度take個break先。」

最後Benjamin主動提出休息，擱下此句之後他推門離開了房間。Adrian摘下了耳機，透過玻璃帶點懼意地看著對方離開的身影，腳步虛浮地步出了錄音間。

Adrian在這兩年間都沒有遭遇過這麼大的挫折，他幾近脫力地坐在房間內的沙發上。他花了幾乎一個早上的時間錄音，卻連不到四句的Verse都搞不定。他自問用了不同的方法和情緒反覆地重唱著同一段，Benjamin卻肉眼可見地一次比起一次更不滿。

「食啲嘢先好無？」Gerald蹲在他身邊輕聲地問他。

Gerald其實也聽不太懂Benjamin的要求，但作為搭擋他能感覺到Adrian的水準的確比起平常不穩定。然而面對此等情形他愛莫能助，他所能做的僅僅關心對方的吃喝。

「我無胃口。」Adrian把臉埋在十指裡悶聲道：「你唔洗理我，自己去食啲嘢先，我想靜下。」

Gerald只好拍拍他的肩膀以示支持，然後聽從Adrian的意思離開錄音室，獨留他坐在錄音室外的沙發發呆。Adrian反覆思考剛才Benjamin給自己的指示，可是任他想穿腦袋都無法理解什麼叫輕一點的聲音。

是情緒輕一點？是氣若游絲的處理？
他此刻無助到接近無力。

「我無叫你唔食飯啫。」

Adrian抬頭，只見不知何時回來的Benjamin正把一份三文治遞到他臉前。

「Benjamin老師。」Adrian立刻挺直了腰板。

「閘住，老咩師呀，叫到老晒，叫我Benjamin或者Ben啦。」Benjamin把手裡那份三文治再遞前了點：「你唔食嘢邊有力唱呀，唱歌好要求你啲core muscle畀力架嘛。」

Adrian接過Benjamin交給他的三文治，小聲道謝了聲後，小口小口地吃著。他只覺味如嚼蠟，連麵包夾著什麼食材都吃不出來。

「你太在意Gerald點睇你啦，介意到一個地步把聲緊晒，當然乜都唱唔到。」

Benjamin輕描淡寫地道。

Adrian的心猛地一跳，他緊張地看向Benjamin的身後，確認Gerald並不在附近之後才放下心來。Benjamin看他一副驚弓之鳥的神色，語帶調侃地笑說：「你個眼神盲嘅都知咩事啦。」

「我...」Adrian張了張嘴，伶牙俐齒此刻派不上用場。

「不過我都同你一樣所以先睇得出。」

「吓？你都對Gerald——」

「痴線，」Benjamin像有點被冒犯似的瞪他一眼，但又隨即換上笑容：「I mean我都係member呀。」

Adrian有點轉不過來。他呆滯地眨了眨眼睛，畢竟這次是他第一次在熟悉的人之外承認自己的性取向。他有點慌張失措，連坐著都覺得不自在，雙手早已被他掐得泛紅。

「無事啫，放鬆啲就唱到架啦。」Benjamin把手放在他的肩上，傾身向前低聲道：「咁啦，我有隻碟，個歌手唱法幾啱你參考，你想嘅話咪上我度聽下歌囉，睇你——」

「我聽！」Adrian幾乎立刻點頭。

Benjamin沒有預料他會有如此激動的反應，怔愣了秒，隨後若有所思地點頭，然後拍了拍Adrian的肩：「咁你快啲食完啦，仲有晏晝要錄。」

Benjamin在下午的錄音環節讓Gerald在別的房间內待著，分隔了二人之後，Adrian的表現果不其然比起上午進步了許多。就如Benjamin所言，他知道自己是因著唱歌所以才能待在Gerald的身邊，而Benjamin是Gerald崇拜的監製，所以Adrian在這次錄音過程裡不斷提醒自己不能讓Gerald失望，結果越用力越唱不來。

唱歌如是、做人如是。

太用力捉住的始終都捉不住。

這天錄音過後，Adrian跟了Benjamin的車到了對方的家。他實在太想知道到底適合他的唱法是哪種唱法，一直以來他對自己的歌藝沒有太多的思考，會跑去學唱歌也是在以歌手為職業之後的事，而Gerald又像個傻瓜一樣只要是he唱的就不斷讚好，根本不會在他口裡找不到任何挑剔的說話。

這天是他首次直面歌唱技巧這個問題，原來他面前要學的、要跨越的像山一樣高。他以前真的把這一切想得過於簡單。

「Welcome, make yourself at home」

Benjamin把鎖匙甩在玄關上的小碟子上，然後朝沙發的方向揚了揚手。Adrian低聲一句「打搞晒」，然後走到沙發端坐著，來回觀察著Benjamin的房子。他獨居於一間四百尺左右的高層單位，家裡的顏色以黑白灰為主，沒有過多的家居和雜物，好像用一個大行李箱就足以收拾好這裡的一切，隨時可以說走就走。

「不如飲少少嘢先，Wine or whiskey？」

「我唔飲酒，真係兩啖就醉。」

「OK，」Benjamin會意點了點頭：「係有人Prefer清醒啲嘅。」

清醒？

Adrian還未明白過來，Benjamin已經坐到他的身旁湊近他的臉，右手已經伸進他的衣衫之內。幾乎是即時反應，Adrian在下秒間已經一拳砸到他的臉上，一聲痛呼聲隨即而起。

「你痴擦線架！」Adrian嚇得跳上了在沙發縮成一團。

「我痴擦線？我先想問你係咪痴擦線呀！」Benjamin跌坐在地，他吃痛地用姆指擦了擦自己正在滲血的唇角：「你上得嚟又唔制係咩玩法呀！」

「咩呀！」Adrian一乎狀況外的模樣，他無辜地喊：「你叫我上嚟聽歌我先跟你上嚟咋嘞。」

「你幾歲呀，你係扮純情定真蠢鳩呀？」Benjamin的白眼幾乎翻上天花板：「要聽歌我send個file畀你或者畀隻碟你都得啦，冇聽過Netflix and chill呀，真係約你睇Netflix呀？半夜三更叫你上去飲杯咖啡又真係為左杯咖啡啦嘞，係想同你做啲唔洗刷嘅嘢呀。」

「我都無諗咁多！」

「咁而家開始諗都ok嘅，」Benjamin嘆口氣後，沒所謂地聳了聳肩：「我地嚟過囉。」

「嚟咩過呀，我要走啦。」

幾乎嚇呆的Adrian緊抱著自己的背包，在沙發上站起來的時候幾乎又再次絆倒在地。他連滾帶爬的慌張失措的模樣終究惹毛了Benjamin，他黑著臉一腳橫在玄關前擋住Adrian的去路。

「你唔好同我講你係為左Gerald守身如玉下話，」Benjamin失笑出聲，他覺得Adrian幼稚到荒謬，忍不住開口教訓他：「醒下啦你！佢直仔嚟架，你為佢守到世界末日都唔會有結果架啦，再講呢個圈大把member都係咁架啦，你懶咩清高懶咩一往情深呀，唔好咁幼稚啦，你幾可憐佢都唔會望你一眼架啦。」

這番話就如同一盤冷水澆醒了剛剛還驚魂未定的Adrian，他安靜地揸好緊抱在懷內的背包，挺直了腰，無畏無懼地看向Benjamin。

「係有幾幼稚有幾清高呀，」Adrian朝擋在前面的Benjamin步步進迫：「我只係鍾意一個我鍾意嘅人，呢件咁簡單嘅事係有幾幼稚幾清高呀，佢唔鍾意我咁又點呀，可以鍾意一個咁好嘅人，我一啲都唔覺得自己可憐囉，我都唔洗你嚟可憐我！」

Benjamin被Adrian突如其來的氣勢嚇得一呆，剛才弱小得像頭貓兒的小可憐突然充滿霸氣像頭下秒就會吃人的獅子，使Benjamin不由自主地放下了橫在他身前的腿。

「呢個圈其他人係點，佢地有咩選擇，你有咩選擇，我唔會理，因為人地嘅嘢唔關我嘅事，」Adrian冷下聲來，咬牙切齒地道：「所以唔該你都唔好去批評我點去愛一個人，你無呢個資格！」

說畢，Adrian撞開了擋在身前的Benjamin。Benjamin被這小他起碼十年的黃毛小子氣得幾乎胸口都在痛。就像為了自己扳回最後一城般，Benjamin在Adrian開門前叫住他。

「喂你就唔怕得罪我會令你地條路好難行架咩？你唔擔心Gerald前途架，佢好想我幫你地做呢隻碟架嘞。」

「哈，你真係唔了解佢，」Adrian用手指敲了敲門鎖，他扭頭用看白痴的神情盯著Benjamin嗤笑出聲：「你估下佢知發生左呢件事會同你講咩？」

Benjamin動也不動地瞪著他。

「Go fuck yourself」

語畢，Adrian甩門就走，關門的巨響讓Benjamin幾乎原地跳起。

「Fuck！」

Benjamin的一腔火氣無從宣洩，只能往沙發踢一記洩憤。

回到大街上的Adrian自剛才激動的情緒冷卻下來，他反覆回頭確認Benjamin沒有追來之後，後知後覺的恐懼感覺逐漸佔領他的心頭。他的腦海一片空白，只能不斷往街招手攔截的士，又掏出手機想找最近的Uber。

在他搜尋司機的時候，Gerald的錄音短訊突然自屏幕彈出。Adrian點開了錄音，Gerald的聲線徐徐播出。

「唔好唔開心啦，聽日我地再加油啦。」

一聽到Gerald的聲線，剛才不曾有過的委屈感湧上了Adrian的心頭，他緊緊握住手機，力氣之大幾乎要握碎屏幕。

「我頭先真係好驚訝，程子釗你喺邊呀...」

他盯著Gerald那則短訊低哭出聲，止不住的眼淚劃過臉頰，他看著自己的眼淚一滴一滴地砸在手機屏上。不只是這晚所經歷的事，還有自被父母趕出家門後的委屈，對著Gerald的愛與感激，被壓抑的情緒都在此刻一同爆發出來。

由離家至今，他都覺得自己處理得十分好，天大的事都沒有打沈過他，然而來自Gerald的一句關心，卻瓦解了他全部武裝。

好不容易才上了車，兩旁的街景緩緩地往後倒去。他一路哭到酒吧才止得住，淒涼得連的士司機也忍不住關心了他幾句，在下車之後他還多花了五分鐘緩過氣來，強迫自己在進門前冷靜下來。貴叔看到他兩眼紅腫沒有多問，在Adrian洗完澡回到房間後，卻看見床上擱著一個蒸氣眼罩。

幾乎是反射性地，他立刻跑到了貴叔的房間，然後一下抱住了他。

「多謝舅父。」

「骨痺，未戒奶呀攞身攞世，瞓得嗰幾個鐘又起身做嘢，點養聲呀。」貴叔拍了拍他的頭：「唔好阻住我瞓呀你，早抖啦。」

「哦。」

他乖巧地離開了貴叔的房間，順帶給他關上了門。

世界很大，人類很壞，有很多的事情讓人難過，同時教我們學懂珍惜珍稀的好事。Adrian臨睡時戴上了蒸氣眼罩，今天的連環轟炸讓他疲勞過度，沒多久就入睡了。托賴於貴叔的眼罩，次日起床雖然還是有欠精神，但起碼眼睛不見紅腫。

Gerald一大早就來了酒吧，帶著早餐接他一起去錄音室。

「唔洗咁驚青喎，食啲嘢先啦。」Gerald說著把早餐塞到對方手裡：「可能今日會有進步呢。」

Adrian無語地瞥了眼Gerald，機械式地把飲管插進牛奶盒裡。
Gerald根本不知道他實際上在擔心什麼，還以為他為了昨天的表現耿耿於懷，不由得讓Adrian感嘆無知真幸福。

然而Adrian無法告訴對方到底昨晚發生了什麼事情，他知道以Gerald的性格肯定會替他出頭，鬧到不歡而散，事情誓必越變越複雜。

Adrian他一路上都倒數死刑的心情來到錄音室。他以半步距離跟在Gerald的身後，不敢直接與Benjamin接觸。

「嚟左啦，食左嘢未呀？」Benjamin泰然地跟他們打招呼。

Adrian有點訝異地張了張嘴。
他驚嘆於對方的冷靜，他本來已經做好了被Benjamin趕出錄音室的心理準備，但跟對方見面後，發現Benjamin一副神色自若的淡定，彷彿昨晚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過——除了Benjamin嘴角的傷口提醒他這一切都不是夢。

這算什麼...成熟男人的淡定？還是君子報仇十年未晚？

「Adrian我地今日入Pre Chorus同Chorus。」

被點名的Adrian不由得心跳加速，他瞪圓了眼看向Benjamin，只見後者淡然地朝錄音間的方向仰了仰下巴，指示他趕緊進去：「快啲Get ready啦。」

今天的氣氛與昨天完全無異，Adrian雖然心裡有許多的疑問，但他只能見步行步，乖巧地戴上了耳機，聽話地按指示錄音。

「OK，暫時係咁，我地食啲嘢再返嚟。」

這早的錄音竟然比起昨天順利，這是教Adrian最為預計不到的事，他滿心以為Benjamin會歇斯底里地挑他的毛病。離開了錄音間之後，Adrian看見Benjamin朝他走來，他驚得整個人繃緊，不由自主地往後縮，像要把自己埋在牆內一樣，他趕緊執起電話想要逃走。

此料不及地，Benjamin把一隻唱片和一盒喉糖遞到他的臉前。

「琴晚你嗌過嚟，今日聲有啲沙。」Benjamin平靜地說：「養聲，呢排儘量唔好大聲講嘢同飲凍嘢，仲有你可以參考下呢個歌手嘅呼吸法，對你錄歌有用。」

剛才在外頭接電話的Gerald才剛推門進來，聽到二人的對話和氣氛，不禁感到有點可疑。明明昨天Adrian仍然對Benjamin一副必恭必敬的態度，但今天卻看見Adrian有點老鼠看到貓似的驚恐。

Adrian閉著嘴接過了Benjamin交給他的唱片和喉糖之後，趕緊推著Gerald走。

「發生咩事呀，面色好差啲。」

「無事。」Adrian看了看手裡那盒喉糖和唱片，還是把它塞進了背包之中：「頭有啲痛。」

他們在附近的茶餐廳隨意地解決了午餐，Adrian一直在思考Benjamin這早的用意。他冷靜下來回想

昨晚的一切。他確實在這些位置天真的過份，而對方誤會了自己接受邀請，硬生生捱了一拳，他會勃然大怒好像亦無可厚非。雖然他覺得自己是受害者，但Benjamin也不盡然是個加害者。

這盒喉糖和唱片，大概是提醒他們之間還有專業的身份吧。

他們沿路返回錄音室，在途中經過一間藥房。Adrian猶豫片刻，他叫住了Gerald：「你返去先啦，我有啲嘢買。」

「買咩呀我陪你——」

「聽唔聽到我叫你返去先呀！」

Gerald被Adrian突然的叱喝聲嚇呆，Adrian留意到自己語氣過重，他有點歉意地說：「Sorry，一係你企喺度等。」

Adrian匆匆地轉身。

Gerald沒有辦法之下只能站在原地等他。他早已習慣Adrian偶爾會開啟防衛模式，對此已見怪不怪，但一切其實都有跡可尋，他很清楚Adrian不是個無緣無故大動肝火的人。

可是這天的Adrian太不對勁，狀態差到教他不安。以往發生了什麼事也好，在他死纏爛打之下，Adrian怎麼都會鬆口告訴他事情原委，哪怕不足十成。

然而這天的Adrian是鐵了心三緘其口。

這樣的他教Gerald不安和陌生。

「返嚟拿，返嚟就繼續啦。」

Benjamin看見二人回來之後，快速喝完最後一口咖啡，在沙發站了起來。Adrian筆直地走到Benjamin的身前，他把藥膏遞給Benjamin，同時指了指自己的嘴角。Benjamin有點意外地接過，Adrian朝他微微點頭之後就回到了錄音間。

Gerald把這一切看在眼內，覺得有種不明的感覺於他心底裡泛起。他現在幾乎能夠確定的是，Adrian跟Benjamin昨天在工作結束後還有交流，他們中間有事發生，而Benjamin嘴角的傷口多半是Adrian搞出來的，畢竟他太了解Adrian堅持一人做事一人當的性格了。

昨晚發生了什麼事？

更重要的事是，Adrian並沒有跟他提起此事的意願。

為什麼才一晚的時間，他和Adrian之間多了那麼多的隔膜，而他與Benjamin卻擁有了共同的秘密。

Gerald感到堵在心裡那度悶氣好像正逐漸擴大，幾乎要擠上他的咽喉。

這天的錄音異常漫長，三人懷著各自的心思結束。唯一相同的是這天工作之後，每個人都筋疲力竭。

「食唔食啲嘢先走？」

「我想返去。」

「家望。」

這是第一次Gerald不連名帶姓叫他。

並不是平常打鬧式的「鄭家望」、不是他生氣時的「鄭家望」。

而是那麼近、那麼親暱的「家望」。

Adrian整個人像凝固似的看著Gerald。

「佢話你琴晚啖過嚟，你地琴晚發生咩事？」

Gerald忍無可忍，他拉住了Adrian，急切地想要知道這一切。
Adrian看見Gerald眼內幾近溢出的關心，同時亦看見在Gerald身後朝他步步走來的那抹娉婷的倩影。

裝載在腦裡的那套表情系統正被召喚，他平靜地掛上了平常那副半帶嘲笑的表情。

「多事啦你，」Adrian白了Gerald一眼，同時朝身後的Claudia揮了揮手打招呼：「唔阻你啦，我call車走。」

「喂，鄭家望！」

「Gerald，」走到Gerald身邊的Claudia有點意外地看著溫柔的Gerald難得鐵青著臉的表情：「做咩事呀，你地兩個鬧交？」

「...無事。」

那度悶氣現在正掐住他的咽喉。

Gerald聽到自己語氣裡偽裝的平靜。
同時亦聽到，名為和平的牆壁正逐漸剝落的聲音。

光

光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Wpvc8ySKFY

鄭家望與程子釗的性格在許多方面都各走極端。

二人最明顯分別的莫過於對流行的敏感度。Adrian總是能夠與潮流並駕齊驅，而Gerald的觸覺之慢讓鄭先生給他取了很多的花名，例如程公、程伯、程叔、山洞星人，按Adrian的心情和事情的落伍指數而決定使用哪個稱呼，不擅辭令的Gerald來來去去都只能叫他潮童，結果被Adrian恥笑說潮童這個名喲本來就已經很程伯。在耍嘴皮這個領域，Adrian永遠都佔絕對上風。

另一樣最極端的就是兩人的金錢觀。錦衣玉食小王子Adrian從小被家慣壞，對父母說一句想要，基本上該樣事物不到數天就會在他眼前出現。雖然後來被趕出家門再沒有胡亂揮霍的條件，現在他賺了錢交了家用給舅父後，看見喜愛的還是會不管價錢想買就買，腦海裡完全沒有格價的概念。

Gerald則是精打細算之王，他的人生樂趣首先是音樂其次是儲分，經常被Adrian揶揄他所持有的印花足夠換領全港所有超級市場的煲，電話壞了第一反應是修理而不是換機，應省得省是他的座右銘，賺回來的錢撇除家用和必要開支九成都是儲起，連現在有開車習慣，都是他千年一遇的橫財運讓他抽中了這車，而他退休的父親想偶爾開Uber打發時間，Gerald才沒有把這車子賣掉。

因此Gerald最近添購的這套黑膠機連音響套裝，還真的是Adrian認識他兩年有多的時間，Gerald買過最奢侈的非必需品。

「Adrian，你望下個轉盤一圈圈咁轉嘅美感，你聽下呢啲少少地嘅炒豆聲，即係Analog嘅嗰種質地係Digital點比都比唔上架呢。」

「……」

Gerald最後把整套音響放在了Band房，一來家裡空間有限，二來他待在Band房的時間遠超待在家中。這天難得Adrian和Gerald在Band房附近拍完廣告，距離下個錄影尚有點時間，所以他倆久違地回到Band房偷閒。

「喂，鄭家望。」Gerald用手臂撞了撞由剛才一直悶悶不樂的Adrian：「我晨早估到你啦，你想買黑膠機畀我做生日禮物呀嘛，所以我咪先下手為強囉，你唔好再買啲咁貴嘅嘢畀我啦，自己慳啲洗啦。」

「我都無講過，懶醒。」被準確地戳中了心事的Adrian噉著嘴弱弱地反駁。

「係係，我懶醒。」Gerald懶得跟他抬槓，把剛放完的黑膠反轉，播放另一邊的歌：「即係你明唔明，淨返要反轉碟再播呢下已經係勁Sexy，真心不得了。」

我唔明囉。

Adrian只想嘆口長氣。

這是他倆出道之後Gerald的第一個生日，Gerald這老頭子性格肯定想隨意吃頓生日飯就打發，但Adrian覺得難得二人起步的成績尚算亮麗，開始有穩定收入，所以有別第一年只能在貴叔的酒吧裡慶祝，這年Adrian想送份生日禮物給他。

Adrian為了買生日禮物，最近三不五時會偷看Gerald的購物車。他知道程伯有把所有想要的東西丟

進購物車就當是解決了消費慾望的習慣，而這套音響由年頭到年尾都沒有自購物車裡剔除。當Adrian以為這份會是最完美的禮物時，Gerald這守財奴竟然趕在他下手之前check out！Adrian苦思冥想了這麼久的生日策劃，就這樣被Gerald不費吹灰之力地破壞了。

他似乎只能黑心地寄望Gerald壞手機或者爛銀包。

只不過。

他側眸看著Gerald像個雀躍的孩子般，喋喋不休地述說著黑膠音樂的美感，雖然他對此毫無研究，但看著平常有點憨氣的他難得像個話嘍，這感覺倒是不壞。

還挺可愛的。

「程子釗，其實你係幾時開始鍾意音樂架？」Adrian才發現自己沒有問過他這條問題。

「哇，幾時呀，呢個問題呢...」Gerald從對音響的熱情裡抽身出來，眯了眼睛仔細思考這個問題：「唔...我阿爸係好鍾意聽歌嘅，但佢係聽鬼佬嘢多，Eric Clapton呀Stevie Wonder呀Jimi Hendrix呢啲Blues嘢真係由細聽到大，聽佢地仲聽得多過兒歌，但如果你講我第一次完完全全畀一首歌Hit中感動到起雞皮就係，中學嗰陣有次聽電台做功課，聽到我的快樂時代呢首舊歌，其實嗰陣仲好細，唔明咁叫「毫無代價唱最幸福的歌」，但唔明都聽到流馬尿嘞，你明唔明係幾咁震撼。」

Adrian乖巧地點了點頭，Gerald忍不住取笑他：「扮咩明呀，擺明唔明啦你。」

「你又唔係我你又知我唔明，」Adrian不滿反駁。能讓這個阿伯流淚，他當然知道是何等的感動：「咁跟住呢？」

「咁跟住就想知點解成件事會咁感動，本身學琴都係屋企迫住學，談不上鍾唔鍾意，但嗰次之後就會去研究下啲流行曲點寫呀，何為之正嘅Progression呀，人地條橋點解搭到咁靚，一首本來麻麻地嘅歌去到Bridge個位會升華左唔止3個level呀，去研下人地啲編曲呀，嗰段時間真係好似飢荒兒童咁，聽左好多好多歌。」Gerald眉飛色舞地道：「尤其八、九十年代啲日本音樂，因為有段時間好多中文歌都係直接拎人地啲旋律嚟填詞，好似張學友隻每天愛你多一些，咪係南方之星嘅真夏的果實、郭富城隻到底有誰能夠告訴我，係尾崎豐隻I love you，因為聽好多日文歌，咪直接影響左我後來用Vocaloid寫歌，Post嘅NicoNico嗰啲地方，不過我日文麻麻地，寫嘅歌詞點都唔夠到，所以咪想做返廣東歌搵人唱——」Gerald頓了頓，對身邊的Adrian笑道：「然後咪遇到你囉。」

明明在發表偉論，好端端的突然笑什麼放什麼電啊。Adrian在對方過於健氣的笑容裡呆了呆，他不動聲色地調整了呼吸，把目光落在眼前的那部黑膠唱機上。

「咁有冇啲咩黑膠碟係你好想要架？」Adrian用最若無其事的語氣問。

「尾崎豐隻十七歲的地圖囉，」Gerald大方地告訴他，他奸笑用手指戳了戳Adrian的臉頰：「我估到你諗咩啦，絕晒版架啦，啲人有都唔會放出嚟，我去日本嗰陣去過啲舖度問過都話無，生日求其食餐飯就算啦，唔洗買禮物啦，唯錢。」

算你個頭。

Adrian拍開了Gerald的手。

雖然計劃被破壞掉，但Adrian絕不會在這裡就輕言放棄。

專輯的錄音仍然有條不紊地進行著。

Gerald和Adrian有各自的行程，而且負責的部份並不一樣，所以未必需要一同到Benjamin的錄音室工作。那次過後，雖然Benjamin對那晚發生過的事不置一喙，但Adrian多少還有點顧忌與Benjamin單獨共處一室。

「嚟左拿？」

「Gerald呢？」Adrian站在門口來回張望。

「佢話紅隧口塞緊車要晏啲啲先到，你無睇Group message咩？」

Adrian翻開了手機，果不其然看到Gerald的短訊。他低著頭，不太自在地走進錄音室。Benjamin看到對方就活像頭倒豎著毛的驚恐小貓，跼著腳滿身戒備的模樣，不禁想翻白眼。

「嗱襯Gerald仲未上嚟，有啲嘢想同你講清楚。」Benjamin舉起雙手擺出投降的姿態：「講堅上次單嘢真係誤會，我份人係一啲都唔鍾意勉強人嘅OK？所以你都唔洗一副怕我食左你嘅樣。」

「強姦犯講嘅嘢信得過架咩。」Adrian小聲地反駁。

「Jesus，我係強姦犯？」Benjamin指住自己，幾乎要被Adrian氣笑：「我係強姦犯嘅話你仲走得甩？嗰晚就地融撚左你啦屌，你唔好話自己咁樣跟人返屋企係天真過天真嬌！」

Adrian愣了愣，他歪頭問：「咩係天真嬌？」

「你扮咩唔識——」Benjamin本先想開口吐槽，但只見Adrian一臉迷茫，絲毫沒有偽裝的意思，他瞪大雙眼問：「屌你唔拿係吓話，你真係唔知咩叫天真嬌？」

「唔知啊。」Adrian搖了搖頭。

直面年齡差和代溝還真是個傷人於無形的重擊，一劍穿心，Benjamin受到一萬點的傷害。

Benjamin木無表情低頭，翻開了手機輸入了幾個關鍵字，然後點進了第一個搜尋結果，把手機抵在Adrian眼前。看見Adrian尤如發現新大陸般嘖嘖稱奇的驚嘆模樣，讓Benjamin再一次感受到，就算外貌如何年輕都好，從大家對這些具時代性的話題的了解程度，就能告訴你與對方的實際年齡距離。

安靜下來的二人氣氛有點生硬。Adrian理性上知道Benjamin在那次之後再沒有踰矩，對他尚算禮貌，而且工作時給了他許多專業的指導，說實話他長期以受害者自居並說話帶刺，確實對他有欠公允。

「你個嘴...無事啦嘛？」Adrian搓了搓自己的後頸，小聲地道。

沒有預計過對方會關心自己，Benjamin眨了眨眼，用姆指抹了抹自己的嘴角：「...嗰少少嘢，無事。」

好尷尬啊，Adrian感覺到自己的手心正在冒汗。

強行找話題是件乾巴巴又麻煩的事，Gerald你這天才還真會挑時間塞車。

Adrian在錄音室裡來回張望，想要在這房間裡強行挖出一個話題，意外發現放在側的唱片架上放了不少的黑膠碟，他就像找到救命稻草般興奮地指著唱片架：「咦你有聽黑膠架？」

「少研究囉，」Benjamin完全不明白對方何以如此激動：「你又啱？」

「Err...都OK架。」Adrian牽強地應道。

「一睇你個款就知道你無聽開啦，扮，」Benjamin直接揭穿Adrian的偽裝：「Gerald啱咋呱。」

「我都啱呀。」Adrian強行挽回面子。

「下話。」

Benjamin真想放塊鏡在這小子面前讓他看看自己的表情。每次只要觸及與Gerald有關的話題，他就會換掉那張厭世臉，兩眼發光，明亮的眼裡載著不止一條銀河。

「咁你會唔會識人搵到啲好罕有嘅黑膠碟架？」Adrian不由自主地湊近了Benjamin兩步。

「都識啲嘅，睇幾罕囉。」Benjamin看見他突然擺低姿態的模樣就知道對方肯定有企圖。

「尾崎豐隻十七歲的地圖呢？」

「吓，呢隻？」Adrian的天真惹Benjamin失笑出聲：「我搵到都留返畀自己先啦小朋友，知唔知呢隻幾難搵呀。」

Adrian就像一個漏氣的氣球般，由剛才活蹦活跳到現在以肉眼可見的速度失去精神。看著他喜怒哀樂輕易地全寫在臉上，Benjamin開始懷疑他沒有廿三歲而只有十三歲，但凡牽涉到Gerald，這小鬼全然失去平常的機靈傲氣。

真的蠢得教人不忍心。

「咁你求人幫手，都要識講兩句好聽說話嚟丞下我開心下話。」Benjamin微微仰起下巴，擺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態等待小鬼膜拜。

「你唔幫唔好幫。」Adrian黑著臉扭過頭。

「喂喂喂，我有話唔幫咩，」Benjamin沒好氣地說，小孩子真不經逗，：「等陣啦，幫你Send個e mail問。」

「真係架，唔該你啊！」

這笑容燦爛到幾乎反光。

Benjamin心裡吐槽，這小子瞬間變臉的速度媲美京劇演員，這麼現實的鬼靈精。

「Sorry呀我遲到！」

氣喘吁吁地趕到的Gerald衝進錄音室。

他一進門，就看見剛才仍跟Benjamin站在一起的Adrian立刻拉開與對方的距離，匆匆忙忙地走進了玻璃房。

「唔洗咁急，take your

time，」Benjamin跟Gerald點點頭當打了招呼，然後背對著他低頭擺弄著Panel：「抖順度氣先啦，今日幫你錄埋段琴，可以過隔離房練一練先。」

「...知道。」

雖然不知何故，但Gerald覺得此刻的自己像被人澆了盤冷水似的渾身發涼。他喉頭緊了緊，來回看了看玻璃室內的Adrian和Benjamin的互動，沈著臉把背包丟到沙發上，轉身走到琴房去。

Gerald過大的動作使Benjamin扭過頭來瞥了他一眼。

呵。原來如此。

發現了新大陸的Benjamin心情頗為愉快地戴上了耳機，推高了音樂，指示著房間裡的Adrian開始錄音。投入工作的時間總是過得飛快，是日進展頗為順利。因為Benjamin晚上還要替別的歌手錄音，所以他們完成工作後，與剛到埗的前輩歌手寒暄了兩句後，都必須立刻告辭。

臨別之際，Benjamin心裡冒了個惡作劇的念頭。
他親自送了他倆出門，並在關門前故意叫住了Adrian。

「Adrian，」Benjamin用手扶住門框傾身向前湊近他道：「咁我有咩update再text你啦。」

被點名的Adrian嚇了一跳。Benjamin跟他的距離近得讓他罩在對方的影子之下。他下意識抬頭看了看Gerald，留意到對方的表情沒大變化後，心裡雖咬牙切齒，但他只得強撐起笑容：「唔該晒你。」

Adrian知道這傢伙肯定在報復他剛才叫他強姦犯。
好狠啊！

看著Adrian發作不能的神情，Benjamin心情愉快地轉身回到錄音室。

「有啲嫩口啫，啱你？」相熟的歌手看見Benjamin一副滿足的神情忍不住打趣問。

「Nope，」Benjamin搖了搖頭：「不過呢個細路係幾頂癮。」

Adrian有點脫力地癱坐在副駕駛上。他回想剛才Benjamin捉弄他的那副模樣，突然覺得自己真的天真得很。他和這賤人的段數真的差太遠了，看他笑嘻嘻若無其事就能捅他一刀，猝不及防教他難以招駕。

好生氣啊！但偏偏因為有求於人，他氣得想跺腳卻只能默默咽下去。

「我啱啱入門口嗰陣你地傾咩笑得咁開心？」Gerald戴安全帶時故作不經意地問起。

「哦.....Benjamin佢讚我唱得有進步。」

Gerald的目光悄悄地飄向Adrian的雙手，心裡默默倒數。

三、二、一——果然。

Gerald看見Adrian扶著安全帶的雙手絞成一團，他的眼神暗了暗。

Adrian可能自己沒有注意到，每當他緊張或者說謊的時候，兩手都會掐在一起捏到通紅。Gerald跟他合作了兩年多，又被Adrian耍過這麼多次，早就把他這身體語言記在心裡。

「你唔想講唔好講。」Gerald冷聲道。

「咩呀...」Adrian才後知後覺地發現氣氛不太對勁：「做咩事呀？」

Gerald沒有回話，他俯身向前打開了音響，整個車廂被強勁的音樂聲灌滿。Adrian看過Gerald許多表情，連氣得跳腳的失控表情都有，可他從沒看過Gerald臉上不帶溫度的冷硬。他稍稍舉起了手想要推推Gerald，可是更怕被他一手甩開後的無地自容，思量過後還是放下了手。

看到Adrian無措的神情，Gerald知道自己的語氣過重嚇倒他了。他閉了閉眼調整情緒，主動跟對方搭話：「我八達通無錢，借你嗰張畀隧道。」

「吓，哦。」

Adrian從善如流地把電話殼裡那張八達通拔出來交給Gerald。觀察到對方好像沒那麼生氣，他決定轉移話題：「咁就當無生日禮物啦，請你食餐好啲都得呱。」

「咁如果係你萬歲嘅話就你打般啦，我負責出現啫。」Gerald拉起了手制：「你知我食乜唔食乜架啦。」

「咁我決定啦，六個人食Omakase啦，有間我想試好耐。」

「六個？」Gerald皺了皺眉頭不解地問：「點解係六個？」

「我同舅父同Eric阿東仲有你同Claudia，咁咪六個囉。」Adrian一邊回答一邊數手指。

「你想約埋Claudia？」Gerald怔愣住。

「係呀，定係你想單獨約佢另外食？」

聽著Adrian提起Claudia的出席就像好像日出東升般自然，Gerald舔了舔後牙槽。是他後知後覺還是世界沒有通知他，何時Claudia跟他關係親密到會出現在他的生日飯裡。這條問題壓在Gerald心底許久，他決定藉此機會問清楚：「其實我想問你好耐，你好想我同Claudia一齊咩？」

「咁人地好女仔，又靚又叻又識音樂又同你啱傾，有咩唔好。」

Adrian的理所當然讓Gerald覺得提問的自己活像個低能。

對啊。

Claudia很好，跟她一起有什麼不好。

Gerald覺得有種莫名的疲倦感注滿全身，他無法擺脫這層束縛，唯有半自暴自棄地點了點頭：「你啱。」

「係囉，程伯唔好太腌臢啦。」Adrian笑著調侃：「學埋啲攻於心計吊高嚟賣，學到壞晒。」

「收皮啦你。」

又跟Gerald嘻嘻哈哈打鬧了幾句，Adrian把頭靠在車側的玻璃窗上，看著裡面Gerald的倒影。無論跟他走得多麼近都好，唯有對著折射裡的他，Adrian才能稍微透露自己的真心。

挺好的。

反正早晚就該習慣你會有女朋友有成家立室的一天，那當然跟個好女孩一起才好。

他忍不住用手指戳了戳倒影裡Gerald的臉，然後閉上眼睛。

真的挺好的。

這對大家都好。

時間又過了大半個月，絕版黑膠果然沒那麼容易找到，Adrian已經對此以呈半放棄的心態，並且考慮其他適合的禮物。他覺得自己不是適合送他香水的人，畢竟這類禮物過於私人和貼身。出道後程伯終於打了個耳洞，時尚感稍微增加了五分，也讓他多了個禮物選項。

然而皇天不負有心人，這種萬中無一的好事原來真的偶爾會發生。

這天難得空閒的二人正待在Band房裡打機，Gerald想玩重製版的Resident

Evil許久，但因為沒有膽量所以遲遲未開，這天難得Adrian沒有工作，所以他立刻求對方來Band房陪自己玩。

他本來以為這身嬌玉貴小公子一定會嚇得三魂不見七魄，Gerald看見Adrian幾近無感地遇人殺人遇神殺神，難關難過關關過，Gerald還真的覺得自己好像瞬間矮了這小子一截。

「哇頂佢個肺點解呢度有咁大撻血架，好恐怖呀鄭家望我唔得啦——」
「頂你咩唔好啞啦，你恐怖過隻Game呀！」

Adrian真的好想打暈身邊這個無用的男人，由開他Game至今一直在大呼小叫，教他煩不勝煩。

Adrian擱在牆邊充電的電話突然有人打入，正專注打機的他朝電話仰了仰下巴，示意Gerald給他拿過電話。Gerald聽話地把電話遞過去，然後發現來電人名是「AKA強姦犯」。

Adrian有一個很特別的小嗜好，他很喜歡給每個來電人改平常花名。例如阿東的來電名稱是東區走廊，因為他覺得對方很長氣囉唆；Eric的來電名字是米九，因為對方只有米六這麼高。只有他一直是Gerald。

他曾納悶地問過Adrian原因，他只是用「你唔需要花名」這理由來打發他。

所以這個AKA強姦犯是誰？他認識的人嗎？

「真係架，喂你唔好呃我啫！」接過電話的Adrian開心得幾乎跳起，他立刻暫停了遊戲專心聽電話：「得，我而家即刻飛的過嚟。」

「Adrian，做咩事？」

「好事！但之後再話你知，」Adrian穿起了擱在沙發上的外套，執起自己的銀包電話跑到門邊穿鞋，連鞋帶也沒有綁好就推門而出：「你驚就唔好玩啦，之後我再陪你啦。」

「喂！」

Gerald叫都叫不住他，對方腳底抹油似的衝走了。

「搞咩呀...」

電視上仍然停留在可怕的畫面上，Gerald苦著臉眯著眼睛快速地用搖控關了機之後，這房間又回復一片安靜。

為什麼最近只想跟Adrian簡簡單單打場機吃頓飯都變得那麼困難。
他脫力地倒在沙發上，看著天花板的光管發呆。

本來他就故意空出一天來跟Adrian打機，現在突然剩下來的時間不知道如何打發。百無聊賴，他下意識摸出手機，心血來潮地打開了瀏覽器搜尋Adrian的名字，看看關於他的新聞。新一代男神、少女殺手這種名銜真的隨便都有一打，大家都說又唱得又帥的年輕男生少之有少。

你們的男神鄭家望，Adrian Cheng，他這把好聲音是我程子釗發掘出來的。
Gerald既有點自負但又有更多莫明的空虛，他覺得近日的自己好像被空洞感蠶蝕。明明他們的事業正逐步上升，得到了許多人想都沒有想過的資源，可是他卻好像一天比一天更加不快樂。

明明知道人太貪心就易遭天譴。

Gerald打開了Instagram，他看了關於他與家望林林總總的相關標籤，然後帶著點不祥的預感打開了禁忌的CP tag。Gerald清楚他們有不少支持者喜歡妄想他與Adrian是一對，並且有各種各樣的衍生創作，可是礙於膽量問題，他至今仍未打開過這個魔域。

只是今天真的閑得過份，他最後還是點開了CP Tag掃了掃裡頭的各種創作，順便看看到底他們的樂迷們到底是如何想像他倆的。

不看還好，看了簡直刷破了他對人生及自我形象的認知。

「乜料呀，我有乜可能係個玩SM嘅霸總呀痴線。」

興許是Adrian太常在人前叫他老細和大佬，他發現自己在文裡的形象總是以腹黑專橫強硬的形象出現，他開始覺得要重新建立自己的形象，再放任Adrian胡說八道下去，早晚他的樂迷看到他出場就覺得有陰謀。

而Gerald這傢伙在各文章內就是被他欺負蹂躪甚至拋棄的小可憐登場。

「我拋棄佢？明明係佢唔要我。」

AKA強姦犯。

明明給別人起了如此充滿惡意的花名，收到人家打入的電話就一溜煙地衝出門的是誰啊。

他又隨意地看了幾篇短篇，其中一篇的作者寫得頗為溫馨，妄想不算太過離譜倒叫看得下去。內容很短，故事說Adrian如何花費心思給他做蛋糕慶祝生日結果炸了廚房。

「你地就真係唔了解佢，佢煮飯好好食架。」

在還未出道之前那年，他們為了省吃儉用，經常在Band房裡用電磁爐做飯。設備簡陋，但Adrian用手藝搭救。那年他做歌做得最密那段時間，天天窩在Band房裡吃他做的飯，短短一個月內足足肥了差不多三公斤。

看到故事裡的自己如何深受打動，Gerald關上了屏幕。

「我地邊有你地諗得咁Close。」

他把手臂橫在自己的臉上苦笑。

門鈴忽地響起，Gerald從沙發翻下身來開門。

「係咪漏左嘢呀...」本以為是折返的Adrian，Gerald看到門後的人感到甚為意外：「Claudia？點解你喺度嘅？」

「Adrian話你地今日喺Band房打機，所以我整左啲嘢食上嚟，我有問過佢架，佢話Welcome。」

兩個人站在門前門內瞪了半晌。

Gerald有點煩燥，對他來說Band房是他和Adrian的私人地方，其實他不太喜歡有別人踩上門來，而Adrian竟然未問過他同意就把地址交給了Claudia。然而看著Claudia眼底裡的期盼，還有對方手裡提著一大袋重物，Gerald的教養還是側身讓對方進門。

「入嚟先講，」Gerald朝她禮貌一笑：「啲嘢我幫你拎。」

另一邊廂，收到來自Benjamin好消息的Adrian趕到街上截的士，飛也似的趕到對方的錄音室。Benjamin看見來人，忍不住抬頭瞥了眼時鐘。才掛線不到半小時，Benjamin簡直想為Adrian神速鼓掌。

「哇你咁快嘅，坐咩過嚟架你。」

「唔好講廢話啦。」Adrian從升降機口一路跑來，他半弓著身，一手按在大脾上喘著大氣，另一手朝Benjamin伸去：「快啲畀隻碟我啦。」

「哇你咩態度呀，唔該都無聲。」Benjamin伸出兩指抵在Adrian的眉間，把他的頭輕輕推後：「唔好行咁埋呀你。」

「唔該。」Adrian立刻從善如流。

「求我呀。」

「求你。」

「講Benjamin最有型。」

「Benjamin最有型。」

「喂，骨氣呢？」Benjamin抱著手眯眼看他。

「頭先找埋畀的士司機。」

真不知該氣還該笑。Benjamin用手指點了點Adrian的額頭：「等陣啦。」

Benjamin把轉針重新在擱在盤上，把不久前放完的歌重放一遍。

尾崎豐溫暖纏綿的歌聲在錄音室內徐徐響起。

Adrian走到唱機面前跪坐下來，趴在轉盤前凝視著黑膠唱片一圈圈地轉，聽著浪漫的旋律，忽然好像能夠理解Gerald口裡的美感，像圓舞一樣優美地劃著圓。

「個店主話隻碟係個仔去放嘅，佢阿爸過左身，咁佢返舊屋執屋嗰陣見到堆黑膠就拎出去賣，講堅你真係好好彩。」Benjamin坐在沙發上聽著轉盤上的歌感嘆：「聽聽下我都有啲唔捨得畀你。」

「你做人唔可以無口齒架！」Adrian聞言立馬轉臉瞪著他。

「仲用口齒呢隻字，你今年貴庚呀，」聽著他稚氣的話，Benjamin覺得自己此刻好像被小學同學痛斥「你過界」一樣：「我話我唔捨得，我有話唔畀你咩，你個細路真係。」

「.....對唔住，」Adrian被對方盯得有點心虛，小聲地說：「Benjamin最有型。」

Adrian很清楚在得到這張唱片之前，Benjamin還是他老細。

看他一臉心不甘情不願還要迫自己讚美他的模樣，Benjamin不禁慨嘆，為了愛人，骨氣真的是條鐵。他點了根煙挨著沙發看著Adrian趴在唱機前的身影，不由得感嘆這是個見縫插針的現實小混蛋。

Benjamin開始明白為什麼Gerald會如此保護他，還有為什麼Adrian可以如此不顧一切地愛一個人。他要如何成長才能來到這個年紀還保有一顆童心，真不知道是幸或不幸。

「其實首歌講咩架？」

「你聽嘅時候有咩感覺。」

「好纏綿，但有啲慘，好似一對末日嘅愛人咁。」

「你又真係幾Sensitive，」 Benjamin笑了笑：「詳細就自己Search歌詞啦，不過內容都係不被容許相愛嘅兩個人，點樣互相依偎都要愛落去嘅故仔。」

Adrian若有所思地眨了眨眼，再次看向轉盤。

「點呀，諗起你自己？」 Benjamin傾身抖了抖煙灰。

「唔係。」 Adrian輕笑出聲：「我地都唔係愛人。」

Benjamin想起那天在錄音室裡Gerald鐵青著的臉。

他默默地抽了口煙，看著Adrian趴在唱機前小小一團的身影，決定什麼都不說。

畢竟這黑膠已有超過三十多年的年月，唱片封套的紙皮已經有點脆弱，Benjamin小心翼翼地吧唱片裝好之後，才把他交給Adrian。恰巧煙也抽完，Benjamin跟Adrian一起出門街順道到便利店一趟。

「今次真係好多謝你。」 Adrian在大廈門口再次向他施以日式九十度鞠躬禮。

「客氣。」 Benjamin漫不經心地說，同時知道這小子下次再見肯定沒這麼好態度。

得到唱片的Adrian只想以最快速度回到Band房。他估計無法打機的Gerald早已離開的機率很大，他決定把黑膠直接擱在機裡，下次他播放的時候就會有意外的驚喜。

「喂，Adrian，」就在Adrian過馬路之前，Benjamin脫口而出叫停了他：「我真係從來未試過，其實死心塌地咁鍾意一個人係咩感覺？」

Adrian停住了腳步，抬頭看向了天空。

今天風和日麗，陽光普照，就像跟Gerald走過的每一天，都像走在晴空萬里下。

是什麼感覺？

是給他一顆糖你會想收藏那張糖紙的感覺。

是搭他肩膀你覺得那片皮膚會發燒的感覺。

是簡單一聲「喂，鄭家望」都宛若天籟的感覺。

「係佢畀粒沙你，你都覺得好似得到天堂嘅感覺。」

Adrian轉身笑道，然後再次邁步，頭也不回地衝到對面馬路跳上剛剛停在對面的的士。

Benjamin在他的笑容裡怔愣了兩秒，竟有一刻眩暈的感覺，當他的的士離開之後，Benjamin才回過神來，他晃了晃頭，按照原定計劃在最近的便利店買煙。回到錄音室，Benjamin叼住煙如常地在工作桌上翻找打火機，竟意外翻出了Adrian之前給他買的藥膏。

Benjamin執起那支藥膏看了兩秒，把拋起了再接住，重覆這動作好幾次，然後在工作椅上轉了個圈。

他握著藥膏凝視幾秒，用它敲了敲自己的額角。

「出事。」

Adrian滿心歡喜地帶著黑膠趕回Band房。他一打開門，就聞到每室的食物香氣。Claudia和Gerald正坐在餐桌旁，滿桌都是食物盒，光是香味就惹人垂涎三尺。看著這這樂也融融的溫馨場景，竟讓Adrian覺得自己成為了誤闖了新婚夫婦小天地入侵者，單單是看著他倆已成冒犯。

他想起自己數天前告訴Claudia這天他和Gerald會在Band房打機，還說帶著食物的話，他必定就會恭候大駕，未料到Claudia真的當真。

為了追求愛情如此積極的人，從來都是勇氣可嘉。

Adrian握住門把頓了頓，平伏了剛才雀躍的心情，他掛上了平常那副對著外人時常用的軟綿綿表情。

「Hey Adrian」Claudia看見來人立刻站了起來：「你食唔食啲呀？」

「樣樣都咁好食好難揀喎。」Adrian按下她的肩膀讓她坐下，他瞬速掃了眼食桌後，最後挑了塊排骨放了進口，好吃得教他揚了揚眉：「得啱Claudia，鬼妹仔煮中菜咁叻嘅。」

「我屋企喺加拿大開中餐館架嘛。」對自己手藝甚有信心的Claudia欣然接受Adrian的讚美。

「失覺晒。」Adrian笑著說：「我返嚟拎啲嘢架咋，而家走架啦，唔阻你地。」

「你都一齊食啦，」Gerald拉住他，幾乎用求救的神情對Adrian做口型說：「我點食得晒呢度咁多呀。」

「得架啦你，畀啲信心自己。」Adrian故意忽視Gerald眼裡的訊號，走到電視機旁執起了Resident Evil：「反正你都玩唔掂架啦，我擺返去玩。」

「喂，鄭家望。」Gerald幾乎無法按捺住一腔怒意。

「食飽啲呀，不過雖然飽暖思淫慾，但都唔好搞到上嚟呀，你記得你第一年爆我啲乜架，」Adrian笑著對二人打趣，然後朝他倆揮手道別：「Get a room，唔好慳呢啲錢呀。」

說完他背對他們一蹦一跳地離開了Band房。

看著Adrian離開的背景，Gerald覺得自己失去了八成的胃口。

「...Gerald，Adrian係咪誤會左所以你唔開心呀，你唔同佢解釋嘅？」

「解釋都無用，」像洩憤似的，Gerald起勁地往碗裡夾菜：「佢覺得係啱嘅嘢就唔會聽人講。」

「——咁不如我地真係一齊呀。」

Claudia終於鼓起了勇氣向Gerald示愛。

她在這數個月間不斷地努力親近他，Gerald始終跟她保持著友好卻不溫不熱的態度。她其實很清楚此刻Gerald對她的感情不多，或許根本跟愛情扯不上一點關係，只是因為紳士風度、基於禮貌，考慮到她的感受，而接受她的好意。

可是她真的很喜歡眼前這個人，喜歡得願意在這樣的前題下跟他一試。

Gerald放下了碗筷，他看著Claudia勇敢卻隱約透露一絲絲畏懼的模樣，腦裡忽爾想起Adrian跟他說的話。

『人地好女仔，又靚又叻又識音樂又同你啱傾，有咩唔好。』

對啊，有什麼不好。

還有什麼好挑剔的，像他這種人竟然能有女神倒追，旁人終日燒香拜佛都沒有這等福氣。他該心滿意足的。

「好啊。」

於是乎，他聽到自己這樣回答。

而在下一秒鐘，他被一個溫軟的擁抱包圍，整個人都沒入對方的氣息之中。Gerald覺得腦袋昏昏沈沈，他懶得再思考，最後閉上眼睛回應了她的擁抱。

挺好的。
這樣就好。

在坐的士回酒吧的時候，Adrian收到了來自Claudia的短訊。

「Thank you sweetie. Gerald is my boyfriend now :))))))!」

Adrian收到短訊後無聲地笑了笑，然後一字一字回覆她，還挑了個可愛的Sticker給她發過去。

「Congratulation! Pls take good care of my bro :)」

挺好的。
各種事情漸上軌道，大家都活在幸福的魔法之中。

黃昏時段，華燈初上，馬路兩旁的街燈成排亮起，飛快的車速使盞盞燈火連成一直線。Adrian托著腮看出車窗，玻璃內折射的只有他自己的身影。

回到酒吧，Adrian立刻跑到浴室裡洗澡。他打開花灑，把水力開到最大，白色的蒸氣不到一分鐘就灌滿整個浴室，他再把熱水爐調高了兩度，然後站在熱水下發呆。

挺好的。
真的挺好的。
他頂多需要花些時間去消化和習慣寂寞而已。

他扶住牆壁仰首，讓迎頭落下的熱水沖走他放肆的眼淚，用力咬住唇，不讓自己痛哭出聲。

P.S. I Love Yo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bUF5mjj854>

08.

好睏。

貴叔打著呵欠踢著涼拖走到酒吧後巷抽煙，閉著雙眼等待身體的齒輪運作。他的大腦仍然像漿糊一樣，未完全自睡夢中醒來，每天起來都要藉著一根起床煙來提神。

打工仔們總羨慕當老闆的，覺得老闆就等於什麼都不用做，站在一邊指點江山囉唆幾句就能袋袋平安，也許真的有這類型的老闆吧，但像他這種經營小店的，員工老闆一腳踢，全年無休，連睡多點的福份也沒有。

雖有埋怨，可這麼多年過去卻一刻都沒有過打工的念頭。這就是賤骨頭命了吧。貴叔揉了揉自己的後頸笑想。

貴叔把煙掐熄在後門旁擱著的煙灰缸上，又掏出了一根煙。他看見又有數隻貓在後巷附近徘徊。自從Adrian來住之後，只要有空就會買些貓罐頭餵貓。貴叔是動物無感的人，談不上喜惡，只是初來寄居的Adrian鮮有笑容，唯有逗貓的時候可以稍微看這小子露出與他年紀相稱的神情，所以貴叔也放任他去。

可隨著被養大餵胃口的貓兒們越帶越多貓朋友來，這就演變成另一個問題了。貴叔不止一次看過晚上綁好的垃圾翌日早上被踢開，讓他一早又要清理打掃。

這問題還真該處理一下，貴叔叼著煙想。雖然Adrian肯定不捨得就是了。

「無罐罐呀，畀罐罐你地食個個返左工呀。」

貓兒們以試探的眼神在探頭探腦觀察正在抽煙的貴叔，貴叔對著牠們耍手擰頭，貓兒們知道這個不是牠們討好的對象就成群散去。

這群貓還真現實，認得出誰才是老闆。

貴叔哼笑出聲，轉身才發現擱在一旁的垃圾袋又亂成一團。他嘆了口氣，走上前打算把它們從新綁好。

當他綁好垃圾袋想回到酒吧裡去的時突然停住了腳步，他眨了眨眼，覺得不太對勁地原路折返，重新打開了那幾袋鬆開的垃圾。

——不是貓。

貴叔果斷站了起來，在後巷來來回回地走了好幾遍，順道檢查有沒有些像是小型攝像頭之類的東西藏在暗角。

「你班仆街唔好畀我周到你地。」

貴叔已經完全從睡意裡醒過來了。

* * *

在娛樂圈，一個藝人要如何才能走紅是完全沒有必勝定律和公式可以捉摸。

聲色俱全的藝人可以多年載浮載沉，實力相對稍遜的卻能長期人氣高企，所謂入屋和觀眾緣是一樣抽象卻又確實存在的事物。

出道第二年，Gerald和Adrian的人氣以勢如破竹的姿態穩步上揚，於Gerald生日派台的作品才三週就打進了本地各大音樂排行榜的冠軍位置，並有望挑戰兩連冠，而Adrian早前參與拍攝的綜藝節目亦開播，其甜美小騙子的形象成功擄走了不少觀眾芳心，甚至得到了電視劇的試鏡邀請。他們現在的人氣和好運氣甚至讓他們本人都感到不可置信，因此他們把握每個機會並盡善盡美，這種敬業的態度為他們迎來更多的工作機會。

「你個角色會有Kissing scene？」Gerald快速地閱讀著Adrian剛獲得劇本，看到接吻鏡頭意外地睜大了眼。

「係呀。」

「有時都覺得啲拍Kissing scene嘅人幾西利，咁多部機影住兩個人喺度錫其實都有啲老尷。」

「無愛意嘅錫咪又係左手打右手，做嘢心態就唔尷尬架啦。」Adrian受不了Gerald似的搖了搖頭。

「講到你拍過咁，到時開機睇死你係咁NG。」Gerald捲起劇本敲了他的頭一記。

「唔識就收皮啦程伯，」Adrian一手搶過劇本：「Casting嘅時候我畀導演讚我有天份呀。」

因為獲得到排行榜的冠軍，所以這天他們受邀來到電視台參加音樂節目並演唱冠軍歌。在出場之前，他們在化妝室裡圍繞著對方最近的工作內容閒聊。雖然Adrian從未受過正統演藝訓練，但對Gerald毫不意外這傢伙能拿下角色，畢竟他領教過太多次這小騙子的演技。

就像現在。

「Gerald，Adrian，Get ready。」

「知道，唔該晒你呀。」

Adrian立刻換上甜美的笑容回應著進來叫他們準備上台的女PA，讓她一瞬間羞紅了臉，但這小騙子明明一秒之前還用厭世臉叫他收皮。Gerald看著他的背影沒好氣地笑了笑。

這次派台的歌是一首很溫馨的情歌，Gerald完全是以適合婚禮播放的音樂為目的去創作這首音樂，而這次是他們首次現場演唱這首歌。Gerald有作為音樂人的堅持，他希望每次現場表演的版本都可以跟錄音室版本略有不同，而這次他就親身以鋼琴伴奏取代錄音室版本的弦樂。

Adrian現在接受正統的歌唱訓練之後，唱現場的水平一次比起一次穩定，Gerald從監聽耳機裡聽到他的歌聲，完全能夠感受到他對歌曲的投入和演繹時流露出來的甜蜜，還有屬於Adrian獨有的孩子氣，是聽著也讓人會感到幸福的聲音，讓他彈著琴也不禁被他的情緒感染，露出了微笑。

Adrian是個很懂得充份利用舞台的人，會隨著歌曲的氛圍而決定演唱的姿態，就像現在唱到Bridge的部份，他就順著歌曲的氣氛坐到了Gerald的身邊，背對著琴，挨著他的肩膀唱了這一小節——然後他聽到Gerald竟然彈錯了音。

Gerald很快用即興編曲蒙混過去，可他的失誤完完全全被Adrian抓住。Adrian稍稍一呆，倒也沒有放在心上，繼續專心演唱剩餘的部份。

雖然Gerald的彈奏一向十分穩定，但唱現場就會有失誤的機會，這才真實啊。

唯有Gerald知道剛才自己彈錯音的原因是什麼。

他沒有預期Adrian會坐到他身邊並凝視他唱那段最帶愛意的歌詞，當他們四目交投之時，他竟在Adrian的歌聲內怔愣了一瞬。

明明這首歌他聽過Adrian唱過很多遍，他到底是怎麼了？
是這小子的現場水平又提高了？

他們作為嘉賓表演完畢後就可以離去，在他們換衣服之前，Adrian已經給自己叫好了車。

「閃先，下星期錄音見啦。」

「你又Call左車？」Gerald皺起眉頭：「講過幾多次可以兜埋你，成日都嗌呢啲錢。」

「拿，朋友，人呢就要識做嘅。」Adrian用恨鐵不成鋼的表情盯著Gerald：「我先唔想做八百火，Claudia都唔會想次次見到我啦，好心你做人條仔就醒少少啦，撇啦。」

Adrian拍了拍Gerald的肩之後戴上了耳筒離開化妝間。

Gerald看著他的背影無可奈何地攤了攤手，然後給還在同一座大樓裡工作的Claudia發了短訊，通知她自己已經結束了工作。

他和Claudia已經談了差不多兩個月的戀愛。

雖說是談戀愛，但因為彼此工作都很忙碌的關係，除了每天互相發短訊和偶爾能抽空見面吃個飯之外，其實對Gerald來說，他跟Claudia的關係好像跟之前沒有太大分別。Claudia的公司方面希望他倆能在感情穩定之後才公開，這意味著他倆不能像普通情侶一樣牽著手逛街。

Gerald的戀愛經驗不多，Claudia是他第三個女朋友，之前兩個都是在求學時期認識的，兩次都是因為過份沈悶而被甩。大學畢業後，他沒有跟其他同學一樣去銀行工作，反而挑了一間中小企做文員，只求準時下班做音樂。在這些年間，朋友介紹過不少女孩給他認識，對他稍有好感的女孩都覺得他該找一份更體面的工作，但Gerald懶得向不熟悉的人解釋自己的音樂夢，本來夢想就是看不到光之前都要堅持。

與其花時間應酬了那些取笑他不切實際的人，倒不如花多點時間專心做歌，於是在跟大學女友分手之後，他一直維持了好長一段時間空窗期，也沒有覺得單身生活有什麼大問題。反而後來認識了Adrian後的那段時間，他能更專心地為他度身訂造做音樂，時間好像比起找個人談戀愛過得更有意義。

他承認跟Claudia的相處是舒服的，不溫不熱平平淡淡，她也是個得體懂事的女生，鮮少亂發脾氣。或許他的戀愛風格就是如此吧。Gerald想。也可能Claudia跟他談多一兩個月戀愛，就會放下對他音樂才子的幻想，像以往的前女友般嫌他無聊而跟他分手。

「我行得啦。」換下了戲服的Claudia來到化妝間找他。

「嗯。」看見來人，Gerald從沙發站了起來：「洗唔洗食啲嘢？」

「呢個鐘數唔啦，」Claudia搖了搖頭：「你想食我可以陪你。」

因為Claudia要保持身材的緣故，所以與夜宵無緣。她願意陪伴Gerald用餐，可是Gerald覺得食桌上不應如此，那應該是兩個人一起吃喝分享聊聊瑣事的環境，一個人盯著另一個人吃的感覺，對他來說有說不出來的怪異感。

「咁唔洗了，」Gerald主動提起了對方手裡的重物：「我直接送你返去啦。」

一路上，Claudia跟他談到了許多拍攝的瑣事，Gerald亦很有耐性地逐件細聽，雖然有許多內容他未必明白，但他亦儘量給予對方反應。她的家離電視台不遠，不到十五分鐘就已經到達她家附近的大馬路。為了避嫌，他不會驅車直到她的樓下。

「Gerald，其實你可以唔洗迫住做反應畀我，我係你女朋友唔係街外人。」下車之前Claudia看著他說，她笑住握著他的手：「叻嘅話其實你可以話畀我知架，我地咪聽下歌唔好講嘢囉。」

Gerald沒有預料到他的疲倦是這麼顯而易見，他不知該如何反應，最後只能跟她道歉：「Sorry。」

「傻豬，我唔係怪你呀，」Claudia伸手捧著他的臉：「咁你早啲返去休息啦都，我返到屋企text你。」

就像平常每一次送她回家一樣，她最後都會傾身給他一個吻，跟他吻別。看著Claudia的身影在夜色裡走遠，Gerald不知怎地在腦內浮現了在化妝間裡與Adrian的對話。

『無愛意嘅錫咪又係左手打右手，做嘢心態就唔尷尬架啦』

有點頭痛。
Gerald揉了揉眉心不願再細究，再次發動車子離開現場。

另一邊廂，回到酒吧的Adrian快速地洗了個澡之後，就如往日一樣站在窗邊，一邊吹頭一邊玩電話，他們這天在電視台表演的片段已經被歌迷會截下並上傳到Instagram，下面有一串留言在討論著Gerald是不是彈錯音，還是這是編曲的一部份。

「佢係彈錯呀，係彈、錯。」

Adrian執住手機恥笑地道。真想用自己的帳號加入戰圈取笑程伯啊，可是他這個網癮少年稍一不慎沒換帳號的話很容易鬧成隊內不和之類的公關災難，所以這些念頭往往被抹殺在妄想階段。

快速地吹乾了頭髮，Adrian站在窗前想要拉窗簾就寢時，看到對面的大廈好像有奇怪的閃光一閃而逝。他有點疑惑地調暗了燈的亮度，然後拉上窗簾，再打開一小個缺口觀察對面那扇可疑的窗，然後他嚇得立刻拉起了窗簾。

他肯定沒有看錯。
對面大廈的單位有望遠鏡正正對著他房間的方向。

Adrian驚恐地捂住了口，靠著牆壁滑坐地上。

* * *

「Cut、Good Take！」

隨著導演一聲good

take，後方的工作人員像鬆了口氣似的，開始紛紛為下個場景進行準備。這個普通的場口比起他們想像中來得更要多Take。Adrian的表現與試鏡的時候相比落差真的不是一點點的大，確實有點教他們失望。

Adrian跟工作人員道歉，大家向他點了點頭以示聽到之後，他拖著疲憊的身軀走到一旁坐下，頹然地把臉埋在十指之中。

「第一次拍劇係會緊張啲，唔緊要，啲經驗好豐富嘅演員偶爾都會發台瘟，」導演走上前拍了拍Adrian的肩，鼓勵一臉鬱悴的Adrian：「下場無你，襯而家去洗個面啦抖一抖啦。」

「Sorry呀導演。」Adrian立刻坐直了人跟導演道歉。

「唔洗Sorry，快啲warm up，準備一下狀態。」

Adrian跟導演點了點頭，從善如流地走到廁所去洗把臉。Adrian前腳才一離開，Gerald就到達了片場。監製邀請他替電視劇創作主題曲，今天他就是來跟監製聊聊概念和探Adrian的班。當他到達現場的時候，聽到有些工作人員正在埋怨Adrian今天的表現不如理想，甚至有人在說這麼新的歌手能對他演技有什麼期望之餘此類的閑話，教Gerald聽得很不舒服。

「咁早嚟左嘅Gerald？」

「係呀導演，想順便探下Adrian班。」Gerald笑著，儘量以輕描淡寫的語氣打聽Adrian的表現：「佢表現OK咩？」

「哦，你唔洗將班友仔嘅說話擺上心，比拍攝預期慢呻一兩句點樣都會有，阻人收工要燒春袋架嘛，」導演猜得到Gerald在片場裡聽到什麼，擺了擺手：「不過佢係有啲憔悴嘅，我叫咗佢去廁所洗個面，你去望下佢囉，有熟人喺度佢應該會安心啲。」

跟導演道謝過後，Gerald跟著導演的提示跑到廁所那邊看看Adrian的狀況如何。逋一踏進廁所，他就看見Adrian站在鏡前，他打濕了瀏海，雙手扶住了洗水盤的兩側低頭發呆，前方的髮絲在滴水，光看著他的側臉已能感覺到他的憔悴。

「喂Adrian——」

低著頭轉身時被叫住的Adrian嚇了一大跳，往前踉蹌了步，Gerald立刻大步踏前扶住了他。

「搞乜呀你？」

「地下有水啫。」Adrian想要撥開Gerald的手無果，他嘆了口氣：「放手啦。」

「無事？...你同我企定定喺度。」

察覺到有點不妥的Gerald捉住了Adrian的雙臂，他伸頭嗅了嗅Adrian的頸側，後者反應極大地推開佢：「痴線你搞乜呀？」

「你有乜可能無事呀，連香水都唔記得搽。」Gerald有點生氣地看著仍想隱瞞的Adrian。

「唔搽一日兩日有幾奇呀？」Adrian不想在這個位置跟Gerald糾纏。

「唔該你啦我識左你幾耐呀，你唔記得搽香水係會返轉頭搽完先肯出街，嗰幾次大遲到係點嚟架？」

「你唔係喺度同我翻舊帳吓話老細？」Adrian想儘量以輕鬆的語氣笑著面對Gerald，可是後者毫不撼動地緊盯著他，他有點疲倦地閉上眼睛：「喂呀程子釗我真係無事呀...」

「你唔同我講我就去問貴叔。」Gerald伸手入口袋作勢要翻出電話。

「唔好呀！」Adrian猛地捉住了Gerald的手阻止他打電話，看著Gerald不容被挑戰的眼神，Adrian迫於無奈地屈服：「我講。」

於是Adrian只能一五一十地把最近他如何被私生飯騷擾和跟蹤的事告訴Gerald，後者的眼睛越瞪越大。Gerald聽畢，他揉了揉臉來回踱了兩步之後，他幾乎氣到笑出來：「咁大件事你點解可以唔同我講？喂呀鄭生你係諗住幾時先同我講呢，不如真係出咩大事，等我睇C1等啲記者寫千字文同我講？」

「咁我同你講可以有咩用呀，你又做到的咩乜呀？」Adrian已經很累，他沒有心力再去安撫暴怒的Gerald。

「你有事嘅話咁我點算呀！」

Gerald衝口而出的一句同時嚇呆了兩個人，眼看Adrian怔愣了的表情，Gerald早一步回過神來下達決定：「你以後同我每日報行程，我接你收工。」

「洗唔洗呀誇鳩張...」

「咁你聽定唔聽呀。」

Adrian很清楚Gerald是個慣性遷就他人順著他人心意的人，但當他要堅持做一件事的時候是完全沒有人可以撼動他的意志。他這個性格特質使他能夠多年堅持他的音樂夢，亦讓他在一些二人僵持的局面許多時候要尊重Gerald的決定。

「我今日收2500。」Adrian無可奈何地答。

「我唔係要聽一日，你將嚟緊呢星期啲行程畀晒我，我安排時間。」

「程子釗呀...」Adrian還想做垂死掙扎。

「唔好搏大霧呀你，我查都查到架。」

「哇真係老細咁款嗰程總，又多個花朵啦你。」

「係你老細呀而家，快啲呀。」

好惡。

Adrian噏了噏嘴，只得乖巧地把自己的行程給對方全部發過去，看著Gerald專注地把他的行程放進自己的行事曆，Adrian覺得有股混雜著苦澀的暖意蓋過心頭。

你這傢伙，叫我如何對你死心。

接下來的Gerald果然說到做到，在這段時間一直管接管送，甚至到了跟跟片場的工作人員都混熟了的地步。拍攝的場口會有歌迷圍觀是等閒事，但當工作人員們知道Adrian甚至已經到達被固定地跟蹤的地步，都紛紛勸他搬到私隱度更好的地方。

「仔呀，你紅左之後就真係要接受返唔返去以前啲生活架啦。」導演看著Gerald停泊在路邊等待Adrian的車，在收工時跟Adrian閒聊了幾句：「呢啲就係成名嘅代價，再講你見到Gerald咁日日騰出騰入都辛苦啦係咪？」

「都啱嘅。」

Adrian遙遙地看了Gerald的車一眼，他笑著跟導演點點頭道別，之後走上Gerald的車。

「今日拍成點呀？」

「還好啦。」Adrian把背包擱在車後座，癱坐在副駕駛上。

「今日我要兜一兜去接埋Claudia再返你度，你叻就恰陣先。」

「咁我坐後面啦。」Adrian立刻坐了起來。

「你當我司機呀而家？」Gerald白了他一眼。

「你咪癲啦，咁係咪要Claudia上車之後坐後面呀，我坐到熱張櫈晒畀佢坐呀？」Adrian解下了安全帶：「做人條仔就好心醒少少啦你。」

看著Adrian自動自覺地走向後座，Gerald心裡有點不是味兒，可是他也沒有再說什麼話就踩下油門。

一路沈默。

接了Claudia之後，Gerald先在酒吧放下了Adrian，再如常地送Claudia回家。這天的Claudia也十分安靜，並不像平常一樣會跟他分享片場的瑣碎，但Gerald也沒有主動探聽的打算，他明白每個人都需要沉澱的時刻。

「早啲休息，你聽日仲要拍嘢——」

「Gerald呀，我有啲嘢想同你講。」

全程都醞釀著台詞的Claudia終於鼓起勇氣跟Gerald說話，Gerald有點意外對方鮮有的凝重，他轉身面向Claudia跟她點了點頭：「你講。」

「我明Adrian呢排畀人跟真係好大件事，但佢始終係成年人又係男人，其實真係咪有需要咁樣管接管送？」Claudia調整了自己的語氣，希望讓自己聽下去儘量平靜：「我地呢兩個禮拜都無單獨食過一次飯，我想有返多少少我地自己嘅時間，得唔得呀？」

「Claudia，或者你同Adrian唔夠熟，其實佢真係個唔識照顧自己嘅細路嚟，唔係平時喺鏡頭面前個個咁游刃有余嘅Adrian，假架個個Adrian Cheng，真實嘅佢係一個細路仔嚟。」

Gerald七情上面地跟Claudia解釋自己為何管接管送的原因。

Claudia看著向來木納的Gerald竟然露出如此緊張的神情，又想起她兩日前看到的、他倆現場演唱而Gerald彈錯琴的那小節，她的心稍微沈了沈。

車廂裡又一片沈默，Claudia抵著咀低頭思考了會，最後握著拳回答：「咁我幫埋你手接佢啦。」

「吓？」

「既然Adrian對你嚟講係咁重要，咁佢對我都一樣咁重要，我幫手啦。」Claudia決定在中間取個平衡：「你咁日日接送佢都唔係辦法，你都需要休息。」

「Claudia，你真係唔洗咁做。」Gerald抹了抹鼻子，他在腦裡搜尋最合適的說辭：「咁你都係女仔嚟，你去接佢咪要我一次過擔心兩個人？」

「我想為你做啲嘢呀，」Claudia她握住Gerald的手幾近哀求地說：「你畀我為你做啲嘢啦好唔好？」

Claudia肉眼可見的卑微教Gerald不忍心拒絕，他凝視了她好幾秒後點了點頭：「唔好單獨咁幫手，

我地一齊送。」

聞言，Claudia撲上前來把他擁進懷中。
Gerald安撫性地拍了拍她的背，雙目卻渙散地看著前方。

* * *

雖然Adrian覺得Benjamin是一個陰濕狡猾的AKA強姦犯，終日以捉弄他為樂，但他不能否認的是，Benjamin確實是一個極為值得尊重的監製。除了本人對音樂的敏感度之外，他很懂得如何引導歌手去理解歌曲，並發掘最適合他們的演繹方法。在某些位置上，Adrian甚至覺得Benjamin比起寫曲的Gerald更加了解如何嚙嚼理解他們的音樂。

而今天他要錄的是一首單戀的歌。
青葱歲月早已不在，走上康莊路途的我倆卻在壯闊的道路上越走越遠。萬水千山，原來心底裡最渴望的，僅僅是當初與你並肩坐一程車的時光。

當日收到歌詞的一刻，Adrian已經在想作詞人到底是不是在耍他，當然這是表達這歌詞寫得很好的意思，好到讓他拿著歌詞的當刻就已經幾乎入定。

幸好的是這天是錄他的聲軌，Gerald並不用上來錄音室，不然他真的不知道該如何演唱這歌而不露餒。

「叻仔呀，我仲以為你會唱到眼淚鼻涕跌晒落嚟唱唔掂，比我預期好。」當他腦袋昏沉地離開玻璃房的時候，Benjamin脫下了耳機對他揶揄地道。

「你真係唔好刺激我，我唔知而家呢刻嘅自己會做啲乜。」Adrian冷著臉對Benjamin伸出了兩隻手指擺出了挖眼的動作。

「呀你條友，我話晒都係至高無上嘅監製，你知唔知幾多人想排隊刷我鞋都無位刷呀你。」

嗡嗡兩聲，Adrian擱在桌上充電的手機傳來震動聲，Benjamin把他的電話遞給他：「Daddy's calling」

Adrian接過電話，看到螢光幕上來顯示來自Gerald的來電，感到頭痛欲裂。
真的，只有這天他不想見到這個人。
他看著震動的電話想了兩秒，然後按了拒絕接聽來電，轉為給他發個短訊。

「我早左收，Call左車走。」

隨便撒了個謊打發了Gerald，Adrian收拾了行裝推門離開錄音室。錄完歌的他已被榨乾了全身的感情和力氣，他再也擠不出演技來應付Gerald。

他討厭口不對心的自己。

挨著升降機，看著數字逐層逐層往下跳，Adrian只想快點逃離這個地方，用最快的速度衝回家中沖個熱水澡睡覺，鑽進睡鄉告別世界。

可天意總是弄人，Adrian連一踏出大廈，他就看見把車泊在路邊的Gerald。他正拿著手機再給他打電話，而Adrian手上的電話正在此時響起。

Gerald聽到鈴聲扭個頭來，兩個握著電話的人，此刻直接打照面四目相對。

Bloody hell.

Adrian真的好想鑽進洞裡埋掉自己。

「你唔係Call左車走架咩？」Gerald的怒氣正以肉眼可見的速度迅速沸騰：「咁點解你仲會喺度？」

Adrian總算親身體會何謂百辭莫辯。

「解釋畀我聽點解你會喺度啦鄭家望。」

Gerald走前了兩步迫近Adrian，後者只能低著頭往後倒了幾步。

正當二人你眼瞪我眼站在馬路邊啞聲僵持的時候，Benjamin的車出現在他倆的眼前。

Benjamin從車場驅車出來，眼尾餘光看見馬路邊的他倆氣氛不太對勁，於是驅車過來想要了解一下，豈料他半身才探出了車，Adrian已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拉開了他的副駕駛位置跳了上去。

Gerald發著懵，Benjamin撇眼看了兩個小孩的表情之後，就知兩個傢伙又鬧別扭。他迅速地權衡了利弊後，跟Gerald點點頭當打了招呼，然後再次鑽進車廂。

「Benjamin最有型，係我Adrian

Cheng有眼無珠不識泰山，」Adrian在座位上彎著身討饒：「求下你快啲開車走，救命大佬。」

這個現實的小鬼。

Benjamin沒好氣地白了他一眼後發動車子。

Gerald目瞪口呆地看著Benjamin的車子絕塵而去，剛從便利店好不容易才挑了三瓶飲料回來的Claudia完全搞全搞不懂狀況，為何Gerald的表情會變得如此奇怪。

「Adrian呢？」

「走左。」

「吓？」

「...我唔想講嘢，」Gerald閉了閉眼睛，他儘量按捺自己的情緒跟Claudia說：「我送左你返屋企先。」

Claudia看著Gerald鐵青著臉的表情，連開口多問一句的勇氣也沒有，她只得唯唯諾諾地點了點頭，從善如流地走上副駕座上，乖巧地低著頭閉嘴不言。

她只見過這樣的Gerald兩次，而兩次都是因為Adrian而讓他露出這麼可怕的表情。

她側眸觀察著Gerald的臉，鵝黃色的街燈光線一度一度地拂過眼前人的眉目。或許對很多人來說Adrian才是那個標準的美男子，可是她更喜歡Gerald帶著書卷氣息的溫文，只要有他在場就會使人感到安心。

由追求到交往至今，她所看到的Gerald都是溫文有禮，極有紳士風度的大方男人，會很照顧身邊的人，對她亦極為細心溫柔。

然而，這樣的他卻讓她感覺到距離很遙遠。

到步的時候，Claudia並不像平常一樣跟他吻別。她只是用力地抱住他，緊緊地抱住，她希望能記住這份擁抱的感覺和溫暖。Gerald動也不動地跟她安靜地擁抱著，跟她互動晚安後驅車而去。

Claudia站在街角，看著Gerald的車子消失於街的盡頭，自覺一陣無力。明明就在觸手可及的位置，反而讓她感覺越來越遠。

送了Claudia回家後，Gerald漫無目的地在大晚上開著車。路上車流稀少，到底是城市無眠還是城裡的人無眠。

他覺得近日的自己好像繞進了一個奇怪的迷宮，路上扭扭曲曲不見盡頭，以為自己已經找到了出口，原來又是在原地打轉，日復一日，寒盡不知年。

突然前方一輛大貨車駛過，他才忽爾自思海裡抽身，猛地踩停了煞車，整個人因為反作用力往身後猛地一撞，衝力之大教他後背發痛。

他驚魂未定，雙手放在軚盤上，只覺不知何去何從。

經過了三個街口之後，Adrian的目光注意到附近的的士站。

「你呢度擺低我得啦，我去搭的士。」

「吓，點解呀，都上左車囉咪車埋你返去囉。」Benjamin不解地看著他。

「...唔好要我講到咁白啦，」Adrian頹然地道：「借你過橋咁走佬我已經覺得自己好卑鄙架啦，畀返少少骨氣我啦。」

車子停在紅燈之前。

正想拉門離開的Adrian，手指還未碰到車門，就已經聽到「噠」的一聲。

——車門被鎖上了。

「有幾件事呢，我諗我需要同你State very clearly嘅。」Benjamin雙手放在軚盤上，他的目光筆直地看著前方：「第一，我覺得你而家呢個狀態落去截的士，啲司機都怕你畀冥通，呢啲唔叫骨氣叫戇鳩；第二，我架車唔係你話上就上你話落就落，你當我Benjamin Ip 係咩人？第三——」

紅燈轉綠。

他們停在路上的車子惹來後方等待的車輛不滿地鳴笛叫囂，Benjamin卻毫不在乎地扭頭，一下就用手臂把Adrian壓在車門上。

「你真係唔識汲取教訓，」Benjamin的嘴唇擦過Adrian的頭髮，他刻意在Adrian耳邊卻保持著些許距離，故意壓低音調沉聲地說：「仲未明唔可以立亂上大人架車架咩小朋友？」

被鎖在他臂彎內的Adrian大腦就像斷電般刷地變得一片空白。

Benjamin看到Adrian目瞪口呆的滑稽樣子，忍不住低頭抵在他的肩膀上，哈哈大笑出聲。

「笑死我，你睇你個樣驚到，」作弄完Adrian的Benjamin心情十分愉快，他用手指戳了戳他的額頭，再次踩下油門：「坐穩啦。」

被嚇到花了好幾秒才回魂的Adrian發誓，他真的終有一天會親手殺死這個老齡強姦犯！好生氣啊好生氣啊好生氣啊！

然後大概十分鐘之後，Benjamin帶了他來一個他預計不到的地方。

「點解嚟呢度嘅？」Adrian大概中學之後就再沒有入過街機舖，他跟在Benjamin身後，走馬看花地看著以前玩過但現在更新了好幾代的街機。

「本身想帶你去美國冒險樂園就返你個人嘅，不過呢個鐘數門晒舖咪唯有嚟機舖。」

「吓，咩係美國冒險樂園。」Adrian故意裝傻道：「又係你個年代啲嘢呀？」

「扮咩呀你，而家仲有架。」Benjamin戳穿他：「我喺Wiki search過架，今鑊係你無知。」

抽水失敗的Adrian只能恨恨地瞪了他一眼。

更何況他的年代不是美國冒險樂園是歡樂天地。

Benjamin想了想，決定還是別告訴Adrian，送子彈給仇家射殺自己這種白痴行為他才不幹。

他們換了滿滿一袋硬幣，Benjamin帶著Adrian筆直地走到槍擊遊戲前。

「你鍾意玩呢啲？」Adrian有點意外，他以為對方會挑音樂類遊戲。

「鍾意呀，」Benjamin把一個一個硬幣投進機裡：「有咩唔如意咪托鎗爆下人頭，當隻Game入面嗰堆就係激嬲我嘅打靶仔，睇到啲腸呀血呀肉呀飛晒出嚟都唔知幾治癒。」

「變態。」

「個個人都係變態嚟架啦，爭在喺咩位度釋放架啫。」Benjamin把擱在架上的另一支鎗遞給Adrian：「咪陀衰家呀你。」

雖然他倆是第一次打機，但節奏還算合拍。大概這個世界上真的有人受到眷顧吧，跟Benjamin認識了這段日子裡，Adrian看得出來他是個學習能力和理解力都很高的人。他總是帶著半點冷眼旁觀的態度去觀察這個世界，對許多事看穿卻不說穿，獨自享受著運籌帷幄的快感。

由於兩個人遇人殺人遇佛殺佛，橫掃了許多的遊戲，那袋硬幣倒是沒花了多少就由第一關開始踩到尾，實在是玩無可玩，最後他們連投籃都玩了幾次，高分到機舖送了份獎品給他們。

Benjamin拿著那份他覺得毫無美感的獎品看了兩眼，然後塞到了Adrian的手裡。

「吓我唔想要。」

「咁丟左佢囉。」

說畢，Benjamin毫不留戀地想要把那個毛公仔掉到垃圾桶裡，然後被Adrian叫住。

「咁又唔洗丟左佢嘅...」Adrian接過毛公仔：「你唔鍾意呢啲嘢？」

「我係唔鍾意屋企有嘢。」

Adrian突然想起Benjamin那近乎空無一物，光用一個行李箱就可以搬清的家：「雖然咁講有啲無禮貌，但你間屋吉成咁你唔想擺啲令自己開心嘅嘢咩？日日淨係返去瞓覺嘅話同瞓棺材有咩分別？」Benjamin聞言輕笑了出聲，他看著Adrian淡然地說：「小朋友，到底生活畀左咩幻覺你，令你覺得瞓床同瞓棺材其實係有分別？」

Adrian語塞。

他跟Benjamin拉開了半步的距離，看著對方的側臉，突然發現自己對這個陪著自己嘻嘻哈哈打打鬧鬧的人的理解，可能沒有一點半滴。

* * *

跟Benjamin在機舖裡打了兩個小時機之後，他大發慈悲送了自己回家。

雖然經常被他耍著玩，但Adrian亦承認跟他相處的時候，的確是他近日裡最為輕鬆的時光。他倆之間沒有太多的顧忌，他亦不用小心翼翼地掩飾自己的感情。說來荒謬，在他身邊這麼多人之裡，唯有是這個口德值負分的AKA強姦犯才知曉他對Gerald的心意，明白他的壓抑。

回到家裡，Adrian有點意外貴叔的房間還有燈光，平常這個時光他理應已經關燈休息。聽到Adrian回家的動靜，貴叔從房間走了出來，手裡帶著幾份樓盤的資料。Adrian瞪圓了眼，覺得渾身發涼。

「返嚟啦，落去啦，我有嘢同你傾。」

貴叔的語氣跟平常無異，Adrian小心翼翼地跟在他的身後，不斷叫自己不要多想。貴叔打開了酒吧後排的燈，在吧台那邊倒了兩杯溫水，然後擱在最近他們的那張小圓桌上。

「拿，Adrian，舅父呢幾日呢就出左去幫你睇過架啦，」貴叔架起了眼鏡，把幾份租盤的資料放在桌上，逐張逐張跟Adrian解釋：「呢啲我問過都熟嘅Agent，佢地話呢幾個盤啲價錢OK之餘呢，啲私隱度都做得好好嘅——」

「舅父，我係咪畀左麻煩你呀？」Adrian不敢抬頭看向貴叔，雙手絞成一團。

無論他多麼努力也好，Adrian知道他已經瞞不住了，紙始終包不住火，貴叔已經知道他被私生飯跟蹤。在他外出工作的時候，他肯定給貴叔帶來不少麻煩吧，只是貴叔拖到現在才開口。

他一定忍無可忍才要讓自己離開這裡的吧。

Adrian努力地控制自己的聲音不要發抖。

貴叔把Adrian緊張的神情看在眼內，他很了解這孩子在擔心什麼，放柔了眼光對他微微一笑。

「無呀，」貴叔伸手揉了揉他的頭：「你好乖，我地家望好乖，只係舅父唔想你每一日都咁驚咁出出入入，見到你一日憔悴過一日，舅父望住會心痛架。」

Adrian再也無法控制自己的情緒，這段時間的焦慮和壓抑好像突然找到出口，兩行眼淚刷地滑落臉頰，停也停不下來。

「望到你識喊我都放心啲，家望呀，你嚟左呢度住兩年幾啦，舅父第一次見到你喺我面前喊。」貴叔

拍手放在他的頭上，輕輕往下一壓：「你終於唔喺匿喺房攝下攝下，我地明明係一家人嚟架嘛，洗乜驚訝？可以喺面前喊而唔洗驚嘅先係一家人呀嘛。」

「舅父，我好驚你唔要我...我好怕我又無左個屋企...」Adrian哭得停不下來，他一邊哭一邊用手腕拭去臉上的眼淚：「我真係好努力好努力想做好每一件事架啦...同你一齊住又畀麻煩你，Gerald拍拖，我同自己講Claudia係一個好好嘅女仔嚟，Gerald對我咁好我要為佢開心，但我又會因為佢拍拖唔開心，我已經每一日都好努力咁去適應，但做嚟做去都做唔到，點解我咁無用，點解我咁貪心想要多啲...」

「喊啦喊啦，」貴叔拉近了自己的椅子，把Adrian的頭壓在自己的肩膀上，輕輕環抱著他：「萬大事有舅父陪住你。」

貴叔的衣服上總是帶著一股隱若的煙草味。

Adrian剛來寄住的時候曾經覺得這股氣味很不得體，可是現在這陣氣息卻是最能讓他心安。

他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情緒，捉住貴叔的衣擺用力地放聲大哭。

—TBC—

人在野 - 上

人在野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H2wggjazSo>

娛樂圈其中一點跟其他行業最為不同的，就是許多預定了的行程和安排，不時都會因著各種各樣的因素而面對順延和調整。例如今天Adrian預定要來錄音室錄歌，但因為歌詞的用字與歌曲的氛圍不相稱，Benjamin把歌詞退回去要作詞人修改。讓本來這天五小時的錄音時段，有足足三小時都在等待作詞人的修定版本。

這種事情雖不常發生，但發生了也不是什麼怪事，本來音樂監製可謂幾乎擁有整首歌曲製作的指揮權，而Benjamin算是行內翹楚，他提出的意見多半相關合作單位都會接受。在兩人無所事事的數個小時裡，Adrian問了Benjamin許多關於黑膠唱片的問題。大概是受了Gerald的影響，Adrian現在也開始覺得Analog製作的音樂有種特別的音色，好像是能被觸摸的旋律一樣。Benjamin發現自己完全無法滿足小朋友的好奇心之後，他決定乾脆不滿足Adrian的好奇心，讓他自己上Google查別煩他。

「咁有你咁大個人喺度點解我要問Google啫？」

「其中一個分辨聰明人同蠢人嘅方法呢，就係前者有Self learning嘅能力。」Benjamin煞有介事地頓了頓，回頭笑著跟Adrian說：「呢樣嘢我都係Google check返嚟，Just FYI。」

最近Adrian真的好想找有沒有什麼語言特訓班，最好可以一劍封喉一箭穿心一掌拍扁這個老齡強姦犯！

「咁你喺度忙咩啫？」等歌詞等到實在太無聊的Adrian被Benjamin攻擊完之後還是湊上看他的電腦。

「Black Friday睇下有冇嘢買。」Benjamin仍然盯著他的手提電腦沒有回頭。

「又話唔鍾意屋企有嘢又喺度online shopping，得道高人咪又係貪啲shopping festival小便宜。」Adrian好像抓住了攻擊Benjamin的入口立刻發動進攻。

「得道高人唔洗交稅嘅唔洗刷牙嘅，你實係覺得偶像唔洗去廁所架啦。」Benjamin游刃有餘地撥開Adrian這些對他不痛不癢的言辭。

Adrian瞬間黑了臉，Benjamin看著他快速轉換的表情，心裡突然興起個惡作劇的念頭。

「喂，過嚟望望你覺得邊隻色好啲。」Benjamin指著打折的電動牙刷問Adrian。

「嗯...」Adrian想了想Benjamin那間黑白灰為主調的房子，覺得還是有點顏色才像人類居住的地方，所以他指住了淺綠色：「呢支。」

「Thank you。」Benjamin會意地點點頭，順手把黑色的電動牙刷丟進了購物車。

「你都揀好左囉做咩問我呀？」Adrian咬牙。

「你誤會左啦，其實係你幫我揀架。」Benjamin展露友善的笑容：「你對眼鬥雞睇唔到隔離有好嘢架嘛，咁我揀隔離個支實啱啦。」

Adrian知道對方正在揶揄他對Gerald的死心眼，他漲紅了臉反斥：「你估我似得你，成隻烏蠅咁有複眼，可以多角度環迴吸仔。」

Benjamin看了Adrian數秒，然後搖搖頭轉身繼續處理他的購物車。

小朋友真的是小朋友，聽不懂成年人的隱喻。他半帶自嘲地想。

「.....真係平好多架？」覺得自己好像剛才說得有點過份，Adrian放軟了態度問Benjamin。

「你有好多嘢要買咩？」Benjamin托著腮抬眸看他。

「嗯。」

「要搬拿？」Benjamin知道Adrian最近在面對什麼事。

「嗯。」Adrian點點頭：「簽好左租約，下星期就擺鎖匙。」

那晚跟貴叔幾乎徹夜促膝詳談以後，Adrian還是決定搬離酒吧。先不說他被私追跟蹤的問題越趨嚴重，那些人亦確實為貴叔帶來了生活上的不便，而後者是他最不希望看見的事。自離家以後，貴叔是他唯一的家人亦是對他最好的人，他很清楚以貴叔的個性不會認為那些是麻煩反而會擔心他的安危，

但這不代表Adrian就能自欺欺人地無視那些隱患。

他最不願意傷害每個真心疼他的人。

「咁夾單囉，可以慳埋Shipping，」 Benjamin把電腦推給他：「我揀好架啦，淨返啲你直接掙入Shopping cart」

「你睇咁耐原來淨係買得支電動牙刷。」 Adrian看了看購物車有點無言。

「咁需要嘅得呢樣咪淨係買呢樣，你自己一個住之後就知道樣樣都要諗過度過先買。」

也對。

舅父當晚跟他說了最久就是關於日常洗費的事，讓他別再那麼不用腦就花錢。一個人生活，燈油火蠟樣樣都是開支，不像以前交了家用後就什麼都不必考慮，這也是黏著家生活的幸福吧。「咁啲嘢寄嚟錄音室？」 Adrian一臉理所當然。

「你當我呢度順豐呀？」 Benjamin有點沒好氣地說。他發現Adrian到了現在似乎都不太知曉到底眼前的他作為音樂監製在行業內有何地位，對著他越來越沒大沒小，雖然總的來說小朋友就是這點好玩：「畀你個地址我啦。」

「哦。」

「新啲個呀。」

「哦。」

Adrian聽話地寫下了新居的地址交給了Benjamin，Benjamin一邊把他的地址輸入電腦的同時一邊在想，他真的覺得這孩子著實是沒有防範心到一個點，該說他容易信任人還是已經完全信任他呢？要知道得到一個人的地址之後，可以做的事是多的啊小朋友。他有點壞心眼地想。

入好地址之後，Adrian馬上坐回電腦前面繼續看產品。Benjamin瞥了眼正在興致勃勃地挑選家電家具的Adrian，不禁失笑。

* * *

為了搬屋，這段時間Adrian都在收拾房間和整理自己的個人物品。不動手還好，一動手他就被自己的雜物量嚇倒。原來這小小的房間，經過這兩年多三年的時光已擠滿了這麼多的雜七雜八，而當中不少東西都是他一時興起就買，買了回來後往箱底一塞完全沒穿過的衣服也有好幾件，現在看見完全不明白當時的自己想什麼而買的東西也有許多。

他執起了一件T恤，這款式簡直教他雙眼中鎗一樣辣眼睛。

到底他當時是發生什麼事啊。

「執成點呀？」貴叔在門外探頭問。

「我發現有好多嘢都唔洗帶過去，」 Adrian舉起了手上的T恤苦著臉說：「你睇，呢啲點著呀，我個陣個腦諗咩先會買架到底？」

「好事呀，今次搬屋咪直接畀你感受下以後唔好立亂買嘢，」貴叔藉機教訓他：「你的舊衫仲有其他各樣，你覺得捐得出去嘅嘢另外擺落個箱度啦，舅父之後幫你捐出去。」

「哦。」

Adrian按指示把要搬到新屋的物品放進搬屋用的紙皮箱，他不需要而其他人可能有用的東西則放進了另一個膠箱。

他執起了跟Benjamin在街機舖贏回來的毛公仔，本來想順手就丟進膠箱裡，可是丟了進去兩秒之後，他還是伸手把它撈出來。Benjamin平常是對他嘴很毒，但其實Adrian心知道對方其實是個很照顧自己的朋友，他也是明白對方的度量所以才肆無忌憚地抽擊他，哪怕最後每次都被反擊到體無完膚。留下這毛公仔也好。Adrian指著它想。如果受了Benjamin氣的話就回家把它當成強姦犯來鞭打。

他繼續收拾，竟然在床下底裡找到一個結他的Effect。這個Effect是Gerald的東西，本來他們都以為是以前出小型表演時丟在現場被其他樂隊誤以為是自己東西而收走了，那時候Gerald誤以為搞丟了它還不開心了整整一天。Adrian大概能猜得出來這故事的來龍去脈。不外乎他某天早上起床的時候，一腳踢到Gerald留下來沒收拾的地雷，而他因為腳痛怒極把這Effect往側一踢，於是它就一直長眠在他的床底。

他們擠在這房間裡做歌是年多兩年前的事，公道說其實也是不久之前，可他竟有恍如隔世之感。他執起了這個Effect左看右看，再用衣袖擦了擦它的污跡，微勾唇角。才不還給你。

笨、蛋。

然後他珍而重之地把這個Effect放進了自己的搬屋箱裡。

* * *

「都搞得七七八八，等埋今日搬埋張床過嚟就算係初步搞掂架啦。」

「叻仔喎，唔洗我幫都搞得掂，我仲以為你會倒瀉蘿蟹雞手鴨腳。」

「IOS都會不斷update啦，而家鄭家望進化到一個你追唔到嘅Ver架啦。」

「懶醒。」

「唔係懶，係真係醒。」電話邊傳來他得意的笑聲：「你唔好咁多嘍啦，專心啲陪Claudia啦，話哂佢都就嚟飛。」

「嗯。」

「再通知你幾時House warming啦，拜。」

聽著電話那邊傳來關線的信號，站在廁格裡的Gerald低頭看了看手錶，確定電影已經開始了五分鐘之後，才掛上口罩壓了壓自己的鴨舌帽離開洗手間。

他走進戲院，彎著腰壓低他的身高，用儘量不擋著觀眾慢慢走到自己的座位坐下。旁邊的Claudia發現他的到來之後，立刻牽起他的手跟他十指緊扣。她的手心發涼，像要汲取最大的溫暖似的用力地握住他的手。

Claudia接下來要接拍的電視劇需到海外取景，橫跨了十二月至一月，意味著他們只能分隔著迎接他們以情侶身份渡過的第一個聖誕節。Claudia為此很抱歉亦失望，而Gerald為了滿足她，在她離開之前也儘量擠出時間陪她，這次亦是他們首次一起到外面看電影。

Claudia其實是挺容易滿足的人。Gerald約她去看電影，光是這個邀請已經教她開心許久。每次看著她因他而歡喜的神情，卻越來越教Gerald沉重，這份沉重已經逐漸擠滿他整個人，教他難以消化，他甚至萌生過分手的念頭。可他始終無法狠心地傷害如此善良無辜的一個女孩子。

他側眸看著Claudia盯著銀幕的表情。

大螢幕的光線落在她的臉上，被愛情故事感動的她，雙眼散發著憧憬的光。

因此每當他興起分手的念頭時，Gerald都會閉上眼睛壓下這個想法。他告訴自己，再努力點吧、再努力點，多點去思考Claudia的優點，學習去欣賞她，多陪伴她多一點，然後就能逐漸逐漸地跟她同步，可以用相對應的感情來回應她。

然而有些即時反應是騙不得人。

當Claudia告訴他，她因為拍劇必須離港兩個月的時候，Gerald當下的第一反應並不是不捨，而是鬆一口氣。

Gerald挨著椅背直直地看著銀幕裡的故事，只覺沒有任何一幀畫面能夠殘留在他的腦海裡。

看完戲之後，他們到了戲院附近的酒店餐廳裡用膳。這裡相對私隱較好，他們亦能夠自在地交談，Claudia感謝Gerald貼心的安排，並說自己從來沒有遇過比起他更體貼的男人。可是這些事情對Gerald來說其實如空氣般，他已經習慣了照顧身邊人，時時刻刻關注他人的感受，要是那個被照顧的人消失了的話，他反而才會進退失據。

Gerald順著Claudia的心意陪了她整整一天再送她回家。當他一如既往想要在Claudia家附近的街口停車時，Claudia阻止了他。

「...不如直接到我樓下？」Claudia幾乎鼓起這輩子最大的勇氣邀請他：「反正而家仲算早，上嚟飲杯嘢囉？」

Gerald覺得自己好似噎住了，許多幾乎要衝口而出的說話被他強行壓在喉頭。

同為成年人，他當然明白「飲杯嘢」背後意味著什麼，而這個邀請作為男女朋友根本再為正常不過，數來他們已經交往了三個月有多，所謂親密接觸也僅僅是牽牽手碰碰嘴巴，簡直純情到笑死人，分分鐘中學生都比他有用，看別人三個多月的交往時間早已跑到本壘。

當他看見Claudia眼裡期待的目光正隨著他的沉默逐漸地黯淡下來時，如有神助般，他的電話響了。

「Sorry，你等我一等。」

Gerald趕緊接起電話。

監製對他之前寫好的電視劇主題曲有些意見，想打電話跟他稍作討論。他對著Claudia指了指電話，然後趕緊下車接聽。

「Chorus嗰度我想adjust少少嘢，但唔趕嘅——」

「趕嘅，我趕畀你，今晚即刻趕畀你。」Gerald就像溺水的人抓住最後一根救命稻草般迫切。

「吓，」監製在電話旁一呆：「咁你有時間我都無所謂嘅。」

Gerald戴上了耳機邊聽電話邊把對方的重點打進記事簿裡，聊了大概十分鐘之後才回到車廂，而Claudia的表情已經回復了一貫的平靜。「Sorry呀，有啲urgent嘢要做。」

「唔緊要呀，做嘢緊要。」Claudia體諒地搖了搖頭說，她執起放在車底的手袋：「咁不如我呢度落車，你快啲返去做嘢啦。」

「咁你返到屋企message我。」

「嗯，」Claudia傾前親了他的臉頰一下：「Nite」

Claudia迅速地推門離去，一下車就立刻用手指擦了擦眼角因尷尬和委屈而迫出來的眼淚。

要是慢了那麼一秒的話，她就會在Gerald面前哭出來，但她不想用眼淚勒索他。

她不蠢，從Gerald僵硬了的神情，她就知道他根本不情願卻因為溫柔而捨不得傷害她。由追求起到交往這數個月，她花了這麼多的努力和心機，到頭來都是一拳打到綿花上，無論如何努力也好，她跟Gerald心的距離接近了都不知有沒有一厘米。

這通電話同時替兩個人解了圍，何止救了Gerald，還救了她自己。

Gerald看著Claudia漸行漸遠的背影，只覺胸口一度悶氣不知向何宣洩，他恨極了自己的窩囊。到頭來他還是傷害了她，而他自己又一點都不快樂。

這故事根本不見得有誰快樂。

這荒謬的關係到底何時才能走到盡頭，不然有誰能告訴他快速愛上一個人的方法。他好累。

人在野 - 下

對當紅歌手來說，年末是他們工作的高峰期，Gerald和Adrian也沒有例外，他們跑了一個又一個的商場表演之餘，還被某些大公司邀請成為演唱嘉賓，在平安夜亦出席了商場的倒數活動，是當晚其中一個壓軸表演單位。

因著數個月來的連環工作疲勞轟炸，他倆其實早已身心俱疲，Gerald相對少幕前工作還好，接拍了電視劇和跑了這麼多場表演的Adrian，他的聲帶已經出現過勞甚至有輕微出血的狀態，最終必須吃藥打針，而且醫生亦囑咐Adrian必須休息。為了Adrian的健康著想，Gerald寧願推掉某些工作邀約，決定這年的工作排到平安夜那天就休息數天，拖了許久的Housewarming連聖誕派對亦同日舉行。

「嗯，咁你喺個邊都小心啲，Merry Christmas」

在露台跟Claudia聊完電話的Gerald拉門入內，他走到廚房盯著在忙出忙入的Adrian，後者看到他進來之後，把掛在牆邊的隔熱手套丟了給他。

「幫手拎舊rib出嚟。」Adrian說著指了指烤箱。

交帶完工作之後，Adrian又專心地開始處理他的南瓜湯，用湯匙盛了一點來試味，味道比他想像中有點淡，他皺了皺眉再加了點鹽調整。Gerald穿起了手套把烤箱內的烤肋骨排取出來之後，Adrian把墊桌的木板遞給他。

下午五時多，他們二人在廚房裡為了今天的晚餐忙出忙入。Eric和阿東正在超市裡買各種飲品和零食，而Gerald就比他們兩個早一步來到Adrian的家，看看Adrian有沒有什麼要幫忙的地方。

Gerald初初很意外Adrian竟然習得一手好廚藝，後者只是輕描淡寫地告訴他因為小時候經常陪著母親，所以自自然然地就學會了。在他倆認識了幾近三年的時光，Adrian比起初識的時候已經少了許多稜角和尖刺，相對而言是有更多的孩子氣和貼心的時候，雖然還是長著一張不饒人的咀。

「喂程總過嚟試一試，我硬係覺得好似爭少少。」

「嗯...」接過Adrian遞給他的湯匙，Gerald抿了一口然後想了想：「好似奶味重左少少？」

「哎仆街，實係頭先落Cream落重手左。」Adrian按著臉擠出了個吶喊的表情嚷道：「呀——我唔應該咁懶唔磅一磅就車落個湯度。」

「但都好飲呀。」Gerald是真心覺得這味道真的挺不錯。

「爭少少就係爭少少架啦，哎算啦你唔into煮嘢食講你都唔明。」說著Adrian翻了翻白眼，他對Gerald仰了仰下巴：「將櫃度啲碗拎定落嚟先，佢地兩個都應該差唔多到。」

Gerald看著如此理所當然地朝他指手劃腳發號司令的Adrian笑了出聲。

「做咩呀你，無啦啦喺度笑笑笑乜春。」Adrian撇了眼他。

「無...只係，」Gerald搔了搔頭，他也不太懂形容此刻的感受：「我好似好耐未試過同你咁簡簡單單過一日，感覺有啲得意。」

Adrian稍稍一怔，隨即作狀替Gerald把脈嚇唬他：「程公你大鑊了，懷緬過去係老人痴呆嘅先兆。」

「你激少我一日得唔得架啫。」Gerald翻著白眼抽手，這小子真的有秒毀氣氛的能力。

「睇下雪櫃啲啤酒夠凍未啦，未夠凍放一放入冰格，等間Eric上到嚟話唔夠啤酒凍又嘈一餐。」Adrian笑著把碗碟和餐貝都拿到客廳去。

就像Adrian預計之中，在不到十分鐘之後阿東和Eric就準時地來到。如果單是Eric一個人前來的話很有可能遲到，但阿東是個很守時又囉唆的人，有他跟Eric一起來就肯定會準時。

Eric捧著碟上那件烤肋骨左右研究：「望望下我有啲唔捨得食。」

「點解？」正在吃的阿東揚了揚眉問。

「Adrian

Cheng親手煮嘅嘢食喎，拎上Carosell放嘅話應該天價。」Eric搓了搓手道：「唔知炒唔炒到上千銀呢。」

「你唔食唔好食。」Adrian一隻叉子伸到Eric的盤子上作勢要搶，Eric立刻用手把烤肋骨塞進口裡。

Gerald看著他們幾個的打鬧，也被這輕鬆的氣氛感染跟著笑了出聲。

飯後就一起打機是他們四人每次聚首的固定節目，從一開始換了不同遊戲都不斷被Eric贏過的Adrian被激起了好勝之心，發出了跟Eric隻揪的戰書，就在戰況最激烈的時候，Adrian的家門鈴響起。

「邊個呀阻頭阻勢，」Adrian把手制塞進了Gerald的手裡：「唔準死呀程子釗，唔好畀佢贏。」

Adrian本先以為是他們的聲量太吵惹來隔壁屋的投訴，本來已經換上了甜美乖巧笑容的他，看到門後的人瞪圓了眼。

「Yo」門後的Benjamin在額邊揮了揮兩指打招呼。

「Benjamin？」Adrian拉開了鐵閘：「點解你會喺度架。」

Benjamin從門側看了看房子裡的人，只見數個人湊在電視前正在打遊戲打得不亦樂乎，而握著手制的Gerald正不太專心地不時向門外探頭，而最為搶眼的是，Gerald現在抱在懷內當抱枕用的那個毛公仔，是他跟Adrian在街機舖裡贏回來的那個毛公仔。

呵。有趣。真猜不到這小鬼會把它搬來新屋。

雖然Benjamin知道以Adrian的個性來說應該是覺得這是和朋友一起贏來的禮物丟了不太好，但他看見也忍不住心情微微愉快了兩個高度。

「我今日喺附近有個Christmas party咪順便上嚟同你say個hi，」Benjamin把手裡的那支甜酒遞前：「反正你搬屋都無送入伙禮物。」

「多謝，」Adrian有點呆地雙手接過：「你點解知我地址嘅。」

「你Black

Friday買嘢嗰陣咪入過Address落我部電腦度囉，」Benjamin沒好氣地道：「幾耐之前嘅事呀，有冇咁快唔記得呀。」

「Stalker」

「今日普天同慶嘅日子我就唔同你個細路計較。」Benjamin雙手插袋高高在上地撇了他一眼。

「哇，有冇咁好死呀，」Adrian打量了對方主打黑色的打扮忍不住嘲笑道：「你今日cosplay father呀，係咪預備出發搞細路呀。」

真是得寸進尺的臭小鬼，三分顏色上大紅，是時候該讓你接受教訓。

Benjamin瞥了眼門後探頭探腦的Gerald，確認對方能看到他的方向後，他抵著半邊鐵閘俯身湊前。

「今日聖誕，我送個魔法畀你。」Benjamin在Adrian的耳邊說。

然後他站直起來，單手撩起了Adrian的頭髮，在他的額頭上印了一吻。

「Merry Christmas」惡作劇成功的Benjamin笑著用手指戳了戳他的眉心：「See you next year」

啪的一聲，目擊此幕的Gerald的手制掉在地上，旁邊的Eric爆出了勝利的歡呼聲。

Adrian站在門前眨了幾眼才回過神來，他捂住額頭大喊：「乜料呀——」

Benjamin在升降機前聽到Adrian的慘叫聲忍不住笑了出聲。

本來只是想在聖誕節這天見他一面，明知道他不喝酒還是給他挑了瓶易進口的甜酒做禮物，入伙禮物都不過是個見面的藉口。

想不到最後竟然能夠一次過調戲兩個小朋友，還挺開心的。

原來夫目前犯這麼刺激。

他心情愉快地拋了拋手上的車匙。

來到停車場，Benjamin收到了朋友催促的來電。

「仲未到嘅你？」

「我唔嚟啦，返錄音室做嘢。」他邊聊著電話邊把車匙塞進了車。

「唔係呱老友，Christmas啲今日，呢邊有個靚仔好崇拜你架啲，真係唔過嚟？」

「唔啦，」Benjamin回道：「I have enough fun today.」

把電話放上車座，Benjamin看著後照鏡，慢慢把車子倒出停車場，然後往錄音室的方向驅車而去。他打開了電台，DJ正在放一首很多年前的情歌，Swing的1984。Intro的那些屬於黑膠的Analog輕微炒豆聲，讓他想起Adrian趴在唱機前那小小一團的身影。

他好像有許多年的聖誕不像今年如此開心過。

回到錄音室之後，他如常地把車匙和電話擱在工作桌上，然後翻找打火機想要到外面抽一根煙，結果又被他翻出了那管藥膏。

Benjamin把那管藥膏握在手裡想了想，最後把它收進了口袋之中。

* * *

稍微從Benjamin的惡作劇裡平伏了情緒的Adrian拿著甜酒走回家中，他看著酒瓶想了想，決定把它放到廚房去。Gerald把手制塞給了阿東，鐵青著臉跟著Adrian的腳進走進廚房。Eric和阿東感覺到氣氛有點不對，他們你眼瞪我眼，聳了聳肩。

看見Adrian把酒收進了櫃內，Gerald不禁氣從中來：「你做咩收佢支酒？」

「有靚酒做咩唔收？」Adrian覺得Gerald簡直莫明奇妙。

「喂你唔好癲啦，你知我講乜架。」Gerald握住Adrian的雙肩把他轉過身來，迫他正視自己：「全行都知佢玩仔玩到喪架啦，你揀都唔係揀中個頭落呢啲人度下話？」

「咩叫呢啲人呀，即係你覺得我同任何男人企埋一齊就等於我地有路？」Adrian覺得Gerald荒謬至極，他忍不住戳了戳Gerald的胸口，他拔高了聲線罵道：「咁你同任何女人企埋一齊係咪代表你地下秒就交配呀？」

Benjamin是在這段時期陪著他渡過了許多不愉快時光的朋友，哪怕是Gerald都好，這樣詆譏他倆的友誼還是會惹他不快。

「你唔好轉移重點，你知我同你講緊咩。」

「你慳啲啦。」

動了怒的Adrian忍不住跟Gerald大聲叫罵，刺激到聲帶隨即咳了起來。他不想跟Gerald在這個話題上死纏。

看到正在咳嗽的Adrian，Gerald雖然仍在生氣，但還是給對方倒了杯室溫水擱在他的身邊。

「喂，唔夠嘢飲呀，Gerald你幫我地手落街買呀。」

Eric全然無視他倆的緊張氣氛，穿進他倆中間硬把Gerald推了出去，Gerald也沒有拒絕的理由，只得半推半就地被Eric和阿東迫著到超市買東西。

Gerald推著購物車，好像靈魂被抽乾似的，他放空地看著Eric和阿東把不同的零食飲料丟進了購物車。明明他們在自己眼前交投接耳，可是Gerald卻好像完全聽不到他們在聊些什麼，他倆讓他提購物袋，他就聽從吩咐地提著購物袋，然後跟在他倆的身後，慢慢地爬上走往Adrian家的那條長命斜。

「Adrian呢，係極度受軟唔受硬嘅。」

「吓？」

正在放空的Gerald聽到Adrian的名字之後終於回過神來。

「我話佢受軟唔受硬呀，」Eric沒好氣地說：「其實佢好易氹同埋好易呃架咋，超易handle，但同佢硬碰硬就一定無用，我地識左佢咁耐你信我地講啦。」

Gerald也知道是個受軟不受硬的人，只是最近他實在控制不了自己的脾氣。

「其實你地點同Adrian開始熟？」

這個問題都藏在Gerald心裡好久。

在他眼中看來，Eric、阿東都是好人，但他倆和Adrian予人的感覺差太遠了，而朋友能聚頭多數是物以類聚，他們三個這麼不相似的人能夠自小學一起玩到大，還是挺教他意外的。

「哦，我地細個一齊踢波踢校隊。」

「Adrian踢波？」Gerald有點意外，在他眼內Adrian是個手腳不太俐落的人，雖然對方也沒有在他面前表現笨拙的模樣就是。

「係呀，細個佢踢側鋒跑得好快架，Cut波又準。」阿東回道：「不過三年班嗰陣佢傷過十字韌帶，屋企人唔畀佢再踢先無再踢校隊。」

「嗰個理由真係而家我諗返都會笑，真心痴撚線。」Eric忍不住笑了出聲：「佢阿媽呢佢黃昏波地會有老虎，佢又真係信，跟住就唔跟我地一齊操波。」

「唔係嘅。」Gerald也跟著笑了出來。

「有時都唔知佢係聰明定蠢鳩，讀書都叫叻呀聰明仔，但偏偏成日信啲無人信嘅嘢，你話邊有人會信有聖誕老人信到中一嗰年架，真係唔忍心佢再柒落去先話佢知無架，嗰陣佢個樣失望到呢。」

「咁佢係信佢阿媽講嘢，」阿東替Adrian講好說話：「你知佢架啦。」

提到Adrian的家人，三人都同時陷入沉默。

「咁你地係幾時知佢係...」

「哦，」Eric意會到Gerald在說什麼，他轉頭問阿東：「係咪十九歲嗰年？」

「嗯，」阿東點點頭：「同Adrian打生日邊爐嗰陣話畀我地知。」

「佢嗰陣係點？」

阿東和Eric互看了一眼。

阿東還記得Adrian坐他倆的對面，而阿東和Eric坐在包廂的另一面，而他們中間隔著一個沸騰中的豬骨煲。哪怕Adrian被往上湧的蒸氣擋了大半個人，阿東還記得他們這個平常伶牙俐齒、偶爾帶點少爺氣的朋友，向他們出櫃時，低得幾乎想把自己蜷縮成小小一團的怯懦。

「佢咪驚囉。」Eric有點誇張地說：「痴撚線，大佬佢嗰種凝重嚇到我以為佢生cancer呀。」

「咁你地畀咩反應佢？」

「——『你食唔食豆腐呀，你食我剔埋』，嗰陣我咁答佢。」阿東有點感慨地道：「講堅你話無劣一下打個突就呃鳩你嘅，由細到大頂多覺得佢姿整過其他男仔啲，一齊玩嘅嘢咪又係嗰啲嘢，打波踢波打機佢都樣樣喺，邊會諗到佢係基架，但我地同佢一齊大架，如果咁都畀佢嚇到縮唔理佢，佢條路點行呀。」

「頂我後來問佢有冇鍾意過我，點知條仆街仔答我，我係基嘅唔代表我係盲架米九。」

聽著阿東和Eric說著說著Adrian小時候各種各樣的事，有種很特別的感覺在Gerald的心底緩緩升起。明明他沒有參與過他的前半生，可是他彷彿能夠看到小小的那個鄭家望跟其他兩個人在球場跑來跑去的模樣。

他走在中途停住了腳步，Eric和阿東回頭看著他。

「呢啲嘢你地拎返去先，我漏左啲嘢要買。」

「喂屌好撚重。」

Gerald把手裡的購物袋全都塞進了阿東和Eric的手裡，然後拔腿就往回頭跑。阿東和Eric面露不解地對望了眼，最後決定不管那麼多繼續走向Adrian的家。

Gerald跑進了超市，他記得剛才放空地走馬看花時印象中有看過這東西，他在貨架之中跑來跑去，來回張望。

有了！

他在貨架上找到了塞滿糖果的聖誕襪，然後二話不說就把它拿到收銀櫃處付錢。

Gerald把那隻聖誕襪抱在懷中，以最快的速度沿路跑回去，心裡只有一個念頭，就是趕快地把之前老早就預備好給這孩子的禮物塞進裡面。

——要把最多、最多的幸福送給他。

回到Adrian家的時候，Eric和阿東繼續在打機，而Adrian已經倒在客廳上睡著了。大概是剛才與Gerald吵了架之後惹他心情不爽，所以在他們離開之後，他就把Benjamin送他那支甜酒翻出來喝，平常半罐啤酒就醉的人越級挑戰度數更高的甜酒，結果可想而知。他憑意志死撐到Eric和阿東回來，給他們開了門之後，連沙發都來不及爬上去，直接倒在客廳地板睡著。

Gerald瞥了眼放在茶几上的那支甜酒，最後認輸似的把這酒收好放進雪櫃，再從睡房裡抱出了枕頭和被子，墊在他的頭上之後又給他蓋了被子。他坐在熟睡的Adrian身邊繼續跟阿東和Eric打遊戲，直到大家都斷電，Eric和阿東也像Adrian一樣直接倒地大睡。

坐在Adrian身邊的Gerald卻一點睡意也沒有，他攝手攝腳地爬了起來，然後把剛才買的聖誕襪的糖果倒清光，再把預備好的聖誕禮物塞進了襪子裡。他揭開了Adrian的被子，把那隻聖誕襪輕輕地放在他的手裡。

被觸動到的Adrian似乎正做著不太好的夢，皺了皺眉頭咕噥了幾句無人聽得懂的夢話，微微扭動了身子，然後開始磨起牙來。Gerald幾乎沒有經過思考，他伸出手指按在對方的嘴唇上，而這個動作也安撫了Adrian，他的呼吸很快就緩了過來，繼續熟睡。

...他在幹什麼啊。

Gerald受驚一縮，他猛地收回了手指，目光落在茶几上Eric才剛剛開瓶的威士忌。他完全顧不上辛口，像喝藥般骨碌骨碌地灌了自己兩大杯酒之後，用手臂枕著自己的頭亦在Adrian身邊倒下來，不願多想地迫自己入睡。

隔天早上，率先睡醒的是阿東和Eric，然後是Gerald，喝得最少的Adrian卻仍然睡死，大概不止是昨夜的酒精影響，這段時間積壓的勞累讓他醒不過來。

「咁我同阿東落茶記買早餐囉，你食咩？」看到Adrian睡得這麼熟，他們唯有取消原本的飲早茶計劃，退而求其次到茶餐廳買早餐。

「幫我買個沙嗲牛常餐啦，Adrian又燒通，嘢飲熱檸水就得。」

「OK」

Eric和阿東穿起了外套，帶上了銀包和電話就推門出去。在他們走了不到五分鐘，Adrian就醒了過來。

精神還在渙散狀態的Adrian，看到手裡的那隻聖誕襪迷迷糊糊地叫了聲：「...媽咪？」

「我幾時生左你咁大個仔。」Gerald看到對方半夢半醒的傻相，忍不住開口取笑他：「份禮物我送畀你架。」

Adrian的眼神逐漸聚焦，他撐起自己坐了起來，看著Gerald又看看手裡那隻聖誕襪，呆呆地拉了拉Gerald的衣袖：「...程子釗。」

「咩？」

「我突然好想玩一樣嘢，但我好多年無玩過。」

同一時間，阿東和Eric正沈默地站在茶餐廳櫃枱等待外賣。這對認識了快要二十年的好兄弟面面相覷，最終由阿東打開了話題。

「你知唔知我諗緊咩？」

「我估你諗緊我諗緊嘅嘢？」

他們看向對方，不到三秒猛地拍打對方的手臂宣洩激動的情緒。

「屌你都覺呀呢！佢地2條友勁撚有嘢囉好無！」

不知道自己正被阿東和Eric激烈地討論著的他倆，此時正趴在Adrian家小小的露台上，手裡各握著一杯肥皂水。

「用飲管得唔得架。」Gerald滿臉質疑地說。

「得架。」Adrian極有信心地道，他下秒鐘就吹出了一個極大的肥皂泡，然後像邀功的孩子般得意洋洋地求稱讚：「拿，你睇下，係咪勁先。」

「係勁啲。」

一個個肥皂泡，在陽光下折射著如同彩虹般斑斕的色彩。

Adrian在笑著跟Gerald打鬧的同時，覺得自己好像穿進了這一個個的肥皂泡。他在裡面隱隱若若地聽到，從前母親帶著他玩的時候，對他說的輕言笑語和那些鼓勵的說話。

Adrian. Cast a spell. Cast a spell.

施了魔法就能吹出又大又圓的肥皂泡。

「程子釗，」他握著肥皂水看向Gerald，突然很想聽眼前人開口說一次這句話：「你跟我讀一次，cast a spell」

「Cast a spell？」Gerald雖然不解還是照做。

「唔得，」Adrian忍住鼻酸，笑著地對他搖了搖頭：「你啲英文發音真係一啲都唔好聽。」

「晨早流流又撩交啞呀你？」

肥皂泡們正一個一個飛往高空，於太陽下起舞。

-TBC-

苦了這麼章終於甜了的GA，還有越寫越壓抑的GC。

寫BA還是最令人快樂。（喂）

另外波地有老虎和中一仍信聖誕老人真的是我身邊人發生的事哈哈，又出賣朋友。

聊 - 上

林二汶 - 聊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LscAZM7vE&t>這根是Benjamin在二十分鐘內抽的第五根煙。這煙有點淡，平常抽的那款煙剛巧樓下便利店沒貨，他唯有退而求其次而買了同一口味的低焦油版本，可怎抽都覺得到喉不到肺，越抽越煩燥。他在門外穿過門玻璃瞧了瞧錄音室內，兩個孩子的爭執聲仍然不見有減輕的樣子，倒有越演越烈的趨勢。這天他約了Gerald和Adrian上來開會，他對其中一首歌的Bridge的編曲跟Gerald持有不同意見，當Adrian說他認為Benjamin的處理方法比較適合此歌時，他倆討論了沒兩句後就開始吵起來。吵吵沒什麼不好的，Benjamin想，他製作音樂這些年來都不曉得跟別人吵了多少場架。本來藝術就是很直觀的感受，其實沒有絕對的客觀分析，許多好的創作都是透過猛烈的衝撞才能擦出火花。若然真的這兩個小鬼純粹為音樂本身而起爭執，Benjamin真的不介意他倆吵起來。「你係咪畀佢迷到唔聽我講嘢呀而家！」

「你又講乜呀程子釗！」Benjamin挨著牆，聽到裡面的紛爭越來越偏離軌道。他不耐煩地把口裡叨住的那根煙直接掐在煙灰缸裡，然後打開了錄音室的門。「Get out from my place」Benjamin雙手插袋靠著錄音室的門，下了逐客令：「Now」Adrian看見Benjamin的表情就知道他倆真的過了火，他像個闖禍的孩子有點手足無措地上前想跟Benjamin道歉。只見後者毫不動搖地筆直站著，連一個眼神都沒有給過錄音室內另外兩個人，頭往錄音室外偏了偏：「呢個session我唔收你地錢，你地兩個即刻同我走。」Adrian從來沒有看過Benjamin如此沒有溫度的神情，他知道現在說什麼都沒用，唯有聽話地收拾了放在錄音室裡自己的行裝，在離開前小聲地對他說了聲「對唔住」後就離開了，而Gerald亦很快收拾自己的東西，離開前跟Benjamin點了點頭當告別就跟著出去。兩個小鬼離開之後，Benjamin關上了錄音室的門。他隔著門都聽到後梯間的門被撞開，可見動靜有多大。Adrian那傢伙現在氣上頭上，肯定不願意跟Gerald待在同一輛升降機內，大概是他倆其中一個跑到樓下去乘不同樓層的升降機。Benjamin在他倆走了之後把他想要修改的那個部份再翻出來聽了一遍，然後用紙筆再次把之前構思好的弦樂部份寫在草稿上。他在創作的時候喜歡寫字輔助思考，哪怕只是在原稿上擦草著些和弦與音符，這個過程會讓他覺得寫出來的旋律更有實感。當他正在電腦的音樂庫裡搜尋適合樂器想做模擬演奏的時候，錄音室的門再一次被打開。他扭頭，發現才消失了不到二十分鐘的Gerald又出現在他的面前。Gerald把車駛出兩個街口之後，越想還是越不對勁，那道悶氣始終讓他怎麼都咽不下去，他果斷地把車調頭。有些事情他今天必須跟Benjamin好好說清楚。「Benjamin，我有啲嘢想同你講。」Benjamin有點意外Gerald的折返，他打量了對方一副想要把他撕開兩邊的表情，活像一個逮到妻子劈腿對象的憤怒男人。「表白就慳返啦，你唔係我個Type」Benjamin懶得轉身，他繼續埋頭在電腦前選擇著適合的音樂。「Benjamin，頭先我地喺度鬧交係唔啱，我想返你同你道歉。」「道歉？」Benjamin嗤笑出聲，這種開場真蒼白：「有咩想講你直接講啦。」聞言，Gerald握著拳鼓起勇氣似的走到Benjamin的身邊，迫他正視自己。「...我好尊重你作為監製嘅身份同能力，」剛才Gerald在車裡想過許多措辭，可是他還是決定單刀直入：「但我唔想你同Adrian行得太埋，佢係細路仔嚟，我唔想佢對住個玩家沉船，我好擔心佢會企唔返起身，你搵過第二個啦。」Adrian對他沉船？

這番話可以打入Benjamin的年度笑話頭十名，他簡直想仰天長笑。到底他活在哪個時空，天可憐見，他才是此刻沉在水底裡撲嚙嚙喝著水的那個人好不好。Benjamin把工作椅轉往Gerald的方向，看著Gerald無法按捺的情緒正在往外無限擴散。他想了想問他：「你本身都預今日做嘢，即係你而家得閒架啦？」「...嗯？」Gerald摸不清到底Benjamin正在打什麼主意，但還是點了點頭：「...嗯。」「咁我地一齊聽吓歌，你坐梳化個邊。」Benjamin無視Gerald的傻眼，他逕自走到唱片架，花了不到一分鐘時間就找到了Gerald和Adrian仍在地下時期做的那張單曲，並把它塞進了唱片機播。聽到音樂，Gerald沒有預料對方會放自己的地下時期的歌，以前那些稚嫩的編曲讓他羞紅了耳根。Benjamin則從容不迫地走到沙發的另一則坐下，跟他一起聽這首單曲。「今次呢隻專輯我第一首重新幫你地錄過嘅就係呢首歌，」Benjamin的手臂支在沙發的扶手上，托著腮問Gerald：「你而家聽返以前啲嘢有咩感覺？」「.....好想死。」如果這是Benjamin就剛才的事的報復的話，Gerald必須說對方真的成功了，他現在羞到想找個地洞鑽進去。Benjamin聞言輕笑出聲。在他眼內Gerald和Adri

an個性的確相差很遠，但有某些小部份的特質卻十分相似，其中最為相似的一點是，其實這兩個人都不太會掩飾自己真實的情緒。Adrian伶牙俐齒偶爾還可以讓他開玩笑帶過，但Gerald多半不會辯解會直接表達。「你知唔知點解嗰陣我喺慶功宴度主動行埋嚟同你地傾計？」Gerald記得那天是他自有記憶以來最快樂的一天，沒有之一。他崇拜許久的音樂監製Benjamin

Ip竟然主動前來打招呼，對他說有留意到他創作的音樂，而且並不是客套說話，對方連他們地下時期的歌全都聽完，並給了他許多有益的建議。當時的他絕對沒有料到，他朝的自己竟然會因為編曲與Benjamin意見相左而大發雷霆。「...唔知。」「有樣嘢我一直無打算講你知，因為之前覺得無必要，但聽到你今日同Adrian嘈成咁我決定同你講。」Benjamin點起了煙：「好老實講，你係有啲才華，但絕對唔係嗰種橫空出世嘅天才，不過我第一次聽你嘅歌嗰陣我聽得出呢個細路好餓仲有好勤力，而且係要勤力到一個點嘅地步，要聽左同時又消化左幾多嘅歌、拆過幾多編曲嚟研究，先可以令自己的歌又keep到流行度之餘，又會每首歌都有啲新嘅元素，慢慢慢慢咁將其他人嘅特色滲入自己嘅歌入面，並將呢啲elements develop成自己嘅signature」

聊 - 下

Benjamin的評價讓Gerald啞聲。
到底是有多勤力？他也不知道。

因為對自己的音樂並沒有足夠的信心，覺得這世上比他有才華的人太多，所以他才會聽那麼多的歌，去鑽研別人感動自己的地方，並試著模仿該種風格創作，但又不是搬字過紙的方式，而是去參考別人營造氛圍的方法，又在當中尋找蛻變的空間。

「老實我自己唔係一個好鍾意聽Pop嘅人，唔係因為我歧視Pop，而係一隻好嘅Pop實在太難寫，要Keep到流行度有幾句

line畀人好易記得之餘，仲要啲聽眾Loop住嚟聽都唔會膩，」 Benjamin回憶起當初聽這張唱片的驚豔說道：「而你做呢隻碟，大部份歌我都會記得之餘，我會願意去Loop。」

「...多謝。」被這樣直白地讚賞，Gerald有點不太好意思地低頭。

「唔洗多謝，我唔係讚緊你。」 Benjamin傾身抖了抖煙灰：「大把Band呀唱作歌手係第一隻碟imp
ress人，second

album無以為繼，有啲樂評人鍾意用一個terms叫『二專詛咒』就係咁解，但以唱作歌手身份debut嘅單位係標榜自己創作力嚟做賣點，如果去到第二隻碟已經搵人收歌嘅話，又會破壞自己嘅market value，情況比起其他歌手係尷尬好多，所以嗰陣你搵我幫你地監晒成隻碟，我應承嘅原因都係覺得難得有兩個後生咁勤力咁有心去做音樂，都唔想望住你地太快嘅市場消失。」

Benjamin願意替他倆監製一到兩首歌並不出奇，但Gerald為了專輯的完整度，所以一來就希望對方做自己的全碟監製。Gerald覺得專輯不應該是十首歌湊在一起就成為一張唱片，唱片應該有同樣的命題或氛圍，不然做單曲就足夠。

他提出邀請時當然明白Benjamin拒絕他根本不足為奇，首先他的要求太麻煩，再者以Benjamin的身份而言，他絕對可以替更多有名的歌手和組合做歌，傳播度會更去到遠。但Benjamin還是一口答應下來。

Gerald記得他當天收到答覆的時候開心得跑出了band房，在工廈的走廊上來回跑了好幾遍才能冷靜。

「...對唔住。」 Gerald一臉愧色。Benjamin瞥了眼Gerald，這下才是他真正的道歉。
他微微一笑。

「Gerald，其實做藝術相關嘅行業係好矛盾，呢行個個人Humble極骨子裡都有傲氣，因為你唔覺得自己有才華有料嘅話根本唔會搞創作，唔會想畀自己啲嘢人地睇，問題係你嗰份傲氣會唔會阻住你向前行呢？才華係一杯水，倒完就無，呢啲同個人歷練有直接關係，好多歌手可能要經歷大事或者去到老年先會到達另一個顛峰，但你唔係天才唔緊要，你勝在好勤力，而呢行要一直做落去，其實都係靠勤力。」 Benjamin把煙掐熄：「我地每年都要聽好多新歌，要知道而家個市要啲咩，但同時又要聽返舊嘢，去睇下有冇啲咩elements係畀人忘記左好耐但又值得拎返出嚟玩，幾年前啲鬼突然鍾意聽日本80年代嘅citypop，個market又多返好多retro嘢，道理都係一樣，但你知唔知最難嗰樣嘢係咩？」

「係咩？」

「係你點樣汲取新元素之餘又保留到自己風格，你點去拎個balance，迫得你地嘅樂迷實係有啲嘢你地畀人到人地畀唔到佢先會做得你die hard

fans，如果你地一直跟風做歌嘅話，呢班人最後係會走。」 Benjamin走到電腦前，播放了他替他倆監製的同一首歌的新版本，然後回到沙發邊坐下。「唱作歌手搵其他監製合作，係相對地容易拎個平衡嘅最簡單嘅方法，而你都知其實監製嘅決定權係好大，我可以決定幫你地搵咩樂手錄嘢、揀邊支咪錄音、教Adrian唱歌、編曲、歌詞甚至連你寫出嚟嘅melody都可以畀意見，我從來都唔否認我嘅錄音室係好霸道嘅一個人，因為我知道自己係為左件事好。」 Gerald聽著Benjamin重新製作的舊作品，眼神黯淡下來。無可置疑這是很出色的製作，他和Benjamin的功力差距真的不只是一到兩個身位

那麼簡單，對方比他走前何止幾倍。他也是認清這件事，明白對方雄厚的實力才找他做製作人，但現在的他竟然在嫉妒對方的才華。

程子釗你真的好垃圾。

Gerald彎下身把臉埋在十指間。

這個對比真的教他無地自容到想死。

「講真你地淨返又唔係多歌，淨低返啲一兩首，如果你真係唔滿意我嘅話，我大可以介紹其他人幫你做，況且以你地而家嘅名氣都大把監製肯幫你地監。」Gerald像突然驚醒似的，他猛地坐直向Benjamin搖頭：「Benjamin，我無呢個意思。」

「我知你無，」Benjamin笑容滿臉，每寸皮膚都在演繹我很善良：「你有嘅話我肯定你會畀人打橫咁抬出呢個門口。」

好恐怖。

Gerald覺得自己好像隱約能看見眼前這個大魔王頭上長的兩隻角，他剛才是吃了什麼豹子膽才敢直接找他開戰。

「今日就咁啦，」Benjamin從沙發站起來，往電腦走去：「歌又聽完我要做嘢嘞，再教書咁就太老屎忽。」

「Sorry...」Benjamin背著Gerald擺了擺手以示自己接收到，而Gerald明知道對方看不見，但他還是對他彎腰躬身再道了次歉。正當Gerald打開門離去之際，Benjamin叫住了他。

「Gerald，」Benjamin仍然背對著他：「今次係我，咁下次如果有其他producer同Adrian好close嘅時候，你係咪又想換監製？」

Gerald覺得好像腦袋受了重擊般，這番話讓他眩暈了一下。

他似是想為自己辯解似的下意識地動了動嘴巴，可是最後只是僵硬地推開了門，慢慢地轉身離去。一個二個蠢到教人心煩。

Benjamin叼住煙受不了地搖了搖頭。

又過了十分鐘左右，才剛進入了工作狀態的Benjamin，聽到錄音室門外傳來很大動靜的跑步聲，他有點不祥預感地回頭時，Adrian已經撞進了錄音室。

Benjamin突然覺得自己應該改行開托兒所。

「Why don't you two just get a room？」Benjamin半發脾氣地罵道。

這兩個小鬼有什麼感情問題自己關門解決就好，可不可以滾遠點不要再打擾他工作。

「你又講咩呀？」

Adrian顯然不理解Benjamin意指什麼，他往Benjamin身邊走去，然後打開了自己的背包，把裡頭的東西全都倒在Benjamin的工作桌上。Benjamin還未來得及開口罵他弄亂自己的桌子時，只見一包包煙從背包裡掉了下來。Benjamin隨便執起一包來看，眼睛微微睜大，這是他平常在抽的那個牌子的煙，而且還是他抽的那個焦油度數，0.8毫克。

「齋say

sorry好無誠意架嘛，頭先你又話樓下買唔到平時食啲隻煙個口淡質質，」Adrian有點不好意思地擦了擦鼻子：「呢度應該夠你食幾日架啦，自己睇住食啦，咁我行先啦——」

幾乎是反射動作，Benjamin一下拉住了Adrian的手。

「做咩？」Adrian被他嚇了一跳問他。

「...其實我未食晏，」看著小朋友像頭受驚嚇的倉鼠，Benjamin閉了閉眼睛強迫自己冷靜下來：「你請我食個Tea啦咁我就唔嬲啦。」

「哦。」

「你去lift口等我啦，我熄埋啲嘢同鎖門。」

「哦。」

Adrian不疑有他地走了出門，Benjamin渾身脫力地往工作椅後一攤。

好險。

差點就伸手抱住他，幸好收得及手。

Benjamin對自己剛才的失控感到難以置信，他驚魂未定地摘下眼鏡揉了揉眉心定神，才收好了車匙

錢包和電話，再把桌的煙成排疊好，又在當中取了包煙。以Adrian的個性，肯定不會一下買光人家便利店裡的煙，他肯定跑了好幾間便利店，每間買幾包煙才攞夠這個份量送給他。他握著Adrian給他買的煙，苦笑著嘆了口氣。

小朋友你真的不可以這麼貼心，太犯規。

* * *

在Benjamin的錄音室裡吵大架後，Adrian跟Gerald陷入長達半個月的冷戰。

邁入了他倆認識的第四年年初，他倆第一次出現了這麼大的矛盾。他們目前雖有不同的工作在身，但每次以歌手身份表演必須同時出現，這就是組合出道必然要承受的命運。高山低谷能夠互相支持固然是好事，但相對地，假如團體裡出現還未能消化的情緒時，仍被迫著要同時出現的話，又是另一種煎熬。他們當然不至於因為彼此的衝突而排斥同場工作，但有些事情旁人不明卻彼此心知。

Gerald對聲線很敏銳，他能從監聽耳機聽得出Adrian的歌聲是多麼的不投入，哪怕他亦清楚Adrian其實已經盡了努力去演唱，但情感投入不了就是投入不了。

Adrian會回覆每一個工作相關的短訊，也會回覆他們共同群組的訊息，但每當Gerald想跟他閒聊的時候，Adrian只會給他已讀不回的藍剔。到底是誰發明那兩個該死的藍剔。

比起封鎖的一刀兩斷，刺眼的藍剔才可恨，對方就是直白地告訴你，我完全無視你的存在。這晚他們又出席了一次現場表演，這次主辦單位有慶功。這些算是必要的社交應酬，所以他們亦沒有推卻邀請，跟製作方的人一起去吃火鍋。在席間，Adrian就像平日一樣發揮他友誼大使的功能，跟不同的工作人員和其他藝人交換電話和互相追縱彼此的社交帳號，而Gerald則跟製作相關的工作人員聊天，看看可否為組合帶來其他工作機會。他們的分工一直很清晰，這天亦照常運作，可是Gerald今天並不想看著Adrian在穿梭在人群之內，看著Adrian笑臉迎人竟讓他覺得很生氣。

對著其他人這樣笑的同時，對著我冷著一張臉什麼話都不說。

這算什麼啊，是示威還是抗議啊？你幾歲啊鄭家望。

散場之前Adrian已經替自己叫好車，餐廳內的人們逐漸離去，而Adrian收到司機的電話後趕緊背起自己的背包，可是他的去路卻被Gerald攔住，後者把他拉到一邊去。

「我車埋你。」

「我叫左車。」

「我話我車埋你呀，」Gerald煩燥地說：「我地一隊架，你想冷戰幾耐呀？」

「幾耐？你仲夠膽問我呢條問題？」Adrian幾乎氣得笑出聲來，他看了看身邊仍未完全散去的人群，顧及場合還是壓低聲線說：「呢排你係咁發脾氣，炸彈咁一點就著，我點坐你架車呀，呢度大庭廣眾你係咪要喺呢度爆我呀，附近有記者唔奇架，你係咪想隊內不和真係變新聞畀人報呀。」Adrian收到司機催促的電話，跟對方道著歉，憤憤地瞪了Gerald一眼後跑出餐廳。

看著Adrian離開的背影，Gerald只覺心裡的鬱悶無處可從。其實他知道Adrian說得對，甚至他亦明白對方的逃避十分合理。

最近連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怎麼一回事。

回到家的Gerald洗漱好後躺在床上，一如既往在睡前打開了電話查查電郵，隨便看看他們隊的社交媒體和DM，最後他打開了他和Adrian的對話框，一條一條訊息地往上掃。

歌迷會的TG

Group有許多他們的Gif檔和Sticker，有許多都是他們的崩壞照，Adrian那小子喜歡Gerald一個特別醜的Sticker，有次跟他打機，Adrian輸了之後就狂用那個Sticker炸他。

Adrian總愛給他發林林總總的影片和Sticker，一直在浪費他的數據，可是他每次還是手癢地會打開來看，看完之後就會跟他說一句，「鄭家望你真係好無聊。」說是無聊，但其實大部份都逗得很開心。

看來他也不能經常說Adrian口是心非，他自己都不相上下。

正當Gerald打算收起電話關燈就寢時，他收到Claudia給他發的短訊。她給他發了航班的詳細資料，因為他早前答應了她會在她到港那天去機場接機，他亦都特意地排空了當天的行程。抹了抹臉，Gerald點開了那個短訊，然後給Claudia回覆。

「收到。」

他把電話擱在床邊插上叉電線後，閉上眼睛，暫時與世界告別。

* * *

Gerald從來沒有驅車到機場接人的經驗，他查了些細節之後就在對方下機之前十五分鐘到達機場，在停車場那邊等。結果恰巧碰上跑道擠塞，飛機又在半空盤旋多十五分鐘後才有機位降落，悶在車裡的他乾脆打開了這陣子在寫的音樂出來聽。Gerald最近覺得連寫歌都力不從心。其實一個人會樂器會些基本樂理，基本上已具備了寫歌的能力，和弦的諧協來來去去都是那些模樣，哪怕寫出來老土，但都總算是一首歌，最大難度是怎樣賦予歌曲特色。他想起那天Benjamin對他說，才華是一杯水，倒完就完。

他那杯本來就沒太多的水，是不是已經見底了。正當Gerald深陷在自己的思海的時候，咯咯兩聲，車窗被敲了敲。他回過神來，發現Claudia原來已經站在車門外。他趕緊打開車門和車尾廂的門，把對方的行李都放到車尾廂後才上車。

「Sorry呀要你等咁耐。」

「唔緊要，你都唔想。」Gerald微微一笑：「辛苦晒。」

Claudia清減了些許，大概是拍攝的強度讓她自自然然地就瘦了下來。

「唔辛苦呀，邊敢講辛苦呀，呢啲機會好多人恨都恨唔嚟。」哪怕是一句簡單的寒暄，聽到對方關心自己，Claudia還是忍不住開心起來：「咦首歌新寫架？」

「嗯。」Gerald後知後覺地發現自己還在放demo，他有點尷尬地承認。

「我覺得幾好聽喎。」Claudia臉上露出的是真心的讚美。

「係咩？」Gerald苦笑著。可是他覺得不好聽，這歌根本不是那回事。

要是把這Demo給Benjamin發過去的話，Benjamin肯定會立刻把這旋律打回頭要他重寫。Gerald不欲多言，無謂要Claudia一下機就承受他莫明奇妙的情緒，所以他只是微微笑，沉默地踩下油門扭動軚盤。

Claudia從Gerald的表情看得出他並不是很滿意這首新作，但她不是專業人士亦無法給予他什麼具體的意見，所以只能順著氣氛安靜下來。

她還以為離開了的日子，距離或會產生思念，讓他倆再見的時候會稍微親近點。

Gerald仍然是那麼溫柔，可他的溫柔有禮完完全全在暴露著他對她的疏離。可見她是如此地一廂情願。

她單方面生出的思念，始終無法築成走到他身邊的橋。

Gerald的駕駛風格一直很四平八穩，車窗外的雨聲像催眠曲，讓滿身疲倦的Claudia在上車沒多久後就在車上睡著了。聽著身邊傳來的呼吸聲，Gerald覺得稍微心安，他很害怕現在自己的狀態又會拖累身邊的人，使無辜的人們莫明奇妙地捲入他的情緒漩渦。凌晨時份車流稀少，比起預定的時間早了大概十分鐘左右，Gerald已經把Claudia送到家附近。他輕輕地拍醒在副駕位上睡熟了的她。

「到左啦。」

「係咩，咁快嘅...」

Claudia從睡夢裡轉醒過來。半夢半醒的她揉了揉眼睛，微微歪頭看著夜燈下Gerald那張溫文好看、充滿書卷氣息的臉，她忽然好想剝開這個人平靜的外殼。

大概是仍然尚未睡醒，混沌的大腦無法控制她的行為，被本我支配的Claudia朝Gerald伸手，她想要脫下他的眼鏡，窺探到底在這禮貌的衣衫包裹底下，真正的Gerald到底有哪種表情。

當Claudia的手指觸碰到Gerald的眼鏡框那刻，Gerald的瞳孔放大，他倒抽了口氣，整個人本能地往後縮。

有太多的碎片般的畫面，在他腦海裡像高速放映的走馬燈般一閃而逝。

——我戴左Con然後戴返鏡框咁無聊？

——同你解釋都無用架啦，Fashion啲嘢你識條鐵咩。

那個前一秒還在嫌棄他裝扮的臭小子，竟在下一刻為他的外貌失神而害羞。

——鄭家望，其實你唱我啲歌嗰陣開唔開心？

——發燒呀你？

那個永遠嘴裡不饒人，把所有情緒都藏在心裡的倔強小鬼。

——你估我真係無做過危機管理一嚟就咁勇咩，點知都係捉蟲。

——程子釗，我地不如算啦。我想散Band。

那個繁華都市裡卻沒有人為他留燈的單薄身影，明明落寞卻還要笑著傻瓜。

——咁送隻戒指畀我個人都唔要我囉，我留住佢都無意思架啦，是但啦。但而家陪我行落去個個人係你喎，Make sense呀。

那個明明掏心掏肺地去待人好，卻偏偏用最欠扁和輕描淡寫的態度和一筆帶過的孩子。

——你唔同我講我就去問貴叔。

——唔好呀！我講。

那個以為自己有能力承受所有重擔，卻又害怕他會向家長告狀的幼童。

那個他。

那個他。

那個逐點逐滴地活在程子釗生命裡的鄭家望。

花了那麼多時間，彎彎曲曲，高高低低，原地打轉，他繞啊繞啊，繞了這麼久。

在這個瞬間，他終於走到了迷宮的盡頭。他那孩子氣又偶爾有點欠扁的笑容，讓他靈魂為之震動的歌聲，還有像小學生般叫他全名的習慣。

——喂，程子釗。

他無法撫平的燥動，沒有因由的忌妒，原來全因他的思緒每時每刻都被這個人牽繫著。

只是這個人早已活在他的血液裡，像空氣般無法切割的理所當然，所以才讓他一直察覺不了。

——原來答案一直近在咫尺。

Gerald用力地捉住了Claudia的雙手，阻止她觸碰自己。

「Claudia，我有啲嘢想同你講。」Gerald沉下聲來認真地道。

「我諗我地之後先再講，我好叻，我想快啲返去休息。」

Gerald瞬間改變了整個氣場，Claudia察覺到Gerald想對她說些什麼，面對此刻的危機，Claudia直覺地選擇了逃避。她脫下安全帶，執起了自己的手袋衝了下車，並獨自搬出了車尾廂的行李箱，全然顧不上這越趨滂沱的雨勢，哪怕是狼狽地被雨淋到渾身濕透，她只想以最快的速度逃離Gerald的身邊。

獨坐在車上的Gerald連去看她背影的心思都沒有，被一鎚打醒的他坐在自己的駕駛席上發呆。

他愛上了一個男人。

他愛上了鄭家望。

車窗上的雨刷規律地左右撥動著。

—TBC—

拗攣直仔有咩好玩呀，頂寫左我六萬六字，程總先終於覺醒，好叻呀。補充一句，其實難得自己很喜歡眼鏡這裡的劇情設計。

家望最初的心動，和子釗最後的醒覺，都是因為一副眼鏡。以上。

10 - 尼古丁 (上)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pPwx9rKeEw>

在雨中分別之後，Gerald和Claudia有足足一個星期沒有見面。

Gerald給Claudia發了好幾次短訊想跟她當面談談，對方一直以工作很忙沒有時間來推卻。

長大以後，會開始明白人和人之間有許多不需言明又彼此心知的不明文規則。比如「忙碌」，簡直是無傷大雅但又心照不宣的藉口。在城市裡活著的人們，面對著迫人的生活，「工作很忙」而無暇見面，可謂最為冠冕堂皇的理由。

又，同樣是長大以後，會明白時間就像牙膏怎麼擠都能擠出一點的道理。哪怕是沒有時間，陷在愛情裡的人們，誰在年少輕狂時沒有試過半夜飛的就只為跟對方見十數分鐘，以解思念。

說穿了一切其實都是先後次序，當首富都有時間的時候，一眾凡人哪來抽不出的時間。

再次見面將會觸及什麼問題，他倆都心知肚明。戀愛是很奇妙的事情，有許多事情不必真的需要勞師動眾捉姦在床罪証確鑿才能證明誰變了心，經常相伴的兩個人，很容易在一個無心的短訊裡就能洞悉關係變味。

Gerald知道對方需要時間去調整自己的情緒，為了讓Claudia有下台階，他並沒有苦苦相迫，只是告訴對方這陣子忙完之後再通知他，他隨時都會為她排空行程。

或許是他這個人太老土了吧。

現代人要分手多簡單啊，通過短訊一句「分手吧」，窄小的螢幕空間搖身一變關係訟裁處，片字隻語就能替共渡的日子畫上句號，再絕情一點大不了封鎖彼此，那個曾經與自己分享過好些時光的人，就這樣比起城內的每個陌生人更加陌生。

然而Gerald並不希望如此。

Claudia的好，他看在眼中心知肚明，不然他也不會花了這麼多的心力學著經營這段關係，努力抽出時間跟她培養感情。她勇敢追愛的模樣著實打動了當時極為虛弱的他，可愛情就是這麼不說道理。可以的話，他也想愛上Claudia，整個故事將會變得簡單許多。可誰叫心臟是不自由肌，人們沒有能力控制該為了誰和誰而心跳加速。

她勇敢求愛，那麼他也該跟她清楚地交代一切。

這是他在苦思冥想過後，唯一能夠表示他對Claudia的感激和歉意的的方法。

在一週之後，Gerald收到來自Claudia的短訊。她約了他到之前安排過的酒店餐廳裡見面。那家餐廳頗為不錯，環境清幽而且私隱度高，不管是談情也好分手也好，都是好場合。

Gerald很快就給了她答覆，並且安排了行程的調動。

他慣性地早了十分鐘左右到了餐廳，Claudia訂了跟上次吃飯一樣的桌子。餐廳的侍應在他坐下後，隨即上前詢問他要不要先點些什麼飲料。

以往兩個人的約會，Gerald都會替還未到來的Claudia點杯檸檬水，並著侍應把檸檬分開送上來。檸檬浸泡太久有機會釋出苦澀的味道，而Claudia的口味跟Adrian很像，兩個都像小孩子吃不得一點苦，他在跟Claudia交往不久後就記住了這事。

「昇杯齋啡我就ok，唔該你。」Gerald跟侍應微笑下單。

Gerald微微側頭看著窗外的景色。從今早起，天空就像配合分手的氛圍似的持續地下著微微細雨，地上繼續車水馬龍，城內的人們繼續為了生活各自各奔波，日光之下，誰和誰走在一起，誰和誰半路失散，都與這漠然相對的都市無關。

隔了十五分鐘之後，Claudia到了，她穿著他們初次以情侶身份約會的那件碎花裙子出場。她的妝容明艷照人，打扮優雅大方，在她的一身裝束裡根本沒有流露過任何一絲半點將要被拋棄的女人的頹然。就算她早能預示這天的結局是什麼，Claudia選擇了以充滿自信的姿態赴上戰場。Gerald就算對她沒有愛意都好，他必須承認的是Claudia是他認識過的女性之中最為聰穎且得體的女子，而這樣的女孩竟然對他死心塌地，教他好幾次都忍不住問自己，程子釗你到底何德何能得到這樣的女孩子垂青。Claudia留意到桌上並沒有平常會有的檸檬水，她稍稍一怔，但很快就調整了自己的狀態。

「Sorry有啲塞車。」

「唔緊要。」Gerald有點不太自然地朝她微笑，然後把餐牌遞給了Claudia。
她接著跟侍應點了杯檸檬水，留意到侍應的步伐離開之後，她搶先Gerald一步打開了話題。

「我Daddy

Mammy話好耐無見過我，佢地想我今年農曆新年返加拿大探佢地。」Claudia的語氣平靜無波：「我希望你可以同我一齊去。」

「...吓？」Claudia所述說的事情出乎Gerald所料，Gerald摸不著頭腦地眨了眨眼睛：「Claudia，我今日——」

「我知，你想分手呀嘛。」Claudia用洞悉一切的眼神看著Gerald：「但我唔可能就咁畀你走，就算係最後關頭都好，我想為自己爭取多次，我唔可以畀自己後悔。」

由始至終她都是那麼勇敢。Gerald不得不說，他確實折服於Claudia的勇氣。

Claudia很懂得自己需要一個怎麼樣的男人，而跟Gerald在一起這半年，她更清楚自己沒有看錯人，他的細心和體貼、他的包容和盡力而為，在她交往過那麼多的男人之中，唯有Gerald會記得給她叫檸檬水的時候，水和檸檬要分開上。

這樣的男人，她哪有可能輕易放手？

「你總要畀個理由我，Gerald。」Claudia的語氣仍然很克制：「你約我出嚟無非都係想三口六面講清楚啫？」

在見面之前，Gerald的確想了許多的措辭，到底要怎麼樣才能使Claudia不那麼傷心。可他輾轉反側了那麼多晚，甚至在Google搜尋了不少的答案，最後他得出的結論只有一個。一對人的分開哪有這麼多天花亂墜的身不由己，撞車腫瘤和絕症就留給電視劇吧，到最後說那麼多的屁話還不是因為兩個字，不愛。

縱然無法相愛，他一直都很尊重Claudia，所以他決定不跟她說廢話，乾脆告訴她所有的真相。

「我唔愛你。」Gerald挺起胸膛雙手放在桌上，直視著Claudia：「我努力左好耐，始終無辦法愛上你。」

Claudia愕然了兩秒，然後苦笑出聲：「...Well，我知你會講真話，但我估唔到你咁直接。」她戳了戳杯中的檸檬讓自己分散情緒：「Gerald，你直頭Block埋我本身諗住講啲句，咁我地不如再試耐啲睇吓work唔work，damn」

「Sorry。」

「No need。」Claudia聳了聳肩，她把垂下來的頭髮挽到耳背後：「你無嘢要同我Say sorry，我知你好畀心機咁為我做左好多嘢...畀心機到，我而家好想你無咁畀心機過。」

有時候撕破臉的分手也沒有什麼不好的。

讓自己站在受害者的立場上，無限放大對方的過錯和缺點，然後歇斯底里地痛罵痛哭，耗光了身上的能量以後，就能慢慢地從失戀的地獄裡爬出來。

可假如對方是那麼溫柔又無懈可擊的人呢？Gerald不是她第一個男朋友，可Claudia從來未試過因為分手而那麼徬徨無助過。

哪怕她在最初已經知道對方跟自己沒有什麼感情根基可言，本著賭一次的态度告白，開展了關係。

Gerald其實不懂得處理這種場合，以他的身份根本沒有安慰對方的立場，因為他是親手把刀捅進對方身體裡的劊子手，他總不能製造那些血跡斑斑的同時去詢問對方痛還不痛。

因此他只是安靜地坐在Claudia的對面，等待她的開口或者離去。

「所以...你同Adrian一齊左？」

10 - 尼古丁 (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MI7GEaYwAE>

Claudia的說話讓Gerald口裡的那口咖啡幾乎噴在她的身上，他強行咽下那口咖啡被狠狠地嗆到。Gerald急忙地抽過餐桌上的面紙捂住嘴咳了幾聲後，才瞪大眼問Claudia：「吓？點解你會咁諗？」

「你鍾意Adrian呀嘛，我有講錯咩？」Claudia斬釘截鐵地說。

Gerald雙眼發直地看著Claudia混亂地道：「...係，我係，唔係...但係...你...你點知架？」

「因為我愛你呀，」Claudia嘆了口氣無奈地笑道：「我愛你呀Gerald，咁我點會唔知你對眼望住邊個，個心裝住咩人呀？」

是的，她一早就知道了啊。

早在Adrian被私生飯跟蹤的時候就知道了。

早在Adrian挨住他肩膀唱歌時他彈錯琴就知道了。

早在Gerald還未跟她交往時，他為了Adrian的事就能輕易變了臉色就知道了。

說不定還要比這更早啊。

早在她坐在舞台下，被台上那個深情地邊彈著琴邊凝視著Adrian的Gerald吸引的時候，她就知道了。

因為好想被他這樣珍惜，好想被他的目光凝視，好想被如此溫柔地對待，想想看，這個男人對待隊友就已經到這個地步了，當他的女友肯定會很幸福的吧。因為帶著這種希冀，所以她才會慢慢地被Gerald吸引，捲進這個人的漩渦裡頭不能自拔。

她只是一直在自欺欺人，告訴自己，因為Gerald是個溫柔體貼的男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隊友為了兄弟而已，看看他對她那麼溫柔，他才不可能愛著Adrian呢，Claudia你自己就別那麼疑神疑鬼，連他隊友的醋也要吃，這樣的你能稱之為一個好女朋友啊？

「先唔好講點解你會發現到呢件事先。」

Gerald覺得自己的舌頭好像突然被打結，首先他沒有想過原來自己對Adrian的愛意已經那麼明顯，而他竟然後知後覺地拖到上週才發覺。

他吸了口氣，嘗試冷靜下來整理他本來就不甚俐落的言辭。

「我而家都無諗過同Adrian下一步會點，我都好亂，但呢啲通通都唔係我地分手嘅原因，我點可以未畀個交代你就去開始下一段呀，我點可以咁唔尊重你呀？」

「...Gerald，你知唔知你真係好過份...」Claudia忍住眼淚牽強地笑了笑，她擰頭看出窗外調整自己的情緒：「事到如今你點可以仲係一個咁好嘅人，我求下你仆街啲得唔得？」

「Claudia...」

「留返少少餘地畀我，你走啦而家。」

Gerald凝視了對方兩秒後，他不忍心地別過了頭，迅速地收拾自己的行裝後離去，並在走之前給兩個人結了帳。

Claudia咬住唇拭去了眼角的眼淚，不斷用力呼吸著試圖平伏自己的心情。

沒事的Claudia，沒事的。

起碼你這次眼光真的很好，起碼你真的很聰明，你挑了一個這麼優秀的男人對不對？只是碰巧地他不愛你而已，不代表你不好啊。你最多要給多花點平伏和消化的時間而已，沒事的。下一個男人肯定會比Gerald好的，他不止要懂得檸檬水和檸檬分開送上來，他還要...還要...

Claudia捂住自己的嘴不讓自己哽咽出聲。

* * *

從餐廳離開後的Gerald就像頭遊魂野鬼般，不知道該何去何從。

他是那種從小到大看電視都不太能看悲慘情節的人，而剛才要他親手去處死一個深愛著他的女孩子，這著實是他這輩子裡做過最沉重的事。

可他能怎麼辦呢？

他沒有能力把時光倒流至半年前，告訴Band房的自己必須斷然拒絕Claudia，因此他所能做的，就是在搞清楚了自己一切的想法之後，快速地斬斷這段關係，別再蹉跎對方的光陰。

這算不上什麼補救，他犯了的錯亦無可挽回，可事到如今，這是他愚拙的腦袋裡想到最妥善的處理方法。

這天Gerald沒有開車的心情，他戴了口罩和鴨舌帽塞了耳機，坐上了最快來到的那輛過海巴士之後，坐在車上發愣。當他想要冷靜或者放空頭腦的時候，很喜歡坐在上層邊聽音樂發呆，當巴士出了東隧，他才生出了回band房的念頭。

他都快有將近兩個星期有多沒有回過Band房了。年末年初的工作讓人忙得像陀螺轉，他和Adrian兩個人出席了大大小小的商場表演，他還三不五時必須跑到Benjamin的錄音室去跟他開會，待在Band房裡工作或寫歌的時間並不多，是該回去打掃一下吸吸塵，不然Adrian那小子肯定會囉唆的。

Adrian總是罵他很髒很亂，都不會看著收拾一下。Gerald記得最初跟他租Band房那年，有次他們做歌的時候有頭飛蟑螂跑了出來，嚇得Adrian慘叫得像命案現場一樣。

事後Adrian一口咬定是因為Gerald吃完外賣之後沒把廚餘垃圾綁好丟出去，所以才惹到蟑螂來。雖然他很想告訴對方，這些工廠大廈有蟑螂毫不稀奇，但畢竟自己的外賣殘渣被對方當場逮住了，所以Gerald也不好辯駁，最後又用蟑螂粉筆又用煙霧殺蟲劑搞了好一大輪，Adrian才敢再次上band房。

這小子真的又麻煩又嬌氣。

Gerald想著想著笑了出聲，打開了Band房的門，而他沒有猜到的竟然是Adrian竟在Band房裡。

「咦，點解你喺度嘅？」看見房內的人，Gerald竟覺得臉上一熱。

「管理處打畀舅父話冷氣機漏水，我今日早收左咪返嚟望下。」Adrian並沒有意外對方的出現，他知道這裡是Gerald第二個家。

「哦...」

Adrian回頭應了Gerald一句就沒再管他，繼續用膠枱布把band房裡的各種各樣電器包好。

「你搵左師父嚟睇？」Gerald走到冷氣機底下盯了眼，看見底下有數個水桶。

「嗯。」

「...我幫你啦。」

Adrian抬頭瞥了他一眼並沒有說話，只是默默地把另一捲膠紙遞了給Gerald，後者接過的時候碰到Adrian的手指，他嚇得鬆開了手，那捲膠紙就骨碌骨碌地滾到牆的另一邊去。

Gerald的笨拙惹到Adrian笑了出聲，他沒好氣地搖了搖頭，繼續處理手裡的工作。Gerald快速走到牆邊拾起了那捲膠紙，他背對著Adrian捂住了自己的臉。

不行，好奇怪。

現在面對Adrian的感覺真的好奇怪。

人就是這樣，還未愛上或者未發現自己愛上的時候，跟對方摟摟抱抱喝同一瓶水坐得像連體嬰一般都沒有關係，可一旦發現自己的心情，簡單的身體接觸都會讓自己極其在意起來，對方說多句話，都要猜度他有沒有別的深意。

明明他跟Adrian已經認識了三年多，在一開始兩個人還在熬日子的時候，同一個盒飯兩人分著吃都完全沒什麼，剛才只跟他碰了碰手指就讓Gerald幾乎整個人彈起。

「哎屌！」

「做咩事呀？」

聽到Adrian的驚呼聲，Gerald趕緊擰過頭去，發現他在蹲下來的時候不慎打翻了水桶，被裡頭的髒水潑濕了衣服。

「妖...點呀。」Adrian發著脾氣踢了膠桶一記，他拉著自己濕透的上衣，果斷地想把他脫下來。

「喂你等等唔好除！」Gerald幾乎是即時反應，他把自己的外套脫下來扔到對方身上：「著住佢。」

Adrian有點不解地接過，但他脫下上衣之後，還是乖巧地套上了Gerald的外套。

「你睇下幾度先得架而家，」像是為了自己的奇怪行為強行找個理由搪塞，Gerald補了一句：「你咁樣容乜易冷親呀。」

「程伯你真係好煩。」Adrian沒好氣地回道：「洗唔洗叫師父上嚟順便裝埋平安鐘呀。」

聽到Adrian久違的毒舌，Gerald第一反應不是反擊，而是傻乎乎地笑了出聲。

「你笑乜鳩？」

「你好耐無咁同我講過嘢。」Gerald搓了搓脖子：「有啲開心。」

雖然不太懂得Gerald今天為何總有種說不出來的怪異感，但Adrian看著對方傻氣的笑容都像被感染似的，忍不住笑了出聲。他瞥了眼剛才用膠枱布包好的音響組合，最後還是走了過去把它輕輕扒開，把裡面的黑膠唱片取了出來。

「原本想喺你生日畀你嘅，但之後又唔得閒，我地呢排又成日鬧交，拖下拖下拖到而家。」Adrian把手裡那張尾崎豐的《十七歲的地圖》的黑膠唱片往Gerald方向遞了過去：「雖然好遲，Belated happy birthday啦。」

Gerald接過，看到唱片封套後吃驚地捂住了嘴巴，Adrian看到對方驚訝的模樣忍不住沾沾自喜起來：「拿唔洗太崇拜我，我都覺得自己好西利，以下開放鄭家望尖叫區。」

「你點搵返嚟？」Gerald握著這張黑膠，在一陣狂喜之後突然覺得不太對勁。

「我有我方法啦。」Adrian避而不談，他指著滴水的冷氣機說：「但今日都係無得聽架啦，我怕等間滴濕晒，你之後有機會先自己慢慢嘆啦。」

一通打入的電話打斷了Gerald和Adrian之間的對話。

Gerald很自然地把放在桌上的電話給Adrian遞過去，赫然發現來電人的名字又是那個AKA強姦犯。

「咦到左啦，唔該晒你，你幾點左右走呀，八點呀...」Adrian看了看自己的手錶：「得，我應該過得徹嚟拎一拎。」

「邊個嚟？」Gerald眼神一黯。

「無，friend之嘛。」Adrian擺出若無其事的表情。

「...畀你部電話我。」

「做咩呀？喂！」

在Adrian反應不過來的時候，Gerald已經搶過了他的電話，直覺驅使Gerald點進了他們和Benjamin的那個工作對話群組，果不其然看到Benjamin就是電話裡的那個AKA強姦犯。

他應該一早就猜到的了。

Adrian數得出口的朋友根本不多，除了阿東和Eric和貴叔之外，因工作而來往的人他基本全部都會認識，這個AKA強姦犯根本不可能莫明奇妙地平白出現，而這段時間跟Adrian最為相熟的，就只有Benjamin。

「點解你唔話畀我知佢係Benjamin？」Gerald冷著臉步步進迫：「點解佢叫AKA強姦犯？佢係咪對你做過啲乜？」

「我叫阿東都叫佢東區走廊啦，咁佢又真係東區走廊咩？Eric又有米九呀？」Adrian不想對Gerald解釋他和Benjamin之間的誤會：「你畀返部電話我先啦。」

「哦，我知啦，呢隻黑膠碟佢幫你搵嘅。」哪怕沒有任何證據在手，Gerald已經可以斷言：「你唔好再講大話呢我啦，我知你講緊大話架鄭家望。」

「咁係又點呀，我搵佢買份禮物畀你有咩問題呀？」Adrian受不了Gerald的咄咄逼人：「份禮物你係咪唔要吖？唔要你咪唔撚好要囉！我地好唔容易先可以傾得返計，你呢排到底發生咩事呀程子釗！」

」

Adrian怒極一手把擋在他身前的Gerald推開。

發生什麼事？

Gerald看著暴怒的Adrian，頭腦卻轟地一聲像被清空似的。

看著Gerald被他推到往後退了兩步，Adrian有點後悔地抿了抿唇，他不該動手的，說什麼都不該動手。雖然他實在搞不清到底這段時間Gerald為何總是跟他鬧脾氣，但他亦明白再這樣冷戰下去對關係有害無益，擇日不如撞日，有什麼誤會就這天解決好了。

Adrian閉著眼睛想了想措辭，他又著腰試圖跟Gerald解釋。

「Listen，Benjamin係我好朋友嚟，我知你好擔心我，但我地兩個真係無——」

「我同Claudia分左手。」

「吓？」Adrian被這突如其來的消息嚇得眨了眨眼，他走兩步前問Gerald：「發生咩事呀？」

在來到Band房跟Adrian見面之前，Gerald真的以為自己會瞞得更久，他沒有那麼快的打算讓Adrian知道自己的心意，甚至並沒有想過要讓對方知道自己的感情。就像他這早跟Claudia見面的時候所說的，他並不知道下一步該怎麼做。

可在下一秒，當他看見朝他走近的Adrian時，他決定放任自己的衝動，一手把Adrian扯進了懷裡。

「因為我個心入面有人。」Gerald緊緊環抱住Adrian，用手把Adrian的頭壓在自己的肩膀上：「因為我個心入面有你呀鄭家望。」

滴答、滴答。

冷氣機的水滴在水盤內。

時間彷彿在這刻靜止了。

* * *

錄影廠的工作人員為了待會兒的現場清談節目，正忙碌地做最後的準備。

「Claudia呀，你唔可以咁樣咩都唔食架...我知係會好唔開心，但你唔可以咁捱壞身子架嘛。」

經理人柔聲地拍了拍Claudia的肩膀，並把一份三文治和熱檸水放到Claudia的身邊。看著對方擔心，Claudia為了使她放心，還是勉強自己咬了幾口三文治和啜了幾口熱檸水。

這杯熱檸水好澀啊。

都不知道泡了多久了。

不過她可不能任性地讓經理人叮囑茶餐廳要把熱水和檸檬片分開裝。不少人告訴她，不能對茶餐廳的人諸多要求，不然送上來的食物會很危險的。

也沒什麼，這味道習慣就好了。

她也並不是那麼嬌氣的人。

Claudia無聲一笑。

「Claudia standby！」

她跟在工作人員的身後走到錄影廠內，坐在被安排好的坐位上，對著攝影機擺出演練好的笑容。

演員就是能夠駕馭自己喜怒哀樂的職業，在痛極的時候要挖出笑臉迎人，在快樂的時候要販賣悲傷。這沒什麼大不了的，在選擇這個行業時，她就明白這個道理了。

這天她隨劇組受邀參加一個關於戀愛的清談節目，順便宣傳即將會上映的新劇，整個訪談進行得十分順利，她聽著各人的對答不時給出適當的反應。

她是現在正在備受注目的上升期小花，這種應對簡直易如反掌。

「咁Claudia呢，頭先Vinci講左覺得男朋友或者老公幫自己剝蝦嘅話先為之好嘅另一半啦，你自己有冇啲咩希望男朋友要識得為你咁做嘅特別小習慣？」

「有啊。」Claudia笑著回道。

她的舌頭上，還泛著剛才那杯熱檸水的苦澀。

「我好怕苦，所以飲檸水嗰陣，要佢記得將檸檬同埋熱水分——」

「Claudia？」

Claudia茫然地看著四週的同事們，只見大家擔憂地抽著面紙遞給她。
發生什麼事了？

她摸了摸臉，才發現自己的眼淚原來正不自控地往下掉。

停下來。

停下來。

你在工作中，不要再哭了，停啊。

Claudia捏住被強行塞到手裡的面紙，最後還是低頭用紙巾捂臉痛哭。

同一時間，控制室的導演和攝影師交頭接耳地談著。

「1、2號Cam，Cut Claudia tight shot。」

「收到。」

「...發達啦我地今鋪...」

導演瞧了瞧節目實時討論區的頁數，正以驚人速度的急速飆升著。
在這圈裡混了這麼多年，他知道這可是將有大事發生的前奏啊...

11 - WHY DON'T YOU KILL US AL

他記得在小一那年的中文課，第一篇要寫的作文就是《我的志願》。
同班的同學寫了各種各樣現實存在的職業，全班只有他一個寫長大後要當魔法師。

在他讀自己的文章時，全班同學哄堂大笑。
小小的他執住原稿紙張著嘴巴，在同學的笑聲中慢慢地漲紅了臉，緩緩地退後了兩步。
他才知道原來這世上沒有魔法的。

可要是這世上真的有魔法多好啊。
要是有魔法的話，他一定要學習讓爸爸媽媽都幸福的魔法，讓愛他的人都幸福的魔法。

可以保護所有人的魔法。

* * *

滴答、滴答。
Band房安靜得只有冷氣機的滴水聲。

被Gerald抱在懷內的Adrian足足有好幾秒鐘都回不過神來。他愣住眨了好幾下眼，直到鼻腔裡充滿了自對方身上傳來的氣息後才回過神來，他立刻奪回主導權掙開Gerald的懷抱。

「程子釗？」Adrian指了指Gerald又指了指自己，面露不解地按住自己的後腦勺：「我唔明你講咩？」

「我講嘅嘢好難明咩？」Gerald看著頭腦發懵的Adrian決定豁出去：「我表白呀，我話我鍾意你呀鄭家望。」

「Nonono，」Adrian雙手捂住嘴巴，他在Band房裡來回踱了好幾步又停下來，重覆了這個動作好幾次之後，歪著頭問：「你等等先，你點解同我表白？」

「我鍾意你咪同你表白囉。」

Gerald覺得好疲倦。
他也明白自己的心意是個震撼彈，但Adrian這種嚇得魂不守舍的反應是他始料未及的。

現在他的告白活像那些無盡頭的冷笑話。從前有座山，山中有座廟，廟中有個鄭家望，然後鄭家望告訴來訪的客人程子釗，從前有廟山，山中有座廟，廟中有個鄭家望。

Gerald真不知道他要在這短短一分鐘內告多次白才能傳遞自己的心意，本來那些緊張和害羞感都隨著Adrian的痴呆被徹底蒸發了。

「你...你鍾意我？」這過大的衝擊讓Adrian無法消化，他傻笑出聲：「我啲，我啲？我男人嚟架啲。」

「我唔係盲嘅。」

「唔係，你做咩好地地...」Adrian扶住額，他嘗試梳理現有的資訊，理出他覺得合理的原因：「OK，程子釗，你同Claudia分左手都唔洗講鍾意我吓話，你失戀我實陪你架嘞，你唔洗話鍾意我嘞。」

「屌你要我點講你先信啫！」Gerald開始失去耐性，脾氣也逐漸跑出來了：「我鍾意你呀，我鍾意你呀鄭家望，我上兩星期先知我察覺鍾意左你好耐，早過我同Claudia一齊之前我已經鍾意你啦！」

Gerald幾乎是吼出聲來。

Adrian呆呆地上下打量了Gerald好幾遍，意圖在對方的臉上找出一絲開玩笑的痕跡，可任他的視線幾乎能夠刺穿了Gerald，Adrian都不能在他的身上找到任何惡作劇的証據。

「...整蠱節目？」Adrian抱住手，用腦內尚未被炸死的腦細胞推理現況：「嗱程子釗，就算係整蠱節目我都真係會黐，我話你知你用呢啲嘢嚟整蠱我，我真係同你散Band。」

「邊個咁得閒搵呢啲嚟同你玩呀。」Gerald的白眼都快要翻上天花板，他真的沒想過告個白都那麼累人：「你識我咁耐覺得我會搵呢啲嘢嚟玩咩？我發現自己鍾意你之後先同Claudia分手架。」

所以這是發生什麼事？

我是男人，程子釗是男人。

程子釗是直仔，程子釗喜歡女人。

程子釗喜歡我，但我是男人啊？

眼見Adrian仍然處於迷茫狀態，Gerald耐不住走前了兩步想迫對方正視自己，Adrian看見走前的Gerald嚇得猛地往後退了幾步。

「咪咪住先，你唔好行過嚟。」Adrian伸手擋住了Gerald前進：「你鍾意女人架嘛，點解好好地會無啦啦鍾意我？」

神啊，找誰來救救他。這個無效率的對話到底要持續多久。
不過神好像不喜歡同性戀，還是算了。

「咁鍾意就鍾意左架啦有乜得點解呀。」Gerald只想仰天長嘆：「咁我鍾意得你咪代表我都無我自己諗到咁鍾意女人，原來我都會鍾意男人囉。」

「你之前有冇鍾意過其他男人？」Adrian皺著眉問。

「無呀。」Gerald搖了搖頭：「你係第一個，我啱啱發現嗰陣好Shock架都，但係你鍾意男人架嘛，點解連你都Shock到咁呢？」

哦。

Adrian總算能夠理出點頭緒來。

第一，程子釗在他之前從來沒有喜歡過男人。

第二，他是程子釗喜歡的第一個男人。

結論是，Gerald是因為他才開始喜歡男人的。

——是他令Gerald喜歡男人。

Adrian的心往下一沉，他覺得有股冷意襲來，迅速地席捲他的全身。他咬了咬牙控制想要打顫的牙關，儘量控制自己維持平靜：「喲，程子釗，我唔知你點解會突然對我有咁嘅感覺，可能係呢排工作壓力大或者我地係咁鬧交令到你啲情感上嘅誤會，我可以當無聽過。」

「誤咩會呀？」他在迷宮繞了這麼久才找到答案的一份感情，竟然讓他愛著的人僅僅用『誤會』兩字就隨便打發，Gerald快速抹了抹嘴巴，讓自己不至於氣得嘴唇哆嗦：「你可以唔鍾意我，可以拒絕我，但你點可以話我份感情係誤會呀，你當我係咩呀。」

「你鍾意開女人咪好地地鍾意女人囉，無啦啦鍾意咩男人啫！」

Adrian拔高了聲線喝罵Gerald。他解釋不了自己何以無名火起，可是現在的情況完全超脫他的控制，他只感覺身底深處正湧出一股源源不盡的力量，想要把Gerald有多遠推多遠。

「喂你都鍾意男人啦，你對我發咩脾氣呀？」Gerald攤了攤手，他完全搞不懂Adrian為何激動起來，好端端的告白何以發展成吵架。

「你估我好想鍾意男人呀！」Adrian像受驚的刺猥般豎起了全身的尖刺，把自己身軀捲縮在安全的盔甲裡，：「有得揀我都想鍾意女人啦，條路易行幾多呀，你無啦啦發咩神經鍾意男人呀，你知唔知攞條路幾撻難行呀！」

看到Adrian像頭受傷了的幼獸，嘗試攻擊每一個意圖走近他的人，Gerald開始明白自己觸及對方的傷口，他放軟了聲線試圖柔和地跟他溝通：「我知，社會眼光——」

「你根本咩都唔撻知！」Adrian怒極踢倒了腳邊的水桶：「淨係社會眼光咩？屋企人點睇你，身邊啲朋友點睇你，做嘢嘅人點睇你，明明本身對你無嘢嘅人，一知你係基就覺得你一定又濫交又有愛滋，怪物咁睇你，去到一個地步甚至自己都會諗自己到底做錯啲乜先會係同性戀咁折墮，你知啲咩呀程子釗！你知！」

鱗水自打翻了的水桶倒滿了一地，Band房裡的地毯都被打濕了，由淺灰色變成深灰色。Adrian本來梳得整齊的瀏海垂了下來，遮住了他半邊臉，教Gerald無法看清他此刻的神情。他才發現這次是他們認識三年多後，Adrian第一次告訴他因為性取向而承受著什麼煎熬。

Gerald稍稍地朝向Adrian伸起了手，最後還是垂低雙手握拳。現在的Adrian拒絕自己的觸碰，言語的安慰又是那麼無力，Gerald搜腸刮肚都找不到一句說話可以安撫到Adrian。

「咁以後有我同你一齊面對唔好咩？」Gerald知道自己絕對會對Adrian不離不棄，這不是安慰人的話，而是來自程子釗的承諾。

「哼。」Adrian嗤之以鼻：「面對？你話你鍾意男人呀嘛，好呀。」

還未說完，Adrian衝上前去一下把Gerald推到牆上，把他鎖在自己的雙臂內。Gerald低頭，眼前的Adrian的臉近得教Gerald幾乎能夠看到他一根根彎曲的眼睫毛。

「你話你鍾意男人呀嘛，」他看到Adrian的唇瓣一張一合，對方溫熱的鼻息打在他的臉上，惹來一陣搔癢：「講到咁口響，你有冇諗過同男人做愛係點呀？」

這條問題讓Gerald的耳內嗡了一聲，他的大腦刷地變得一片空白。
確實，他還未有想到性關係這麼遠。

當他還未來得及反應的時候，Adrian已經低低地笑了出聲，鬆開了困住Gerald的雙臂。

「話左你一時畀鬼迷架啦。」Adrian走向沙發那邊，收拾自己的行裝。
「喂，」Gerald像是要替自己挽回一絲顏面般，費盡腦汁都要駁斥Adrian：「我唔係一開波拍拖就要同人上床嗰Type嚟，而家仲未諗到嗰個地步唔得架咩！」
「我會當無聽過今日嘅嘢。」Adrian直接無視Gerald的話，他把背包扛在肩上，臨走前指了指濕透的地板：「你走之前用風筒吹下攤地先，我趕下場。」
「喂，鄭家望！」

Gerald叫也叫不住Adrian，對方頭也不回地離開了Band房，留下了一個爛攤子讓他收拾。Gerald支著腰環顧了凌亂的四周，一陣無力感襲上心頭。

Adrian由始至終都沒有回應過他的感情，連拒絕都沒有，Adrian用盡全力否定了他的心意。
Gerald多少能理解Adrian的原因，他心痛之餘，Adrian的態度比起當面拒絕更讓Gerald難以承受。

他覺得胸口一度悶氣，卻不知道該如何發洩、向誰發洩。以為找到答案就能喘一口氣，結果是捲進了另一個更麻煩的漩渦。

正當Gerald還未自情緒中抽身時，他擱在桌上的手機嗡嗡兩聲。他執起電話看了看上面那條即時推送新聞，震驚得睜圓了眼。

* * *

Adrian挨著車窗，窗外的風景快速往後掠過，留在眼內只餘殘影。
許多邊邊角角的記憶像雪花般在腦裡飛過，七零八落，在他還未能拼湊完整的畫面的時候，已經有許多不屬於他的情感和壓力想要擠進他身體裡。

他覺得腦袋越發昏沉。

「先生、先生，到啦。」
「吓，哦。」被的士司機叫了好幾聲，Adrian才從思海裡回過神來：「唔好意思。」
「唔洗唔好意思，Err，我個女好鍾意你架，你可唔可以幫我簽個名呀。」
「無問題呀。」

Adrian立刻掛上營業用的軟綿綿笑容，他在司機遞給他的筆記本上簽了名之餘，還跟對方自拍了才下車。

看著遠去的計程車，Adrian覺得有陣疲倦感湧上心頭。
成為公眾人物後，他們的一舉一動都會受到大眾注視，異性戀的藝人想要談個戀愛尚且需要尋覓空間，同性戀的藝人更加可想而知。

本來同性戀就算不是藝人也好，兩個男人在街上牽著手逛街這件事就會引來注目。明明只是一對相愛的人在牽手逛街，這麼簡單的事，也會引來路人的好奇或鄙視。他們最純粹的愛意也能招來鋪天蓋地

的惡意，他們到底要承受什麼，這根本不是異性戀能夠理解的。

Gerald的告白根本無法令他感到快樂，反而教他沉重得無力招架。Gerald除了是他喜歡的人之外，更是帶他走出廢墟的恩人，他不能原諒自己把對方拖入暴風眼中。

他不可以讓程子釗變得不幸。

Adrian低著頭走進升降機，他按下了熟悉的樓層，在升降機裡放空腦袋發呆，任由身體記憶帶他走到錄音室。

到達錄音室，房間內只有Benjamin一個人。看見Adrian到來，Benjamin摘下了耳機。

「早左到啲。」

「嗯。」

「呢個你嘅。」

Benjamin打開抽屜，把之前訂好的耳機遞給Adrian。前陣子Adrian看見Benjamin在訂藍芽耳機又在旁邊嚷著要搭單，因為不是太大件的貨物，Benjamin就讓它一同寄來錄音室。

想不到最後還是讓這小子打蛇隨棍上，把他的錄音室地址當成集運地址了。

「唔該。」Adrian接過耳機小聲道了謝。

「做咩咁嘅樣嘅，好叻呀？」Benjamin察覺到對方的臉色不太好。

「...Benjamin，」Adrian雙手握住藍芽耳機的盒子，把它當成個魔方一樣在手裡反來覆去，低聲地說：「Gerald佢喺啲同我表白。」

Benjamin沒想到竟是這種故事發展，他心裡咯噔了下，幾乎即時轉過身去對著工作桌，把些許僵直的手指放到鍵盤上，背對著Adrian掩飾自己的失措。

「咁咪幾好，恨到啦你，仲唔返去同佢大戰三百個回合，做咩過嚟拎耳機——」

正故作輕鬆地打趣的Benjamin沒有迎來Adrian平常的抬槓，反而感覺到自己的衣袖被身後的人拉了拉。他抬頭看著Adrian，發現對方的臉上絲毫不見喜悅，反而是恐懼得臉色發青，額頭上冒著黃豆般大的冷汗。

「...佢點解會同我表白嘅Benjamin？」Adrian抓住自己胸前的衣衫彎下了半身，臉色痛苦地大口大口地喘著氣：「...點解件事會變成咁？件事唔應該變成咁架...」

他又一次覺得自己好像置身在水底。

這次不止是他自己一個，他發現自己正拉著Gerald慢慢往下沉。他拼盡全力把Gerald推出水面，奮力上游，四周慢慢變得漆黑一片。這裡僅餘的一點光，竟然是被他親手掐熄。世界像被一層玻璃裹住，連聲音都是模糊的。他明明那麼努力地盡力呼吸，但何解這地沒有供他活下去的氧氣。

為什麼？

為什麼？
他明明只是想喘一口氣，為什麼那麼困難？

——他呼吸不了。

「Adrian！」

Adrian在暈過去之前只看見Benjamin朝他伸去的雙手。

看見突然倒在地上的Adrian，Benjamin用最短的時間冷靜下來。他第一時間解開了對方幾顆鈕釦，確保對方能夠順利呼吸之後，他立刻打開了Adrian的背包看看有沒有任何應急的藥物，發現裡頭空空餘也，這就證明這小子大概不是什麼哮喘或者心臟病的長期病患。

他伸手量了量Adrian的脈搏，確定對方維持在正常的水平，這教Benjamin稍微放下了心。他想了想對方暈過去前的呼吸異常狀態，大概猜得出是什麼癥狀。

恐怕是因驚恐引致的過度呼吸。

Benjamin他打開了手機，再度確認過度呼吸的緊急處理方法與記憶中的無異後，把手機丟到一邊去。紙袋呼吸法處理不善的話會有窒息危機，現在的他真的沒有那個自信能夠做好此事。

還有另一個方法可以減低血液裡的pH值。
他瞥了眼躺在地上的Adrian咬了咬牙。

「叫左你個人唔好咁無防備心。」Benjamin脫下了外套把它捲成枕頭狀稍稍墊高Adrian的頭，一手放在Adrian的前額，另一隻手扶住他的下巴讓他儘量向後仰，使後者的呼吸道可以順利打開：「今次我都係被迫架咋。」

然後Benjamin低下頭，覆上Adrian的嘴唇。

這小子是不是吃了什麼糖，怎麼一陣甜膩的味道。

Benjamin自暴自棄地想，雖然他在救人，但他想不到自己風流了一輩子竟然要用這種方法才能嘗到某個人的唇，要是傳了出去的話他Benjamin Ip顏面何存。

Adrian很快就轉醒過來，他眨了眨眼，看見Benjamin盤坐在他的身側，按著他的手腕量著他的脈搏。看到Adrian的動靜，Benjamin打開了手機的電筒照了照對方的瞳孔，確認沒有異常之後，開始提問。

「話畀我知你叫咩名，呢度係邊度，今日係幾月幾號。」

「我係鄭家望，呢度係錄音室，今日係一月二十八號。」

「呢度幾多隻手指？」

「三隻。」

「而家你望住我呢三隻手指，個頭唔好郁，眼郁就得啦。」

Adrian聽話照做，Benjamin確認對方的眼球轉動亦如常之後，終於鬆了口氣。他把手機遞前：「你自己睇下有冇需要Call車去醫院，之後最好搵時間去驗血做心電圖照埋腦。」

「...我諗我無事。」Adrian看著對方熟練的手勢不禁疑惑：「你咁熟嘅？」

「我以前讀過醫。」

「吓？」

「嗯。」

Adrian見Benjamin不欲多談也沒再追問下去，他舔了舔咀唇，發現有一陣煙草的味道，他立刻明白剛才發生了什麼事，漲紅了臉指住Benjamin：「你——」

「你咩呀，拿你唔好手指指咁望住我呀，我都係被迫架咋，你估我好想呀。」Benjamin難得尷尬地別過頭去。

「...唔該你。」

「嗯。」Benjamin按地而起：「你執埋啲嘢，我送你返去啦今日。」

「哦，多謝。」

看著Adrian乖巧地向他致謝，Benjamin竟莫名有點心虛。他開始懷疑小朋友是不是上天派來懲罰他的報應，他自問縱橫情場多年，傷了那麼多人心看過那麼眼淚都能夠無動於衷，可是每當被Adrian那單純的眼神盯著，他腦裡多生一絲歪念都覺得自己混帳。

原來這世上真的有一物治一物。

一路上Adrian都很安靜，Benjamin也沒有跟他聊天的打算，兩人一直保持沉默到Adrian的家前。Adrian解下安全帶小聲致謝後下了車，看他磕磕跔跔的背影，Benjamin還是放心不下追了出去。

「Adrian」

Adrian聞聲轉頭。

「我唔知你面對緊啲咩，你都唔洗話我知反正我未必幫到你。」Benjamin走近了他兩步，把手壓在對方的頭上揉了揉：「但你唔洗攞晒全世界上身。」

Adrian張了張嘴試圖說些什麼，可是最後只是一言不發地點了點頭。

Benjamin往上方一指：「你上到去text我啦。」

看著Adrian順利消失在大廈門內後，Benjamin才放下心回到車子上。

真教人不省心的小鬼。

在他那張天真的笑臉背後，恐怕正承受著旁人無法估計的精神壓力。

Benjamin突然感覺到身後傳來些奇怪的感覺，他擰過頭去再三確認並沒有異樣後，才打著軚盤慢慢駛出了Adrian的屋苑。

要是他早一秒回頭的話，就能看到躲在花壇後的那台攝影機。

看見Benjamin的車子駛走以後，花壇後的娛記呼出了一口長長的氣。

「捕左咁耐終於有料到。」

幾個月前他在看那些TG粉絲群組時，看過有人拍下過Benjamin和Adrian打遊戲的偷拍照。Benjamin是個同性戀基本是行內的公開秘密，其他人都不把這照片放在眼內，唯有他把這事記在心頭。

果然皇天不負有心人。

他壓了壓鴨舌帽，珍而重之地用手指擦了擦屏幕上的那張照片。

* * *

人氣持續上升中的電視台新一代花旦在直播節目裡談及愛情崩潰嚎哭，直接給苦悶了好一段時間的娛圈新聞投下了深水炸彈。儘管經理人公司以Claudia太過投入角色作為開脫理由，可是餓了這麼久的記者們當然不會就此罷休，C1頭條把Claudia傳過緋聞的男友們逐一列出，在當事人還未回應之前就理出了整個感情脈落，比起偵探辦案更有過之而無不及，其中首當其衝的，當然是目前當紅的人氣音樂男團的隊長Gerald。

哪怕Gerald和Claudia並沒有公開承認過戀情，但兩人在這半年就算多麼小心都好，在這智能手機年代還是給不少人拍下了許多照片。外界輿論風起雲湧，各大討論區和社交媒體上，Gerald和Claudia的粉絲團們紛紛護主，不住地往對方身上互潑污水。

『派咩帽啫，Gerald由頭到尾都無認過同Claudia一齊，Claudia自己倒貼失敗仲推個波落Gerald度？』

『咁撚樣畀人影低晒仲叫唔係一齊呀？敢食唔敢認正仆街嚟』

『你又知道有食過？你收埋部Cam喺人地床下底呀？』

『條女都唔止一次畀人爆過鍾意痴埋啲音樂才子度架啦，Gerald醒水先唔上當咋，屌佢老味啦仲喺Live度扮喊搏同情』

『屌識寫啲幾首歌仔就叫才子，唔怪得香港樂壇已死啦，全撚部人都有耳障嘅』

各大討論區的娛樂版塊被不斷刷屏，相關主題的討論頁數以止不住的速度不住上升，各路標題嘩眾取寵眼花繚亂。Gerald打開了樂隊的社交媒體，看到停不了的DM，當中有支持亦有許多的咒罵聲，他木無表情地關上屏幕。

在他成為公眾人物之前或之後都好，其實Gerald一直都搞不明白，為什麼這世上有這麼多人喜歡七嘴八舌地談論那些遠在天邊的人，明明他們跟自己生活完全無關。藝人本來就是被包裝過的產品，多真性情都好怎麼都會有經過修飾的部份，既然如此，何不專注關心對方的作品就好？

就算他不愛Claudia也好，看到那麼好的一個女孩子被平白地扣上那麼多帽子，還是會於心不忍，更何況這事本來就是他處理不善而惹出的風波。

這天他們應一家音樂串流公司邀請進行現場演唱，除了舊歌之外還會首次演唱一些新專輯尚未公開過的新歌，包括他們這年第一首派台歌。

這次是在告白事件後，他與Adrian的初次見面。這算是兩人合作以來累積的默契，在工作之前不談任何私事，以免影響接下來的情緒。他們在出場前，就只是在休息室裡毗連而坐，安靜地刷刷手機。

誰都沒有開口的心情。

由於不是第一次做這家公司的嘉賓，跟工作人員也合作了數次，所以一切還算順利。這個節目的特色就是會一邊演出一邊有即時討論刷屏，直播討論區有不少樂迷，亦有混進來鬧事的Claudia的支持者，不一會兒整個討論區的聊天走向完全變了味，主播面有難色地挑了好幾條相對有質素又能要滿足聽眾們八卦的問題進行提問。

「Gerald呀，見到啱啱有Fans問點解新歌嘅Vibe同之前會唔同左咁多，會唔會係創作上嘅心境有啲唔同左？」

真是取巧的問題，明著問創作但其實想套的卻是別的話。

Gerald在來直播節目之前已經預備了若干答案，他微微一笑回答。

「始終呢張係我地正式主流出道後嘅第一張專輯，呢兩年幾嚟我地都經歷過好多唔同嘅事，創作嘅心境點都有唔同，再加埋我地今次第一次搵專業監製幫我地做，Benjamin都畀左好多新嘅input我地，所以個Vibe有唔同都好正常。」

經歷了這兩年多，接觸過他倆的傳媒都很清楚訪問Gerald其實是一件很無聊的事情，對方的答案就像教科書一樣太過滴水不漏，但觀眾們根本不喜歡聽這些東西，她隨即把目標轉到Adrian的身上。

「咁Adrian，今次同Benjamin合作有冇畀到啲咩insight你？」

「哇，可以話係Eyes wide

open。」Adrian接過話筒理所當然地答道：「Benjamin係一個好專業嘅監製，佢好明白點樣搵出一個歌手嘅聲音特色，應該用咩情緒去演繹音樂，真係幫左我地兩個好多。」

「咁都聽得出你好欣賞佢嗎？」主播的語氣有點耐人尋味。

Adrian隱約覺得她的語氣有點怪異感，但他思慮片刻後還是選擇爽快回應：「當然係啦，我相信呢個industry好多人都會對佢有同一個諗法。」

主播又圍繞著音樂問了他們好幾條問題，之後他們繼續進行演唱。這不是他們第一次應對這種場合，但始終樂隊的花邊新聞已經出台，教他倆都覺得這次的訪談和直播就像遍地地雷，稍一不慎就會被炸過粉碎，比起平常的演出要累得多。

他倆不太清楚的是，主播的問題夾雜著自己的私心。在Adrian回答了關於和Benjamin合作的感想之後，他們某部份腐女支持者，他們在自己另外建立的TG谷裡就像被炸開了似的興奮。

『頂我之前喺機舖影到Adrian同Benjamin一齊去打機，嗰陣已經覺得佢地個怪怪地架啦，你睇下今次訪問Adrian BB講起Benjamin幾開心！』

『Sorry懶得爬文呀，可唔可以Send多次張相出嚟？』

谷內其他成員再次發出合照，引出了更多的人浮水討論。

『痴線佢地身高差勁萌囉！喺Benjamin隔離Adrian BB細細粒咁勁得意好似隻倉鼠仔咁！』

『哇原來Benjamin咁型架！同程總完全唔同感覺啫！』

『痴線做完嘢仲要一齊去打機係幾咁Sweet，姨母我唔得喇。』

『哇我GA世一開始動搖緊，有冇人有BA糧？』

『Err....其實我會話你知我見到上次張合照我就已經寫左千字文連肉嗎？』

『求大大賜糧！』

『你地班可恥嘅女人見到有新仔就動搖，GA世一不逆不拆！』

『頂見到個八婆啲新聞我真係放心晒，話撚左程總同佢實無嘢架啦，我琴晚幾經辛苦終於砌返晒成條GA愛的時間線出嚟。』

『求FBI賜糧！』

『執緊堆圖，半個鐘內IG見』

有許多人沒有經營感情的能力或者耐性，於是把自己的幻想和憧憬建基於同樣身而為人的他人身上，

萌CP其實也是同一個心理，從幻想別人的愛情去汲取自己現實生活得不到的甜蜜和養份。

其實本來是無傷大雅的小樂趣，觀乎整個各國的當紅明星也會有自己的CP營業，偶像派糖粉絲們也落得開口吃糖，這已是一種默認的經營手段。可又有那麼一小撮人，他們沉迷到一個地步，認為自己光憑單字隻語和鏡頭下的影象，就能東拼西湊出別人完整的人生，並且言之鑿鑿斬釘截鐵地相信，這一切就是真相。

大家都不是壞人，大家都只是在這苦悶城市裡發掘快樂的人。只是活在光憑電波就能傳播大量訊息的年代，平平無奇的人都隨時能夠變成輕輕拍翼就能捲起大西洋颶風的那隻蝴蝶。

因為我們都不知道，誰正身在螢幕後虎視眈眈地瀏覽這一切信息。

正在思考這期內容該如何落筆的娛記，放空著腦袋在不同的IG帳戶之間跳來跳去，他偶爾點進了這個名為GA愛的小屋的帳號，臉上露出了就像撿到寶的笑容。

「哇，而家啲人真係得閒...咁多detail，哈，真係唔該晒你地。」

他吹起口哨，鬆了鬆十指的筋骨，一邊微笑一邊控制滑鼠搬運對方的照片和文字，再把數天前拍到的照片放在稿裡，稍作潤色。

他相信自己的報導，將會成為這星期最高views數的新聞。

蝴蝶拍動了翅膀，飛往了半空。

次日早晨，Benjamin坐在錄音室裡，聽著他今天收到的、第十一通來自娛記的電話。

「Benjamin speaking」

「你好呀葉生，我地係——」

「我唔會接受任何關於音樂以外嘅訪問。」

Benjamin黑著臉掛了線，把電話丟到工作桌那份報紙上。

這天C1的頭條正繪影繪聲地書寫著人氣男子樂團複雜的四角感情關係，性向成疑的Adrian在知名唱片監製和隊長之間周旋，新人樂隊能夠得到知名監製的幫助原來另有真相，可憐的女演員最後爭不過一個男人，大大個「中途轉基」的標題要多刺眼有多刺眼。

「屌你老味，我叫葉靖林唔係叫葉靜林呀記者。」

他在這圈子裡十多年，替這麼多歌手做過那麼多膾炙人口的好歌，得到的注目還不及跟Adrian的兩張合照那麼多。

這世界在荒謬方面從不教他失望。

這些新聞並沒有令Benjamin太困擾，他倒是想起那小鬼數天前才過呼吸症發作，現在有這樣的新聞，真不知道他該如何消化。他舉起了手機想要給Adrian打個電話，可是想了想對方現在應該被娛記轟炸中，所以他取而代之給對方發了個短訊讓他寬心。

『係啲記者on9，我無唔開心，所以你都唔好怪自己。』

言語的安慰那麼無力，他想來想去最後還是不作修改就把這條短訊發過去。

這世上本來就是有那麼多的壞人和蠢人，或有心或無意地給這世界帶來了這麼多的傷害。

小鬼，你沒有錯。

只是太過善良柔軟，在這殘酷世界裡本來是種悲哀。

另一邊廂，Gerald面無表情地看著網絡裡的輿論，只見雪球正以不可逆轉之勢越滾越大，這場輿論紛亂並不可能在一時三刻裡得以平息。

他沒有逆轉的超能力，他是個不小心犯了錯之後，把所有重視的人都捲進無辜漩渦裡的罪人。

然而，後悔是沒有用的，程子釗做了這麼多年的人，他最討厭的那個詞語就是後悔。

與其責罵當初的自己為何如此愚蠢，倒不如思考當下的自己有什麼能夠做。

關上了電腦，Gerald執起了自己的手機打了那通有好一陣子沒有打過的電話號碼。

「喂。」

他要做打碎石頭的薛西弗斯。

Yours Truly

12 - Yours Truly

撲嚙嚙嚙。

家用電話的訊號燈就像索命咒般不住地閃著紅光。

Claudia穿著拖鞋慢吞吞地走到電話的旁邊，臉無表情地看著訊號燈瘋狂地閃動。她把手放在話筒上，默默在心裡倒數著時間，告訴自己要是這串響聲超過十五秒的話，她就會接聽。

在電話響起的第十秒，就在她意料之內，訊號果不其然戛然而止。

在她於現場訪談失控嚎哭以後，她和Gerald的相關報導一時甚囂塵上，娛樂圈真的沉寂了許久，這種八卦滿足了餓了好一陣子的記者和吃花生群眾。

兩邊的支持者爆出罵戰，她在短短一星期內承受了這輩子最為凶猛的責罵，歌迷們用詞之烈，讓她不禁思考到底自己什麼時候成為對方的殺父仇人。各大討論區和她的社交帳號被不同的留言轟炸是想當然的事，誰叫她招惹了這年內最為一時無兩的樂隊隊長呢？

然後在事情發生後的第二天，她開始受到惡意的電話滋擾。打過來罵她一兩句賤人死八婆臭雞公廁也不算什麼，有些人閒得玩精神折磨，電話響了幾響，她伸手接聽對方就立刻掛線，樂此不疲。

Claudia不知道何解自己的固網電話會被洩漏出去，但她亦早已不甚稀奇各路狂迷的神通廣大，要是他們把這份狂熱和執著放在正事的話，相信科技發展水平會一日千里，世界和平指日可待。

經理人勸她拔掉固網電話的線，要不就換個電話號碼，但Claudia卻不願妥協。本來男歡女愛就是常事，況且她根本一點都沒錯，要是她換電話或者拔電話線的話，不就像變相承認她是那些狂迷眼中的賤人死八婆臭雞公廁嗎？

也許在他人眼內，她這種算是鑽牛角尖和固執，但她絕不會為自己沒做過的事情屈服。她拿著電話，掃著被打爆的社交媒體信箱，咒罵她罵得最為惡毒的全部來自女歌迷。

她倒追Gerald又如何了？Come

on，現在是什麼年代了，當女孩子們走進店內可以指著喜歡的東西說我要This This

This的時候，為什麼倒追男人就要用倒貼、沒有矜持來形容？難得遇上喜歡的人卻完全不行動，站在原地以為發放腦電波就能引對方來追自己，然後眼巴巴看機會溜走了才來後悔？她不會做這麼愚蠢的事。

看著那些噁心的訊息，Claudia氣笑出聲。

女人才是最喜歡迫害女人，此言確實非虛。

這世上的人，原來真的可以有這麼多莫明奇妙的惡意。

正當她掃著電話的時候，一通電話打進她的手機裡，她看見來電顯示，瞬間發了懵。

大概經歷過分手的人們都這樣的心路歷程。

剛分手那兩三天，並不覺得有多痛，只覺渾渾噩噩，大腦還未完全能消化分手的真相，哭也不太哭得出來，到了第四、五天，淚腺突然變得脆弱，身體終於接受對方跟自己變得徹底無關，喝杯水都能教人觸景傷情，陷進情緒的無底洞。心裡會有份莫明的希冀，覺得對方冷靜下來就會再次找回自己，告訴自己分手都不過是一時衝動，讓我們重新來過吧。

Claudia看著Gerald的來電，手腳都僵硬了。

他為什麼會找她？是為了復合？還是為了她崩潰引發的麻煩來找她算帳？千頭萬緒片刻間在腦海裡閃過，Claudia手指有點發顫地按下了接聽鍵，伸手摟過沙發上的一個公仔抱住。

「喂。」

「喂，我係Gerald，得唔得閒講兩句？」

糟糕。

聽到他的聲音又再讓她想哭起來。

Claudia捂住自己的嘴巴悄悄地吸了口氣平伏自己的心情之後，才開口說話。

「Ok呀，你講吖。」她故意打起精神道。

「你...還好嗎，呢排啲新聞都好犀利吓。」

「還好呀...你呢？」

「都係咁...」

這對話真的乾巴巴到讓人無所適從。

Claudia拿著電話盯著客廳裡的書架，突然覺得應該要有一本叫《How to deal with your ex》的書，起碼可以讓她現在翻著救命用。

Gerald握著電話抵了抵嘴，千言萬語在唇邊轉了一圈，最後闔上眼睛。分了手的兩個人還能說些什麼？本來就沒什麼話好說的，更何況現在捅出了這麼大的麻煩。

「Claudia，你記唔記得之前你同我講過，你好想為我做啲嘢？」

Claudia心裡一沉。

她記得這是之前在Adrian遭遇跟縱狂的時候，她求Gerald讓她幫忙接送時，衝口而出說過的話。這代表Gerald接下來想說的事多半都跟Adrian有關。

她不自覺地握緊了話筒，啞著聲回道：「嗯，我記得。」

Gerald拿著電話安靜了數秒，吞了吞口水。

他活了二十八年，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有朝一日竟然會對一個女孩子如此殘忍，而對方更是深愛他的女孩子。

「我想你同我夾份講個大話，我認我有第三者，但呢件事同Adrian無關，由你出口嘅話成件事點都會有說服力好多。」Gerald咬了咬牙，用最快的語速說道。

Claudia在這刻之前從來不知道原來人的情緒能夠在一瞬間內沸騰。這段時間哪怕她承受了許多委屈、幾乎被折磨到神經衰弱，她都能一一扛下來，外界的人對她的所有傷害，都比不上Gerald這番話教她憤怒。

「Fuck you! How dare you do this to me Gerald Ching! How dare you! Fuck you!」

Claudia在這瞬間丟棄了自己所有的修養，把自己懂得的所有髒話全數用上，化成炮火對著Gerald連珠爆發。

Gerald握著電話默默聽著Claudia的歇斯底里，他甚至希望自己可以站在Claudia面前，被她用水潑一身也好一巴呼過來都好，因為他真的不知道該如何表達自己的歉意和彌補對Claudia的傷害。

當Claudia罵了一通總算冷靜下來之後，Gerald才開口說話。

「呢件事主導權係你度，我有熟同信得過嘅記者可以幫手出稿，事成嘅話得我係衰人，而你同埋Adrian都可以唔洗再畀人針對，我覺得係一個好嘅方法嚟。」

「哈，」Claudia握著電話冷笑：「你憑咩覺得我會幫你？」

「就憑你徐漾妍係我程子釗做二十八年人識過最聰明最叻女最出色嘅女人。」Gerald斬釘截鐵地道。

Claudia握著電話失聲。

Gerald不是什麼即時轉數很快的人，以前跟他和Adrian一起出門的時候，總能看到Adrian耍嘴皮讓Gerald完全無法招架，佔不了任何嘴上便宜，然而Gerald是個效率至上的行動派，每當他要做決定之前，總會深思熟慮，權衡了多方利弊後才提出意見。

其實她明白Gerald說得對。

他一個人的犧牲能夠拯救兩個人、拯救她，她著實沒有拒絕的理由。

他永遠是一個那麼「對」的人，合理到讓人無從反駁。就像他連分手都那麼乾脆，連藉口都不找，如盤托出，讓她恨無可恨，用顯微鏡都找不到一個情緒的宣洩位。

可她現在終於有了。

「多謝你終於畀我搵到個位憎你。」Claudia的眼淚掉了下來，她抽了抽鼻子，一手擦掉臉頰上的淚，回道：「好呀，OK，你講得啱，呢件事對我有利無害，我無拒絕嘅理由。」

「Deal?」

「Deal」

Gerald鬆了口氣：「好，咁之後啲嘢我安排好之後再通知你。」

「keep me updated」

「咁就咁？」

「Gerald呀，」Claudia在掛線前叫住了Gerald：「我有個問題想問你。」

「你講。」

「其實呢半年，哪怕係少少都好，少少，你有冇鍾意過我，或者畀我感動過？」

Claudia知道這條問題是十分愚蠢，而且這個答案也根本不能改變到他倆之間的狀況。可這大概就是陷進愛情裡的人的執著吧，想在廢墟裡發掘些愛的証據，證明這段日子並沒有枉過。

Gerald想起了他倆這半年以來的點滴。

人心肉造，每一天看著像她這樣優秀的女孩子不斷地為自己付出了這麼多，他怎麼可能連一點感動或者絲毫的好感都沒有，要是真的一分感情都沒有的話如何支撐這段關係半年，可是時到如今說這些又有何用呢？

「Claudia，」Gerald思量許久後這樣回道：「我無後悔呢半年同你一齊過。」
「.....」Claudia苦笑。

這個答案真的很Gerald。
她還能期待什麼呢？這已是現在的他能夠給她最大的溫柔了。

她長吁了口氣：「好啦，你有咩再通知我。」
「好，拜拜。」

掛了線，Claudia打開了她和Gerald的對話框，看著他們這年內的短訊，無聲地勾了勾唇角。Gerald Ching啊Gerald Ching，你真的是個好討人厭的男人，來到此時此刻都如此誠懇認真，教我該拿你怎麼辦。

她的眼淚再次不受控地往下掉，她抱住了自己的雙膝，把頭埋在公仔上。

我也不後悔愛上過你，笨蛋。

* * *

對打工仔來說，下午四點左右是很尷尬的時光。

如果手裡仍有尚未處理的大量工作，就代表這天十之八九都必須加班，假如手裡的工作已經做完，忙了一天還要多花數個小時扮工，也是另一種的累人。

Eric坐在電腦前，當阿姐Gladys第三次經過他面前的過道時，他再一次把已經寫好的稿從文檔裡剪貼複製到另一個空白文檔，確定對方完全離開她的視線之後，他整個人往辦工椅後一攤。

這陣子最為爆炸的新聞，就是他兩位老友和電視台小花旦及著名唱片監製的四角大亂鬥新聞，其他什麼女明星露奶走光男明星結婚生子的新聞都激不起半點水花，views數怎麼都跑不上來。

Eric在中學畢業之後就當了娛記，誰叫他只有中文的成績可以尚且可以見人呢？他又想跟不同明星拍照集郵放在自己的社交媒體上，本著這麼膚淺的理由就一腳伸進了這行業裡，混著混著也混了好幾年。

他是從沒有估計過自己的死黨Adrian竟然會有一天成為了人氣男星，而且還當起了C1的主角。

可他是個有義氣的人啊，就算他知道一切真相，但總不能出稿嘲笑世人說，什麼中途轉基性向疑雲，你們這群愚蠢的人類，這兩個人沒有一腿他就有第四條腿，哈！疑雲？可笑。

說就威風，不過出賣朋友搏views數這事他始終做不出來。

Eric打開了社交媒體，在不同的帳號裡穿梭想要打發剩下來的兩個多小時，順便發掘有沒有能做新聞的冷飯菜汁，他的手機響了。

看見來電，Eric稍稍睜大了眼。

「喂——程總，稀客啫，點呀有料爆畀我呀？」Eric一邊打趣一邊轉筆。

「係呀，有嘢想搵你幫手寫。」

「寫咩先，嗱爆唔過四角大亂鬥我唔寫架，一字千金呀我。」

「實爆得過，放心。」Gerald單刀直入：「我想你幫我寫篇稿講我有第三者，Claudia同Adrian係無辜，我同Claudia個邊傾左佢話無問題，可以配合出文。」

Eric手裡的筆掉了下來。

他從辦公椅上坐直，雙手扶著電話壓低聲線說：「喂程總，唔好拎呢啲嘢嚟講笑啫。」

「Eric，我地都識左幾年，你覺得我會擺呢啲嘢嚟講笑咩？」

「你等我一陣。」

Eric有點搞不懂現在到底發生什麼事情，他左顧右盼，確定身邊的同事仍然埋首在他們的電腦前，沒有人注意到他的異狀後，隨即執起桌上的煙，扮作放煙Break離開了座位。

他推開了後樓梯的門，跑上路落了數級樓梯，確認樓上樓下都沒有人之後，才繼續他和Gerald的對話。

「喂你搞咩呀Gerald，痴咩線呀，無啦啦要我出呢啲稿，你自殺呀？」

「而家件事停唔到，Adrian啲料開始畀越掘越入，間間都咬實唔放，Claudia明明乜都無做過又畀人寫到咁，如果唔係我半年前應承同Claudia拍拖之後又處理得唔好嘅話，根本唔會捲晒啲人入——」

「唔係唔係，你停一停。」Eric快速地點了根煙，抽了口後，慢慢整理自己的言辭：「Gerald，我知你入行之無乜留意呢行啲生態，喂呢啲料擺佢最多兩三個禮拜乜都完架啦，香港人咁撻善忘，你真係唔需要跑出嚟自爆呢，攤凍佢就得架啦。」

「咁如果佢地掘到Adrian同佢個ex嘅嘢呢？掘埋佢屋企人啲嘢出嚟呢？」

Eric抖了抖煙灰沒有接話，因為他很清楚這事情隨時有可能發生。

「Adrian係我拖入娛樂圈架，唔係我嘅話，佢今日根本就唔洗畀咁多人指指點點，用顯微鏡又慢鏡播佢啲片去搵啲咩所謂証據，你識佢識得仲耐過我，你係咪想望住佢又冧多次呀？佢畀屋企人趕出嚟個時係點，你仲清楚過我啦。」

Eric哪有可能忘記啊。

他那長年享盡錦衣玉食的貴公子老友，一夜之間天堂掉落地獄，本來在演皆大歡喜的人突然跑到隔鄰錄影廠當起天涯歌女的主角。明明本來是隻好玩得來半帶毒舌的團欺倉鼠，忽爾變成渾身尖刺誰都碰不得的刺蝟。

他當然不想再看見Adrian崩潰。

「咁...」Eric搔了搔頭，他握著電話踱了兩步，搜腸刮肚找合適的措辭：「咁就算我幫你寫稿都唔代表Spin得走，唔代表其他行家唔挖落去架喎。」

「我明呀，我緊係明啦。」Gerald毫不動搖：「但我覺得有一試嘅價值，起碼我有做過嘢挽回呢件事先。」

「Gerald...」Eric還想相勸。

「我地喺呢個位拎返個主導權唔好咩？其他人點寫我控制唔到，但我搵你幫手寫起碼仲可以做risk management可以做damage control，你幫下我啦Eric。」

Eric嘆了口氣，他把根本沒在抽的煙丟在地上踩了兩踩：「咁Claudia嗰邊可以點配合？」

「而家風頭火勢好難出嚟見面，等間我用Skype開個conference call，全部嘢Online傾晒佢啦。」

「得，你Send invitation link畀我，我度度件事點做。」

Gerald俐落地道別，Eric掛線後揉了揉眉心。

他才發現Adrian一直叫Gerald做老細大佬程總是有道理的。這個平常總是坐在一邊看他們打打鬧鬧，偶爾才搭句嘴，轉數好像慢人一截的朋友，當他下定決心要做一件事的時候，他的魄力和考慮之周詳，根本讓人沒有拒絕的餘地。

Eric跑回自己的坐位，快速地收好了手提電腦和電話Cable線。

「走嚟？」Gladys看見Eric的匆忙揚了揚眉：「有料到？」

「有獨家，今晚等我Email睇九大行星連環爆炸。」

「哇咁巴閉？」

「閃先。」

Eric心裡苦笑。

這將會是他混了好幾年最大的一條獨家了吧。

想不到他竟然一點都不為此快樂。

他們三個人開了個視象會議，最後決定用Claudia和Gerald的聊天截圖切入這篇看圖作文。

截圖的內容不多，統共兩句，分別是Claudia的一句「你做過啲咩自己心知肚明啦」，而Gerald回覆一句「你夠薑咪爆出去囉」，光是這兩句已經夠寫篇千字文。

他們出稿的方向是這樣的。

Claudia因為不堪持續受Gerald的狂迷滋擾，與Gerald尋求解決方法無果而訴諸傳媒，並且替Adrian說了好話，說他絕對不是什麼第三者，反而是在跟Gerald交往這半年裡默默給他許多支持的好朋友，亦不覺得他與Gerald有任何一絲曖昧，另一邊廂，Gerald承認與Claudia交往了半年，並且對她造成的傷害致歉。

不需要再另外找路人甲扮演第三者，他們都懂得謊言一旦牽涉越多人的話就越容易有被識穿的危機，比起確確實實地被拍到的出軌罪證，女方不願意瞞下半點委屈而終於出聲捍衛自己聲譽，男方在女方還未列出任何罪證前就下跪認錯，其他的內容看官自行聯想。

他們誰都不用說明到底Gerald做過的「心知肚明」是什麼，觀眾已經能在腦海裡寫出一齣高潮迭起的愛恨情仇大製作。在這些時刻，女人總會獲得許多的同情。

於是事情就這樣塵埃落定。

同天晚上，四角亂鬥的第三位男主角Benjamin久違地出現在酒吧裡。

這天他本來只是打算來淺酌幾杯，可是有魅力的人還是會很不其然地吸引到其他人的注意，上過新聞後果然會有點連鎖反應，但他一點都不把這些東西放在心上。

成年人的世界少了許多猜度，大家在社會裡混了那麼久，數個眼神幾句說話，一來二往，一杯威士忌都尚未喝到見底，就已經摸清了對方的來意。

雖然Benjamin本來沒這打算，但對方尚算長得合他脾胃，他也一段時間沒有開葷，於是就同意這晚做點愉快的事打發時間。

他仍然坐在吧台邊握著杯喝酒，邊刷著電話邊等待現在正上洗手間的那位陌生人。

一宗推送新聞跑進他的屏幕裡。

看到熟悉的人名，Benjamin皺著眉頭點進了這宗新聞裡看。不看還好，一看下去，他手裡握著那杯威士忌幾乎失手潑灑了一桌。

「癲撻左呀？痴乜撻嘢線呀？！」

Benjamin放下了杯子，來回看了這篇文章兩次之後，幾乎能夠斷定這是Gerald想出來的噁主意，荒謬到教他不知道該給出什麼反應。

犯得著嗎？犯得著做這樣的事嗎？香港人是多麼善忘啊，這種程度的娛樂新聞燒到兩個星期什麼都燒完了，那小子是第一在這城市裡生存嗎？用得著自殺嗎？這算什麼啊，要殉情才能表示你的一片真心可昭日月嗎？

可他沒兩秒又想到Adrian那張蒼白的臉。他想起小朋友那隻想要捉住他求救，而他卻捉不住的、那顫抖的雙手。

他心裡一沉。

Benjamin這輩子絕大部份時間都能游刃有餘處理不同事情。他總是很快能夠摸清許多事情的遊戲規則，用最短時間判斷哪條路徑是最高效率，找到最適合的位置切入，權衡一切利弊，趕緊完成後站在場邊看著場內的人像一堆傻子般團團轉，無從入手。

他是那個總能掌握大局的人，淡定自持。

來到這刻，他竟然覺得自己有「輸了」的感覺。

不是輸給Gerald·Benjamin從一開始就明白那兩個小鬼的感情根本旁人無從插足。他也不知道自己「輸了」什麼。

可就是輸了。

「行得啦我。」

從洗手間出來的那位陌生帥小子走到他的身邊，Benjamin卻什麼胃口都沒有了。

「我無mood，今晚就咁算，你擺低張單，我當請你飲杯嘢。」Benjamin低著頭說。
「吓，點解好地地無啦啦話無mood就無mood？」他不滿地湊前了兩步拉著Benjamin的衣袖：「喂做人唔係咁架喎，出嚟玩都比些少尊重呀？」

好煩。
他這輩子最討厭不知進退的人。

幾乎在下一秒鐘，Benjamin抄起桌上的杯，把裡頭的酒往對方身上潑去。

「Fuck off」Benjamin狠狠地擱下了杯：「我怕你聽唔明廣東話。」

無視身後的叫囂聲，Benjamin執起了自己和對方的帳單往門走去。

* * *

這宗新聞毫無意外地成為了這週的震撼彈，得到這單獨家新聞的Eric，被上司和同組同事推著去敲響新聞部的鐘。這是他們公司的習慣，誰的那條新聞可以跑過20萬次瀏覽量的話，就可以敲鐘，全層會為那同事拍手歡呼。

這是他Eric第一次敲這個鐘，可是他根本笑不出來。

「Eric，陪我去食枝煙？」

Eric的上司Gladys看到他不太對勁，在他敲完鐘之後走到他身邊，幾乎是強行把他拖出編輯部。兩個人走著走著就到了公司天台，挨著欄杆聊天。

「知唔知點解我搵你出嚟？」
「功高蓋主通常都死得好快。」Eric瞧了瞧樓下，風高物燥：「呢度方便。」
「仲識講笑，即係唔賴得晒啦。」Gladys笑著點起了煙，又把煙包往對方身邊一推：「我收到人事部同我講你想調Department。」
「...嗯。」Eric抽出了一根煙回道。

「我估你應該識Gerald或者Adrian是但一個？」

Eric睜大了眼還未說話前，Gladys已經笑著開口：「阿仔，我做多你幾多年人呀，換轉係平時你有呢

啲獨家嘅話認屎認屁認到下年啦，而家個樣灰過恆指跌穿一萬點呀，估都估到啦。」

「Sorry...」Eric握著欄杆大喊出聲：「我都唔知自己Sor乜鳩，但我好撚唔開心呀！」

「其實你要開心嘅話真係唔應該做新聞呢行，講堅調左你去港聞你會開心左咩？你知架啲，打開份報紙九成都係死人冧樓，日日話畀讀者知係架啦，世界荒鳩謬，人類無得救，你知架。」

每天跑在前線看到那麼多荒謬的事，竊鉤者諸、竊國者侯，小人得道，正義必死。報導這些事之後，好像除了增加讀者的無力感之外，根本對整個社會沒有任何幫助。

Eric伸手揉了揉自己的頭，他的心裡那頭悶意不知道該如何發洩。

「Gladys，我唔係啲咩好有理想嘅人，新聞等於第四權監察社會呢啲嘢我晨早唔撚信，講堅啲大行睇唔起我地，但佢地間間大MSM咪又係要睇廣告商支水喉開飯，鳩寫到唯恐天下不亂咁，呢啲事已經係Norm嚟大家心照，好似娛記咁，因為係Norm，我咁多年嚟同啲明星懶熟咁打下卡影相之後轉個頭又可以好衰好mean咁寫佢地，真心一啲都唔覺得有問題，會覺得出得嚟做娛樂圈就預撚左架啦，咁多年嚟真係咁諗，」Eric看著前方的山景說：「但今次搞到我個FD，我知佢地根本唔係咁嘅人，而我呢個仆街仔真係唔知行咩運先可以識到兩個咁撚好人嘅人，我一諗到以前畀我寫臭過嘅人有機會好似佢地兩個咁，都係咁好嘅人嘅時候，我好想嘔呀。」

「咁人係咁架啦，由親及疏，人性嚟。」Gladys看著Eric難得吐露心聲笑了出聲：「咁你又咁諗啲，呢單嘢係你報，你仲可以就住嚟揪，如果係其他行家報嘅話，寫成點你根本控制唔到，你覺得佢地兩個仲有冇得撈落去咁老實？」

想了想那兩個人在舞台上的風采，Eric完全不經思考地點頭：「緊係有啦！又有樣又有才華，我買佢地兩個紅足廿年呀！」

「咁有個熟嘅娛記可以幫佢地兜底唔好咩？」Gladys扭頭問他。

「.....其實我係咪好有才華所以你唔想我調department？」Eric揚了揚眉問。

「你不如考慮下喺呢度跳落去啦。」Gladys受不了白了他一眼：「我唔夠人用呀，調左你去港聞我邊度搵馬仔畀我奴役呀？」

「哇你個人咁坦白嘅，美言幾句氹下我呀嘛。」

「你老細把口話錫你但唔加你人工就唔係錫你，美言幾句就受氹真係天真，」Gladys笑出聲來：「你留低嘅話我同人事部講年底人工傾傾佢啦。」

「真係架！」Eric睜大雙眼問。

「嗯，但唔一定得架，到時唔好話我哋鳩你呀。」

「知啦。」

前世做錯事，今世要賣字，記者人工低到一個點，本來就是行業的現象。

「咁Gladys你點解會做足咁多年，你明知咩都改變唔到。」

沒有預料到Eric會問自己這條問題，Gladys想了想回答。

「出面啲人好無聊，」Gladys雙手插袋，伸高了自己的腳：「同埋我鍾意著波鞋返工。」

Eric笑了出聲。

真夠膚淺的理由啊。

可這世界這麼多人，只有那麼小撮人能夠做出驚天動地的大事業，誰不是每天營役。在苦悶的生活裡找出一點讓自己喘息的快樂，也是生活的哲學吧。

跟Gladys聊了一陣子，Eric總算調整好自己的心態，在他接近下班的時候，收到來自Adrian的短訊。

內容不多，不過八字。

「今晚九點，老地方見」。

簡短得就像什麼武林高手之間下的戰書一樣。

Eric早就預計Adrian會找他，而他當然知道老地方是什麼地方，那是他以前和Adrian和阿東一起踢波的球場。

雖然後來Adrian沒再跟他們踢校隊，但每次他們不夠人的時候都會叫Adrian來湊數。那小子是真的有點天份，明明平常看著像個嬌生慣養的小少爺，到了球場判斷力和運動神經之高，讓他們的中學老師都忍不住好幾次勸他加入校隊。

他跟Adrian一起長大，要不是對方主動對他和阿東出櫃的話，Eric真的完全不會覺得對方是個同性戀。一般男生會玩的他全都會玩，而且玩得比很多人都好，當年他出櫃的確是震撼了Eric的世界觀。

在這之前，Eric覺得同性戀是什麼遙遠的外星物種，他又不是基，自然不會跟這些人有什麼交集，可是原來這些「外星人」隨時就活在自己的身邊，並跟自己分享了那麼多喜與悲。

本來作為朋友很難體會到他的難處，直到看他的性向疑雲被繪聲繪形地在各大報章刊登，他才知道Adrian有多麼難。

一個人鍾意乜，老老實實關人乜事咩。

Eric打開了對話框，回了兩個字。

「OK」

Eric如常地下了班，出了工業區後在巴士站附近處理了晚餐，回了家一趟後把行裝丟在家裡，拿了銀包和電話就趕到球場去。

這天有點細雨，球場上難得沒有有人在踢波，正當Eric左瞧瞧右瞧瞧在搜尋Adrian，想要打電話問對方在哪時，平白出現的一球讓他整個人應聲倒地。

「屌你老味...」

男人最清楚男人那部份最脆弱，在球場上有些絕子絕孫的狠招是絕對不會派上用場。被球踢到下體的Eric痛得整個人蜷縮在地，在他倒下的時候，面前就出現了一雙腳。

Eric痛到臉容扭曲，他眯著眼往上一看，果不其然看到Adrian正陰著臉站在他身前。仆街仔，這麼多年沒有落場還能踢得這麼精準，他又不能在這些關頭稱讚他寶刀未老。

「梁力勤，」Adrian蹲了下來揪住了Eric的衣領：「我同你做咁多年兄弟你而家咁搵樣對我？！其他報館點寫我都算鳩數，你咁搵樣set Gerald up？！」

「屌你...」Eric痛得幾乎說不出話來：「你踢乜鳩嘢袋...痴搵線...」

「我痴搵線？！我痴搵線嘅話一早殺搵左你呀！」

Adrian揪著他的衣領搖了搖，再把Eric推在地上。這兩天經歷了這麼多掙扎的Eric也顧不得痛，他情緒爆發地撲到Adrian身上，握起了拳頭。

不行，這小子的臉要用來搵食用，打不得。

Eric放下了拳頭轉為揪住對方的衣領：「我就真係痴搵線呀！我痴搵線到幫Gerald份稿度左咁搵多次先拎去出稿，我痴搵線到因為呢單新聞額足兩日搞到我想調去跑港聞，你好搵嘢呀鄭家望！單嘢係Gerald搵我寫架，你估我好搵想寫呀！」

「Gerald叫你寫？」沒想過這種發展的Adrian驚呆地瞪圓了眼：「咩呀？」

「屌佢老味算鳩數，我唔搵再幫佢瞞啦。」Eric豁了出去：「Gerald前兩日打嚟搵我，叫我幫佢出稿，佢同Claudia夾左口供，佢扮有第三者咁保你同埋保Claudia兩個，你估我無勸佢唔好玩自爆呀，但條友係咩性格你知架啦，決定左要做嘅嘢根本無人阻到佢嘅，我唔幫佢寫，佢搵其他報社無咁熟嘅記者寫係咪仲出事呀！」

「佢點解要咁做？」Adrian頭腦發懵，他完全搞不懂Gerald的用意。

「點解？！你嚟問我？」Eric氣笑出聲：「我唔搵該你地兩個啦屌，有咩自己三口六面拆清楚啦，成日都粒聲唔出咁做咁多嘢以為係為對方好呀，好偉大呀？唔搵係呀，你地兩個都係蠢鳩仔咋，蠢鳩仔！」

大概Adrian這輩子都沒有預計過終有一天，他會被Eric指著罵蠢鳩仔而不能反駁。他看著對方仍然弓著身一臉痛苦的模樣，後知後覺地想要扶起對方。

「唔搵洗你扶呀屌你！」Eric負氣地甩開了他的手。

「對唔住呀梁力勤！」Adrian有點手足無措地說道。

「躑呀你條仆街仔！良心當狗肺！」

「咁我企返喺度畀你省啦，你唔好嬲啦。」

「你三歲呀而家我有冇你咁蠢鳩呀？」

兩個人這些年來累積的感情不是說假的，雖然Eric含冤受屈，但只要說清楚之後，這些憤怒和誤會就能像粉筆字一樣抹掉。當然Eric亦會乘機敲竹槓，讓Adrian幫忙撲之後來港開演唱會的韓國女團演唱會票。

新聞出來之後，輿論焦點正如Gerald盼望，負面焦點果然轉移到他的身上，這次是他賭贏了。

他對自己的運氣向來有點自信。

Claudia自然贏得大眾的同情，Adrian的性向疑雲亦幾乎被完全撇清，他的死忠支持者更加發起了另

一方的言論，除了表明她們不會因為Adrian的性取向而放棄支持他之外，更加牽起了新一輪的社會討論，到底媒體的報導應該到哪种程度為止，藝人的性取向該不該成為新聞，哪怕是公眾人物都好，是不是最起碼應該有保留自己性取向私隱，不應該「被出櫃」，有人列舉了這世上不少的明星因為「被出櫃」而被迫退出娛樂圈的新聞，著眼點放在他們的困難之上。

這當中當然涉及商業操作，在Gerald找了阿東幫忙後續控評。阿東從事廣告，認識一些可信賴的打手公司，除了幫忙發帖帶風向之餘，阿東還有幫忙監察各大論壇的瀏覽量和相關帖子的數據，種種發展都表明Adrian基本上已經在這次風波裡全身而退。

這同樣地亦帶來了別的問題。

Adrian的死忠支持者開始提出希望Adrian單飛，說他唱得這麼好不應該受Gerald拖累，至今仍然不離不棄的Gerald支持者們，則執住了其實Claudia和Gerald各自的聲明都根本沒有說過具體的內容，Gerald也許並沒有大家想得那麼壞，離開了創作主腦的Adrian就會淪為普通不過的歌手，在歌迷會中間引發了另一輪的紛爭。

暫時樂得清閒的Gerald在家裡看著各種各樣的討論和帖子。看著有些人自稱是他大學舍堂同學，在大學年代的Gerald已經打著音樂才子的名義不斷食女。

Gerald看著這類型帖子失笑出聲。

首先他不知道原來自己唸大學的時候原來有住宿舍，第二他今天才知道原來早在大學他用Vocaloid寫歌被當成怪人的年代，已經是有「音樂才子」的名號。

這世界的人真閒。

他和Adrian的代言固然被停，連一些尚在接洽的工作也擱置了，不受影響的只有Adrian的個人節目。

早前大受好評的綜藝開拍第二季，Adrian由於上季活躍的表現，這季亦理所當然地出現在常任主持人一列，而Claudia更是其中一個新加盟的女主持，而這天他們就到攝影棚拍攝這季的造型照。

Adrian和Claudia再次見面，但彼此已經出現了許多不需言明的疙瘩。Adrian不知道該如何面對Claudia，哪怕他是處於被動位置，但他仍然覺得自己是破壞了Claudia和Gerald的感情的「第三者」。

Claudia表現相比起Adrian大方，主動跟對方打招呼之餘亦在場內跟不同的工作人員有說有笑。

Adrian看著Claudia神采奕奕的模樣，真的覺得這個女孩子好厲害。

多勇敢的人。

他連她一成都學不到。

工作結束之後，Adrian正在等待接單司機的電話，Claudia主動走到了他的身邊。

「Adrian，仲未走？」

「呀，」Adrian嚇得整部電話險些飛脫出手：「我等緊個Uber司機打畀我。」

「你唔洗咁緊張喎，」Claudia被對方的反應逗笑出聲：「無諗過自己學車？」

「睇怕都係時候要諗下。」Adrian有點不好意思地道。
Claudia安靜了數秒，她吸了口氣對Adrian說：「Adrian，你知唔知其實我最憎你啲咩？」
Adrian看著Claudia清澈的眼神，有點畏縮地搖了搖頭。
「你最乞人憎在我無乜嘢可以憎你。」Claudia半帶無奈地聳了聳肩。

Adrian愣了愣，Claudia看了看手錶，跟經理人約定的時間已經相差不遠。她鼓起了勇氣，走前了兩步抱住了Adrian，附在他耳邊說：「你地要加油呀。」

語畢，她拍了拍Adrian的肩膀離開了化妝間。

Adrian看著Claudia俐落的背影，突然覺得一陣淚意襲來。
他果然沒有看錯，她是這麼勇敢和善良的女孩子，要是她真的能跟程子釗順利發展的話那有多好。

為什麼事情不能往他希望的方向發展呢？
為什麼他只是想所愛的人得到幸福，卻把他捲進了不幸的漩渦呢？
為什麼這麼難？

Adrian握著手機，還未等到司機的來電，就收到了Gerald的短訊。

「如果你今日收工唔係好叻嘅話，可唔可以過一過嚟Band房？」

他們已經好幾天沒有聯絡。

Adrian回了個OK之後，跟隨即打進來的司機改了目的地。

雖然他未至於跟Gerald一樣把他倆的Band房當成第二個家，但他們那個小小的房間裡經歷了許多的高高低低，由未出道到出道，在那裡做完第一張地下時代的大碟，在那裡見證了第一次演唱會售罄，在那裡被Gerald告白。

這短短三年多的時間，他所經歷的事情，好像比起他以往二十年加起上來還要多。

攝影棚跟Band房的位置不遠，才二十分鐘，Adrian又再一次站到這個門前。
他打開門，看見Gerald正坐在沙發上等待他，唱機上放著他送Gerald的那張《十七歲的地圖》，放著那首I love you。

Adrian突然想起有一次在錄音室裡跟Benjamin討論過何謂情歌。

Benjamin對他說，他覺得一首出色的情歌，應該讓聽者在聽到的時候就能憶起自己哪年哪刻的某段感情，或傷心或溫馨。如果那段感情無法讓人記起任何一首歌的話，代表其實也沒愛得那麼深。

黑膠唱片如何小心保存都好都會有炒豆聲，因為黑膠唱片是用針讀的，所以聽得多的唱片始終會有折舊到不能再聽的一天，這代表聽者每聽一次也在倒數著它的生命，讓收錄的情歌更具份量。

Adrian不懂日語，可是聽到尾崎豐唱的那句「I love you」時，這份既溫柔又淒酸的感情，教他心碎。

這首大概這就是他以後想起Gerald的時候，就會在腦海裡聽到的歌。

「嚟左喎？」Gerald抬頭看他：「多謝你隻碟，忙到而家先有時間聽，Analog真係唔同啲。」

「你鍾意就好。」

無形的隔膜已經在他倆中間豎立，他們的對話那麼生硬而無味。明明他對Gerald有那麼深厚的感情，恨不得把世上的幸福全部送到個人的手裡，可是他卻發現光是朝他走近一步，都教他呼吸困難。

「今日又有廣告商打畀我話想中止合作。」Gerald眼看前方：「我覺得我地應該諗一諗接下來條路點行。」

唱機裡的唱片一圈圈地轉。
Adrian看著發愣，他沒有考慮到這個份上。

「咁你想點行？」
「如果你唔怕畀我拖累嘅話，我想繼續同你兩個人行落去。」

他當然不怕被Gerald拖累。
Gerald怎麼會拖累他，沒有他的話他鄭家望早就水底裡窒息了。

Gerald看他沒有反應，走上前方想要握住Adrian的手。
Adrian嚇得往後一縮。

人類面對危險的時候，會有fight or flight的機制，會本能地選擇到底是迎戰還是逃跑。

他很沒用，亦很懦弱，他不像Gerald那麼有魄力能夠想到如此周詳的計劃去保護所有人，他不知道該如何才能保護Gerald。

若是危險，那就逃開吧。

他不可以。
他不可以把這個人拖進水底裡，他會這輩子都原諒不了自己。

「Gerald，我想暫時停止活動。」

Gerald懸在半空中的手頓了頓，他輕笑出聲，然後垂下了手。

「啱嘅，Sorry係我任性，我無理由要你陪我承受呢啲嘢。」

其實與這些無關。
能夠跟你在一起的話，我根本不介意前面有任何困難。

「咁我地完埋下次個Show之後就現場宣佈埋啦好無？」Gerald跑到電腦前，看了看他們接下來的行程擰轉頭問他。

不好。

我連死也想死在你的身邊。
可是我根本不知道該做些什麼才能保護你。

「...好。」

肯定是我們走得太近你才会有這種錯覺，只要分開一下下的話，所有事情肯定能夠回到正常軌道的。
肯定會的。

「咁我安排埋啲手尾。」

Gerald的語氣平靜得就像討論天氣一般。
就像他倆分道揚鑣，根本不是什麼大事。

隨著最後一場現場演出終結，踏入Gerald和Adrian組合出道的第四年。
他們在官方網站宣布，樂隊無限期暫停活動。

-TBC-

埋單11728字。

我痴左線。

I've got millions of words to say
In the dark i'm so afraid
to tell you how much I care for you

For all the promises I've made
I'm sorry I have betrayed
And it's driving me insane

But you'll have to understand
I won't even try to defend

There're words that I can't say to you right now
I'd have to keep it in me
and that's what I got to do
Till the day when I stand right in front of you
I hope you'll understand, I truly do

拋物線

13.

Gerald經歷了這三年間最為清閒的半個月。

大概有某些人就是天生工作狂，空閒的日子會讓他們過得更不自在，而Gerald就很明顯屬於這類人。雖然他的幕前工作相對Adrian一直沒那麼多，但在這之前，一星期都起碼有四至五天在工作狀態中。自在樂隊宣佈了暫停活動之後，本來排得滿滿的時間表突然空了下來，確實讓他一時有點不習慣。

然而，這種人亦有種特殊技能，就是他們很會充份利用自己的時間，沒事做也會給自己找到有價值的事做。

暫停活動伊始，Gerald又回到天天到band房裡報到的日子。

首先他終於有時間給別人寫歌。

在這年他答應過好幾個歌手寫歌，可是一直在拖，現在他終於有時間可以還積存下來的歌債。另外，他還能專心炒炒股票，管理他的投資組合。

Gerald本來這個人就喜歡儲錢，經常被Adrian笑他一毛不拔，入了娛圈之後，他很明白這個行業其實是高風險行業，觀眾、聽眾真的會因著不同的事情，隨時明天就離棄你，所以他儲錢投資的習慣比起他當打工仔的時候還要謹慎。

托這年間的順風順水的福，Gerald的確沒有暫時的財政危機，可是他亦必須要考慮接下來的方向該如何走。寫歌賣錢是理所當然的事，但除此之外，他還有沒有別的事能做的？

在未找到答案之前，他知道自己恐怕要維持著左邊的螢光幕開著logic pro，右邊的螢光幕看著股票折線圖的生活好一段時間。

可母雞一天也只能生那麼多隻蛋，靈感這東西有時候勉強不來就真的勉強不來。Gerald的雙眼在音頻軟件的軌道和股票的折線圖之間左右來回了好幾次，他把今天寫出來的音軌聽了一遍之後，有點不耐煩地摘下耳機，疲倦地往身後的辦公椅一躺。

真的是好難聽好難聽。

他今天實在是什麼都想不出來。

他在辦公椅上轉了一圈，看著這間空蕩蕩的band房。

停不下來的大腦，自然而然地想起了上次他和Adrian在這裡的分別和在那之前的爭執。

自最後一次現場演出之後，他和Adrian已經有半個多月沒有聯絡。不止沒有見面，他倆連短訊也沒有互通過。他程子釗活了二十八年，至今經歷了三段戀愛，三任前女友都是倒追他，而他人生裡唯一一次的告白就給了他的好拍檔、一個男人。

最後他連被拒絕的資格都沒有，對方以「誤會」就帶打發了他這份感情。打發這份他尋找了許久才得

出的答案。

光是這份慘烈就可以寫成一首歌了，Gerald自嘲地想。

記憶就像幻燈片般在腦海逐幀播放，他想起Adrian在他表明心意那天一反常態的激動，想起他把自己壓在牆邊的那句問題。

『講到咁口響，你有冇諗過同男人做愛係點呀？』

他忍不住長長地吸了口氣。
他承認自己是真的沒有想到這一點。

本來Gerald就是一時衝動對Adrian告白，在那之前他根本完全沒有考慮過該處置這份心意，只是因為那份醋勁湧到喉頭讓他衝口而出，因此自然未考慮到那麼遠。況且，就算他過往跟女人談戀愛都好，在性這方面，他其實一直頗為被動。

Gerald把辦公椅轉回了螢光幕的方向。

他在大學的時候選修過電影鑑賞，為做功課也看過許多的同性戀電影，看到那些場合也不像別的男同學般有露出什麼不適的表情，他能很平靜地當成一般電影看，看完就用來寫論文交功課，這或許代表了他其實本來就比起別人沒那麼抗拒？

程子釗，二十八歲，男，在發現自己也能喜歡男人後，開始陷入了性關係的迷思之中。

他是個絕對的行動派。當光憑思考不能給他答案的時候，他就會找方法做實驗，再從實驗裡找答案。他應該慶幸自己生於這個年代，以他這種求真個性要是活在古代還去懸壺濟世的話，恐怕遺言就是一句「仆街有毒」。

可是電影又跟工具片的感覺不太一樣，一來就看真人的話可能有點太過高階。

Gerald打開了瀏覽器後，放在鍵盤上的雙手稍稍一僵。他仔細想了想，決定先不向高難度挑戰，他用Vocaloid寫歌多年對日本的動漫文化也有一定的認識，不如先找點相關動畫來看看，可能比起真人的毛片相對地容易消化吧。

他在網頁上搜了許久，跳過許多奇奇怪怪的標題之後，找到一個感覺跟Adrian有點像的男主角，然後在那頁面上停了下來。

程子釗，二十八歲，男，在發現自己愛上了拍檔之後，竟然以他做幻想對象來看工具片，陷入了既尷尬又內疚又鬱悴但同時有點點興奮的複雜心情之中。

說實話哪個男人沒有試過意淫自己喜歡的對象來自行解決，可不知道為什麼，當他想著Adrian做這件事的時候，竟然讓他多少有點褻瀆感，教他有點無地自容。

他也不是這麼純情的一個人啊，到底發生什麼事了？

自我嫌棄了十餘秒，Gerald還是點進了那條動畫，他以有限的日文聽力看著前面那些有鋪墊等於沒鋪墊的劇情，果然不用多久就入到了正題。工具片這種東西果然是實用為主，要看片中主人公談情說

愛的人，自然會找別片種。

可這是...什麼一回事？

「痴線，違犯人體工學架喎，一個人咁扭法腰都斷啦？體操呀而家？」

影片中各種奇怪的姿勢讓Gerald忍不住挑起各種製作的毛病和影片的邏輯，重點全錯的他，不僅沒有那種心思，最後忍了沒數分鐘就把片關掉了，然後開始懷疑人生。

是他太古板追不上時代還是時代追不上他，這種片到底放給誰看啊，哪能投入啊？

根據非正式調查，每個少年在人生裡都試過起碼一次，被問你飲唔飲湯或者把摺好的衫送進房間的阿媽撞破自行解決。

Band房的門鐘很配合地在這種尷尬的時刻響起了。

誰啊？

Gerald有點心虛地關上了敏感的瀏覽頁之後，走去開門。

當生活給不了你驚喜的時候，別擔心，他還能給你驚嚇。

Gerald打開門，看見站在門後的竟然是Benjamin。

「Yo」門後的Benjamin神清氣爽。

「Benjamin？」

「睇個款都應該要除鞋。」

Benjamin低頭瞧了瞧Gerald穿著襪子的雙腳，在門口脫了鞋之後就逕自走入Band房，順利成章得像這裡是他自己的地盤一樣，很快就自在地逛了一圈。

「估你唔到喎，地方細細又幾骨子咩，仲有埋黑膠機咁嘆。」他湊到Gerald的螢光幕前，瞧了瞧折線圖和相關網頁：「咦你都有睇Wallstreetbets？記住呢排Strong

hold.....唔？」Benjamin頓了頓，轉身對著Gerald賊笑：「.....我係咪嚟得唔係時候阻住左你？」

「咩...咩呀。」被精準地戳中的Gerald有點不太自在地搔了搔頭。

「男人老狗，寂寞又空虛，面前仲有部上到網嘅電腦，會做啲咩心照啦。」

「吓我寫緊歌咋嘛，你見唔到我開住Logic Pro咩。」Gerald指著螢光幕辯解。

「見呀。」Benjamin指了指桌上的廁紙桶，又踢了踢地上的垃圾桶：「我仲見你枱上面卷紙巾同枱底個垃圾桶添，睇你應該無乜經驗搵片架啦，你係要片嘅話我借個hard drive畀你囉，大把珍藏。」

他剛才是不是被眼前這個人性騷擾了？

Gerald臉紅到幾乎可以人體自燃，他發誓他真的早晚會宰掉這個該死的老賊。

「你上嚟做咩？」Gerald頓了頓，發現這句問題本身有點問題：「唔係，你點解會有呢度地址？」

聞言，Benjamin站直了人，他用高高在上的姿態，半帶挑釁地聳聳肩反問：「你覺得呢？你覺得點解我會知呢度地址？」

Gerald的臉色立刻一沉。
Benjamin盯著他的臉幾秒，最後噗嗤一聲笑了出來。

「你睇你個樣面癩到。」 Benjamin乾脆開估，他覺得眼前這小子真的易懂得幾乎透明：「問Adrian咪知囉。」
知道自己被耍了的Gerald微愠地說：「你想上嚟搵佢嘅話佢唔喺度。」

他根本不知道Adrian在哪，分分鐘現在Benjamin比起他更清楚Adrian的行蹤，思及此，又是一陣苦澀。

「我想搵佢我打畀佢就得啦，洗乜特登貢上嚟呀。」 Benjamin有點受不了Gerald的過度反應：「我嚟搵你呀。」

「搵我？搵我做咩呀？」 Gerald不覺得他和Benjamin有什麼話好聊的。

「找數囉，啲錄音錢未畀尾期。」

「咁又唔洗搵上門嘅，我開cheque畀你囉。」

是因為他現在落難所以怕他會走數嗎？原來在他人眼中的他，現在是如此不濟。Gerald就像為了證明自己還未被打敗似的，他動作很大地拉開了抽屜，想把裡面的支票簿拿出來的時候，Benjamin卻一手拉住他。

「我有話我想你而家找咩？」

「咁你想點呀？」 Gerald有點煩燥，說實話他現在真的沒那麼多的閒情逸致應付Benjamin。

「喺，找數有好多種唔同嘅方法嘅...」 Benjamin上下打量了Gerald一眼，笑得一臉耐人尋味。

「痴撚線，你想點呀。」 Gerald就像殘片中被調戲的良家婦女般，嚇得往後一縮。

「屌，你真係一啲都唔好玩。」 Benjamin沒好氣地翻了翻白眼：「話撚左你唔係我個Type啦，你真係以為我乜都擺入口架。」

這種毫無幽默感的老古板到底有什麼好，Benjamin實在搞不懂Adrian的品味。Gerald這種行走的教科書分分鐘在上床之前還有什麼奇怪儀式，例如做愛前繞床跑十圈熱身。

「咁你嚟做咩？」 Gerald知道再被耍下去他真的會發脾氣。

「行啦，同我去飲杯嘢。」 Benjamin直接執起了Gerald放在桌上的電話。

「吓我唔想去飲嘢啫。」

Gerald想要伸手搶過電話，Benjamin已經把他的手機放在口袋中，施施然地走到門口。

「你由呢刻開始好想飲嘢。」

Benjamin打開了Band房的門，做了一個請的手勢。

於是乎Gerald只能臣服於大魔王的淫威之下，被他硬拖出band房。

* * *

總有些人的氣場強到讓人難以拒絕，一出場就有壓場的領導氣勢，Benjamin就是有種魄力，讓其他人最後都會屈服於他指揮。儘管Gerald萬般不情願，可是最後還是被他拖到中上環區一間小酒吧去。

這間酒吧佔地面積不大，中間有個小小的舞台，可以容納大概兩至三人的樂隊進行現場表演。他們到達的時候尚早，舞台上空無一人，而明顯是熟客的Benjamin到步之後跟老闆打了招呼，然後到了慣用的坐位給自己點了杯威士忌。

「你飲咩？」Benjamin著老闆把酒水牌遞給Gerald。

「我唔熟。」Gerald看著裡面密密麻麻的名字，只覺全部都是英文字但湊在一起他完全沒有一個字是懂的：「跟你囉。」

兩隻注了威士忌的Snifter杯很快就放在他們的面前。

Benjamin聞香的動作十分純熟，他執著杯子由遠至近地淺聞過後，才輕輕地抿了口酒。

對品酒一竅不通的Gerald模仿著Benjamin的動作跟著做，又淺嚐了口酒。

恕他還是不懂得威士忌有什麼好喝的，他只覺得好像一股熱能滑過喉頭，僅此而已。

「咁你而家有咩打算？」擱下酒杯，Benjamin沒有拐彎抹角，直接切入話題。

「吓，乜嘢咩打算？」Gerald疑惑地眨了眨眼。

「緊係問你做嘢方面啦，唔係問你啲咩。」Benjamin完全不理解Adrian怎樣包容Gerald的慢轉數。被問及苦惱的事，Gerald略略僵直背脊：「還晒啲歌債先囉，都爭落好多歌未做畀人。」

「之後呢？」

「我都唔知，可能教下人彈嘢又炒下股票咁呱。」Gerald也懶得在Benjamin面前硬撐下去，反正都會被他看穿：「老實講我都唔知點。」

「我呢，其實等左你大半個月，估唔到你無嚟搵我。」Benjamin抿了口酒：「你有冇諗過行監製呢條路？」

「吓？」Gerald傻眼，他完全沒有猜過對話竟以此方向發展。

「當然我唔係話而家呢刻嘅你就能力做到呢件事，但你有呢個potential，」Benjamin支頤著臉看他：「你記唔記得上次我喺錄音室對你嘅評價係咩？」

「...『你勝在好勤力』。」Gerald回道。

與Benjamin那席話，至今他仍然言猶在耳，尤其心煩之時會拿出來反覆細品。在音樂製作方面，他還是很相信Benjamin的專業。

「嘩，我唔係落井下石，但我覺得你而家同Adrian分開下都好，」Benjamin轉了轉手上的杯子：「你而家啲歌基本上全部都係圍繞住Adrian把聲寫，我明白好程度上係佢inspire左你嘅音樂，無問題，每個人都會有自己嘅muse，但以你聽咁多嘢同埋要喺旋律入面求變嘅執著程度，我覺得只係圍住Adrian一個製作嘅話有啲咗囉，你地近得濟反而限制你去擴闊眼界。」

Gerald捏了捏手心，他既不解又有些許不服地駁斥：「我都有幫其他人寫歌呀而家。」

「慳啲啦你，你哋下其他人都仲可以，大佬呀我做左幾多年監製呀，一聽就知你有冇渣流灘啦。」

呃...這還的確是。

他當然未至於敷衍其他歌手的訂單，但用心程度當然比不上寫給Adrian唱的歌。

被戳穿的Gerald只能默不作聲地低頭抿口酒。

Benjamin看到Gerald少許不甘的神情就知道他在想什麼，年少輕盛，誰沒有半點傲氣呢，他也有。

「我知你實會有啲Job唔想做，唔想幫某啲歌手寫歌，個陣我啱啱有機會入錄音室做助手嘅時候，聽

嗰啲一句都唱唔到嘅所謂歌手錄歌，要幫佢地逐粒逐粒咁執音先湊得返埋一句，連啖抖氣位都係執出嚟嘅。我問自己，咩歌手嚟架，呢啲係音樂嚟架咩？做鴨呀我而家，非常咁唔開心，但結果呢啲嘢turn out個market

buy，咁可以點呀？我唔可能行去逐個逐個香港人面前質問佢地，喂你地鬻架？」回想起自己初出茅廬的歲月，Benjamin忍不住為當初稚嫩的自己汗顏：「接觸唔到人嘅音樂係死架Gerald，自high嚟架咋，咁我之後咪調整自己心態囉，你要我做鴨咩？得，我收貴啲，氹人上床咁氹佢地又點話，咁賺返嚟嘅錢咪可以做返我自己想做嘅音樂，幫下我想幫嘅音樂人。」

「幫下想幫嘅音樂人...」Gerald握杯的手指微微一顫，突然恍然大悟過來，他往後方一縮指著自己：「你唔係講緊我地吓話？」

「我真係畀你吹脹，」這是慢了多少拍，Benjamin被氣笑出聲：「大佬你而家先發現呀？你知唔知我收出面啲人幾多錢呀？」

Gerald承認Benjamin最初給他開的價錢是讓他有點意外，但他還以為一口氣做十首歌所以才有折扣。

好吧，的確是他太天真了。
這衝擊的事實讓Gerald忍不住晃了晃頭。

看著Gerald後知後覺的震驚臉，Benjamin開始發現Gerald的天真其實一點都不比Adrian少。這兩個人某些方面還真出奇地相似，是換個方法告訴他，這兩個人是天生一對嗎？

真是教人受不了。

「我唔知你會點睇而家自己嘅境況啦，但坦白講我一啲都唔覺得你有咩大問題，突然喺高點撻返落嚟係會lost，但唔代表無路行，你自己本身又識寫歌，已經好過好多人。」Benjamin很中肯地分析著Gerald的情況：「講緊你地出道咁短時間紅得咁快反而係異象，當然我明娛圈不鏟無成功公式可言，但大把入捱起碼五、六年默默做歌先第一次行上頒獎禮個台，你咪當自己攤返勻加左速嘅時間再嚟過囉，講緊呢行個個都捱出嚟架啦，除左本身屋企有米個堆，邊個唔係一邊打工做嘢一邊支撐自己音樂夢呀。」

「包括你都係？」Gerald有點意外地看著Benjamin，他一直覺得對方帶著中產專業人士氣質，是在家境很不錯的環境裡長大。

「緊係啦，你當我屋企幾百萬未開頭呀。」Benjamin快要按捺不住自己的白眼：「我都數唔清自己打過幾多份工，撈左最耐咪幫人補習囉，時薪高呀嘛。」

「吓，」Gerald失笑出聲，渾身上下的細胞都在表達我不相信：「你幫人補習？」

Gerald實在想不到眼前這個人教書的模樣，他應該會不耐煩到一掌拍扁那些孩子吧。

「我唔知你係對我嘅能力有咩誤會定對我人格有咩誤會，」看著Gerald臉上毫不掩飾的難以置信，Benjamin有點晦氣地說：「係呀，我幫人補習呀，嗰陣我先斬後奏轉Major讀音樂，我老豆想斬死我咁滯，於是咪一邊住hall一邊打工儲錢一邊用grant loan玩股票，務求一畢業就夠錢可以搬出去唔洗喺屋企畀人煩。」

「你本身讀咩？」

「我讀醫。」 Benjamin平淡地說。

「吓?!」 Gerald驚呼出聲，差點打翻眼前的杯子，他完全能理解為什麼Benjamin的父親會想斬死他。

Benjamin捂住近Gerald那邊的耳朵。

幾乎每個人知道他以前讀過醫都會給他這樣的反應，他已見怪不怪。

其實這世上不唸醫跑去玩音樂的人又不止他一個，X

Japan的主音Toshi當年也一樣啊，根本沒什麼好稀奇的。

看著Gerald仍未從驚訝裡恢復的神情，Benjamin淡然地道：「所以可能呢番話你會有啲唔啱聽，但作為大你咁多年而理應可以搵到更多錢嘅人，我想講其實你地今時今日追夢嘅cost反而比起當年嘅我地係低左，反正大部份人打工都追唔到樓價買唔到樓架啦，同我地當年邊同。」

呃...這個角度還真是既諷刺又準確。

Gerald不得不佩服Benjamin的一針見血。

懶理Gerald的傻樣，Benjamin單手執起了電話快速地按了幾下，Gerald的電話隨即收到了訊息。他打開了螢幕，發現Benjamin剛給他發了一則聯絡人資料。

「呢個行家搵緊人埋緊班做Live Tour，叫我介紹人畀佢用，」 Benjamin解釋：「我heads up過佢架啦，你地自己聯啦之後，做Live band幾好架，可以畀你嘍好短時間入面Feel每個instrument碰撞起嚟嘅chemistry，行製作人呢條路其實對樣樣樂器各種sound都要有sense。」

「多謝你...」 Gerald收到聯絡方法後立刻給對方發了個短訊之後，他有點疑惑地眨了眨眼睛，不解地看著Benjamin：「你點解要咁幫我，你唔係都...」

Benjamin挑了挑眉。

有許多話不必言明就彼此心知，他當然明白Gerald對自己的敵意從何而來。

男人的天生狩獵本能，讓他們能夠很快認清範圍以內誰是自己的勁敵。

Benjamin眼看前方正在為待會兒的表演忙碌的樂隊，沒有給Gerald一個眼神。

「如果從感性層面出發嘅話，有兩個原因，第一，唔係你我根本唔會識到Adrian，第二，你行唔到落去嘅話Adrian都唔會嚟呢行度撐到好耐。」

Gerald沒想到是這樣的理由，他一噏：「咁理性呢？」

這簡直跟自揭瘡疤無異。

Benjamin勾了勾嘴角。

「你知唔知情敵呢個詞語其實好無聊？」 Benjamin仍然沒有轉過頭來：「如果對方眼中無你嘅話，你只係一個單戀者，而情敵呢個字係單戀者刷存在感嘅自High only，好可悲嘅係，人嘅身份其實唔係由自己定義，係由他者定義，任憑你覺得自己係一個點嘅人，當可以賦予你價值嘅他者唔認為你係個咁嘅人，你知唔知你係咩？」

「係咩？」

Benjamin側眸看他：「You are nothing」

Nothing.

對，你根本什麼都不是。
這話還真狠真精準。

要是Adrian眼中根本沒有他們兩個的話，任他倆在爭風吃醋頭破血流都沒有任何意思。
說不定他比起Benjamin還淒慘。

Gerald想起自己連被拒絕的資格沒有，Adrian用「誤會」來打發他的愛意，他忍不住苦笑起來，仰首喝了一大口杯中物，辛辣的感覺滑過他的喉結，他抹了抹嘴巴道：「照你咁講嘅話，我咪又係自High。」

聽著Gerald來到此刻還不太清楚自己對於小朋友的重要性，Benjamin搖了搖酒杯。他從來不是什麼會為他人愛情鋪路的偉人，可是小朋友那天的驚恐始終教他於心不忍。

Benjamin斟酌了一下言辭，他擰過臉看著他。

「Gerald，你知唔知人嘅眼球其實係相當複雜嘅天然光學儀器，無論幾靚嘅Lens都好，都只係用科技盡量追近人眼嘅功能，但勁到咁都好，我地都會有限制、會有盲點，尤其好諷刺嘅係，越近嘅嘢我地越睇得唔清楚。」Benjamin說著，把自己的手伸前擋在Gerald的面前，近得幾乎貼上他的臉：「呢個距離，你應該只見到一pat嘢，而睇唔到我掌紋，因為近到咁你對眼就會失焦。」

語畢，Benjamin收回了自己的手。

Gerald明白對方話中有話，可是他反覆細嚼卻未能會意，他只能乾巴巴地問道：「所以，呢啲又係你讀醫嘅時候學返嚟嘅嘢？」

「Nope」Benjamin噉著嘴搖了搖頭：「I learned it from Wikipedia.」

Gerald聞言忍不住笑了出聲。

就算Gerald不滿Benjamin和Adrian的親近也好，其實他也打從心底折服於眼前人的智慧和幽默感，跟他聊天總是能夠學懂許多事。

只是用他的眼睛看這個世界，每天看著那麼多愚蠢的紛擾，想必也活得很疲憊吧。

幾乎是衝口而出，Gerald忍不住問他：「Benjamin，其實你有冇一刻諗過想癲下，唔好活得咁清醒？」

Benjamin有點意外Gerald的問題，他輕輕睜大了眼。

想不到眼前這傻小伙竟然看得穿他的困局，此小子也大概也沒他認為那麼笨。

「你確定要而家同我講啲咁嘅嘢？我地飲緊嘢架啲，我醉左肯定會punch you on the face」Benjamin勾了勾嘴唇，執起了自己的杯往Gerald的杯一敲：「Cheers。」

哪可能半點妒忌心都沒有啊。Benjamin心裡自嘲。

看著小朋友眼裡只有Gerald，他也只是個人而已，要是一點酸意都沒有就真的有病。可是他不喜歡被無用的情緒支配自己的人生，無限放大那些負面情感除了把自己拖垮之外，並不能帶來任何效益。

Gerald側眸看著Benjamin淡然的表情，覺得這個男人大概是他人生裡認識過最奇怪的一個人。

他能從Benjamin的音樂裡找到許多的激情、還有不少的哀怨和質問，可是跟他接觸過後，卻覺得這個人冷靜理智得幾乎不是人。他把自己的情感和理智分割成了許多個等份，並清晰地明白在什麼位置該釋放哪一部份的自己。

他們又閒聊了會兒，現場樂隊的表演開始後，他們就靜靜地坐著聽歌。這個結他手彈得很是不錯，Benjamin興之所致跑上台跟他Jam了一首《Across the Universe》，而他的歌喉讓Gerald甚為驚豔。Gerald從老闆的口中得知，原來這家是Benjamin第一家打工的酒吧，本來以為他會早晚跑去做歌手，但他卻決然走上了幕後的路。

他真是一個很清楚自己該如何走、走哪條路，並不被他人左右的人。

Gerald看著Benjamin彈結他的模樣，突然心羨慕。

他的手機傳來嗡嗡兩聲，剛才聯絡過的音樂人給他回了短訊，約他兩天後見面再談。Gerald趕緊給對方回覆。

關上屏幕，Gerald聞了聞杯裡的威士忌，竟開始覺得杯中物頗為香醇。

嘛，或許由現在開始，他也可以逐漸摸清自己該走的路吧。

他勾唇淺嚙。

未開始已經結束

這是Adrian第三次不動聲色地看了看手錶。

他覺得自己的臉都快僵硬掉了。

「咁今日係咁先啦，Adrian你諗諗佢。」年長的女性從他的對面坐了起來，笑著拍了拍他的肩膀：「當然我好希望你再contact我嗰陣，係畀好消息我。」

Adrian把對方送到的士站，當他跟對方禮貌道別之後，又沿路折返到剛才的那家咖啡廳裡。他幾乎累癱似的倒在那張鬆軟的沙發上。

這是他自樂隊暫停活動後這一個多月來，見過的第三家唱片公司經理人。

自他和Gerald分開活動以後，雖然還有許多之前定下來的工作需要跑，但相比以前的生活的確是清閑了點。然後事情不知道是因何而起，認識的歌手朋友開始給他介紹自己的經理人，有不同的大唱片公司正向他伸手。

本著不能開罪這圈子裡的朋友和前輩的心態，Adrian沒有拒絕每一位的邀請，跟他們見面吃飯，聽著他們述說各自的理念和公司的背景。他們開出了各種各樣的保證，比如年底肯定可以站上頒獎禮的舞台，之如此類。Adrian很努力聽著他們說的話，卻發現有太多的細節是他從來沒有處理過，光是消化那些資訊已經讓他很疲倦。

以往樂隊所有行政相關的事情，基本上都是Gerald說的算，要算起來的話其實Gerald就是樂隊的經理人，他就是適時給點意見、跟其他圈中人聯絡感情，以及乖巧地跑行程就好。

現在的Adrian根本不知道該如何是好。

才離開了Gerald一個多月，他才發現一直被他笑轉數慢過龜的Gerald原來在背後默默地做了這麼多事情，讓他可以放心在台前唱歌。

當初出道前，Gerald曾對他承諾過，Adrian只需放心唱歌就好，其他事就讓他來處理。雖然他知道Gerald一直做了許多工作，可是那個「許多」到底有幾多呢？當Adrian需要親自面對的時候，才能體會到Gerald實際消化的工作量竟有這麼繁重。

還以為分開不見面、不傳短訊就能慢慢放下那些思念和感情，但怎麼他竟然好像反而越來越想念他呢？

他在圈子裡的確是有不少聊得來的朋友，但牽涉到工作及未來的計劃，他也明白不是能隨便找幾個人聊就能聊出什麼大概，於是乎，這個人選就在他腦裡浮現了。

是的，這個人就Benjamin Ip，葉靖林大監製。

人和人之間的緣份就是那麼玄妙吧，明明他跟Benjamin的初遇是極不愉快，但在這年間，這個人竟然成為了他來說是亦師亦友的存在。阿東和Eric固然是他的死黨，但有許多關於業內的工作，其實很難跟行外人說明，在這些時候，Benjamin就成為了他很好的商談對象。

思及此，Adrian就去買了葉大監製收買套餐，風風火火地趕到對方的錄音室去。

到達錄音室的時候，Benjamin正幫其他歌手錄音。
他的助手剛好放完煙break回去，看見Adrian在錄音室門外徘徊，順帶放他進來。

「葉生喺入面做緊嘢，你踩入去一定會畀佢屌，喺梳化度等下啦。」

說畢，他給Adrian倒了杯水後也鑽進了錄音室。
Adrian隔著門的玻璃看進去，他第一次看見Benjamin替其他歌手錄音。

在工作以外的Benjamin總是掛著一抹淺淺的壞笑，好像滿腹壞水似的，三不五時就以作弄身邊人為樂，可是工作狀態裡的Benjamin卻是十分認真，為了引導歌手的情緒，他可以調節自己的狀態，時而嚴肅時而溫柔。

Benjamin能夠擁有一份熱愛的工作之餘，還擁有駕馭工作的能力，Adrian看著看著，開始羨慕起來。這世上，有這麼多人活到死去的那刻都在浮遊，渾噩一輩子都搞不懂自己該做些什麼，像Benjamin目標這樣清晰的人著實是稀少的。

大概等了四十分鐘左右，Benjamin給歌手放了個小休，自己也跑出去放個煙Break，他才一推門出來，就發現抱著背包坐在沙發上發呆的Adrian。

「咦，點解你上左嚟嘅？」

「我有啲緊要嘢想搵你商量下。」Adrian看見步出錄音間的Benjamin立刻抬頭：「放心啦，我帶左誠意嚟架。」

說完，Adrian趕緊把背包內那堆煙全部掏了出來塞到了Benjamin的手裡，多得讓他雙手都接不住。

Benjamin立刻穩住了手裡的那堆煙，他哭笑不得地仰天嘆了口氣。
這小鬼是這個方法可行就打算次次都用同一種方法收買他嗎？

「即係我係人唔係煙囪，食極都會有個譜嘅。」Benjamin把手裡的煙擱在工作桌上，回頭撇了眼Adrian迷茫的表情，他看了看自己的手錶，推門進錄音室跟助手交代了兩句之後再出來，他拉了拉Adrian衛衣的帽子，往門外指了指：「十五分鐘。」

Adrian馬上背好自己的背包跟在Benjamin的身後。

「想講咩快啲講，唔好扭扭擰擰。」Benjamin叼著煙指了指自己的錶面：「你無好多時間架咋。」
「...無...」Adrian有點手足無措地握著拳說：「有3間major label approach我話想用個人身份簽我，我唔知點算，咪上嚟問下你意見囉。」

「吓？咁咋話，」Benjamin被Adrian的表情逗笑出聲：「我仲以為咩事添，晨早知啦，洗乜慌到好似未夠秤畀人冧大肚嘅失足少女呀。」

「吓，你點解知嘅？」

「我發現到而家你都好似唔係好清楚我撈咩，」Benjamin白了他一眼，順手點起煙：「呢行有幾大呀，聽都聽到人講啦，再講你而家咁紅又喺嗰宣佈暫停活動，畀我都想簽你啦。」

「知你叻啦。」Adrian噘了噘嘴。

「唔叻你都唔搵我傾啦。」 Benjamin大方地接受對方的讚美：「咁你煩咩呀，煩簽邊間呀？」
「 Benjamin。」 Adrian抬頭看他：「如果我簽嘅話係咪代表我同Gerald就無得返轉頭？成件事好似出賣佢咁，但我而家得返一個人又真係唔知點算，我好lost呀...」

Benjamin凝視著苦惱的Adrian幾秒，又看了看自己今天幾乎全身黑色的打扮，突然覺得自己真的像個聽告解的神父似的，他Benjamin Ip什麼時候活成這個德性了。

他把才抽了兩口的煙掐熄，挨著牆抱手問他：「你想我用咩身份畀意見你，Producer定係朋友？」
監製身份的話大概會被他罵吧，畢竟工作中的Benjamin太凶了。 Adrian想了想回答：「朋友。」

「朋友下話。」 Benjamin單手掐住了Adrian的兩頰：「屌你係咪鸞鳩架？」

「喂呀好痛呀！」 Adrian眯著眼掙開Benjamin的手，捂住自己被摧殘的臉嚷道。

「喂我知你一開始係Gerald搵你返嚟先開始唱歌，但你地組合出道左都兩年幾啦已經，大把組合就算唔洗反面，發展到某個樽頸位都會各自有單飛活動啦，出咩賣呀。」

「我地都唔同，你知我地因咩事要暫停活動架！」

「我理鳩得你咩原因啦。」 Benjamin有點勞氣地道：「你低能啫你唔係低齡丫嘛，你廿四架啦喎今年要，你都要諗下自己條路應該要點行架，你唔可能一直Plant你嘅人生喎其他人身上架喎，就當你地好相愛呀結婚啦，都係得張結婚證書有兩個人嘅名，死亡證都係得一個人嘅名架咋，棺材都分兩副啦，唔通將兩個人綁埋先落葬呀，你生得對腳出嚟就係要學識自己落地行。」

他當然也...明白啊。

他也知道自己自出生開始就一直活在別人的寵愛下，被家裡趕了出來後貴叔又很照顧他，沒兩個月他又遇到了Gerald，之後就一直聽話聽指示就能舒舒服服地活著，他活這麼大，突然才要面對自己的生涯規劃，有迷茫多少也正常吧。

「 Benjamin...」

「又點呀。」 Benjamin沒好氣地瞪了他眼。

「你唔好再咁惡啦。」 Adrian捂著雙耳嚷：「我都係知自己無用先嚟搵你咋嘛，我已經好lost架啦你仲咁鬧我，我知點做就唔洗嚟搵你傾啦。」

臭小鬼還敢調轉發他脾氣。

雖說，他有答案就真的不必跑上來找他了，在這點上還又真的頗有道理。

Benjamin單手支著腰，朝天抹了把臉，他肯定上輩子欠了這小鬼。

「我仲有兩個鐘收工，你等到嘅話就等啦，我幫你望望嗰幾間公司啲料啦。」

「真係架？ Benjamin你—好—偉—大—呀—」

這是哪來的天生撒嬌鬼。

Benjamin完全拿他沒辦法：「你喺附近行下或者坐出面啦，乖乖地唔準入嚟搞住我做嘢呀。」

Adrian點頭如搗蒜，就像隻小動物般跟著Benjamin的身後回到錄音室，然後回到錄音室之後乖巧地坐在待客用的沙發上，開始一邊打遊戲一邊進入漫長的等待。

這畫面真的有托兒所既視感。

他覺得Adrian身後那幅白色的牆壁上好像突然換上了粉色的牆紙，上面還有什麼士多啤梨蘋果橙，大象猴子長頸鹿。

真是活見鬼。

Benjamin搖了搖頭關上了錄音室的門。

* * *

最後Adrian一邊被大魔王教訓一邊聽他分析各間公司的利弊，離開錄音室的時候已經是晚上九點多。既然接下來的兩天都沒有通告，他也有好一段時間沒回過酒吧，Adrian決定回去討貴叔的拍。

他要重建被大魔王踩碎的自尊心。

「咦，嚟之前又唔講聲嘅。」貴叔看見來人露出驚喜的表情。

「舅父，」Adrian帶點悶悶不樂地問：「我係咪好無用？」

這條問題有點莫明。

貴叔眨了眨眼，他快速掃了眼吧台，把一條白毛巾遞前：「你想有用咋話，幫手掙杯囉。」

接過毛巾的鄭家望小朋友開始懷疑自己到底是跑來幹什麼的。

唉。

話雖如此，他還是很乖巧地幫手擦杯。

自搬離酒吧之後，他跟貴叔相處的時間就少了許多，可以這樣窩在貴叔身邊放空頭腦擦杯子，其實也是很讓人安心和放鬆的活動。

「舅父唔知你喺出面煩咩啦。」貴叔邊說邊把新一棟杯子推到Adrian身邊去，又把擦好的杯子放到櫃子裡：「不過一個人有冇用其實係睇置身於咩環境架啫，一杯可樂嘍七仔賣定嘍半島賣都唔同價值啦。」

「我發現離開左Gerald我好似乜都做唔到咁。」Adrian邊擦著杯邊說：「然後會諗，呢幾年其實佢係咪湊我湊得好辛苦呢？我係咪畀佢好多麻煩佢呢？佢其實幫我承受左幾多嘢呢？呢幾年咩都痴住佢，車牌都無諗過考返張，收工佢叨嘅話起碼可以幫佢分擔下，一路諗一路諗，越諗就越覺得自己好自私又好無用。」

「唔係你邊度有人唱佢啲歌呀，佢咁鬼邋邋呀，無你成日上去Band房執房又打掃，個度晨早變左垃圾房啦。」貴叔伸手揉了揉Adrian的頭：「我明而家你會好唔慣，但唔好覺得咩都係自己唔好先得架。」

說起來他已經一個多月沒有上過Band房了。

自那次決定無限期暫停活動之後，不要說Band房，連觀塘都好像變了他的禁地。

他好想念Gerald，想得快要瘋，可是每天卻死忍著給他發短訊的衝動，告訴自己這就像戒斷症狀，剛開始是肯定很難受，可是逐漸逐漸就會習慣，然後就會麻木，然後一切就會慢慢變好。

可是他沒有習慣啊。

他只是感覺到自己好像每天都在加深對Gerald的思念而已。

這一個多月來，他有沒有好好收拾啊，是不是每天都吃外賣啊，該不會又隨便食個營多或是燒賣魚蛋就當一餐吧，該不會被垃圾埋死了吧。

貴叔看到Adrian忍不住抬頭望壁鐘，他把Adrian眼前的杯挪到自己面前：「你掙得都唔乾淨嘅，等我嚟啦。」

「咩呀，」Adrian把剛擦好的杯放在貴叔面前揚了揚：「都唔知幾乾淨。」

「我話唔乾淨就唔乾淨啦，」貴叔搶過Adrian手裡的毛巾：「你係咁想幫手清潔嘅話仲有其他地方去嘅，唔洗留喺酒吧嗰，而家都咁夜囉，話唔定無晒人你可以放心打掃呢。」

聽得懂貴叔話裡的暗示，Adrian忍不住有點鼻頭一酸：「舅父。」

「嗯？」

「I love you」

「走呀你，骨痺。」

在酒吧離開之後，Adrian先是回了家一趟，然後把之前在搬屋時挖出來的結他Effect放到背包裡，再起程去Band房。

要是Gerald也在場的話，他就打算以此為藉口開脫。

真想不到他只是上去看一眼，也要找個體面的理由。

他們到底為什麼走著走著，竟會淪落到這個田地。

一程的士又把他帶到工業大廈的樓下，在這種大晚上回來，管理員喊停他，著他要登記資料。Adrian填下個人資料後，快速地看了看寫字版上的登記資料，發現上面並沒有Gerald的名字，稍稍安下了心。

再次站在Band房門前，Adrian看著門縫並沒有漏出任何燈光，裡頭也沒有任何聲音，觀察了大概三分鐘，確定了裡面沒有人之後，他才推門進去。

房間內瀰漫著外賣的氣味，但情況並沒有他想像中的惡劣，他本來已經做好了打開門就會有小強飛來的心理準備。

工作桌上擺著還未清理的外賣飯盒和飲料，垃圾桶內還有幾個綁好了還未丟出去的外賣膠袋。他真的不太懂得Gerald，何解這個對工作那麼一絲不苟的人，與垃圾共存的容忍能力出奇地高？

Adrian認命地嘆了口氣，然後從膠櫃裡找到打掃用的手套、清潔劑和垃圾大膠袋，開始打掃起來。

其實他是真的很喜歡打掃。

就像做飯一樣，在打掃的過程裡，看見本來凌亂的地方逐漸地回復井井有條的模樣，一種「合理感」會在他的心底裡油然而生。

就像所有事物回到它原本該待的位置上，一切本該如此。

吸了兩遍塵，他把綁好的垃圾丟到後樓梯去之後，又回到band房。

Adrian看見門口多了對鞋子。

他在門前一愣，抬頭看見Gerald正站在band房裡看著他。

「做咩返嚟嘅？」Gerald帶著淡淡的微笑。

「我搵返個effect想擺返返嚟，見到有啲亂咪順便執下嘢。」

明明是預備好的台詞，但Adrian都能聽得出自己語氣裡的慌亂，他忍住不看向Gerald，逕自走向了背包的旁邊，把預備好的「道具」掏了出來，然後放上桌上。

「都執得七七八八，」Adrian有點手足無措地指了指四周，他趕緊背好背包：「我行——」
「你係咪掛住我，所以想返嚟Band房望望？」

Gerald很平靜地雙手插袋，眼神轉向了Adrian的雙手，心裡默默地倒數。

三、二、一……

他又如願地，再一次等到Adrian的雙手絞成一團。

「你講咩呀...」Adrian想穿過Gerald身邊逃開，被Gerald擋在他的面前。
「我問你係咪好掛住我。」Gerald仍然帶著微笑：「你望住我答咩，鄭家望。」

不要。

不要走那麼近。

他感覺到自己的呼吸又開始不順暢。

Adrian緊緊地掐住了自己的雙手，意圖穩住自己的情緒。他低著頭不敢面對Gerald的眼神，只想以最快速度逃離這個空間。

Gerald看著Adrian逃避的表情，他真的不知道到底自己做錯了什麼。

他太熟悉太了解Adrian了，這傢伙根本不可能對他一點感覺都沒有，看他那雙手捏到泛紅就知道他拼了命說謊。

「你唔可以咁對我架鄭家望，你明知我對你係點諗架，你唔可以對我好又唔畀我行近你，每次行埋嚟少少又即刻逃走，其實你到底想我點呢？」Gerald長這麼大都很少哭，但他感覺到眼睛此刻好像脹得發痛一樣：「鄭家望，我都係人，我樂觀極個心都會碎架！」

被這番話震撼了的Adrian睜圓了眼睛，他腦裡刷地空白了一片，只能乾瞪著眼對著Gerald發呆。

他不想傷害Gerald的。

這世界裡他最不想傷害的人就是Gerald了。

「...對唔住...」

可是他能說什麼呢？

他只能像個做了錯事的小孩般，嘴唇發顫地道歉。

Gerald的手機響起，他在Adrian的面前接起了電話。Adrian覺得雙耳好像被蒙住了似的，他能看到Gerald的嘴唇張合，可是卻無法聽清楚眼前人的說話。

「鄭生，恭喜你，你咁唔想見到我，你可以有排都唔洗見到我。」Gerald收起了電話對著他微笑說：「我接左個job開始跟tour，有排都唔係香港，你鍾意幾時返嚟都得。」

撇下這句後，Gerald轉身就走。

「Gerald——」

Adrian下意識地拉住了Gerald的手臂，Gerald被他這動作驚得轉身。發現自己幹了什麼的Adrian趕緊收回自己的手，把雙手插進口袋裡，往後退了一步。兩人站著對瞪了半晌，Gerald踏前一步把他拉近。

Gerald捧著他的臉頰凝視他，看著Adrian嚇到發懵的表情，他有點心痛地苦笑出聲，最後選擇在Adrian的額上印了個吻。

「你呀，好好照顧自己。」Gerald用手指碰了碰他吻過的位置輕聲地說：「對唔住，我頭先咁惡對你講晦氣說話，有咩等我返嚟香港之後再傾。」

其實他並不知道Adrian到底在為了什麼掙扎，可是愚鈍如他亦能從Adrian的表情裡讀到他的混亂和驚恐。

這份愛不該變成強迫。
最起碼在告別的時候，他可以選擇留下一份溫柔。

Gerald伸手揉了揉Adrian的頭髮，小聲地說了句晚安之後，離開了這房間。

在Gerald離開了band房後足足半分鐘有多，Adrian才回了魂。他捂住自己的額頭跌坐在地上，手腳再一次傳來發麻的感覺。熟悉的窒息感又再次襲來。

Adrian雙手罩在自己的鼻腔前，企圖增加吸進身體的二氧化碳濃度，儘量控制自己別呼吸得那麼快，並扒下了自己的背包，把備用的紙袋拿了出來。

人們說，過呼吸症只有一次，和無數次。

發作過的病人，當他們要再次面對無法解開的精神壓力時，很容易會再度觸發過度呼吸。首次病發那天Benjamin給他發短訊叮囑他，要他長備紙袋以作急救用，現在竟然真的派上用場了。

大魔王還是個預言家。

Adrian痛苦得眼淚都迫了出來，他把紙袋罩在鼻腔前儘量平伏自己的呼吸，倒在地上蜷縮著身軀嗚咽出聲。光管發白的光線讓他眼前一花，某個瞬間他以為自己即將離開人世。

這不是什麼真正能夠根治的實際疾病，可是病發時卻讓人以為自己正在生死間徘徊。

此病亦有別稱。
又名，活地獄。

—TBC—

14 - 如水(上)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kHNa3Z1614>

14.

Benjamin記得那是個雨天。

窗外大雨滂沱，來得突然的雷陣雨擾亂了人間世，那場雨下得張狂，隔著玻璃都能隱約聽到雨聲。

「你覺得何謂之一首好嘅情歌？」

在他們展開這個對話之前那幾個小時，他跟Adrian對演繹情歌的角度有不同的意見。他們試了好幾個方法，卻始終不得要領，最後Benjamin決定給大家放個小休。

Benjamin當時正抽著煙，小朋友在他的黑膠唱片架前排徊，條地轉身問他。

煙霧繚繞，讓這場日常的對話像被莫明地添加上戲劇效果似的，他看著Adrian清澈見底的眼神，稍稍一頓。

興許是因為單純，雖說童言無忌用在Adrian身上絕對超齡，但Benjamin偶爾會被他的問題直擊心坎。

什麼是好的情歌啊...

「好嘅情歌，應該係一段感情嘅主題曲。」他憑直覺回答。

沒有旋律的人生是死的。

如果一段感情連一首歌的重量也沒有，也就不過如此。

「咁有冇咩歌係你嘅主題曲？」

Benjamin夾著煙的兩指微微一顫，然後他把還剩三分一根的煙掐在煙灰缸裡。

「多事啦你，抖夠啦嗎？抖夠就繼續。」

「哦...」

討不到答案的Adrian並沒有在這個位置糾纏不清，雖然臉上盡是掩飾不了的失望，但他還是乖巧地重新走進錄音間。Adrian是個有教養的孩子，平常雖然像個死小孩般喜歡跟他鬥嘴，但在這些時候卻很知進退，他絕不會為了滿足自己的好奇心而對他人的私隱死纏爛打。

其實Benjamin並不介意回答這條問題，他只是不想讓Adrian知道他並沒有什麼愛情的主題曲。

他在大學時期交了第一個男朋友，分開之後也斷斷續續跟好幾個人交往過，可是沒有那段感情能夠配得上一首歌。

他從沒經歷過那些刻骨銘心。

凌晨四時多，Benjamin仍然在錄音室裡工作。

他僅僅打開了工作桌上的燈，他必須要在沒那麼光的環境裡才能集中精神創作。

工作桌上有幾張草稿紙，上面潦草著不同的音階與和弦，他抱著結他撥著不同的音調，然後在紙上寫下了許多的想法。

音樂是件很玄妙的事，其實統共不過七個音階，卻能夠結成那麼多的組合，牽動世人的情感，教人又悲又喜。

Adrian在考慮許久之後，終於決定以個人身份跟業內一家大行簽下為期三年的合約，他表明期間仍然會以組合的身份進行獨立活動，對方公司亦因為正在鬧人才荒，所以亦給予了Adrian許多的自由度，在這張合約裡有許多妥協。

Benjamin固然在這場談判之前給了Adrian不少意見，小朋友的聰穎亦讓他能夠在不得罪他人的前提下乘勝追擊，而唱片公司希望宣佈加盟當天就有新歌派台，以打響漂亮的頭炮。

Adrian邀請了Benjamin給他製作第一首單曲，他亦沒有拒絕的打算。

作為獨自揚帆的第一首歌，Adrian表明這歌要送給Gerald。

送給他人生裡的「摯友」。

這世上有那麼多無法言明而深厚的愛，最後只能以「朋友」一字潤飾，就算心底知道不僅如此，退守

在這安全的位置，起碼還能夠在對方的身邊嬉笑。

在寫這歌的時候，Benjamin忽爾回想起在錄音室裡跟Adrian的對話、回想起窗外那綿綿不盡的雨聲。他隨即打開了電子琴，按了好幾個琴鍵，他覺得這歌裡應該要有鋼琴的質感。

這清脆的幾下響聲，突然讓Benjamin找到他的前奏.....他主題曲的前奏。

無關悲喜，但他忽地很想大笑出聲，來到這刻他終於找到了Adrian那條無心問題的答案，卻始終無法告知。

思潮如泉湧，Benjamin把草稿紙帶到琴邊，耗了這麼多個小時都苦無所出，但這段回憶卻讓他在大半個小時內就寫好了這首歌，並在草稿紙寫了歌名。

「My dearest」

這幾乎是不經思考就寫出來的文字。

Benjamin握筆的手頓了一頓，壓在紙上的筆尖稍稍暈開了墨汁。他小聲地跟著唸了一次，然後再次揮筆：「Friend」。

他打開了錄音程式，簡單地哼唱了這歌的旋律之後，給作詞人發了過去，慣性拖稿的作詞人這次在一天後就立刻給他發了歌詞。

對方跟他說，這旋律的感覺太強，強得教他腦海裡的文字幾乎要噴礴而出，教他不得不寫。Benjamin把Demo和歌詞都給Adrian發了過去，同天他收到對方哽咽著的語音短訊。

「多謝你，呢首歌完完全全就係我要嘅嘢嚟...好多謝你呀Benjamin...」

小朋友還是那麼直接地表達感情，整段錄音就是無數的謝謝。Benjamin幾乎能夠想像到對方一邊哭一邊用袖子擦眼淚的傻相。

Benjamin收起了電話，戴上耳機再次聽起那段前奏。

他無聲地勾唇。

這樣就好。

* * *

人生總有些時間能夠讓人們清算自己的人緣。

人緣當然不是社交媒體上的朋友數量能夠量化，只要夠厚面皮，大學一個迎新營已經足夠加上過千個「朋友」，但這些虛無的數字並不能實際反映出一個人的人際關係強弱。

最直接的莫過生死兩刻。

多少人期待新生命的出生，是反映了父母的人緣；多少人為死去的人流淚，就是數算逝者的人緣。

這天是與唱片公司簽約的一天，正在鬧歌手荒的公司為展隆重其事，這次的簽約儀式和記者會在五星級酒店裡舉行，以示Adrian的強勢加盟。預備出場的Adrian，此刻正坐在後台的化妝間裡拿著手機刷他的社交媒體，看著從前天開始就陸陸續送到會場的花籃。

作為出道第三年的新人，Adrian很清楚今天一切得來不易，他為此感恩之餘，亦時刻提醒自己不要被這一切沖昏頭腦。

畢竟在人生的低谷裡剩下多少人誰能伴隨左右，才是一個人的社交關係成績表。

在待機時刻，他出了兩個限時動態以作粉絲福利，除了自己的個人動態以外，亦跟他的新經理人和化妝師一同拍了一個。他跟新的經理人還在最初的接觸階段，老實說還捉摸不到對方的脾性，然而他在這數年裡的最大學習，就是比起等待別人前來關心你，自己最好先踏出一步露出友好的姿態，畢竟這個行業的工作機會著實太過被動，作為藝人只能在適合的位置採取主動。

圈中有不少人也給他送了花籃，有唱片公司老闆、之前一起拍綜藝和劇組的同事們、Benjamin，甚至連Claudia都有。

當中當然包括Gerald的花籃。

其實在Band房告別以後，他和Gerald就陷入了一種微妙的狀態。Adrian很清楚那天Gerald已經完全看穿了他的心意，不然不會在最後吻了他的額頭，跟Benjamin那傢伙不同，他做不出隨意調戲別人這回事。

當Gerald確認了他的心意以後，他並沒有步步進迫，反而給了Adrian許多的空間，好像一下把時間推回告白前、甚至是Claudia出現前的時光。Gerald總能適時給Adrian許多不慍不火的關心，連Adri

an跟新唱片公司簽約這事，亦是由他主動提起，並給了Adrian許多的實際建言，免去了Adrian的疑慮和擔心，他甚至對Adrian打趣說道，他接下來也會給其他歌手製作歌曲，如果一起派台的話，他可絕不會手下留情。

Gerald實在太了解他了。

Gerald了解他的焦慮與擔憂，完全明白什麼時候該決斷什麼時候該溫柔，而因為與新公司簽約的事情，有許多關於公事上的議題，亦教Adrian不能逃避與他接觸。

Adrian覺得現在像在鍋子裡的青蛙一樣，只能眼睜睜看著Gerald帶著微笑不斷加柴，而他卻因為這泡溫水太過舒服捨不得跳出去。

明明就...不該如此。

他完全沒有打算要跟Gerald有什麼進展，可是就像當初在酒吧後巷被這個人逮住，然後跟著他的背影一步步走到娛樂圈一樣，他發現無論怎麼逃都好，Gerald都好像能在他的逃跑路線裡擺個茶水檔，很理所當然地招呼他過來吃串魚蛋或者燒賣休息休息，讓Adrian忘記其實他就是在躲他。

說一點都不高興當然是假的，被喜歡了這麼久的人把自己當成心上尖尖的那個人珍惜著。

本來Gerald就一直對他很好，可是那種是屬於程子釗式的本能，他就是會本能地照顧到身邊每一個人，跟有沒有特別的心意無關，可有愛意加持的Gerald，那種滴水不漏讓人無法招架的溫柔，真的無時無刻都在迫Adrian投降。

可是他不可以啊。

於是乎，Adrian就陷入了竊喜後開始鬱悴然後又竊喜的矛盾輪迴。

「Adrian，你完press會唔會想食啲嘢呀，幫你Order定先？」經理人探頭進來問他。

「我唔想食魚蛋燒賣呀。」Adrian可憐兮兮地說。

「咁咪唔好食囉。」經理人有點摸不著頭腦地回道，他開始習慣這孩子會偶爾神遊。

他在說什麼啊...Adrian暗罵自己，他立刻調整狀態跟經理人說：「幫我買份腿蛋治得啦，唔該你。」

經理人隨即幫他到外面安排，Adrian趴在桌上盯著自己的手機，打開了和Gerald的對話框。他看著對方目前的狀態為「線上」，思考著他會不會在記者會開始前給他發短訊。Adrian知道Gerald現在其實很忙，他同時兼任了Band

leader的助手，除了跟新的樂隊和幕後人員一同工作，還有有許多的事要適應。

Gerald由昨天到現在都沒有給他發過任何的訊息。

人多犯賤，明明想逃開卻又忍不住會期待收到他的片字隻語，Adrian開始覺得自己好像那些電視劇的矯情女主角，自己都快要給自己煩死了，搞什麼啊現在他又不是什麼懷春少女。

「Adrian，你有禮物收。」經理人再次走進房間，這次手裡多了一個盒子。

「嗯？」Adrian坐直起來：「歌迷堆禮物唔係一次過拎返公司咩？」

「呢份Gerald寄畀你架。」

「吓？」

Adrian傻傻地接過，然後在經理人離開之後打開了那個小小的紙盒。

盒子裡的內容物不多，就是一瓶水和他經常在唱歌前會吃的潤喉糖。

「有冇咁無聊呀老細...咁遠寄EMS返嚟就寄支水同埋寄盒糖。」

話雖如此，Adrian卻忍不住笑了出聲。

真要命，他到底該怎麼評價這份禮物呢？下次他打開盒只看見一條鵝毛都不會感到稀奇了。Adrian把盒子放在耳邊，搖了搖裝著潤喉糖的鐵盒，眯著眼聽了好幾遍，確定裡頭沒有裝任何奇怪的東西才把盒子打開。

程子釗真的好老土啊。

送了禮物又不知道該另外多花些心機，原來就是一堆普通不過的潤喉糖。

「Adrian standby啦！」

「知道。」

他剝開了糖紙往口裡一塞。

是教人安心的味道。

讓他感覺好像每次上台前，那個給自己遞糖的人仍在身邊一樣。

此刻，他無畏無懼。

Adrian跟在經理人的身後，按著流程指示，在司儀叫到他的名字後，他在震耳欲聾的歡呼聲夾道歡迎下走到了台前，笑著跟前來採訪的記者和支持者們打招呼。在完成了簽約儀式之後，他即時演唱了新歌，然後回到了座位上回答各種記者的問題。經理人回答了與來年工作計劃的部份，而記者們當然不想聽這些無聊的事，所以他們還是把話鋒轉到Adrian身上，並針對著早前大四角關係的問題來質問。

「咁其實Adrian你係出於咩原因先搵葉生幫你做你隻出道歌呢？」

要來的問題還是會來的，Adrian很清楚這一切都無法避免，尤其他這次是在緋聞事件後第一次面對這麼多的記者，他早在上台之前就有若干的答案放在心裡。

「首先Benjamin真係一位非常出色嘅監製，當然我都好希望可以同其他監製合作睇下擦唔擦出到啲咩火花，但呢首歌我係送畀我嘅好拍檔Gerald，喺舊年Benjamin因為幫我地錄歌，好熟悉我地兩個人嘅相處係點，所以我真係諗唔到有其他除左Benjamin之外更適合嘅人選。」

這番話聽似官腔，但卻字字肺腑之言。

作為送給Gerald的一首歌，Adrian希望這歌能夠交由熟悉他倆的人製作。

「咁提起Gerald啦，其實Gerald對於你單飛有冇啲咩特別嘅說話講過？」

「其實係佢主動同叫我考慮呢件事。」Adrian回想起對方當時給他發的千字文短訊，他微笑回應：

「呢幾年我地日對夜對，有時都會諗『吓又係你呀程生？』，其實都走到一個樽頸位，係時候感受多啲個世界係點。當然我仍然好想同Gerald並肩作戰，但暫時我地一齊落地分開行一段仔，同下唔同音樂人合作，對我地行條更長遠嘅音樂路都有幫助。」

同一刻，Benjamin正在錄音室用電腦看著這場現場直播，他有點安慰，畢竟他明白這不是小朋友的敷衍回應。Adrian再也不是當天那個苦著臉來求助的小鬼，而是他確實想通了些什麼。

總算往前走了步啊，小朋友。

「咁講開又講啦，其實Gerald同Claudia之間鬧到咁不愉快，而你係Gerald隊友，Claudia又話你係佢好朋友，喺佢地兩個嘅事之間，你有冇覺得左右為難呢？」

Adrian旁邊的經理人皺了皺眉頭，他握起了麥克風希望拒絕回應這條問題，可是被Adrian伸手阻止了。

「我唔係當事人，無資格去講佢地段關係邊個啱邊個錯，況且我覺得感情其實係有好多時無辦法簡單用對錯兩個字嚟劃分，但我唯一可以講嘅係，佢地兩位分別係我認識過嘅人入面，最好嘅男人同女人，所以我比你地現場任何一位都希望佢地得到幸福，但有時啲嘢就係無辦法天從人願。」

在化妝間裡有其他閒著的同事是Adrian的樂迷，他們正在觀看他的直播。正在上妝的Claudia剛巧聽到Adrian這番真摯的話，她怔忡了下。

果然，她真的找不到任何討厭他的地方。

所以這兩個傢伙都好討厭啊。

「咁你出道Solo歌叫My dearest

friend，其實係咪派定心丸畀Gerald同安撫以前嘅歌迷呢，畢竟都有唔少支持者覺得你選擇喺呢個時候單飛，係背叛左樂隊。」

「呢粒唔係定心丸，只係我諗到最適合送畀佢...送畀呢位摯友嘅禮物。」Adrian微微一頓，他深吸口氣地道：「Gerald唔止係我拍檔咁簡單，佢係我恩人，佢喺我最唔知應該點行嗰陣，話畀我知我可以唱歌，話畀我知我把聲可以感動人，呢首四分幾鐘嘅歌，只可以好粗淺咁表達我一直以嚟對佢嘅感激。」

貴叔一邊擦著杯子一邊盯著放在桌上的平板，想起最初Adrian在這裡唱著那些「死老豆」歌，到現在能夠在記者會裡神氣活現地述說過去的消沉。好奇的酒客跟他攀談，他指著螢光幕裡的人驕傲地笑說，這是他外甥，以前在這裡駐唱。

「如果要用一句說話總結你同Gerald嘅關係嘅話，你會講咩？」

Adrian握著麥克風微笑，幾乎沒有思索就立刻大方回道：「無佢，我鄭家望唔會有今日。」

雙手握著手機的Gerald微微一愣，然後他隨即笑了笑，用手指戳了戳屏幕上Adrian那張堅定的臉。他特意跟band leader請了這小時的假，待在場地內網絡最強的地方，由頭到尾看著Adrian的直播。

「無你嘅話，我程子釗都唔會有今日。」

Gerald擰過頭，他的眼光落在旁邊的那座鋼琴上，幾乎是即時反應，他走到了琴前，十指放在琴鍵之上，回想起剛才Adrian演唱的新歌。雖然是有些許不甘心，但Gerald不得不承認，Benjamin這歌的確寫得非常出色。

這是一首有質感的歌曲。

假如能夠把這曲具體化放在手心掂量的話，肯定是相當有重量的曲子。

Gerald閉上眼睛，雙手在琴鍵上游走。

一天碧色，陽光穿過樹林的枝葉落下遍地細碎的金光。

琴聲如詩，這數年間的種種與音符結合於一室漫舞。

同天晚上，Adrian開了久違的IG

Live與支持者們聊天，除了述說這數個月來的心路歷程，亦同時談及新歌的創作概念，一小時的直播很快過去，而在接近尾聲的時候，他即時對話框的留言忽然像煙花般炸了一地。

『我大GA果然世一！此生無憾呀！』

『痴線程總真係程總！老細一出手就知有沒有！』

『Adrian BB，你快啲睇下老細個IG啦！』

Adrian的IG即時推送總是犯毛病，經常晚了一到兩個小時才給他推送最關注的人的資訊。他在樂迷的叫囂之中與他們道別，然後打開了Gerald萬年都不更新的社交帳號。

他上載了一條影片。

還未點進去，Adrian從封面就能看見他正坐在鋼琴前，戴著厚重的眼鏡而頭髮有點亂糟糟，是平常他在Band房裡不修邊幅的模樣。

Adrian的手指有點發抖，他屏著息點進了那個帖子。

文字的描述只有簡單的兩個英文字。

「Yours Truly」

My Dearest Friend.

Yours Truly.

Gerald在整條影片裡一言不發地演奏了整首Adrian的單曲，而在歌曲的最後突然有段語音短訊。

『喂程子釗，我試多左個唱法，你聽下咁唱法會唔會件事好啲。』

Adrian不可置信地倒抽了口氣，雙眼發紅地捂住了嘴。

這是他們還未出道的時候，他就著Gerald給他寫的demo試唱的錄音，現在聽來那些哼唱聲真的稚嫩得教Adrian羞赧。

原來他一直都保存著這些片段。

是啊，哪怕我們現在分開了路途，其實都還是在彼此身邊的。

Adrian的眼淚掉了下來，他快速地擦過臉頰上的淚之後，轉載了這條限時動態，文字描述還是一如既往的俏皮。

『我大佬即係我大佬』

Adrian轉身看向窗外，是夜天清氣朗。

就算我們現在分開了路途，我們還是並肩作戰著。

月兒不怕陰晴圓缺，因為金星始終是在它身邊最亮的那顆星，始終如一。

14 - 如水(下)

Adrian的記者會和Gerald後續以琴聲回應，直接替Gerald挽回了不少分數。那條鋼琴片成為了他IG裡最多讚好和分享的一條片，留言區亦出現各種各樣的聲音，雖然仍有謾罵聲，但比起之前幾乎一面倒的負評，這次支持者的聲音蓋過了倒彩聲，而Claudia亦沒有再回應過記者之後的追問，這此緋聞的風波似乎終於告一段落。

Adrian第一首派台的單曲斬獲亮麗的成績，再加上之前拍好的電視劇於港、台同步播映，人氣再往上推高。屬於同一間公司的老牌樂隊組合適逢三十週年，將要舉行紀念演唱會，而他們的主唱已過身，所以在演唱會前唱片公司舉辦了一個「誰是你最希望的替補主音」投票，Adrian幾乎是毫無懸念地擠下了所有的競爭對手奪魁。

於是一切順理成章。

繼Gerald離港工作之後，Adrian亦因為演唱會的事宜而開始了各地的巡演。

他們踏上了各自的征途。

在那次記者會之後，他倆恢復了頻繁的短訊聯繫。

有人說，想準確地測試到底某些人對自己才是最重要的人，不如試試遠離家鄉。人在異地，於夜蘭人靜之時，心裡會想起的那幾個人，就是這輩子最放不下的人。

他們就像舊日一樣會閒聊吐槽，亦會噓寒問暖，同時也會互相提點對方的工作。

雖說在告別以後，Gerald沒有再提及過自己的心意，但Adrian能夠從他的片字隻語之間，感受到Gerald滲入了與過往有別的關心。

明明是想把他推得越遠越好，可是卻逐步逐步泥足深陷。

Adrian覺得自己只要回頭一看，就能夠看到他一步一步加深的腳印。

也許就像他那天在記者會裡所說的一樣吧。

天總是不從人願，Gerald和Claudia無法如他所願白頭偕老，而Gerald正以不容阻擋的姿態朝他走來。

Adrian知道自己在軟化，他已經不懂得自己還剩下多少力量能夠推開他，他真的很沒用。

或許聽Gerald的話吧，待他們一同回到香港的時候好好聊一聊，包括他的顧慮。Eric說得對，他總不能把所有想法埋在心裡，一個勁兒地不斷付出，就以為這是為了對方好。

想不到最後竟然被米九教訓了，好氣啊。

Adrian把頭潛進了浴缸的水裡，吐著氣嘆嚕嚕地吹著泡。

泡完澡出來，Adrian的手機嗡嗡兩聲，他打開一瞧，Gerald給他發了張Snifter杯的照片。不知道從何時起，Gerald開始有了喝威士忌的習慣，在工作過後會跟一同工作的人一起去喝一杯。

Gerald並不是一個很熱衷社交的人，但畢竟他目前身邊的都是專業的音樂人，比起以前要跟許多不同範疇的人打交道，想必愉快許多吧。

看著他那杯威士忌，Adrian拿著手機，慢悠悠地擦著頭髮走到了冰箱旁，然後打開了支橙汁。他把橙汁倒進了杯子，然後給Gerald發了過去，沒兩秒收到了他的回覆。

「飲完甜嘢記住要刷牙」

「你當我幾歲呀，飲大左呀你」

好沒營養的對話。

Adrian拿著手機一路掃他們兩個的聊天記錄，真的無聊到一個地步，幾乎八成都是廢話。

可人和人之間的關係和感情，好像就是從這些無限量的沒營養對話堆疊而成，在這輩子，若能遇見某個願意陪著自己不斷地做無聊事的人，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他握著電話挨在酒店的窗邊笑了出聲。

異國的城市華光絢爛。

另一邊廂的Gerald在收到了Adrian的回覆後，同樣忍不住勾起笑容。

「笑得咁Sweet嘅，女朋友？」

「唔係呀。」Gerald立刻收起了電話。

「追緊？」同事賊笑著推他的肩：「唔洗唔認啦，笑到咁鬼姣，呢啲嘢唔到人架。」
同事們圍著起哄，Gerald只是傻笑帶過，他們倒也沒有追問下去，只是著他追到手之後，帶來給他們瞧瞧。

Gerald其實是真的沒有所謂，假如Adrian真的同意跟他在一起的話，他從一開始就沒有打算偷偷摸摸。雖不至於要公告天下，因他本來就覺得藝人的戀愛並不代表要成為其他人茶餘飯後的談資，但他覺得起碼在相熟的人前不必隱瞞。

這又不是什麼不能見光的事。

不過是兩個人相愛，僅此而已。

跟Adrian分道揚鑣以後，Gerald也開始學習以往他鮮有做的事，就是跟不同的業內人士打交道拉關係。以前他們倆分配好彼此的工作，Adrian活潑好玩的個性讓他自然地擔當組合裡的友誼大使，而Gerald則是處理行政和進一步商談工作詳情的人。

自Benjamin問他有沒有當監製的打算之後，Gerald的確認為這個方向值得他進一步發掘。要當監製，必須擴闊自己認識的音樂人和製作人圈子，他也不再像以往一樣被動，會儘量參與音樂人之間的社交活動，比如工作後去喝一杯。

跟Adrian半杯啤酒就倒地的酒量不同，Gerald幾乎跟酒筲箕一樣，喝多少杯都面不改容，於是就成為了照顧各個醉酒人士的專員。一場酒局，扶著各個喝醉的同事往廁所吐，來來回回走好幾遍，還得把他們逐個送上車，累得不要不要。

大概他真的這輩子都是照顧人的命吧。

每次當Gerald扶著同事對著馬桶大吐特吐，被沖天的酸臭味薰得必須捏住鼻子懷疑人生時，他都會這樣告訴自己。

喝醉的人就像被灌了鉛般，比平常的體重沉了不止一倍似的，Gerald把同事從廁所裡扶出來已經滿頭大汗。當他正拖著步伐慢慢走回原本的桌子時，旁邊那桌不認識的人卻爆發起很大的衝突，把他們都捲進其中。

幾乎是即時反應，Gerald立刻把同事往另一邊的方向推開，對方跌倒在地痛叫一聲。Gerald還來不及站直，鬧事的人就衝他而來，他下意識地交叉雙臂擋在自己的頭上保護自己，然後他感到一陣刺痛的感覺，讓他往後踉蹌了步。

明明身旁謾罵叫囂聲不絕於耳，可是Gerald卻覺得時間彷彿在此刻被拉慢了八拍，世界安靜得他能聽到極為微小的聲音。

比如針尖落地的聲音。

還有玻璃針筒被踩碎的聲音。

* * *

Benjamin是個很討厭勉強他人的人。

他總覺得人和人之間應該有相當的距離，明示暗示過了對方仍然無動於衷的話，自己就好該打消念頭，這才是給自己留點面子。

例如像這種於深宵不斷給同一個人打電話，非得迫著對方接聽為止的行為，Benjamin是一直很不屑。

可他這晚卻打破了這個原則。

數來認識那兩個小子之後，他這年間都不知道打破了多少次以往的原則。

凌晨兩時多，在醫院折騰了大半天的Gerald懶理叫囂的手機，然而酒店內的固網電話卻響起了，教他不得不拖著疲憊的身軀從床裡伸出手來接聽床邊的電話。

「喂...」

「捨得聽電話啦咩你？」

「Benjamin？」Gerald沒有料到是Benjamin給自己打的電話，累得要命的他半發脾氣地道：「你知唔知呢邊幾點呀，有咩留返聽朝講啦。」

「我都唔想打昇你呀，但我啲老友話畀我知你發生咗咩事呀嘛，」Benjamin劈頭就罵：「你係咪無腦架？點會畀自己發生啲咁嘅事呀！」

「咁唔發生都發生左啦，我都入醫院做晒阻隔治療囉，而家除左等三個月仲有咩可以做啫！」倦極的Gerald忍不住衝Benjamin發火，但他沒兩秒就立刻冷靜下來，他明白對方都只是擔心自己，他嘆了口氣：「意外嚟，無人想。」

Benjamin握著電話安靜下來，老實說他真不知道該給Gerald什麼反應。

說實話他們這圈子裡年中也有不少人中招，他也有認識的人染病，像他放蕩至今仍然安然無恙的算是少數。

可像Gerald這種乖巧規矩的人，怎麼會好端端地到酒吧喝個酒就捲進別人尋仇鬧事，這是要多倒霉才會發生這種意外？

他收到消息的那刻真的完全呆在原地。

「...Adrian知唔知你發生咩事？」

「唔知，」Gerald的聲音很疲倦：「我都無打算話佢知。」

「點解？」

「咁佢又唔係醫生佢知左有咩用啫，況且佢場Tour先啱啱開始我唔想影響佢表現。」Gerald聽著電話側Benjamin仍然安靜，突然有點不安的感覺：「你唔好話我知你同左佢講吓話？」

「無，」Benjamin平靜地道：「嚴格嚟講係未講。」

「喂，痴線，你唔好同佢講呀！」Gerald氣急敗壞地嚷道。

「我點解要聽你講？我鍾意佢又唔係鍾意你，」Benjamin嗤之以鼻：「如果我瞞住佢嘅話佢實會嬬我。」

這下換Gerald無言，他還真的不知道該如何反駁這個無懈可擊的理由。

的確，要是Adrian知道他隱瞞此事的話，肯定氣得噴煙吧。

「放心我唔會搞到佢做嘢，完Tour我再通知佢，」Benjamin嘆了口氣：「你無勇氣同佢講咁等我同佢講。」

「...嗯。」

「先旨聲明，作為朋友我一啲都唔想你有事。」半晌，Benjamin再次打開了話題：「但你有冇諗過真係瀨嘢嘅話，你同Adrian點？」

Gerald握著電話沉默下來。

他承認自己根本沒想過。

不、不是。

倒不如說，他現在想都不敢想。

明明就好像快要碰到那點幸福，現在又被外力拉到那麼遠。

為什麼走到他身邊的那條路竟然那麼艱困？

「你當我先小人後君子，」Benjamin逕自說了下去：「如果你瀨嘢嘅話，我會追Adrian」

Gerald睜大了眼睛。

他收緊了握著話筒的手心，電話傳來嘎吱作響的聲音。

「Gerald，因為我唔信有愛無性嘅關係會Work」

電話旁傳來Benjamin平穩的呼吸聲，他只是很客觀地敘述一件事實。

一件殘忍的事實。

他當然也未至於天真到這個地步。

Gerald握著拳，修剪整齊的指甲幾乎刺穿他的掌心。

「嗯，」安靜許久後，Gerald只能低聲地回應：「我明。」

Benjamin並不覺得自己在乘人之危，他只是如常地找出最合乎邏輯的答案。

可是他一點都不快樂。

小朋友受驚時那張蒼白的臉孔又再次朝他思海襲來。

「另外，你知唔知點樣短時間內增加二氧化碳吸入量？」

「吓？」

「我建議你帶定個紙袋喺身，又或者...」Benjamin頓了頓，然後呼了口氣：「算啦，我諗到時你就

自然會識點做。」

「咩呀？」

「無嘢同你講啦，早抖啦。」

Gerald連再見都來不及說，電話已經傳來亡音。

他抬眸看出窗，這晚密雲滿佈，連半滴的月光都沒有，一副山雨欲來前的安靜。

Gerald打開了擱在床邊的手機，點進了Adrian最後給他發的那條錄音短訊。

「...我覺得你講得啱，我地返到香港要坐低傾一傾...」

他到那時候可以告訴Adrian什麼呢？

Gerald自問這輩子都是有勇氣去解決問題的人，兵來將擋，水來土掩，沒有什麼事不能落手處理。

可是人生真的會有那麼些坎，是任憑人怎麼努力都跨不過去。

這是他自懂事以來，第一次不想面對未來有機會發生的幽暗。

他扯著被子蜷縮在被窩內，把頭埋在枕頭裡，希望這只是一場還未醒來的惡夢。

-TBC-

今章的隱藏標題是初戀

到底初戀是跟自己談戀愛的第一個人，還是人生裡愛上的第一個人？

15(上) - 想親你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8urgBflwv4>

15 - 上

跟那些「如果你中了六合彩後會幹什麼」一樣，這是一條常見不過的情景題。

假如你死裡逃生後重遇摯愛，你第一件事會做什麼？

清晨五時左右，天還未亮透。

一離開機場就心急如焚地跳上的士的Adrian，拖著大行李箱和背著大背包，連家也沒回就衝上Band房去。下車的時候他連找續都沒有要，只想用最快速度離開，可又在管理處被保安叫停登記。他忍不住踩了踩腳，振筆疾書的速度讓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寫了些什麼。

和Band房同層的小型印刷廠還未開工，行李箱的車輪骨碌骨碌轉的聲音於安靜的長廊裡格外分明，他握住在升降機裡就已經掏出來的鎖匙，以半撞門的姿態打開了Band房的門。

然後，他看到這樣的場景。

Band房裡瀰漫著一陣沖天的飯味，工作桌上滿是還未收拾的外賣盒子，而那個讓他一路上擔心得幾乎哭出來的始作俑者，連案頭的工作燈都沒有關，此刻正躺在沙發上打著呼流著口水睡得不止一個香甜，完全沒有察覺有人進了Band房。

Adrian覺得自己好像被一盤冷水淋醒了。

他冷靜地把鎖匙放進口袋裡，把行李箱擱在門邊，然後他走到了沙發後面盯著Gerald那張睡臉。

——假如你死裡逃生後重遇摯愛，你第一件事會做什麼？

Adrian木著臉地脫下背包，再準確地、由上而下地往Gerald的肚子上砸去。

「...頂...搞乜鳩...」

被這重擊砸醒的Gerald捂著肚子抬頭，就看見臉色比鍋底還要黑的Adrian正站在沙發後瞪著他。

「咦？你點解喺度嘅？」Gerald翻身坐直。

「係囉何，我都想知點解我喺度。」Adrian木無表情地答。

Adrian他覺得自己此刻活像個傻子一樣。

他完成了最後一場巡迴演唱會，才剛踏入後台，連妝還未卸的時候就收到了Benjamin的電話。對方扼要地闡述了Gerald在兩個多月前於工作裡出了什麼意外，著他趕緊訂最快的機票回香港。Adrian嚇得六神無主，連慶功宴都沒有參與，他跟工作人員們說家人出了意外後，就以最快的速度收拾行李跳上機場的士，乘搭經理人匆忙中給他訂的機位。一路趕來，因為過於擔心，他機上有好幾次近乎過呼吸發作，連紙袋都用爛了不止一個。

然後他回來就看見當事人安躺在沙發酣睡。

「...你等我去個廁所再同你慢慢傾。」

Gerald看到Adrian的表情就知道這絕對是暴風雨前的平靜，險些被背包砸爆膀胱的他清楚這次不能一時三刻就能哄好Adrian，這肯定會是場持久戰，那就讓他多少做點準備。

「程子釗，即係我一直都知你個人戇鳩但我真係無論過你個人會戇鳩成咁，一個人到底要幾咁戇鳩先至會咁搵樣中招？你識咁搵勁咁搵威咁搵叻咁推開人點解自己唔搵識避開？你真係以為自己係咩Super

hero呀你？你係咪做毒搵做左太搵多年毒到個腦搭錯線以為自己真係咩英雄呀，你唔搵係呀程子釗！你係咪戇鳩架你！戇鳩仔！」

Adrian的說話風格跟一般的香港年輕人無異，偶爾夾雜五字真言做助言詞只是為了協助抑揚頓挫，並沒任何人身攻擊意味可言，這種無意義式一個勁兒瘋狂罵髒話的狀態確實少見。

「畀三分鐘我。」

一覺還未睡醒的Gerald被Adrian這樣指著鼻來罵當然多少會有點煩燥，但他很清楚這些按捺不住的怒火都是出於Adrian對他的關心，要跟他較真對嗆的話，他就真的分分鐘半個小時都上不了洗手間。

。

Gerald快速地上完廁所之後就看見Adrian已經戴上了膠手套，正在抽屜裡翻出清潔用品預備打掃，Gerald快速地掃了眼跟狗窩無異的band房，有點心虛地搔了搔頭。

「我本身都諗住喺你返嚟之前執嘅，點知你早左返嚟...」

「咁係咪我錯呀而家？」Adrian回頭瞪了他一眼。

「唔係...」

這場對話好難啊，該怎麼談下去啊。

Adrian鐵了心背對著Gerald，一邊無視他一邊著手打掃，Gerald只能帶著耐性地待在Adrian身後，適時給他遞清潔劑、抹布、又或者把包好的垃圾丟到後樓梯去。

其實有什麼好談的，事到如今，又不是兩個人坐下談幾句就能把這問題解決。

可理智上明白這道理，並不代表情感上能夠消化，Gerald很明白他需要給Adrian情緒的宣洩位，他已決定無論Adrian怎麼瞎發脾氣都好，都會全數咽下。

從Adrian眼底那顯而易見的眼圈，Gerald就知道他肯定一路上都沒睡好。他明明是不到五分鐘車程都能睡著的小孩子，如果一程機都沒睡過的話，可見得他有多擔心。

丟完垃圾回來，Gerald進洗手間洗好了手，出來的時候Adrian正在吸塵，他仍然冷著一張臉閉口不言。Gerald明白他需要點時間，所以他坐在沙發安靜地等待Adrian開口。

「...程子釗，對唔住...」

吸塵機的噪音讓Gerald有某瞬間以為自己聽錯，可他抬頭，就看到Adrian紅了眼眶，眼淚一顆一顆地掉下來。

這是什麼狀況？

「如果唔係我話要暫停活動嘅話你根本唔會搞成咁，」Adrian一邊吸塵一邊哭，淒涼得來又有點滑稽，讓Gerald覺得自己活像逼迫灰姑娘做家務的後母：「最衰都係我，我仲咁惡鬧你，而家點算呀，如果你有事嘅話點算呀...對唔住呀...」

Gerald趕緊走上前按停了吸塵機，把這礙事的東西擱到一邊去，他有點手足無措地拉過Adrian想讓他到沙發邊坐好，可是Adrian卻站在原地動也不動，哭聲卻越來越大聲。

Adrian這種哭法完完全全跟幼童嚎啕大哭無異，受過聲樂訓練的Adrian現在的哭聲真的不是單單一個響字能夠形容。Gerald無從入手地站在旁邊，他想伸手抱住Adrian，卻被對方拉開距離。

「又點會關你事呀...係我唔好...係我自己唔小心...」

「...唔關你事...一日最衰都係我...」

這當然不是Adrian的錯，亦不是介紹工作給Gerald的Benjamin的錯，也不是當事人Gerald的錯，每個面對意外的人都不過是個受害者而已。

道理人們都懂，可是一旦發生什麼不幸後，若然能在自己身上找到些許理由，反而會教人沒那麼無力。Gerald明白Adrian其實是在自責裡找安慰，就像他在事情剛發生後的那個月一樣，責怪自己的大意反倒讓他好過一點。

Gerald只能站在Adrian面前靜靜地聽著他哭，希望他把情緒發洩過後會舒服些。然而情況有點出乎Gerald意料之外，Adrian的喘氣聲開始有點異常，本來他以為Adrian只是哭得激動而呼吸不順，可是Adrian就像缺氧一般大口大口地喘著氣，他青著臉痛苦地彎下了腰。

「...我背囊...紙袋...」

Adrian單手捂住了鼻跪了下來，他另一隻手勉強拉住身前的Gerald，著他把背包裡的紙袋拿出來。Gerald雖然還未搞得懂當前的情況，可是他收到指示後立刻站了起來。

可當他踏前了步之後，他想起Benjamin在兩個多月前問他的那條問題。

『你知唔知點樣短時間內增加二氧化碳吸入量？』

Gerald轉身，看著痛苦地捂住鼻佝僂著身軀的Adrian幾乎貼著地倒下。

『我諗到時你就自然會識點做。』

本能快過思考，Gerald在Adrian的身邊跪了下來。他摟住了Adrian的背讓他直起身，另一隻手扶住了他的後腦，朝他的唇吻了下去。

Adrian被這驟然迫近的一張臉嚇得眨了眨眼睛，在瞬間屏了息。

Gerald閉著眼睛，他的表情如此真摯而動作卻這麼小心翼翼，對待他就像對待這世上什麼稀有的寶

物似的，生怕用力點都會把他捏碎。

魔法師就算魔法失效了也不必害怕啊。

因為在他身邊的騎士會以刀鋒替他削去一切的艱困，瞧，他的勇氣之劍連金屬都能削開，在沒有希望之處找出新的希望。

沒什麼好怕的。

Adrian揪住了Gerald的衣領加深了這個吻。

* * *

後來Gerald問Adrian，為什麼會知道他在Band房裡，Adrian說以他的個性來說，現在肯定會用工作來麻醉自己，怕閑下來就會開始胡思亂想，待在家裡又會怕被家人發現異樣。

Gerald聽到Adrian理所當然的回答後，有點意外對方達到一百的準確度。

他一直自覺很了解Adrian，可是對方反之了解他到哪個地步呢？經歷了這件事之後，他發現Adrian對他的了解，其實一點都不比自己對Adrian的了解少。

亦是因為對彼此的了解，在Adrian要求Gerald在報告出來之前住進他的家，Gerald在腦內掙扎了數秒後，還是乖乖就範。

因為他明白Adrian很不安。

Adrian是很機靈聰穎的人，學習能力很高。他的偶爾常識404並不因為愚蠢，而是從小到大被寵被照顧到失去了危機意識，可是他受過教訓之後其實鮮有重覆犯錯。

然而，他在某些方面的思維卻跟稚童無異，尤其跟安全感有關的事情上。

Gerald是離開了他之後才出事的，所以他會直線地認為Gerald待在他的身邊那就會沒事。

他這種個性是讓Gerald覺得他很可愛，真的很可愛。

可是Gerald作為一個身心靈正常又健康的成年男人，跟排除萬難後才確認關係的愛人同一屋簷下卻礙於現實條件，看得見碰不著，這還真的不是能夠用「難受」兩字就能簡單概括的心情。

早上七時，廚房裡傳出熱油滋滋的響聲，躺在平底鍋上的雞蛋逐漸烤出金黃色的邊。

自從住了進來之後，每次Adrian有通告的早上，Gerald都會很自覺地擔起了做早餐的責任。當然他的廚藝絕對比不上Adrian，但基本的烹飪能力還是有的。畢竟他以前唸書的時候，在父母都因為工作而忙碌時，他偶爾也要負責做飯照顧妹妹。

Gerald握著平底鍋的柄，正打算把雞蛋翻過來的時候，身後的那陣衝力讓他幾乎把雞蛋甩到牆上去。

「Morning」才剛醒來的Adrian從身後抱住他，他的聲音還有帶點睡意。

「廚房嚟架，你咁好危險架。」Gerald敲了敲他的頭。

「知啦，」Adrian還是沒有放手，他踮高腳從後親了親Gerald的臉頰：「我唔洗食咁熟。」

說完，Adrian撩完就跑，一邊打著呵欠一邊揉著眼睛走去梳洗。

在對方完全離開視線之後，Gerald捂住了剛才被Adrian親過的位置，沒好氣地笑著搖了搖頭。

Adrian對著熟人會很孩子氣，偶爾會像孩子般撒嬌，而且那種撒嬌並不是後天裝出來的別扭而是渾然天成的配置，這點Gerald一直都很清楚，可當成為了對方的情人之後，Adrian完全摒棄了過往的口不對心，表達感情就像孩子般率真直接，比他對著貴叔那種撒嬌有過之而無不及。

這點就真的讓Gerald有點招架不住。

當然他為此覺得很幸福，也很開心，可是現在卻必須跟他保持距離，這到底是種精神折磨。

兩個人一旦開始共同生活之後，會發現許多以往留意不到的生活小節。雖然Adrian在工作時對食物的要求不多，工作人員給他什麼他就吃什麼，可是在家裡的話就能看到他的挑剔。

因為他不太會吐骨所以不吃骨頭幼細的魚，所有食物帶一絲苦味就全碟不碰，而他在吃水果方面尤其嬌氣，例如葡萄必須剝皮挑核才吃，蘋果不削皮不吃，橙子必須切好挑核才吃，果核小的東西因為怕黏牙所以不吃，這種飲食習慣完全反映了他是被怎麼寵著大的。

Adrian不會對端上來不合心意的東西挑三挑四，可是他會道謝完Gerald的付出之後，再把全碟水果重新處理。最初Gerald也會在想，吃個水果而已用得著挑剔到這個地步嗎？可是他又進一步思考，這就是Adrian多年以來的生活習慣，而兩個人要一直相處下去的話，其實就是要彼此尊重對方的生活習慣，而不是指責和批評，這除了帶來生活磨擦之外並無任何益處。

「嗯嗯，可以呀咁調一調時間囉，如果對方唔介意有啲Rush嘅話...」

梳洗完畢的Adrian一邊吃著早餐一邊跟經理人聊著電話，坐在對面的Gerald安靜地給他削著蘋果的皮。之前電視劇的回響很大，雖然Adrian並不是主角之一，但他飾演的那個亦正亦邪的男配角在最後關頭反轉，為了救主角群們的性命而犧牲，道別時的灑脫贏了許多人的好評，在港台兩邊圈了一波粉絲，那演技亦讓他獲得了更多的試鏡機會。

Gerald倒是不太喜歡Adrian拍劇，這小子的細膩個性使他太過投入，在拍電視劇那段時間情緒一直不太穩定，不過從不干擾對方的工作選擇，也是他倆的默契之一。

「咦你咁快到左樓下喎，好，咁我而家即刻落去。」

經理人比預期中的時間早到，Adrian趕緊站了起來，他看也沒有看清就伸手接過Gerald手裡的蘋果，還未來得及收水果刀的Gerald被刀劃了一口。

「行開！」

Gerald厲聲喝道。

他猛地用腳一蹬拉後了椅子，水果刀應聲跌落地上。

「Gerald...」

Adrian有點倉皇地想往他身邊走去，Gerald立刻把自己的手收在背後，朝他微微一笑：「你趕時間，你走先，啲嘢我執。」

「...哦...」

Adrian聽話地低頭收好了自己的電話和行裝，可是當他走到家門前又跑回頭，親了Gerald一口才離開。

大門關上。

Gerald此時才檢查自己的傷口，不過在指尖上小小的一個傷口。換著他平常連膠布都不會黏，以前練結他練得最狠的時候，這種傷痕不過日常。

他彎腰收起掉在地上的水果刀，走到廚房用水沖過刀子之後，再煮了鍋熱水，除了水果刀以外，把一切的食具都掉進了那鍋熱水裡燙一遍。

明知道這種程度根本不會構成感染，可他就是怕，這是一種沒有理智可言的恐懼。

他從家裡翻出了救急箱，用消毒藥水擦過傷口後，再黏上了藥水膠布。他盯著指頭上那個刺目的傷口，想起Benjamin跟他說的話。

『如果你瀨嘢嘅話，我會追Adrian』

其實Gerald知道Benjamin的說話很有道理，也許其他人會覺得他在那時候的話很不近人情，跟落井下石無異，但Gerald明白Benjamin只是道出客觀事實。

況且不是Benjamin的話，也會有別的後來者。

那倒不如是Benjamin好了，他很清楚對方對Adrian的認真未必比他少。

家裡很安靜，Gerald抬頭瞥了月曆一眼。

距離命運之日還有兩天，醫院的那度門竟然成為他的生死門。

入住Adrian家之後，Gerald就沒有主動親吻和擁抱過Adrian，他有刻意地排除和對方的身體接觸，Adrian明白Gerald在擔心什麼，所以那些主動的撒嬌和親吻也是蜻蜓點水式。

真有趣，他大學時期談的戀愛都不及這段來得純情，可他從未陷入過這種程度的情愛之中。

興許是這份感情來得太不容易，才讓他貪戀不已。

他挨在沙發上向著前方發愣，時針往前跳動的聲音清晰可聞。

15(下) - 你前來·我過去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ETW04Af9Xw>

Gerald並不太知道這四十八個小時自己到底經歷了什麼，而命運之日終於悄然來臨。他分別在兩家私立醫院做了檢查，但求百分百的準確度。

Gerald並沒有睡好，只是強迫自己閉眼到天明，當他踏出客房的時候看見Adrian已經穿戴整齊地坐在餐桌旁。

「你咁早嘅今日，唔係Call晏晝咩？」

Adrian搖了搖頭：「我排清左啲Schedule請左假，我陪你去醫院。」

「吓？」

「我點可以丟低你一個呀。」Adrian斬釘截鐵。

「你唔准嚟。」Gerald沉聲道。

「點解？」

「如果你畀人影到點算？」Gerald抵了抵嘴，他拼盡全力克制自己的情緒：「聽話啦好無？今次我無辦法再幫你頂架啦。」

「咁咪由得人影囉，我都唔介意！」

「但係我好介意呀！」

Adrian被Gerald少有的激動嚇得眨了眨眼。

Gerald早在緋聞事件伊始在持續壓抑的情緒就像不斷上湧的蒸氣般，終於頂開了鍋蓋，他再也撐不下去了。

「我好介意呀Adrian，我唔想再睇到你畀堆冚家劇講呀！」Gerald激動得有點嘴唇哆嗦，他抹了抹臉接著說：「我知你地點諗架，你地實係覺得我又係平時嗰個理智嘅程子釗，計過度過用自己換返兩個人嘅名聲，條數好抵，但我話你知其實我根本就唔撚係咁諗，我好想喺堆討論區嘅IG度留言，同嗰堆話鳩你係基嘅，痴埋個基嘅監製度搏上位嘅冚家劇開火，但我逐個逐個屌佢地老母我屌得幾多個呀，我唔用自己煞停個雪球班冚家劇仲要講你講幾耐呀！」

「Gerald...」

「佢地識你咩？」Gerald激動地指著窗外罵道：「嗰堆聽你唱歌聽你訪問睇你啲劇嘅人，對你了解有幾多呀，憑咩你就要畀堆仆街指撚住個鼻嚟屌呀！我地做堆作品畀人屌鳩垃圾我都算鳩數，但人格謀殺算係點呀，唔撚好同我講公眾人物食得咸魚抵得渴呀，我地個心奉旨鐵打架？我唔撚受呢一套呀！」

「...程子釗...」

Adrian百感交集地看著Gerald。

平常Gerald總是沉默寡言表情不多，讓Adrian覺得要用挖土機才能偶爾挖出他一到兩句的心底話。這個男人最難以招架的地方在，當惜字如金的他真的開口時，那些話大部份都是深思熟慮過，真摯又誠懇，教人根本無從拒絕。

Adrian唯有長吁了口氣，他捏了捏鼻子，緩解自己再次冒頭的淚意。

「識你咁耐都未聽過你咁講粗口法，你會唔會打冷震架？」Adrian摺起衣袖往廚房走去：「晨早流流爆seed實肚餓啦，我煮啲嘢你食完先出去啦咁，想食乜呀？」

「營多。」

「屌我下廚你就食啲技術流啲嘅嘢啦，成日食劣食。」

最後Adrian還是給他煮了個營多，另外強行加了一個火腿奄列以捍衛小廚神的身份。吃過早餐的二人如常地站在家門前，就像這兩週以來送別對方出門工作似的，但此刻的氣氛卻如此不同。

「咁我行啦。」

「喂，程子釗。」

Gerald的衣擺被Adrian拉住。
他轉身看到Adrian紅了眼眶看著他。

「如果你有事嘅話，我養你。」

Gerald一愣，因為他知道這絕不是Adrian的安慰說話。

因為被背叛過，所以Adrian是個很討厭許下承諾的人，明知自己做不到的，他通通不會給別人什麼假希望。這番話，是Adrian在苦思冥想過後得出來的答案。

Adrian沒有打算過離開他的身邊。

這個他眼裡一直都像個孩子需要被他照顧的人，在他出事之後，告訴他，我願意擔起你的下半輩子。

Gerald長這麼大都很少哭，很多時候頂多眼眶一熱，可是此刻他感到自己的眼淚正按捺不住上湧。

「你就想，」Gerald快速地擦掉眼淚，他笑著伸手捏了捏Adrian的鼻子：「無事都要你養。」

不管最後是什麼結果都好，能於生命裡遇過那麼一個人，他在某時某刻給過你一顆完整的真心，如此真誠地希望跟你走完一生，夫復何求。

前往醫院的路，晴空萬里。

當Gerald在第一家醫院取得了陰性的報告後，他壓抑著興奮，直到在第二間醫院取得同一樣的結果之後，他才放開自己的情緒，顧不上旁人的眼光，一邊歡呼一邊拔腿跑出了醫院的大門。

這度普通的醫院大門，對某些人來說是迎來希望的生門，對某些人來說卻是步入絕路的死門。在Gerald衝出醫院的同時，一位愁眉不展的婦人在當刻於他的身邊擦肩而過。

命運有時又像蛛網，在不知不覺地纏住了每個角色，當反應過來時，人們已被困在局內動彈不得。

另一邊廂，正在家裡等待的Adrian等了許久都等不到Gerald的短訊，他的心情正逐步往下沉。可是他不敢給Gerald打電話亦不敢給他發短訊，他的催促既不能改變任何結果之餘，只會徒添對方的壓力。

這點道理他還是懂的。

家裡的門鈴響起，盯著電話看的Adrian把手機丟到沙發走去門邊，他盯了盯防盜眼。
是Gerald。
Adrian趕緊給對方開門。

「你做咩唔send message——」

Adrian連火都未來得及發，他的雙頰已經被Gerald捧住，對方一言不發狠狠地吻下去。Adrian還未反應過來，Gerald已經把他壓在玄關的牆邊，並用腳一勾帶上了大門。

這不僅僅是接吻。

在這個瞬間，Gerald像個踽踽行走了許久的旅者，以為自己最終會孤單死去，卻在漫長的苦旅中被他發現，原來渴求已久的陪伴就在身側，而他急於去確認這點柔情屬於自己。

於是Adrian闔上眼睛放鬆了身軀，他展開雙臂回應著對方的擁抱，在親吻的同時把十指伸進Gerald的髮間輕輕揉著對方的頭皮。除了接納對方的情意之外，亦給予他許多的安慰，安撫對方這段時間一直緊繃的情緒。

接吻是件很奇妙的事情，在唇齒的交纏之間有許多說話不必說清，無聲勝有聲。Gerald稍稍自這場擁吻裡抽身，然後他對著Adrian一笑，再彎下身來把對方整個抱起，把他帶到房間去。

這個時候Adrian卻開始胡思亂想，他暗暗慶幸自己的體型比對方小一截，不然Gerald抱不起他的話就沒福分享受到這種浪漫。

Gerald經常說不知道他的腦袋裡裝什麼，Adrian也開始佩服此時此刻的自己還有閒情逸緻想東想西...好吧其實他是因為太緊張，所以開始瞎想一通。

Gerald並沒有像那些言情小說裡的霸道總裁把Adrian摔到床上去，而是小心翼翼地把他放在床上之後，再伸手關上了窗簾。厚重的遮光窗簾一拉，整個房間就進入了黑暗，唯有些許的餘光從窗簾布的底部穿進來。

Gerald握著Adrian的手放在自己的胸前。

Adrian的眼微微一睜，對方的心跳快得就像整顆心臟要跳出來似的。

「我無事。」

「我知呀。」

都來到這個份上，Adrian當然知道Gerald沒事，這個傻子哪會用他的性命來開玩笑，這兩星期連接吻都只敢碰碰咀巴，深入少許都不敢，教他心痛死了。Adrian不甘太過被動，他半撐起來，主動解開對方的褲頭扣子，並握住對方的上衣衣擺，Gerald有點訝異於Adrian的主動，但他亦很配合地伸直雙臂讓對方順利剝開自己的衣衫。

「都OK？」Gerald歪了歪頭問。

「...叫左你平時做多啲Gym。」Adrian別過頭把Gerald的衣服丟到一邊去。

說實話Adrian是挺滿意的，但來到這個份上要是那麼直接讚美的話，他怕對方會鬆懈身體鍛鍊之餘，還讓Gerald覺得自己好像渴望許久似的，所謂輸人不輸陣。

來到這個關頭又變回了平常那個口不對心的小孩子，Gerald哭笑不得，他乾脆伸手抱住Adrian把這别扭的孩子壓在床上，這些時候還是行動勝於言語。

在真的上床之前，Gerald已經給了自己做了許久的心理建設，可這其實跟之前Adrian問他到底有沒有膽量跟男人做愛無關。反而是他這數年間，一直把對方當成半個孩子半個弟弟照顧，跟Adrian上床這件事，他需要克服的其實是那股背德感。

Gerald長年彈奏樂器的雙手此刻於Adrian身上游走，他指頭的繭加深了愛撫的質感。Adrian想起對方在舞台上深情而認真地演奏的模樣，一時覺得自己好像被他彈奏的琴或者結他，而Gerald溫暖的掌心又讓同時Adrian覺得自己像球雪糕，被他摸著摸著可能就化成一灘糖水會融化在這床上。

同是男人最大的好處，大概是彼此很快就能掌握對方的敏感處，知道撩撥什麼位置就能教人興奮得頭皮發麻，再加上洶湧的愛意，被冷落已久的慾望，被Gerald一邊握著重點位置摩擦一邊被吻著髮間的Adrian，沒多久就覺得一股熱力正往下腹湧去，他眼前一花，身體反射性地弓起身，Adrian嗚咽著的同時不斷往Gerald的懷抱縮，沒幾分鐘就投了降。

然後Gerald鬆開了擁抱。

把頭埋在枕頭上的Adrian聽著對方抽面紙的聲音，只求有個洞埋掉自己。

...他真的好想死。

該說什麼呢？他平常沒那麼快？

在腦海裡組織著千字文的Adrian感到身邊的床再次低陷下去，而他稍一回頭，就被Gerald以不容抗拒的態度壓上他的唇舌。這次跟剛才細碎的吻並不一樣，當中多了許多的激情和噴礴而出的慾望，他幾乎以為自己會在Gerald的強橫裡窒息。

Adrian眨了眨眼睛，看著Gerald的汗沿著他的臉頰掉到下巴上。

他發誓在這天之前從來未覺得過Gerald性感。

他雖然認同Gerald的顏值，但也是以一種客觀的標準出發，而性感是一種從骨子裡散發出來的氣質，這跟對方穿多少衣服或是什麼打扮都不一定有關係。

「到我。」

還未意會到這兩個字有什麼含意，Adrian整個人被Gerald反了過去，背對著天花。他聽到身後傳來窸窣窸窣的聲音，預料到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的Adrian稍稍睜大了眼睛，他下意識地摟住了面前的枕頭，就像溺水的人抱住求生的浮木般，緊緊地箍著。

由額際開始，像雪花似的，Gerald在他身上留下了許多細碎的吻，他並沒有為了發洩自己的慾望而忽略Adrian的感受，反而是被撩撥到頭昏腦脹的Adrian反手拍了拍Gerald的手臂，表示自己已經準備好。

到底人為什麼要做愛？

各種各樣的動物都會有求偶的行為、都會有各自的發情期，牠們搶在最適合的時候交配，可是這些行為目的，大多只是為了繁殖下一代。人類沒有特定的發情期，幾乎不分季節和時間都能與對象上床，並且為了阻隔新生命的到來，有各種各樣的避孕措施隨之衍生。

可是為什麼人類要做愛？

除了發洩慾望和繁衍下一代之外，還有一個原因。

因為我愛你。

因為我愛你這份心情再也無以言表，所以只能沒入對方的身軀，與對方骨肉相連，才能稍微表達那千萬分之一的感情。

Gerald連人帶著枕頭從後緊緊地抱著Adrian，那股力氣就像要把Adrian勒進身體裡，他在對方的身體裡起起伏伏的同時，停不了地親吻他的每一寸肌膚，就像要用嘴唇記住Adrian身體每一部份似的般用心。

Adrian不自覺地流了眼淚。

這與肉體的痛楚無關，而是他在某個瞬間竟希望自己能夠死在這場性愛裡。

這樣就好。

這樣他就能一輩子都與Gerald永不分離。

高潮過後的二人清理完身體之後倒在床上。

Gerald抱住Adrian累得幾乎睡著，而Adrian卻完全不見倦意，他掙開了Gerald的擁抱，一張臉埋在被子之中，轉過身來只露出眼睛盯著Gerald。

「做咩？」

「點解你會識呢啲嘢？同埋點解你會有呢啲嘢？」

快活過後的Adrian腦袋再次恢復運轉能力，他狐疑地盯著Gerald，還快速地伸手指了指床頭的潤滑劑和安全套。Gerald看他的表情就知道Adrian又開始胡思亂想了，他雖然倦透但還是伸手把對方拉進懷內，一邊安撫一邊解釋。

「你知唔知你上次喺Band房大完我之後，我做左幾多research？」Gerald的聲音帶著濃濃的睡意：

「我喺醫院遲左返嚟咪就係因為我有嘢要去買。」

「哦——你早有預謀嘅！」

「係呀，我忍左好耐啦。」Gerald直認不諱，他把頭埋在Adrian的頸窩蹭了蹭：「乖啦畀我瞓啦BB。」

BB.

好噁心啊這暱稱，誰是BB啊。

可是Adrian還是笑著閉起了眼睛，與Gerald一同墮入夢鄉。

* * *

木黑色的茶几上擱著一個煙灰缸和一隻Snifter杯。

Benjamin坐在家裡的沙發上跟Adrian聊著電話，Adrian正雀躍地給他報平安。

「無事咪好囉，冇冇大戰返三百個回合呀。」

「咩呀...」

被戳中的心事的Adrian說話立刻變得不太俐索，刻意顧左右而言他，想要避過這個話題。真是坦率的小朋友啊。

Benjamin把玩著藥膏的手頓了頓，作弄Adrian的壞心眼又出現了。

「小朋友，你知唔知拍拖其實係咩？」

「係咩？」

「其實拍拖即係倒數分手嘅開始，非常之相愛嘅兩個人開始同居，跟住之後就會為啲芝麻綠豆嘅瑣事嘈交，最初因為愛意好勁所以都尚且能容忍，但朝夕相對對到好悶之後，就會開始睇對方唔順眼，然後會覺得好似最近識嗰個男仔正過屋企嗰個.....」

「屌你啦！係咪要而家同我講啲咁嘅嘢呀！」Adrian生氣地打斷了Benjamin說話。

小孩子真不禁逗，Benjamin忍不住嘻笑出聲。

「唔同你講啦我，邊有人咁同啱啱拍拖嘅人講嘢——」

Benjamin聽著Adrian有趣的反應，笑著笑著，忽爾發現自己笑不出來。

他抬頭看著這空蕩蕩的家，從未經歷過的空虛感以鋪天蓋地的氣勢朝他襲來，竟讓他驟然覺得些許恍惚，他帶點澀意幾乎用氣聲說：「Then you amaze me, Adrian.」

「？」

Adrian竟然從Benjamin的說話裡感受到對方透露出一絲軟弱，他拉開了電話疑惑地皺了皺眉頭，然後再次聽起電話，惜是Benjamin已經掛線。

...Benjamin是怎麼了呢？

Adrian握著電話愣了愣，可是他看著正在沙發上坐著的Gerald，搖了搖頭，決定不再往下深究。

掛了線，Benjamin仰首把杯裡本來已經剩得不多的威士忌喝光。他摘下眼鏡揉了揉眉心，在半醉之間，想起了若莫在一年前自己問過Adrian的那條問題。

『其實死心塌地咁鍾意一個人係咩感覺？』

藍天之下，那孩子回頭對他笑得那麼乾淨純粹，那活力好比光線。

『係佢畀粒沙你，你都覺得好似開心到上左天堂嘅感覺。』

Benjamin看著手裡把玩著的那管藥膏，然後下定決心似的伸手拉開了沙發旁的小櫃。

「...我而家好似明明地你講乜。」

他把那管藥膏放進櫃裡，然後關上了門。

茶几上的電話倏然響起，這是他身邊一位貓癡朋友，Benjamin伸手接聽。

「Benjamin speaking」

「Ben爺，我都知應該係食檸檬架啦但我都係打嚟搏一鋪，話說我有朋友隻貓生左竇貓，搵緊人收養，你...」

「好呀，我養。」

「吓？」

「我話我養呀，send啲資料畀我。」

朋友隨即發了照片過來。

這群連眼都未能好好睜開的貓寶寶們，正等待誰人能給牠們一點愛。

後來Benjamin養了一隻貓，一隻本來眾人都覺得養不大的、病弱的貓。

後來Benjamin跟這隻貓共渡了二十年主人和貓互相鄙視的時光。

後來Benjamin還是跟Adrian維持了一輩子的交情。

後來，再也沒有什麼後來。

* * *

病房裡的儀器發出規律而冷硬的聲音。

憔悴的婦人坐在病床前，看著躺在病床上剛用過藥而沉沉睡去的丈夫，腦海反覆重放著醫生的叮囑。

她覺得自己的眼淚已經幾近流乾。

病房裡的電視正放著音樂節目。

她緩緩轉過頭去，看著電視機裡那個長相跟自己相似的孩子，正賣力地以歌聲溫暖著觀眾。

她在笑，可嘴角卻在發顫。

時隔幾乎四年。

他們一家以這種模式，終於團聚。

—TBC—

16 - 情人說(上)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9WIt_QtkuU

16.

在大學某個學期，因為家裡的網絡不中用而搶科失敗的Gerald，為了學分而被迫選修了哲學。幸而是那位老教授尚算有趣，讓他不至於在存在主義導論裡，尋找自己存在於課室裡的意義。

記得那位老教授有天說笑道，其實尼采只要求婚成功的話，這世上就會少一個偉大的哲學家；貝多芬戀愛順遂的話，這世上也不會有月光三部曲，畢竟戀愛使人降智。

當時Gerald對這番話不以為然。

在Gerald於今晚被Adrian第三次迫到床邊而轉醒後，他並沒有發脾氣，反而是選擇拉張椅子到床邊，舉起了Adrian的手機，在這深夜四時多拍下Adrian神奇的睡姿。

說實話大晚上有覺不睡做這種事還真的挺蠢的，果然戀愛真的令人偶爾失智。

在Gerald拍攝的短短十分鐘裡，這孩子抱著被子從左滾到右又從右滾到左，一時蜷縮得像蝦米，一時把頭埋在枕頭裡就像要悶死自己似的，明明睡得那麼熟，可是跟他說句「喂我無被啦」，打著呼的Adrian又會立刻把整張被子踢到旁邊的位置去，湊前去看，這孩子卻還在熟睡中。

到底睡得這麼沉的Adrian，何解會對他的說話有反應？

Gerald把電話插上充電線擱在床邊，重新躺到床上去。Adrian應該感受到身邊多了股熱源，他咕噥著無人聽得懂的怪聲，下意識地鬆開了抱住的被子，轉而伸手伸腳搭在Gerald的身上，不管Gerald撥開了他幾次，Adrian還是像頭八爪魚般纏上來。

Gerald實在搞不明白何解Adrian的睡相能夠差到這到這個地步。
算了。

Gerald親了親Adrian的額頭，最後認命地閉上眼睛，只求自己能夠在天亮前儘量多睡點。

晨光驟現，Gerald比原定的時間早了起床，他看著身上的手手腳腳嘆了口氣。Gerald輕手輕腳地掙開Adrian的鉗制，再把自己的枕頭放到對方的懷裡，他決定放棄掙扎，乾脆早點起床收拾行裝，順便進廚房做早餐。

四散的咖啡香鑽進了睡房，還在睡夢裡的Adrian下意識地伸手往床邊掃去，空蕩蕩的床側讓他瞬間轉醒。他聞著咖啡香，滿足地伸了個懶腰，套上拖鞋慢悠悠地走出睡房。

玻璃咖啡壺蒙上一層白花花的蒸氣，深棕色的蒸餾咖啡逐點逐滴滴落壺中。

「咦你黑眼圈咁大嘅，瞓得唔好咩？」
一夜好眠的Adrian神清氣爽地走到廚房裡，看著正闔上眼睛等咖啡沸騰的Gerald不解地問。

真虧你還有面問。

「...個謎底喺你電話個相簿度，你自己睇。」

Gerald連白眼都懶得翻，他一個眼神都沒有給Adrian就打開了廚櫃，取出杯子用水沖了兩沖，然後拿著剛煮好那壺咖啡走出客廳。

「咩呀...」

一大早就給他看面色，搞什麼啊。
Adrian不解地搓了搓後頸，然後回到睡房。

「咩料呀——」

正在倒咖啡的Gerald聽到Adrian的慘叫，不禁笑了出聲。

在自己手機裡找到答案的Adrian噘著嘴走出來，他刻意大動作地拉開椅子以展示氣勢，伸手往餐桌拿了片方包，在Gerald面前故作狠勁地一下把它撕開兩邊。

Gerald一直知道Adrian很幼稚，可他真沒想到Adrian能幼稚到這地步。

「變態。」

「你話我定你？」Gerald淡定地挑了挑眉。

「緊係你啦！」Adrian伸手把麵包拍進自己的嘴巴裡，把電話抵到Gerald鼻尖前：「邊會有人影呢啲嘢架！」

「好似我先係受害者喎。」Gerald指住自己的黑眼圈投訴：「大佬我而家真係可以入海洋公園做替身熊貓呀好無？」

「咁我而家惡人先告狀呀嘛，緊係要一開始就將自己立喺不敗之地架啦！」

「哇你無賴到咁嘅地步都得嘅？」Gerald真的幾乎要被他氣笑。

「係無賴架啦，咁你鍾唔鍾意我吖？」

Adrian腳尖蹬著地板，椅子一下一下地往後搖啊搖，表情要多欠揍有多欠揍。
可這欠揍的表情還是讓Gerald覺得他很可愛，這才是臭小子最教人氣得牙癢癢的地方。

「欸，」Gerald抵了抵嘴企圖控制自己的臉部肌肉，他再三提醒自己不能露出笑臉，一笑就輸：「鄭家望，你唔可以成日都係咁，要一樣還一樣。」

「唔得，」Adrian皺了皺鼻子：「要撈埋嚟講，如果唔係我會輸。」

說完，Adrian拉近了椅子，他湊前啄了啄Gerald的唇，然後再心安理得地吃早餐。
Gerald沒好氣地舔了舔自己的嘴唇，伸出雙手掐了掐Adrian的臉以作抗議。

「咁你今晚好好馴返覺囉，反正又唔洗再同我孖舖囉。」Adrian執起了第二片方包小聲地說。
Gerald看著Adrian平靜得來又刻意帶兩三分失望的語氣失笑：「你咁樣點拍劇呀，畀說話我聽畀得咁特登，啲戲咁屎。」

「咁我對住你又唔洗做戲。」Adrian碎碎唸：「唔畀得說話你聽咩而家？」

Gerald看著對方落寞的表情忍不住心疼起來。

Gerald來Adrian的家短住了兩個多星期，這天也必須要回家了，就算他多熱愛工作也好，用睡在Band房專心工作做理由也撐不了太久。父母始終會擔心他的身體吃不消，這幾天母親也有給他打電話，著他回家吃飯休息。

「Adrian。」Gerald擱下了咖啡杯。

「嗯？」Adrian停住了抹牛油的動作。

「你係咪唔捨得我，想繼續同我一齊住？」Gerald下巴墊在雙手上，仔細觀察Adrian的表情。

「咩呀...我...」Adrian支吾以對，他放下了牛油想伸手取過Gerald身邊的果醬。

「欸，」Gerald把果醬收到另一邊去：「唔好口不對心呀，你得一次機會架咋。」

聞言，Adrian放下了只咬了兩口的方包，乖乖地點頭：「...嗯，我想同你一齊住。」

Gerald輕笑，接過Adrian正在抹的那片麵包，幫這孩子抹果醬。

其實在他得到報告的那天就開始考慮搬出來跟Adrian同居的事情。像Adrian這種黏人又愛熱鬧的個性，每天工作回來後對著空無一人的房子多少也有點難受。他忽爾想起自己好幾年前對著維港想，萬家燈火，有沒有一盞燈是為Adrian而留，當時的他並沒有想過接近四年過後，給Adrian留燈的人竟然是自己。

他不想放這孩子一個人生活。

「我都想。」Gerald把塗好的麵包遞給Adrian。

「真嘅？」Adrian驚訝地抬頭。

「嗯，」Gerald認真地回答：「但我要安排下，亦都要同屋企交代聲。」

Adrian一噏：「屋企...你想點同佢地講...」

「我會直接同佢地講我同你搬出嚟。」Gerald把身前那些礙事的杯碟都收到一邊去：「Adrian，我唔覺得我地嘅感情需要公諸於世，畢竟呢啲係我地私人嘢，但我無打算瞞住我地嘅熟人同埋屋企人，」Gerald雙手包住Adrian的手：「我明白你擔心啲咩，你怕我經歷你經歷過嘅嘢，係咪？」

「...嗯。」半晌，Adrian緩緩地點頭，把他壓抑了這麼久的心魔說出口：「好老實，我一諗到自己有機會令到你無晒屋企人，我就覺得抖唔到氣，我bear唔起呢個cost。」

儘管Gerald早就梳理出Adrian驚恐的理由，可是經由Adrian親口對他說卻是另一回事。Gerald微微一笑。

「我等左咁耐，你總算親口同我講。」Gerald舒開了眉頭，他安慰地看著Adrian的同時收緊了手心：「你知唔知我無當過你係我男朋友？」

「吓？」Adrian臉色一白。

「你係我家人。」Gerald低頭吻了吻Adrian的手指：「咁我有咩好驚？」

家人。

為什麼程子釗總能用這麼淡然的語氣戳中他心裡最柔軟脆弱的深處？如果是家人的話，哪怕走到絕處都好，我們起碼身邊還有彼此。

既然如此，那就沒什麼好怕的了。

Adrian凝視了Gerald半晌，最後笑著點了點頭。

於是事情就這樣被決定下來。

Adrian沒有過問過Gerald的安排，畢竟這是他的家事之餘，Gerald的計劃向來都周詳得滴水不漏，他沒有費心的必要。那早的討論過後，Gerald於四天後查詢了Adrian接下來一週的行程，然後他在一家私人會所的餐廳裡訂了房間。

Adrian見過Gerald的父母數次，都是因為對方前來捧他們的場，Adrian亦他們合照過，他印象中是Gerald的父母是一對很樸素平實的夫妻。Adrian知道Gerald還有個妹妹，但她在畢業後沒多久就被公司派了去日本工作，大半年前左右才調回香港的辦公室，因此他跟這個妹妹還沒有見過面。

Gerald直接約他在餐廳裡等，而Adrian因著這次的見面，他花了許多時間挑選服飾和化了很淡的妝容，他刻意讓自己穿得樸素一點，予人乖巧的感覺。

Adrian在步入房間前在洗手間再次檢查自己的打扮，他在鏡裡反覆檢查自己的妝容，以確保沒有任何紕漏的地方。

真要命，他連唱巡迴演唱會對著台下萬幾個觀眾都不及這個小小的飯局教他緊張。

他把水往洗手盤甩了甩，抹乾手後推開離開洗手間，一出走廊就與迎面而來的陌生女生撞過滿懷。對方正一邊低著頭玩手機一邊往前走，這衝力教她一下就把手上的電話撞飛出去。

Adrian把對方掉到地上的電話拾了起來交給她，然後扶起了對方：「你無事吖嘛？」

「痛い...我無...——！」接過電話的女孩子一看到Adrian就瞪圓了眼，她捂住自己的嘴倒抽了口氣，嚇得往後縮了縮：「家望BB...唔係唔係，你係Adrian？！」

啊，原來是他的支持者。

Adrian見怪不怪地笑著對她點了點頭。

「唔好意思呀係我衰，一路行一路玩手機先撞親你！」她趕緊爬了起來，著急地九十度彎腰不住地對他道歉：「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本当にすいませんでした*、真係好對唔住呀！」

這女生幹嘛無緣無故跟他說日文？

Adrian直覺地低頭觀察了眼前這個女孩子的外貌，竟在她的臉上品出了點熟悉的味道...該不會是...還是小心為上。

Adrian的笑容立刻親切了起碼20%：「唔緊要，你無整親就得啦。」

他們兩個人正一前一後地往同一個方向走，途中不時互相偷望對方，隨著他們的腳步越來越接近訂好的房間，基本上Adrian已經肯定了對方的身份。

他還真的不知道自己是Gerald妹妹的偶像，這下大概可以贏點好感度？

門開，Gerald很淡定地抬頭，看著前後腳地站在門口的兩個人，一個正對他耐人尋味地笑著，另一個則嚇得幾乎下巴幾乎砸在地上。

「Adrian，後面嗰個我個妹，佢叫程子童。」Gerald看到Adrian忍笑的表情，大概想像到在外面發生了什麼事情：「之前無話過畀你知，佢係你die hard fans。」

「喂呀唔准響我全朵呀程子釗！」她趕緊跑前打了Gerald的手臂一記，然後她對著Adrian尷尬地笑說：「你叫我Keiko咩，同埋我平時個人真係唔係咁架。」

「你個日文名咁難讀，Adrian你叫佢童童就ok。」

「好，」Adrian看著兩兄妹搞笑的互動，還是忍不住笑了出聲：「童童你好。」

童童。

為什麼同一個名字，從哥哥口中聽起來那麼普通，可是在Adrian口裡說出來就宛若天籟呢？這就是星星和凡人的分別嗎？Keiko來回看著Gerald和Adrian的臉，只覺得看到青椒和男神，當然她那不中用的哥哥是青椒，而Adrian BB是男神。

Keiko覺得自己簡直登上了追星族的人生巔峰。

本來她完全搞不懂為什麼哥哥突然要約她到這種地方用餐，但本著不吃白不吃的心態，她決定不問原由地狠宰哥哥一頓。這餐廳已經有夠高級，而陪自己用膳的竟然是自己追了兩年以上的偶像，這到底是什麼王道的飯撒*。

「但點解之前無聽過你講童童鍾意我嘅？」

「我都係佢返香港我先知佢鍾意你，佢叫我唔准同你講，又話唔行捷徑追星先係真愛追星族，我都唔知佢講乜。」

我都不知道你說什麼啊，愚蠢的青椒給我閉嘴不要礙著我聽Adrian BB美妙的聲線。Keiko托著腮對著Adrian花痴笑著，完全不想理會礙事的哥哥在說什麼。

「童童，medium well啱唔啱？定係你想食生啲？」

「我...我同你一樣就得架啦...」

Keiko嬌滴滴的聲線教Gerald覺得渾身惡寒，這誰啊？Gerald發誓從沒見過自己的妹妹這種狀態，看她這含羞答答地扭來扭去扭得像條麻花辮，他該不會給自己招惹了個情敵吧。

Adrian笑著對待應落單，而Keiko繼續痴痴地看著他。

瞧瞧，Adrian BB這麼溫柔體貼還會給他們點餐，果然是她完美的男神。

有些機會過了就沒。

要是她不把握時間取得特大福利，追星之神會懲罰她下次買演唱會票時電腦當機。

Keiko眼神一閃。

「...Adrian，我可唔可以坐你隔離呀？」她下定決心，提起了畢生的勇氣問。

「嗯？」Adrian笑著點頭：「緊係得啦。」

這是什麼天使的笑容！

得到允許的Keiko趕緊提著椅子想要移到Adrian身邊，Gerald黑著臉卻按停了她的。

Keiko跺腳不滿地嚷道：「行開啦青椒！」

青椒？為什麼是青椒？

Gerald完全搞不懂他妹妹神奇的思考迴路。

「喺事態發展變得越嚟越古怪之前，我覺得有啲嘢要話聲你知先。」Gerald執起了Adrian的手，並打開他的手心跟他十指緊扣：「今日叫你出嚟食飯唔係畀你追星，我係要介紹我個男朋友你識。」

Keiko雙手一鬆，整張椅子瞬間掉在地上。

有什麼比起一天裡中了一個炸彈還要驚嚇？答案是中了兩個炸彈。

這是什麼狀況？

她的男神跟青椒在一起了？

Keiko很冷靜地扶起了椅子，然後在他倆的身後繞來繞去，湊前看了看他倆交握著的雙手，再扶住額頭坐回自己的位置。她歪著頭，來回反覆觀察了Gerald和Adrian的臉好幾次，確定找不到一絲的惡作劇痕跡後，她頹然地倒在自己的椅子上。

她追的偶像成為了她哥哥的男朋友？

她做了她偶像的小姑？

追星之神啊，這到底是你的祝福還是惡作劇？我搞不懂啊。

Keiko十指插進了頭髮裡，露出了懷疑人生的石化表情，整整半分鐘無法吭聲。

Adrian的手心緊張到冒汗，Gerald感應到他的情緒，握著他的手再收緊了一點。

這可是她的男神啊，她的男神怎麼可以跟青椒跑了呢？

Keiko此時才回過神來，她猛地拍桌。

「哥哥，你點可以做啲咁嘅嘢？！」

16 - 情人說(中)

Adrian的心立刻涼了一截，他低著頭不敢去看Keiko的表情。可是她下一句說話卻反轉了整個氣氛。

「你點可以糟蹋Adrian BB？！」Keiko幾乎想揪住Gerald的衣領猛搖：「你襯佢唔起呀大佬！」

「你就襯佢唔起！」Gerald即時反駁。

「Adrian你諗清楚未架？我哥好又多缺點，首先佢真係好撻污糟，係好撻好撻污糟嗰隻。」Keiko一副孩子你不懂事啊的悲痛表情盯著他：「食完啲碗連開水浸住都懶，煮完嘢又就咁丟晒啲廚具喺廚房，搞到啲鑊底痴晒啲漬我掙到下年都未撻掙完，返到屋企衫都唔換就撻落床，佢真係變態架！」

Gerald聽到Keiko不遺餘力地數落自己不禁氣結：「喂好歹我都煮左咁多年飯畀你食，畀返兩分薄面我好唔！」

「你仲好講，你煮啲無落鹽嘅河粉難食過白膠漿開水呀，我食一丁唔好！」

「都係一次唔記得落鹽咋嘛！」

「一次乜都夠啦！」

Adrian看著程家兄妹兩個互數對方，忍不住笑了出聲。

他沒有兄弟姊妹，從小到大有許多朋友都跟他說，羨慕他不用跟家裡那個討人厭的兄弟姊妹爭家裡的資源，但其實這種打打鬧鬧，是獨生子女無法享受別樣溫馨。

「唔...我知佢好污糟。」就在兩兄妹吵得不可開交的時候幾乎撕碎對方時，Adrian舉手插了句咀：「其實呢幾年都係我執band房，所以都慣。」

「吓，」Keiko痛心地捂住了自己的嘴巴，然後轉身咬牙切齒地用力在Gerald的手臂上一擰：「你有冇搞錯呀你程子釗，你喺屋企都算啦出到去仲畀麻煩人，人地Adrian

BB做嘢咁辛苦仲要上去幫你做阿四咁執嘢，你好唔好意思呀你！」

「痴線你咁大力做咩呀，瘀啦！」Gerald痛得縮手：「我做嘢唔辛苦咩？我都有份幫手執嘢架！」

「係囉！拎啲垃圾出去垃圾房就叫做幫左手個隻咩嘛！」

「...唔係，童叻，佢、佢會吸塵嘅。」Adrian趕緊幫Gerald多說兩句好話，免得Keiko激動過頭掐死他的哥哥：「同...同埋都真係會幫手執下嘢嘅...。」

Adrian想起了他剛下飛機目睹的那片垃圾場，他突然不想直視Gerald，他覺得整顆良心都在發痛。

慘了，似乎她的男神真的甘心被青椒糟蹋了。

Keiko心情複雜地看著Adrian。

「Adrian，」Keiko渾身上下的細胞都在期待Adrian反悔：「你真係諗清楚架啦嗎？」

「嗯。」Adrian笑著點了點頭：「係我人生做過最清楚嘅決定。」

Gerald在旁邊看著Keiko的表情就知道她嫌棄他男神的男友嫌棄到什麼地步，臭丫頭吃裡扒外，這些年真的白疼她了，他這個哥哥真的好可憐啊。

Keiko鼓著腮凝視了Adrian差不多十秒有多，然後她坐直，雙手放在桌上。

既然如此，她也要暫時放下追星族的身份，回到程子童的身份。

Keiko對Adrian認真地說：「我哥哥好污糟，好悶，好無聊，又細膽，超無用，除左音樂同埋儲分之

外無任何話題可以同佢講到超過十分鐘，問佢十句嘢九句都係哦左你就算，令你以為佢好似copy and paste之前嗰句message咁勁無誠意，但佢個人其實就係咁，佢唔係特登要敷衍你，真實嘅佢係一個好顧家好負責對人好誠懇嘅人嚟，如果佢悶親你嘅話，你可以搵我陪你玩，但你唔好因為悶就唔要我哥哥，佢真係會好慘架。」

Gerald被自己妹妹突然一百八十度改變的態度弄得有點措手不及，隨即又想到自己頭兩段戀愛都是因為太悶而被甩，他沒有想過原來妹妹有把他當時的難過都放在心上。

好吧，沒白疼你，臭丫頭。
他這鬼靈精妹妹到底還是心疼他的，這讓Gerald有點安慰。

「只要佢願意嘅話，我會盡我所能陪佢行落去。」
「咁我呢位不才嘅哥哥就拜托晒你。」Keiko向他躬身：「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這句Adrian聽得懂，他知道是多多指教的意思。

「我都請你地以後多多指教。」

餐點很適時地送了上來，一頓飯下來Adrian和Keiko很快就聊開了，而且把Gerald排除在話題之外，畢竟他們同齡之餘興趣也相差不遠。當初Gerald不自覺就以半個哥哥的身份照顧Adrian也是因為他跟自己的妹妹有著許多共通點，要不是Adrian是個彎的說不定他跟自己的妹妹還相配。

看著自己所愛的人跟自己的家人聊得火熱朝天的樣子，這個畫面是頗令人感到溫暖。Gerald很有信心Keiko會支持他，所以他決定先讓Adrian跟她見面，起碼讓Adrian感受被接納的快樂。

飯後Gerald送了Keiko回公司，臨下車的時候他叫住了她。

「童童，我禮拜日帶Adrian返去食飯。」
「嗯，」Keiko比了個OK的手勢：「任せてくれ！」

說完她瀟灑地關上了車門，俐落的馬尾辮子在陽光下晃啊晃。

「童童講咩？」Adrian好奇地問。
「佢話包喺佢身上，」Gerald沒好氣地解釋：「佢好鍾意用日文講呢啲台詞，好鬼中二病架佢。」
「你地兄妹感情真係好，好羨慕。」
「唔洗羨慕，你以後咪多個阿妹囉。」
「程子釗，」Adrian拉了拉Gerald的衣袖：「我想返酒吧。」

明白Adrian想跟貴叔交代一聲，Gerald揉了揉他的頭，然後打著軟盤把車駛到酒吧去。到了酒吧，他倆把事情簡單地告訴了貴叔之後，貴叔就如他們所料般沒有露出任何訝異的神情。

「哦，咁咪幾好。」貴叔點了點頭，繼續著手預備開店。
「吓？就係咁多？」Adrian知道貴叔多半都淡定，可他沒有想像過會淡定到這個地步。
「咁唔係要我講咩呀，又唔係我拍拖，」貴叔白了他一眼：「講起你地兩個識我咁耐都無請過我飲茶，呢幾日有冇日得閒呀？」
這話題轉得有點莫明，雖摸不著頭腦，但Adrian還是跟Gerald確定時間：「星期日？」

Gerald也跟著點了點頭。那天他們故意排空了一天上Gerald的家。

「咁啱嘞，嗰朝請我飲個早茶。」

沒想到跟家裡人出櫃這事比預期中的來得順利，Adrian放下許多重擔之餘，還是覺得這一切有點不真實。Gerald把車子駛到赤柱附近一些偏僻的小海灘，兩個人在車廂裡聽著音樂聊天。

「你唔驚有狗仔影到？」Adrian往車箱後方瞧了瞧。

「影到嘅話你打算點？」Gerald挑眉問。

「唔承認都唔否認。」Adrian雙手枕在頸後，盯著車的天窗說道：「我唔想再同人講我地只係好朋友，你當我幼稚都係咁講。」

「一樣。」

他們在公眾場合多少有點避忌，哪怕已經身在車廂裡，他倆也沒有什麼親熱的動作，頂多是牽著手聊天。可是這對陷入熱戀中的人來說當然是不夠的，牽著手就會想擁抱，擁抱了就想親吻，親吻又想更一步深入，所以聊了沒一陣子，他們不約而同地凝視著彼此好一會兒，然後Gerald開車離開了海灘。

他們知道下一站是Adrian的家。

踏入房間，他們連燈也沒有開，唯有窗外傳來零星的燈光。漆黑之中，情人間的耳語，停不下來的親吻，消融彼此肌膚的撫摸，如此灼熱地水乳交融。

唯有肌膚之親才能稍抒愛意。

完事過後，Gerald坐在床邊牽著Adrian的手。

Adrian不願閉眼，一雙好看的眼睛朝他眨巴眨巴，眼裡載著不止一條銀河。

「乖啦，快啲瞓啦。」Gerald伸手撥開擋在Adrian眼前的瀏海。

「瞓醒你就唔喺度。」

「咁冤氣架咩？」

「嗯。」Adrian點了點頭。

最簡單的片字隻語也能讓相愛的人甜到心坎裡。

該用什麼方法才能表達我真的很愛你？所以Gerald只能傾身再親吻他。

對熱戀中的人們來說，每次道別都教人難捨難分，好不容易才哄到Adrian睡著，Gerald才攝手攝腳離開他的房間。他當然是很不捨得啊，就算睡眠質素更差都好，每早睜眼看到對方睡在自己身側都是幸福的。

Gerald安靜地關上大門。

他們繼續各自的工作，Gerald在之前巡迴演唱會裡的工作獲得了許多的好評，最近有另一個歌手準備開演唱會，他之前的同事推介他成為樂隊的其中一位樂手，同時他第一次擔任監製的歌亦派台。這次他替獨立樂隊做監製，他並沒有這歌能打上任何排行榜的期望，但這歌的整體製作Gerald尚算滿意，亦是一次很寶貴的經驗，Benjamin聽過之後也給了他不少的建言。

Adrian亦在準備他第二首的個人單曲，這次公司給他找到另一位監製合作，這位監製製作的情歌基

本上全部有上榜保證。一個歌手假如要大紅的話，有首流行度高的商業情歌怎麼都是個必然，他跟填詞人開了會，對方問他想一首什麼感覺的歌，他忽爾想起跟Gerald在凌晨開著車於城市裡肆意夜遊的片段，最後作詞人給他寫了首《午夜飛行》。Adrian很滿意這首歌，尤其描寫熱戀中的兩人在等待紅燈轉綠的短暫時刻裡也想偷一個吻的段落。

時間來到週日，貴叔約了他倆到酒吧附近的一家酒店裡的中菜館見面。Adrian現在的人氣已經容不得他在週日隨意地走進任何一間人滿為患的酒樓裡飲茶，所以貴叔挑了個私隱度相對好的地方見面。

Gerald和Adrian一同走進房間，Adrian嚇得瞪圓了眼。

他這個萬年穿花恤衫和水洗牛仔褲的舅父，竟然紮好了平常披散的長髮，而且人模人樣地穿上了西裝！

「哇舅父你今日咁靚仔嘅！」Adrian走到了貴叔的身後，捏了捏他的肩膀。

「痴線，我邊止今日先靚仔。」貴叔扯了扯領結，他還是覺得這東西很別扭：「啲人話外甥多似舅呀，你以為你咁靚仔靠邊個帶挈呀？」

「係啦係啦。」

Gerald大概猜到貴叔這天打算做些什麼，他很平靜地拉開椅子坐下，然後如常地給大家點菜。Adrian則一邊跟貴叔聊天一邊給眾人用熱水燙碗筷。早在成為情侶之前，他們已經建立了互補的生活默契。

貴叔要的香片送到桌上，Gerald率先一步給貴叔倒茶。

「舅父，飲茶。」

Adrian聞言愕然地抬頭，只見貴叔淺笑了下對Gerald說了句：「乖嘞。」

Adrian才後知後覺地發現舅父這天的目的是什麼，他本以為為了遷就餐廳環境，貴叔才穿得這麼正式。

「嘩，雖然我無結婚，但都算你地長輩，呢度小小意思啦。」貴叔說著，把兩封準備好的利是交到兩個人的手中：「你地要好好照顧大家呀。」

「舅父...」

聽到Adrian又語帶哽咽，貴叔揚了揚手：「你呢個細路真係，咁易感動，我當呢兩封利是投資咋，第時你地發左達嘅話——喂！」

Adrian的擁抱搶斷了貴叔的話頭。哪怕貴叔拼了命地掙開，但Adrian還是從後抱住他死不放手，最後貴叔只能沒好氣地拍了拍他的頭。

「你話佢，幾多歲人都仲係咁，真係仲當自己BB。」

外甥多似舅，這兩舅甥的口是心非真的不相上下。

明明貴叔疼Adrian疼到一個地步，酒吧裡幾乎每一幅空牆都貼他的作品海報，還給歌迷會的人各種折扣。

Gerald把貴叔喜歡吃的蝦餃夾到他的碗裡。

跟貴叔告別之後，他們終於踏上了這天的最重頭戲。就如Gerald預料之內，他們很順利就得到獲得

貴叔和妹妹的接納和祝福，剩下來的的是連他都不太有信心的父母。

Gerald向來在家裡都不太說話，更遑論觸及什麼性取向的話題。當他告訴母親這天他要帶人回來吃飯，母親也是問他是不是帶女朋友回家，他只回答她到時候就知道了。

「得啦唔洗再照啦，好靚呀。」

一進升降機，Adrian就對著玻璃不斷撥弄自己的頭髮和檢查自己的衣衫。Gerald沒好氣地失笑。

「...唉。」聞言，Adrian的手指僵了僵：「係囉，靚唔靚都唔關事，係關我係仔定女事。」

「你話左養我架嘛，我豁出去架啦，你唔好唔要我呀到時。」

「喂呀！你唔好講呢啲咁唔老黎嘅嘢啦。」Adrian苦著臉鎚他一拳：「我好緊張架啦已經。」

一程升降機花不了多少時間，他們沒一分鐘後就站在Gerald的家門前。Gerald看著Adrian驚惶失措的樣子，他主動地牽住對方的手。

「咁快？」Adrian想掙開Gerald的手，卻被Gerald反為更用力牽著。

「係咪都要講架啦，快刀斬亂麻咪仲好。」

不管Adrian的反對，Gerald緊握著Adrian的手，然後用鎖匙打開了大門。

一進門，Keiko正陪著父親看電視，而母親則在廚房裡忙碌。在他們進門之後，在廚房裡的母親剛好捧著碗筷出客廳預備食飯。

「咦返嚟嚟？哦，我仲以為你帶女朋友返嚟，原來係Adrian.....」

Gerald以不容抗拒的態度拉著不敢進門的Adrian走前，Adrian被Gerald這股勁兒拽得往前踉蹌了步。

看著他倆以牽著手的架勢登場，程母嚇得鬆開了手，手裡的湯碗飛脫。就在湯碗掉在地上的前刻，從沙發撲過來的Keiko一下接住了。

「Nice catch。」

「洗乜講。」

Gerald還有閒情逸緻對著妹妹比了個大姆指，Keiko把湯碗擱在餐桌上之後，立刻站到了兩人的身邊去。

「...你地...」程母六神無主地看向了沙發的程父：「...老公...」

此時注意到大門旁動靜的程父架起了擱在茶几上的眼鏡，慢悠悠地站了起來。他看到了Gerald和Adrian兩個人牽著的手，稍稍頓住了腳步，然後再往前走。Keiko幾乎是即時反應，她張開了雙臂，就像玩麻鷹捉雞仔時守護小雞的母雞般，把Gerald和Adrian護在身後。

16 - 情人說(下)

「爸爸你唔准打阿哥要打我先！」Keiko眯著眼大嚷。

Gerald被的動作妹妹嚇倒。他本來只是希望，要是真的鬧得很不愉快，Keiko還能留在家裡中和一下父母之間的氣氛。然而Gerald不清楚的是，原來在他選擇對她出櫃之後，Keiko就決了心要保護他倆。

她從小到大跟Gerald不算太玩得來，畢竟這個哥哥真的無聊透頂，但她很清楚哥哥到底有多疼她。不管是小時候她學跆拳道時，自願當成靶被她又踢又打也好；在家裡闖了不少禍，都是哥哥替她包底也好；還是在她反叛期因為談戀愛而跟家裡鬧得很僵時，哥哥由始至終都願意陪著她都好。

她第一年DSE因著談戀愛而荒廢學業，成績差到不敢見人，回到家裡就關上房門哭，不敢告訴父母到底考得多糟。家裡的電話響起，她在房間裡聽到哥哥接電話的聲音。他告訴母親不會讓妹妹接電話，因為她現在的情緒不能再承受任何人的責罵。

她聽著哥哥掛了母親的線，然後走到她房門前，猶豫了好幾分鐘之後才敲了敲門，問她要不要吃點什麼。當時她正縮在門後，所以Keiko知道他站在門外好幾分鐘才敢開口跟她說話。

那碗是她吃過人生裡最好吃的一丁。
她的哥哥總是那麼笨拙地保護她，那麼這次就換她來保護哥哥。

程父瞥了門前的數個人一眼，他平靜地轉個方向走到廚房去，打開了雪櫃瞧了瞧再走了出來。

「無晒啤酒，子釗你同我落街買。」
「吓？」
「我換件衫，Lift口等。」

程父一句話就像聖旨，教剛才幾個還愣在門前，以為將要迎接六國大封相的人們變得異常滑稽。雖然還未搞得太懂，Gerald看了看另外三個人指了指門外的方向，然後就聽父親的指示到升降機大堂等。

「咁即係點呀...？」Adrian在後面用氣聲問Keiko。
「唔知呀，」Keiko也摸不著頭腦地聳了聳肩，小聲回道：「咁喺屋企出事變凶宅嘅話層樓會賣唔出架嘛，可能咁樣爸爸先至想喺出面解決瓜。」
「頂你咩！唔好嚇我啦！」

Adrian和Keiko兩個還像罰站般留在原地不敢動。

「做咩仲企晒喺度，入嚟坐啦。」程父換完衣服出來之後跟Adrian說，然後擰頭吩咐程母：「媽咪筆碗湯畀Adrian飲啦。」
「哦...哦。」

收到指示的程母也終於回神，趕緊跑到廚房裡去，穿好鞋的程父亦接著關門。
Adrian和Keiko對望了兩秒，後者激動地捉住了Adrian的手臂瘋狂又搖又拍，Adrian才稍稍放下了心頭大石。

情況好像被想像中要樂觀，太好了。

* * *

Gerald跟父親的感情談不上好壞，他們不太親近亦沒有什麼爭拗。就跟很多普通的家庭一樣，他們就是一對尋常而沉默的父子，平常聊天不過一句起兩句止，父子倆對彼此的關心就不外乎「早啲瞓」、「唔好咁夜返」、「雪櫃有湯自己叮返熱嚟飲」、「阿媽留咗飯」。

Gerald跟在父親的身後，程父在貨架上來回走了兩圈之後，指了某個牌子的啤酒。

「特價，拎多2 set。」

「哦。」

父親由出門至今的反應仍然很平靜，他並沒有主動打開話題，就像剛才在家裡什麼事都沒有發生過似的。被動的Gerald只能默默跟在父親的身後，提著兩大袋啤酒還有些許零食慢慢走回家。

程父沉默到一個地步教Gerald忍不住想，父親是不是打算用這種態度告訴他，我打算當剛才任何事都沒發生過，我不會接受，你就乾脆死了條心吧。

可是Gerald不會接受這種答案。

就算是撕破臉皮都好，哪怕被趕出家門都好，Gerald都必須父親給他一個說法。

從超市回家的路上會穿過一個公園，走到半路，程父突然停下了腳步，朝前方的空地仰了仰下巴。

「你記唔記得呢度以前係咩？」

「灑滑梯。」

以前這裡有個附近最高的滑梯，他們兄妹倆做完功課後就會來這裡玩，後來因為這滑梯太高太危險，家長們到區議員處投訴，於是就拆掉了這條滑梯，改建成盪不高的鞦韆。

「我都知你實記得，畢竟我唯一一次打你都係因為呢條灑滑梯。」

Gerald這輩子也不會忘記這事。

若莫是他小四的時候，他跟妹妹兩個在這裡玩，當時看卡通片看上頭的妹妹突然說自己有魔力，在滑梯頂上直接往下跳，嚇得Gerald撲前接住她。Keiko固然是沒有受傷，墊底的Gerald卻扭到了腳，可是因為怕妹妹被父母責怪，於是就默默忍到第二天，直到走路一拐一拐，腳踝腫得比雞蛋大，連鞋都穿不下，才被母親發現送上醫院，一看燈片發現骨裂。

然後Gerald回到家裡，盛怒的父親打到他幾乎皮開肉綻。

當時他坐在椅子上，父親用衣架一下一下打在他的身上，問他知不知道自己錯了什麼。Keiko在旁邊邊哭邊尖叫，求爸爸不要再打哥哥，這一切都是她的錯。對善良的孩子來說，自己犯錯可是卻連累疼愛自己的人遭罪，比起直接打在他們身上更難以承受。

「子釗，你嘅性格好倔，認定個樣嘢係咁嘅話，點打點鬧點勸你都好，你都不為所動，個次我打到你

飛起，除左教訓阿妹之外，係我想話你知，保護一個人唔係包庇，你咁樣唔係錫阿妹，你咁樣係累左佢。」程父想起往事有點感慨，雖然那一下下是打在兒子的身上，但他的心可是痛得很：「但我知，你個陣畀我打完都唔覺得自己有錯，因為你認定左自己喎。」

程父到現在還記得小小的Gerald眼裡滿眼都是不屈，肉體的痛楚教他紅了眼，但他的神情卻每一寸都傳達著不甘。那次之後程父也沒再打過Gerald，他又不是暴力狂，體罰其實不是對每個孩子都有用，像Gerald這種倔到骨子去的，他願意站著讓你揍一頓不代表他會屈服。

Gerald默不作聲地看著父親。

「媽咪娘家做玉石生意好有錢，我地大學拍拖個陣，我只係個公屋仔，連我父母都叫我唔好高攀人地屋企，但我唔甘心，畢左業之後咪出嚟搞電腦生意，又畀我食到正個勢，之後咪敢堂堂正正行入佢娘家屋企提親。」回憶起往事的程父握著拳，他偏過頭對Gerald說：「大概好似你今日拖Adrian衝入屋個種氣勢咁。」

Gerald有點沒料到這話鋒竟然急轉：「爸...」

「其實我一早估到你對Adrian有意思。」程父再次邁開了腳步：「你每次提起佢個種語氣同眼神係呢唔到人，你性格同我咁似，我當然知你對佢嘅感情唔止係對個拍檔嘅感情咁簡單，只係做老豆嘅點都會希望你只係一時錯覺，直到今日你始終係帶左佢返嚟。」

「我對佢唔係錯覺。」Gerald斬釘截鐵。

「我知。」程父半帶無奈地嘆了口氣：「我都知你唔係徵求我地同意，你只係盡咗做仔嘅責任畀個交代我地，如果我地唔同意嘅話，你都係會搬出去，而結果係我地係會無左個仔。」

Gerald不吭一聲。

「我有講錯咩？」

夜色裡的父親回頭看他，他的表情那麼平靜，兩眼有把他看透的能力。Gerald在彷彿間好像看到以前帶著他和妹妹去公園玩的年輕父親，他總是表情平靜地看著他們兄妹倆，被他倆逗笑也只會有的淡淡的弧度。

到了此時此刻，他的父親還能用如此平靜的表情來跟他討論「離家出走」這種大事。Gerald才發現，原來他們父子倆的個性真的非常相似。

「無。」

Gerald坦率地搖了搖頭。

他早就這樣決定了，在他跟Adrian說要帶他回家的時候就這樣決定了。要是家人接受的話那就皆大歡喜，要是家人不接受的話，他還有Adrian這個家人。

程父得到意料中的答案，他再次往前走。

「條路唔好行架喎，比起我當年追你媽更唔好行。」

「咁都要行架。」

程父瞥了Gerald一眼，只見兒子的眼神清澈到底，目標分明。

他不由得輕輕勾唇。

就是這股倔勁。
所謂父子血緣，真是難以用三言兩語就能解釋清楚。

他們回到家裡，只見三個人安靜地坐在飯桌前，而Adrian一直低著頭不敢說話。

「我地返嚟啦。」

Adrian聞聲立刻抬頭。當他看見Gerald的笑容時，Adrian知道終於可以鬆開繃緊的神經。

「準備開飯啦。」Gerald拉了拉坐著的Adrian：「家望入嚟廚房幫手。」
「吓...哦。」Adrian有點倉惶地站了起來，趕緊跟在Gerald的身後走到廚房去。

「陰功，你睇下Adrian驚到咁。」Keiko看到母親仍然不太好看的臉色，決定加點猛料：「明明喺舞台上咁威風萬千少男少女為佢瘋狂，頭先到依家坐喺度嚇到面青青咁，你睇你幾得人驚。」

程母知道女兒意指什麼，她沒好氣地執起了自己的飯碗再給自己盛點湯：「咁見人地阿爸阿媽邊同，我地又唔係喺台下Fing燈尖叫嗰班人，食唔食湯渣呀？」

「要，要多啲西洋菜，唔該媽咪，媽咪你連筆湯個樣都咁靚嘅點解——」
「你真係...」

程母沒兩下就被Keiko逗笑，家裡的氣氛比起剛才進門的時候好多了。

這結果比起Keiko想像中好太多了，她還在腦內幻想過一些亂七八糟的台詞，例如關鍵時刻要跟哥哥說「你地走，呢度有我頂住！」、「死就一齊死、走就一齊走！」

結果沒一句派得上用場。
啊，她起碼用了那句「爸爸你唔准打阿哥要打打我先」。
爸爸這麼疼她才捨不得打她呢。

Keiko側臉看著在廚房裡忙碌的兩個人，笑著喝了口湯。

* * *

雖然程母還需要點時間消化，但在很大程度上獲得了父母諒解的Gerald，開始著手處理搬家的事情。在平衡了各方利弊後，他最終沒有選擇直接搬進Adrian的家，反而在同一座大廈裡租了另一個單位。假如真的有記者要挑刺的話，他們或多或少還有點開脫的理由，同時，Gerald亦認為感情要長遠發展的話，給對方留下一定程度的私人空間也是必要的。

花了三數天時間，新家的佈置總算處理得七七八八。

Gerald鋪好床單後，從衣櫃裡取出毛巾和衣物。
正當他正往浴室走打算進去洗個澡的時候，門鈴大作。

他打開門，果不其然看到Adrian正站在門後。

「請問咩事呢鄭生？」Gerald故意不打開鐵閘。

「登登登欖，程子釗先生，」Adrian提起了手裡的紙袋：「你友善嘅鄰居鄭家望小天使為你送上食物嚟祝賀喬遷之喜。」

「香港人咁好禮架咩？日本人嚟架你？」

「こんにちは。」Adrian沾沾自喜地說道：「嘿嘿，Keiko話我啲發音好聽呀。」

Gerald笑著打開門放Adrian進來，當Adrian一放下紙袋之後，Gerald就從後抱住了他，壓在他耳邊說：「我仲識好多其他日文架啫，你想唔想學下？」

「喂！」

接下來的話都被吻封緘。

被吻著吻著，Adrian再次被吻到頭昏腦脹，被Gerald乖乖帶到浴室去又被帶到床上去。累癱的他在睡著之前模模糊糊地想，明明在交往之前，Adrian從來不覺得Gerald是個好色的人啊，為什麼談戀愛之後就完全變了頭狼？

一通電話吵醒了躺在床上小睡的兩個人。

Adrian伸手摸了摸床頭的電話。

「喂？」Adrian的聲音還有著濃濃的睡意。

「Adrian，舅父呀，瞓緊覺？」

「嗯，咩事呀。」

Adrian揉了揉眼睛坐了起來，Gerald在旁邊問他是誰，他做口形答他舅父，Gerald於是放心地重新躺回去。

「你今晚方唔方便落酒吧一趟，叫埋Gerald嚟。」

雖然Adrian覺得貴叔的語氣有點奇怪，但他看了看枱頭鐘確認時間：「幾點左右？」

「十點打後。」

「可以呀。」

「咁晏啲見，記住叫埋Gerald過嚟。」

說完貴叔就連忙掛了線。

Adrian有點疑惑地皺著眉頭盯著電話，Gerald看到他的表情忍不住問：「發生咩事？」

「舅父叫我地今晚十點打後落酒吧搵佢，佢叫你一定要落去。」

「吓？」

「嗯，」Adrian落地套上拖鞋：「反正嘈醒左咁我煮啲嘢，食埋先行。」

Gerald也全然失去了睡意，他架起眼鏡。

為什麼一定要他在場？該不會發生什麼事吧。

他看著Adrian哼著小歌在廚房裡忙碌的模樣，越來越不安。

這段時間的幸福來得太順利，順利到這個地步，讓Gerald都會有隨時會自高處摔下的失重感。

兩人吃過晚餐又看了一集劇之後，他們就開車出發到貴叔的酒吧去。可是到了現場卻發現沒有開店。Gerald和Adrian覺得有點奇怪，但貴叔肯定不會要他們撲空，於是Adrian用酒吧的鎖匙打開後門鑽進去。

酒吧的前方有燈，證明貴叔果然在。

「舅父——」

「Adrian」

一把熟悉的女聲讓Adrian瞬間呆在當場。

不可能。

他深吸了口氣，捂住自己的嘴巴不敢轉過頭去。

高跟鞋腳踭落地聲如此清脆，逐步逐步朝他靠近。小小的他曾經這麼喜歡跟在她的身後，覺得她高跟鞋落地的聲音如此動人。

Gerald察覺Adrian的臉色有異，他跟著聲源轉身，看到酒吧的後方有一位中年婦人慢慢走前。

哪怕上了這個年紀，她仍然散發著優雅的氣質，年輕時絕對是相貌娟好的女子。

大概要像她這樣的人，才能生出俊秀的兒子吧。

「Adrian」

她再叫了一聲，此刻已經幾乎來到了他倆的身邊。

Adrian此刻才敢緩緩地轉過頭去，他的嘴唇已經不住地哆嗦。

「...媽...咪...？」

這個很大程度上把自己美貌遺傳給Adrian的婦人，此刻正站在Adrian的正前方。

「Adrian...家望...」她伸出雙手捧著Adrian的臉頰：「你瘦左好多。」

大概血緣至親就是有種能力。

哪怕毫無道理可言，他們總有能力一下把人們推進情緒的谷底。

那些以為不再流血的傷痕，那些以為早已看淡的過去，都敵不過對方的一下親近。

Adrian感覺到自己的眼淚正失控地往下掉。

這個四年來不曾看他一眼的女人，至今還是有能力一劍刺穿他的心。

17 - 同檯 (上)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fi0-9f-9sc>

就似是一種約定俗成。

當父母不知道該如何打開話題的時候，有許多人會選擇關心子女的吃喝。好像隨著嘴嚼和吞咽，滑下喉結的不止是食物，還有許多難以被消化的情感。

酒吧裡只開著前排的燈，女人輕軟的聲線於這空間漫開。

「我加多左蜜棗架煲架，潤喉。」她扭開了保溫瓶，一陣白色的蒸氣湧出。她把裡面的湯水倒在帶來的碗上，給Adrian遞過去：「襯熱飲啦，你睇你瘦晒，肯定無煲湯水畀自己飲啦。」

「...唔該媽咪。」

Adrian雙手接過。

這是他以前在家裡經常用的那隻湯碗。

原來他們沒有把他的東西全都丟棄。

「唔好意思呀Gerald，」她對坐在身邊的Gerald抱歉地說：「我唔知你都會過嚟，所以我淨係煲左Adrian嘅份量咋，下次Auntie煲埋畀你飲吖。」

被點名的Gerald搖了搖頭：「唔洗客氣啦Auntie，我頭先同Adrian食完飯先過嚟。」

「你同Adrian食完飯...」她的眉頭微微一皺。

「我地啱啱收工，Gerald順便車我過嚟。」Adrian聽到母語語氣裡的疑惑趕緊搶斷了話頭。

Gerald瞥了眼Adrian緊張的神情，明白Adrian沒有打算向母親坦白他倆的關係，於是他對Adrian的母親點點頭道：「嗯，反正順路。」

「哦，」她立刻露出了笑臉：「呢幾年Adrian肯定畀左唔少麻煩你，我呢個仔好痴身好需要人照顧架，真係唔該晒你，你都唔洗叫我Auntie架，叫我Selina就得架啦。」

Gerald不自覺地收緊了拳頭。

為什麼她能如此自然地對他們聊天和微笑？就像Adrian這四年沒有被他們趕過出家門似的，她竟能表現得那麼自在和淡定；這孩子這幾年到底承受了多少寂寞和孤單，她怎麼可以一點歉意或好奇都沒有。

脾氣好如Gerald，也實在無辦法和她同坐一桌。

「好，」Gerald用盡自己的修養朝Selina擠出微笑：「Selina，我過一過去吧台嗰邊幫...幫貴叔睇一睇有冇嘢做先，你地慢慢傾。」

Adrian突然捂住臉頰痛呼一聲，Gerald和Selina都趕緊朝他看去。

「咬親...」Adrian有點尷尬地解釋。

「你太熱氣先會咬親。」Selina輕輕嗔他一眼，然後再給他倒了點湯：「飲多少少潤返。」

Gerald悄悄地捉住剛才差點忍不住朝Adrian伸去的手，然後他闊步趕緊朝吧台走去。

不行，多留一刻他都怕自己會按捺不住發火。

「飲啖嘢下火啦，」從吧台看到一切的貴叔倒了杯啤酒遞到Gerald手裡，在他旁邊小聲地道：「好嬲呀何？我都好嬲。」

貴叔作為照看Adrian幾近四年的人，看過這孩子最鬱結的模樣，才二十歲的孩子，雙目混沌看不到半點希望，稍有人性都會於心不忍。

瞧瞧，作為有份把這孩子趕出來的母親，竟可坐在那邊極為若無其事地跟他閒話家常。也是Adrian傻，換著是他的話早就即場跟她翻臉了。

Gerald接過杯，默不作聲地喝了口酒。

留意到Gerald拉長了臉，貴叔給Adrian說好說話：「同埋你唔好怪Adrian...佢真——」
「我明呀舅父，」Gerald有點用力地擱下了杯子，他用袖子擦了擦嘴：「要怪都唔係怪佢。」

Gerald從吧台看出去，看那孩子捧著湯碗那副小心翼翼的模樣，好像就連動作大一點都怕惹到母親的不高興，對方些許關心也能教他一驚一乍。

此刻的Adrian不過是笨拙地想討母親歡喜的稚童。
不、不對。
他是在孤兒院裡的孩子，期盼自己的好表現能搏得大人垂青的孤兒。

Gerald當然知道Adrian有多想念父母。
除了聖誕那次睡到模糊叫了他一聲媽咪外，他後來還見識過Adrian在睡夢中流淚的樣子，Adrian痛苦地咕囁著無人能懂的夢話，唯有那聲媽咪是那麼清晰。

這孩子的傷口根本四年以來都從未癒合過。

「我飲完啦。」

Adrian把湯都喝清光之後，把碗推到Selina的面前，好像著她檢查一樣。Selina放柔了目光，她把湯碗和保溫瓶都擱一邊去後，伸手把手搭在Adrian的手上。她張了張嘴，斟酌了言辭片刻才開口：「Adrian呀，你冷靜少少聽我講，Daddy出左事入左醫院。」

「Daddy咩事呀？」聞言，Adrian刷白了臉。

「急性白血病，即係血癌，」她閉了閉眼，努力地想要忘記躺在病床上的丈夫瘦骨嶙峋的形象，繼續保持鎮定說下去：「佢而家啱啱開始左化療，其實我約你咁晏，都係因為我啱啱喺醫院過嚟。」

「咁...咁而家佢點呀？」Adrian六神無主地眨眼。

看到Adrian擔心的神色讓Selina有點安慰。
離家四年也好，這孩子的心裡到底還有父母的。

「胃口唔好，身體好弱，」Selina緊緊握住了Adrian的手，語帶試探地說道：「家望，你都喺出面四年啦，呢四年乜都玩夠啦係咪？我真係唔知可以點幫到你Daddy，你返去同佢認個錯，話係你以前

唔喎，你Daddy見返你實會有返精神架，你信我吖，其實Daddy都好掛住你架，你聽媽咪話啦好無？」

Adrian的心像灌了鉛般筆直地往下沉。
他的身體深處就像有個無底洞似的，教他不知道墜落到何刻才會到底。

認錯。
原來對他們來說，他的出櫃和性取向至今仍然是個錯誤。

這四年除了拉開了親子的距離外，基本上所有事都在原地踏步，根本什麼都沒有改變過。
Adrian覺得心底裡那股委屈和無力幾乎要壓垮他，迫得他喘不過氣。

「認咩錯呀，有咩錯要認呀！Adrian你行埋一邊！」

就在Adrian以為自己的過呼吸又要發作時，他抬頭，只見貴叔正怒氣沖沖地朝他倆走來，而Gerald則板著臉跟在他的身後。Adrian見大事不妙，他有點倉皇地張了張嘴，想要說些什麼來打圓場，可是貴叔以勢不可擋的姿態朝Selina劈頭就罵。

「彭燕玲，我話你知我忍撻夠你啦！我真係唔應該衰心軟畀你見家望，我估撻到你見家望實無好嘢講架啦，仆街吖又畀我估撻中左！」

「彭裕貴你點可以同我講粗口呀你，我係你家姐呀！」Selina拍案而起。

「家姐大撻晒呀！講粗口咪講粗口囉，洗擇日呀！」貴叔一把拉過Adrian把他護在自己的身後：「我呢個外甥呀，平時古靈精怪嘴gel gel，由頭先入門口到而家，你睇下佢幾咁驚青，都係因為太耐無見你，佢完全唔識點做呀！你唔會想關心吓佢呢四年嚟出面點生活架咩？仲同有面同佢講認錯？我認你老闆啦！要認個個係你呀，四年嚟對個仔不聞不問，新年生日留兩封利是嚟酒吧當施捨乞衣呀！仆你個街，你無資格做人老母呀！」

貴叔其實比不上Adrian高多少，身型也頗為瘦削，可是他就以保護者的姿態用自己的身軀擋在Adrian的面前，教Adrian的鼻頭一酸。

其實他也很恨啊，他也很生氣啊，他也很想知道為什麼四年以來母親對他的事不置一喙，憑什麼可以平白出現在他的面前，可他不敢問出口，他怕問了之後又不知要隔多少年才能再見她。

此刻貴叔把他心裡的怨懟和疑問一一代為質問，Adrian是打從心底感激的。

「我四年嚟不聞不問？！」Selina倒抽了口氣，她攥住了自己胸口衣衫的手在發抖，手背上的青筋驟現：「彭裕貴，你成世人無結婚生細路就唔好同我講得咁口響啦！我咁辛苦生出嚟個仔出嚟，你估我唔想見佢呀，我掛住佢掛到喊我又洗唔洗畀啲眼淚你睇呀！」

女人的眼淚要來就來，她伸手擦過自己臉頰上的淚續說下去：「係佢Daddy唔肯畀我見佢，覺得個仔嚟出面玩夠就會返嚟，我地如果主動去見家望嘅話，個仔就唔肯聽話唔會好得返！你以為我無勸過佢咩？！但佢話係我縱到個仔咁，個仔搞成咁都係因為我呀，我受幾多委屈你又知唔知呀！呢四年嚟，我只可以瞞住佢Daddy撲飛去睇演唱會去啲咩簽名會，好似佢啲Fans咁離遠望佢一眼，連佢隔離啲工作人員都Close過我同家望，明明台上面個個我個仔嚟架，我都好想話畀人地知我個仔好叻呀，你估我唔想呀！我盡晒力勸我老公架啦，咁而家我老公馴喺醫院度就嚟死呀，我想個仔去見佢一眼有

錯咩？我想要返個完整嘅屋企有錯咩，你答我我有咩錯呀！」

看她聲淚俱下地述說自己的委屈，反而讓貴叔火冒三丈。

「你好委屈呀何？咁你有冇見過家望呢幾年喊到收唔到聲嘅樣呀！」貴叔往前迫近了Selina兩步：「呢幾年嚟佢同我住，出面受咩委屈都唔敢話畀我知，只係敢喺房度攝下攝下匿埋喊，因為佢怕畀左麻煩我之後我會唔要佢呀！佢同我講舅父我好驚又會無左個屋企呀！我唔怕話埋畀你知呀，家望就係你頭先坐個張梳化度喊呀，我唔該你啦，呢啲陰影邊個畀佢架！咪就係你呢個做人老母畀佢架囉！」

Selina氣得嘴唇直哆嗦，她看向了Adrian，只見後者避開了她的視線。

「我唔想同你講嘢，Adrian跟我走，」說不過貴叔的Selina意圖直接搶人，她推開貴叔走到Adrian的身邊，但貴叔往前一擋隔開母子倆，她氣得跺腳：「你行開呀！係咪呢幾年你教到Adrian唔聽我話呀！」

「哦，你而家就嫌我阻住，你塞個仔畀我嗰陣又唔嫌阻住！」貴叔幾乎被她的無理取鬧惹笑，他啼笑皆非地說：「唔講仲以為我四年前搶你個仔嚟養架啲，我提返你呀，係你唔撻識做人老母然後塞佢畀我架！」

「你夠啦彭裕貴！你唔好再開口埋口話我唔識做人老母呀！你成世人連阿爸阿媽都無孝順過，又無成家立室過，你知唔知要維繫一個家庭係幾辛苦呀，你無資格教我點做人阿媽！」

每個人都有些關鍵詞是碰不得，最好脾氣的人被觸碰到這些逆鱗也能瞬間翻臉。

孝順就是貴叔這輩子最大的禁忌詞。

他沉著臉一腳踢開了身旁的矮凳，那張凳子往前飛到撞牆才倒地，Selina被他這突變的氣勢嚇得踏後了一步。

「哦，我無孝順過老豆老母？我唔知維繫一個家庭有幾辛苦？你同我講啲咁嘅嘢，」貴叔的聲線壓低了半度，氣得整個人幾乎都在發抖：「係嘅，我實唔夠你清楚啦彭燕玲，你實知啦！知到一個地步咪用個肚嚟箍住個變左心嘅老公——」

Selina臉色一變喝停貴叔：「夠啦！」

「...你地講咩呀？」

一直安靜地站在貴叔身後聽著兩姊妹吵架的Adrian，此時蒼白了臉色看著他倆。貴叔才意識到剛才自己氣上心頭衝口而出說了什麼，闖了大禍的他立刻轉過了臉迴避Adrian的眼神。

「舅父，你頭先講咩呀？」Adrian搖了搖貴叔的衣袖。

「無講咩，你聽錯...」

「我問你頭先講咩呀！」Adrian歇斯底里地扯開嗓子大喊：「我唔係聾架！我聽到架！我問你頭先講咩呀？！」

Adrian不時會有點小脾氣，可像這個地步的崩潰，連Selina印象中都不曾見過。他轉守為攻，一步一步迫近剛才在他面前吵得天翻地覆的兩個人，非要在今晚討一個說法。

這一切都完了。

她這輩子都沒打算讓這孩子知道的。
Selina閉上眼睛，兩行眼淚掉了下來。

貴叔知道瞞不下去，他低頭不敢看Adrian，飛快地抹了抹嘴唇說：「你阿爸嗰陣嫌你阿媽唔生得出面有女人呀，所以你阿媽咪做試管搏老命都要生你出嚟囉！」

Adrian呆呆地看著眼前的母親。

到底他那看似幸福美滿的家庭，背後用了多少謊言和欺騙堆疊而成？
他博學多聞而專一的父親，他溫柔體貼又善良的母親，他幸福美滿又可愛的家。
呵。
童話書沒騙人啊，果然建成甜美糖果屋的那些人都是騙子。
騙子。
而被騙了這麼多年的他，原來是個傻子。

「我諗今晚到此為止啦好嗎。」一直覺得自己是外人不好插嘴的Gerald終於介入了這場對話：「而家個個都咁激動，再嘈落去都唔會有咩結果，Aun...Selina你都喺醫院度過嚟，頻撲左成日都劫，今晚就咁算啦。」

Selina看著Adrian深受打擊的表情，不禁想往他走近，Adrian卻立刻往Gerald的背後縮去，不願看她一眼。此刻靠近兒子無果的她，覺得自己活像電視劇裡被眾人唾棄的瘋婦，她快速掃視了眼前幾個人一眼，評估了情況後，收拾桌上的湯碗和保溫瓶匆匆離去。

在Selina離開之後，Adrian還是很安靜地站著，連哭都沒有，他只是牽著Gerald的手一聲不吭地站在一旁。

Adrian其實很愛哭，只是以前躲著哭，而後來願意在Gerald和貴叔面前哭，現在看他這種安靜反而讓人心堵。貴叔有點內疚地朝他伸手想給他個擁抱，可又覺得自己連安慰這外甥的資格都沒有，畢竟這炸彈他有份引爆。

他唯有往吧台拿起了煙包往門外指了指，Gerald朝他點了點頭之後，才走到外面抽煙。

走到小巷，貴叔點了根煙卻完全沒在抽。

無論怎麼氣上心頭都好，他都不該在Adrian面前說這些話的。這個以為自己是備受期待而出生的孩子，被父母拋棄四年之後，又發現原來自己只是用來挽救婚姻的籌碼，教他該如何消化這種打擊。

抽了好幾根煙，貴叔才再次推門進酒吧，酒吧裡只剩Gerald一個人。

「Adrian呢？」

「瞓左，啱啱預左佢返佢以前間房瞓。」

「吓？」貴叔意外地挑眉，這孩子的心有這麼大嗎：「佢咁都瞓得著？」

「我斟左杯嘢佢飲。」

Gerald指了指桌上那杯喝橙色貌似果汁的飲料，貴叔執起杯子嗅了嗅。
加了伏特加。

貴叔盯著Gerald淡定的表情忽然渾身惡寒，拜托你不要這冷靜地說這麼恐怖的話啊！

他擱下杯子，暗自決定要重新評價Gerald這個人。

17 - 同檯(中)

貴叔嘆了口氣，走到剛才被他踢飛的矮凳旁邊，才發現這凳子被踢斷了一隻凳腳。

「馴左都好嘅。」貴叔把那張爛掉的矮凳丟到垃圾桶旁，在Gerald身邊坐下：「Sorry，頭先失禮晒，本來無打算畀你睇到啲咁嘢，只係諗如果家望喊呀唔開心呀，都有你喺度壓一壓場等佢無咁慌，估唔到失控個個竟然係我，仲要畀家望聽到呢啲嘢，係我唔啱。」

「舅父，如果你想嘅話，我可以陪你飲返杯。」Gerald看得出貴叔也被戳中了痛處，才会有剛才的失控。

Gerald不是個張揚搶眼的人，絕大部份時間他都會默不作聲地站在旁邊觀察，他的即時反應絕對不夠Adrian快，但對許多事情的脈絡都心裡有數。貴叔知道瞞不過Gerald，他慨然地苦笑了一下，走到冰箱取了兩枝大啤和一盤花生走了出來。

「都好多年無同人講過呢啲嘢，突然間都唔係好識點講。」

乾脆的花生用手輕輕一擠就被剝開了殼，碎屑往地下掉落。

「咁講啦，咁多年嚟我同我家姐關係都唔好，應該話我咁多年嚟都無同屋企人關係好過，又唔係話有咩仇口嘅，但個個年代啲父母你明架啦，細路永遠都係唔識諗，老豆老母決定嘅全部都係為你好，只要唔跟佢地個套做就等於唔孝順。」貴叔往自己的嘴巴拋了粒花生：「個陣我廿鬆啦，我爸喺海味舖度做帳房做左好多年，同佢事頭好老友，咁個個年代都好興啲父母親戚互相介紹吓啲子女就話結婚。」

」

Gerald給他倒了杯酒，貴叔接過，再繼續往下說。

「咁我老豆個事頭有個女，性格真係好鬼巴辣，完全係十四巴港女個隻嚟，介紹極都無人肯娶，咁有次食飯，佢事頭叫我試下同佢個女一齊啲，我老豆就開心呀，大佬海味舖太子女嗰幾鬼有錢呀，但我就緊係唔制啦，我又唔鍾意人地個女咁點結婚呀，不過我阿爸阿媽就唔係咁諗呀，係咁話我讀書唔多，娶到個太子女就執到啦，鍾咩唔鍾意，佢地咪又係咁對對下就一世，咁我唔肯娶老婆，個陣咪喺屋企日嘈夜嘈，日日都琢鳩住我話我唔孝順唔聽話，煩都煩死人，咁啱我喺大埔工業村嘅印刷廠搵到份包食宿嘅工，咁咪一嘢搬走左，然後就咁多年都無返過去住，有照畀家用，然後做節蒲個頭咁囉，但之後次次返去都畀人屌架，到我老豆老母死之前佢地都周不時拎返件事出嚟講，咁我家姐覺得我激我老豆老母激左成世，呢個細佬咪好唔三唔四囉。」

「唔係下話，咁就話你唔三唔四？」Gerald還以為起碼是什麼作奸犯科的大事，畢竟貴叔的江湖氣真的頗濃，他一開始也以為對方是混黑的。

「咁我無結婚呀嘛，我單傳嚟架啲，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呀細路，我老母呀成日話我唔生仔，佢點對得住彭家啲列祖列宗呀，佢真係對住神主牌喊架。」貴叔說著說著，都被這些荒謬的往事惹笑出聲：「都痴擦線，佢地估我唔想結婚呀？佢地成擦日話我周圍同唔同女人馴唔定性，講撚到我鴨咁，係就好呀，洗撚喺度開間酒吧仔捱得咁辛苦呀，但遇唔啱就唔結架啦，勉強結左叫有頭家咁就叫收心養性呀？我望撚住我家姐都唔撚想結啦。」

貴叔往沙發後一仰，看著天花鵝黃色的燈出神。

「吶，我又真係唔撚明我家姐，佢明明自己都叫讀過書，都叫事業有成吶，以個個年代嚟講好撚叻女架啦啲，但就怕離婚會畀人當棄婦咁好無面，試管都做過兩次，大佬聽人講做試管好撚痛架，咁撚辛苦搏盡老命都要個仔出嚟，用個肚箍住自己條佬，就係要話做畀人睇，佢婚姻好美滿架，但值得咩？我咁多年嚟，都唔覺得佢老公有對佢好過啲老實，本來人地兩公婆家事我都廢事評價，食得咸魚抵得渴，但個細路無辜架嘛，家望出世之後，叫好彩生左出嚟都真係錫，畀佢搏贏左，但如果佢條佬唔錫嘅話家望點算呀？邊撚到可以咁自私架。」

Gerald接過杯子給貴叔空了的杯子倒酒。

「Gerald，你話家人呢樣嘢係幾咁痴擦線，明明我地老豆老母都死左咁多年，我都一把年紀，但我家姐話我唔孝順都可以一下辣著我。」貴叔搖了搖手裡的酒杯，啤酒泡慢慢消滅下去：「有好多嘢其實係無得睇開，啲啲叫你睇開嘅人，自己咪又係睇唔開，大部份人最多只可以揀唔睇。」

澄黃色的酒液折射著微弱的燈光，在玻璃杯裡劃圈。

貴叔仰首乾了又一杯酒，他長吁了口氣。

「屌，我真係好攞憎同我家姐嚟交，次次嚟親都短幾年命，你知唔知同佢嚟起上嚟最難頂個樣係咩？」

「係咩？」

「係幾興都好都唔可以屌佢老母呀！」

貴叔咬牙切齒地道，Gerald忍不住笑了出聲。

或許就是這種家庭環境裡長大，才讓貴叔練就了苦中作樂的幽默感。

所謂家人，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骨肉之情，血脈相連，世人創造了這麼多動人的詞彙，以各種各樣的作品歌頌親情的偉大，對比之下，認真探討被親人情感勒索的卻少之有少，但有多少人畢生都跟這漩渦死鬥卻無法解脫。

真是有趣。

明明這世上幸福的家庭、值得被稱頌的父母根本沒那麼多。

一陣聲音自酒吧後方傳來，他們抬頭，看見Adrian正低著頭慢吞吞地朝他們走來。

「程子釗，我想返屋企。」Adrian沒有抬頭看他倆。

Gerald看了看桌上的酒杯，慶幸自己才喝了兩口，剛才都是給貴叔倒酒多。

「嗯，我地行啦咁，舅父我地走先。」Gerald穿起了擱在沙發上的外套站了起來。

「哦...好。」

貴叔有點不太自在地朝他倆擺了擺手，剛才說錯話的他始終覺得沒面目看Adrian的臉，他也不知道這孩子剛才有沒有暗暗躲起來偷聽，聽了多少。在貴叔還在忐忑不安的時候，Adrian雙手插袋往前拖著走了兩步，突然回頭看貴叔。

「舅父，下次返嚟我想飲湯。」

「...吓...哦、好！」

Adrian說完這句後又加快了離開的腳步。

貴叔被Adrian的主動搭話打亂了節奏，可回過神來後立刻趕緊答應。

這就是Adrian式的我原諒你了。

他明明還深受打擊中，可還是會顧慮到身邊人的感受，Adrian就是個善良得這麼教人心疼的孩子。

貴叔忽爾想了許多年前的一件小事。

那時候Adrian應該若莫幼稚園或者小一上下的年紀，貴叔在新年時回家吃飯，沒兩句又跟父母吵了起來，被掃興了的他走出了唐樓的騎樓外抽煙。

Adrian不知何時站在他的旁邊，小不點當時還不到他半個人那麼高，就在貴叔想把這外甥趕回房子裡免得他被煙薰到時，Adrian突然在口袋掏了給糖給他。

「畀我嘅？」

「嗯。」

雖然貴叔完全搞不懂是什麼回事，可他還是在小鬼期待的眼神裡，把那顆糖果拆開來吃。

Adrian看貴叔領了情之後咧嘴笑得很開心，正在換牙的他，笑起上來兩顆門牙都是洞。

「舅父唔好唔開心。」

換牙的孩子說話還漏風。

留下這句話之後，小小的Adrian飛也似的跑回房子去。

整間房子裡滿屋的大人，唯有這個孩子看穿他的難過。

當無話可聊時，人們都很愛用吃喝來打開話題。

大概是因為填飽了胃袋之後，心也會很容易跟著溫暖，就能輕易泯去多少恩仇。

貴叔感慨地想，要他有這樣的兒子，真的疼都來不及疼。

是要狠心到哪個地步才會把他趕出門，一走就四年。

* * *

命運最討人厭的地方，大概就是在人們最極力想逃避之時，就會千方百計把問題端在面前迫人面對。一週後，Adrian在醫院的病房裡探望一位歌迷。

這位歌迷早在Adrian地下年代已經開始支持他，早年的歌迷會活動也頗為活躍，後來不見蹤影還教A

drian有點小寂寞，到數日之前，她的親友們在社交媒體裡發帖，說她患上血癌，早前由慢性變為急性，在手術前很希望能夠得到偶像Adrian的打氣。

於是乎Adrian這天就來到了病房跟她見面。

他印象中這歌迷身型微胖，到了病房跟她見面，卻看她當初顯肉的臉頰完全陷了進去，一雙眼珠像突出來般大。然而，她就算拖著病弱的身軀，看見Adrian的到來，雙眼還是載滿了星光。

大概見到了想見的人，就會有力量去面對接下來難熬的治療吧。

看著她打起精神的表情，Adrian頗為安慰地一笑。在他剛開始唱歌的時候，從沒有想過自己竟然能夠成為這麼遙遠的人繼續面對困難的力量。

他有選擇唱歌，實在太好了。

這位歌迷有宗教信仰，她教會的牧師也一同陪同是次探望，他們一同給這位歌迷祈禱，祝福她的手術成功。在他們禱告的時候，Adrian很想離開病房，可最後因為不知道用什麼藉口開脫，他就跟身邊的人合上眼睛。

據說這個宗教的神不悅同性戀的人。如果他在這病房裡的話，他所相信的神會不會拒絕垂聽她的禱告？

她所信仰的神啊，請忘記身處病房的他，然後繼續祝福她吧。

在他們齊聲禱告的時候，Adrian在心裡如此默念著。

離開病房一直到停車場，他的經理人和助手都不住地聊起剛才那個女歌迷的事。

「真係陰功，先啱啱得個廿歲。」

「希望佢撐得住啦...」經理人留意到家望的神色不太對：「做咩事呀Adrian，面色唔係幾好啱你。」

「無事呀。」Adrian微微一笑：「突然覺得我有揀到唱歌呢條路實在太好啱。」

他的經理人和助手聞言，相視而笑。

假如還未跟Adrian相熟的話，很容易會以為他的友善和貼心純粹是為了維持形象，可當共事了一段時間後，就會知道他的人就是如此，在這充滿引誘和功利的圈子裡能夠維持這種個性不是易事，所以他才有種很惹人疼的特質。

口袋裡傳來嗡嗡的震動聲，Adrian看到來電的名字一愣，然後他立刻跟經理人和助手微微欠身致歉：「Sorry呀我聽一聽電話先，你地上車等一等我咁唔好意思。」

他跑到停車場的另一側聽電話。

「喂家望？媽咪呀。」

「嗯，我知。」

Adrian在出道之後就棄了以前的手機號碼。

在他換號之後，他給父母都各發了一個短訊，告訴他倆這是他的新號碼。明知道他們不會打過來，Adrian還是告訴了他倆，還把父母的電話加進了聯絡人。

想不到他這號碼還真的有被打通的一天。

「開緊工？」

「啱啱收。」

「上次係媽咪唔啱，如果你今日晏啲得閒嘅話，可唔可以同媽咪食個飯？」Selina在電話旁頓了一頓：「你爸喺醫院，好耐無人陪過我食晚餐。」

這話說得哪有讓人拒絕的空間。

Adrian在這之前從未發現原來母親有這種能力，她能用那麼簡單的字眼和淡然的態度，就能輕易地把他所有拒絕的去路縫死。

他雙眼渙散地看著前方。

「可以呀，你想去邊度食？」他聽到自己強行擠出來的淡然語氣。

「我Send個地址畀你。」

「好。」

掛了線，不到十秒他就收到了母親發來的餐廳地址。

本來Adrian這晚答應了Gerald做飯給他吃，這傢伙最近看了套新動畫，老是問他會不會做裡面出現過的菜式，教他煩不勝煩。

想起Gerald的那副傻樣，Adrian輕輕一笑，他給Gerald發了個短訊告訴他事態有變之後，就著經理人送他到母親在跑馬地訂好的餐廳。

這是他父親最喜歡的一家餐廳，以前他們全家三不五時都會來這裡用膳。

完全在意料之內，他的母親果然訂了他們最慣常坐的位置。

Adrian比預期早到，他給自己點了杯水，又給母親發了個短訊告訴她，他已經到了。數年沒來，Adrian看了看四周的環境，跟以往沒什麼大變化。這些老派餐廳做的都是熟客群的生意，很少有什麼大的改裝，頂多只是維修和翻新，坐在這裡，讓Adrian想起了他們一家三口許多的片段，他跟父親在這裡也吃過好幾生日飯。

也不知道父親還能吃多少頓生日飯。

思及此，Adrian的胃微微抽痛著。

「Adrian」

Adrian的母親很少遲到，果然不一會兒就現身了。

除了她之外，還有兩個女人一同出現。

一位是跟他的母親年齡相仿的阿姨，他記得以前有見過這個阿姨，印象中是個話噪的婦人，而另一位跟他的年齡相去不遠，恐怕是她的女兒。

真是用腳指頭都能想到這是什麼格局。

又不是在廿一世紀才開始提倡自由戀愛，可就有那麼一撮人很喜歡走歷史倒車。

一桌四人，唯有上了年紀的兩位有講有笑，另外兩位的年輕人都是一直沉默。

那位女生臉上的唐突和不自在，顯然一點都不比Adrian少。

他倆坐在各自母親的旁邊，彼此悄悄地交換了眼神，再若無其事地別過臉去。

Adrian嗅出了同類的味道。

恐怕她跟他一樣，都是被母親騙來的孩子。

「Emma好叻女架，佢喺英國除左讀account之外仲有副修聲樂，對唱歌都有唔少研究架，實同Adrian有好多共同話題。」

「傻啦，Emma邊比得上Adrian，聽我啲朋友講呀，Adrian啲演唱會飛難搶到瞓街排隊都唔掂呀。」

兩位母親在他倆身邊費盡唇舌好話說盡，Adrian拼命維持著禮貌的微笑，替她們點餐，不時回應一兩句，心裡卻發狠地想要逃離這飯局。

Adrian帶著微笑凝視母親，腦裡的質問卻此起彼落。

你可不可以別那麼荒謬？

你的兒子喜歡男人啊，任憑你送一百個女人到我的面前我也不會變的。

我努力過了，在跟你們出櫃之前我已經努力過很多年了，為什麼你就不明白這個道理呢？

17 - 同檯(下)

「——我諗不如留返啲空間畀我同Adrian啦好無？你地兩個走先啦。」

在兩位母親火熱朝天地互戴高帽時，一直安靜的Emma突然搶斷了話頭。她的母親聞言一怔，然後開心得說話都幾乎咬到舌頭。

「得得得，係嘅係嘅，兩個年輕人自己傾下，我地啲老人家唔好喺度阻住晒。」Emma的母親猛地站了起來，然後拍了拍Selina的手臂：「我地行啦，Selina」

「Adrian，你記住送Emma返屋企呀，remember what I taught you right？」

Adrian.

My little gentleman.

你要做個親切待人的小紳士。

這些從小到大的教導此刻多像咒詛。

Adrian麻木地點了點頭。

待兩位女士都離開了之後，Emma和Adrian互看了一眼。

Emma立刻拉開與Adrian的距離，往後一坐表明立場：「先旨聲明，我唔會對你有興趣，I'm going to engage when I back to London.」

「吓，咁你媽咪仲...」Adrian有點意外這故事發展。

「因為我fiance離過婚，帶住兩個小朋友，然後我媽就cried like a bitch，話我好做唔做去做人stepmom啲嘢bull shit」

原來也不是異性戀就能得到家裡祝福。

Adrian看著Emma反過天花板的白眼，突然發現得不到家裡認同的人，原來個個都不容易。

「And you？」Emma的眼光落在Adrian身上：「Oh你可以唔洗同我講，up to you」

「我媽咪唔想我同圈中人一齊。」Adrian沒打算告訴萍水相逢的Emma真相。

「I see, boring——呢啲typical中式阿媽真係好難頂，著住high heel又點，個腦都仲紮緊腳。」Emma受不了地搖了搖頭：「不過我地唔可以走住架啦，起碼食埋餐飯先啦，餐廳的人同我媽咪好熟，我地走左嘅話佢地會報串。」

「大家咁話。」

這兩個在某程度上同病相憐的人，倏地泛起了種革命情感。Emma抄起了桌上的紅酒杯，Adrian見狀亦執起了手上的杯子，跟Emma碰杯。

假如旁人聽不到他們的對話內容的話，還頗像一對氣氛不錯的男女。

送了Emma上的士之後，Adrian走到了電車總站。

他看著快要出發的、往篤箕灣方向的那程尾班電車，戴上了布口罩和拉低了衛衣的帽子，走上了二樓，坐在最後一行靠窗的位置。

挨著窗，Adrian抱著背包戴著耳機聽歌。身邊有些人在偷看他，有些許聲音在猜他是不是那位出名的歌星，可到底沒有一個人主動上來攀談。Adrian知道有些人舉起手機偷拍他，可他也隨得他們拍

· 沒有阻止的意思，沒有人前來煩他已經教他很是感激。

電車駛過中央圖書館的時候開始下大雨，Adrian看著那個長年亮燈的十字架燈牌，想起小時候的自己也有跟過父母上聖堂。他倆不是教徒，不過是為了讓他能上一家好的幼稚園而領洗，若無記錯的話他的聖名好像叫Stephen。

到底什麼是對什麼是錯呢？

是沒有信仰而領洗的父母是錯，還是他這個同性戀孩子是錯呢？

是那些強迫孩子們按著自己想法而行的父母是錯，還是反抗父母命令而教他們傷心的孩子是錯呢？

他這晚的狀態不錯，明明喝了一小杯紅酒卻沒有倒下來。

也不知道是不是Gerald上星期那杯加料橙汁拉高了他的酒量，Adrian忍不住笑了出聲。

電車壓過車軌，「伏伏」的軌道聲此起彼落。

Adrian以微醺的狀態聽著歌，加上電車若有若無的拍子，竟覺得什麼聽在耳裡都像首圓舞曲。

他忽然想，要是這程車沒有終站就好了。

畢竟下了車又有那麼多煩人的事情要面對。

如果可以回到過去的某個時間點，他要回到三歲的時候，面對任何事情只要耍賴皮和哭鬧，成年人們最終都會放過他。

傾覆的雨水顛倒了維港兩岸。

坐到終站的人煙稀少，Adrian是最後下車的那個人。

甫一下車，他就被佇立在終站的人影嚇一跳。

Gerald手裡捧著本書讀著，而他旁邊挨著把傘，傘面的雨水已經掉得七七八八，代表他已經站在這裡等了一段時間。

看見要等的人終於下車，Gerald合上書走前。

Adrian驚訝得還未摘下自己的帽子和口罩，瞪圓了眼看著Gerald朝他走來。

「你點解會喺度架？」Adrian愕然地問。

「我嚟接我張飯票呀，怕你跟人走左唔養我。」Gerald打開了傘，擋在Adrian的頭上：「係你自己同我講你喺跑馬地上電車嘅。」

天在下雨，沒有帶傘。

有沒有人會心痛你被風吹雨打。

等你的人有沒有來。

Adrian覺得眼眶一熱。

「咁都唔代表我會坐到總站架。」

「係呀，咪搏一舖囉。」Gerald摟過Adrian的肩：「咁我不嬲都幾好彩嘅，又畀我搏中。」

Adrian哭笑不得地看著Gerald，他不知道該如何形容心裡這份感動，於是乎他又轉為挑Gerald的刺：「你要chok扮文青就唔好睇漫畫啦，係咁兒都拎本小說啦，畀啲水準得唔得呀毒撻？」

「水準呀...」Gerald凝視著仍然只露出一雙眼睛的Adrian思考了兩秒：「咁你唔好奇，點解你著到成個賊咁我都認到你架咩？」

「點解呀？」

「因為兩鬚斑白都可認得你。」

Adrian噗哧笑了出聲：「.....喂老細唔得，呢個打冷震，好骨痺。」

「喂畀啲面好啱。」Gerald輕輕掐了Adrian的臉頰一下。

「好啦好啦，送禮大酬賓，鄭家望小天使畀多次機會你。」

臭小子還說什麼送禮大酬賓，真的越寵越囂張。

Gerald撇眼看著這段時間都沒有怎麼笑過的Adrian終於回復了平常那副欠揍的模樣，忽然也想跟他淘氣一下。Gerald拉高了自己的外套蓋過了兩個人的頭，又把雨傘輕輕往前打平遮住了他們的前方，然後快速地在Adrian唇上留了個吻。

「我話我愛你。」

時值初冬，夜來一場大雨。

明明該感受到的是滲骨的冷意，可是Adrian感覺到他的心臟正不住地加速，使他冷得僵硬的指尖也在微微發燙。在他們交往了差不多四個月之後，這個Adrian以為這輩子都不會說情話的男人，在這場夜雨裡前來迎接他。

這是Adrian第一次聽到Gerald說愛他。

這夜，城市裡煙雨淒迷。

* * *

再次成為了母親跑腿的Keiko，抽著兩個大袋從的士走出來，兩手提著的飯菜重到教她懷疑人生。

因為Adrian實在是太貼心討好，所以本來還有點抗拒的母親沒多久就完全投了降，老是要他們抽空回家吃飯。當然人家大明星哪有可能像一般朝九晚六上班族說來就來，於是乎母親就變了晴天做菜雨天做菜開心做菜不開心做菜的廚娘，一不小心做多了的就指示Keiko做跑腿送過去，還說她老是窩在家裡會肥，得多動點才能夠保持苗條的身材。

你才肥！你才肥！

明明指使我做跑腿還這麼大條道理，我肯定是撿回來的嗚。

在心裡不斷罵媽媽偏心的Keiko，拽著兩大袋食物，龜速地走到Gerald和Adrian的大廈前，結果在樓下碰上了剛回來的Adrian。

「咦Keiko嚟左嘅？」

「媽咪叫我送嘢過嚟。」Keiko看到Adrian立刻撒嬌：「嗚，Adrian呀啲嘢好重呀我手就嚟斷啦。」

「好好好，我拎。」Adrian二話不說立刻抽過Keiko手裡的重物，還真的挺重的。他心想這次又不知道要花多久才能吃完。

「咁放哥哥度定放你度？」

「擺上我度啦，我怕你開門會想一把火燒晒間屋。」

Adrian不禁想起前兩天打開Gerald的家門，他踏入呆了十秒之後果斷關門離開。他真的暫時沒那個閒心替他收拾，唯有選擇眼不見為淨。

兩個人在大廈門前遇到的人，熟絡地聊著天走進了升降機大堂，全然不知道他倆的一舉一動完全被記者拍了下來。在這大晚上，一對年輕男女同步歸家，其中一個還是當紅的新星，這看圖作文要多精采有多精采。

隔天早上，如常地睡到最後一秒才捨得從床爬起來的Keiko，用九秒九化好妝之後擠上地鐵，站著睡了全程睡回公司。她由踏入公司大廈開始那刻發現，身邊有許多人看向她的眼光不太對勁。

「Keiko，我琴日叫你Send畀我份budget plan點解仲未收到？」

還咬住半個吞拿魚包的Keiko趕緊把剛咬進嘴裡的那口麵包吞掉，她快速地喝了口水，鏟了鏟胸口後，立刻瞧了瞧案頭上的Memo紙：「琴日咩？schedule寫今日架。」

「我話琴日就琴日啦！駁咩嘴呀！」女上司厲聲一喝。

「吓...咁我儘快畀你啦。」

無緣無故被噴了臉屁的Keiko忍住翻桌的衝動，她在女上司走了之後才踢了踢桌底的公仔。雖然Keiko早已習慣她這個女上司長年內分泌失調皮質醇偏高，但像這種一早衝過來挑事的情況也甚為少見。

到底她發生什麼事了？月經不順？

唉，她還是跳槽算了，跟著這種女上司早晚會瘋。

就在Keiko想再次開口解決吞拿魚包的時候，她的女上司邁著誇張的步伐朝她走來，一雙高跟敲在地上咯咯咯地響。

「我話你知呀，你唔好以為同Adrian

BB一齊左就巴之閉呀！佢大把女可以揀呀，真係睇中你呀，而家佢係一時鬼迷心竅架咋！」

什麼啊？

Adrian BB？關Adrian BB什麼事？

不對，這不太對勁，她的女上司是Adrian的毒唯，同擔拒否*那種，會讓毒唯這麼激動的事，不外乎偶像死會了。

此時Keiko才打開了被她光顧著睡而冷落了整程車程的手機，她懷著不安的心情打開了Adrian的相關新聞。

不看還好，看了之後她幾乎整部電話嚇到掉在地上。

仆街了。

我的偶像傳緋聞，而對象竟然是我自己？！

天啊，這是什麼惡劣的輕小說題目啊！

深明飯圈瘋狂的Keiko立刻關閉了自己所有社交媒體，不管私帳還有分身，然後她看著自己的BA同人小說Page十秒左右，最後還是忍痛地刪掉這個帳號。

狗仔隊我屌你老味冚家劇！把我的Likes和Comments還給我啊！

另一邊廂，正在Adrian家裡吃早餐的Gerald正對著今早的新聞大笑。

「哈哈哈哈哈，我肯定而家童童嚇到搵緊窿搵。」Gerald幸災樂禍地笑著說。

「喂你而家個反應好奇怪喎程生，廣義上嚟講，童童派左帽畀你喎。」Adrian握著咖啡壺從廚房走了出客廳。但凡一扯上Keiko，Gerald很容易就會變成幼稚的哥哥。

「你係咪確定要而家同我講派帽呢兩個字呢？我今日無通告，有Schedule嗰個係你喎鄭生。」

Gerald笑得一臉溫柔地接過Adrian手裡的那壺咖啡，就差沒有聖母柔光效果。

Adrian想了想今天的死亡行程，決定還是不挑釁眼前這個男人。

最近Adrian發現Gerald淡定自持地說葷話的能力越來越高了，這男人到底是什麼時候變得如此不得了的？難道他最近打開了什麼奇怪的機關？

就在兩個人笑著打鬧的時候，Adrian擱在桌上的電話響起。

這通來電讓兩個人都笑不出來。

他們交換了眼神，Adrian放下了手上的刀叉，他抽了兩張面紙抹手才接起電話。

「早晨，家望，媽咪呀。」

「嗯，早晨。」

「食緊早餐呀？」

「嗯。」

本來是的，現在真的什麼胃口都全沒了。

Gerald看到Adrian的眼神伸手握了握他的手，他亦回握著。

「媽咪睇左新聞呀，你真係嘅，有女朋友咪出聲囉，洗乜要我嗰日特登介紹Emma畀你識呀，而家搞到我見人媽咪幾尷尬呀。」

「唔係呀媽咪...」

「你唔係都要係！」

Adrian意圖解釋可是卻被母親喝停。

她不用這種語氣跟他說過話，Adrian一愣。

「Adrian，我唔理嗰個女仔係邊個，佢係你朋友又好係你女朋友又好，你當媽咪求你啦，你帶埋佢嚟見Daddy啦好無？佢而家身體狀態我真係唔知佢頂到幾耐，你乖啦好無？你當媽咪求你啦好無...」

母親在電話旁抽泣的聲音讓Adrian無法應對，他就像個無助的孩子般看向Gerald。Gerald感應到事情不太對勁，他趕緊走過去抱住Adrian的肩，並打開了電話的揚聲器。

「就算你真係無辦法鍾意女仔都好，就算你係鍾意男仔都好，你畀Daddy了左個心願啦好無，你帶個女仔去見下Daddy啦...我求你啦家望...」

Adrian忘記了當天最後怎樣安撫母親，他倆到底怎樣了結這段通話，但他記得自己好像最後隱隱約約說了聲好。

Gerald替他掛了線。

他亂七八糟地問了Gerald好多好多問題，爸爸會不會死，他是不是讓父母失望了，他是不是做得不好。

Gerald一邊抱著他一邊輕輕拍著他的背。
他貼在Adrian耳邊一聲一聲輕聲地對他說，沒事的、沒事的。

在他的安撫之中，讓Adrian有種錯覺，好像有所有事都真的會好起來一樣。

天衣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Jrb2HnR6GA>

打開家門，Gerald就能聞到一陣淡淡的清潔劑氣味在空氣裡飄散。他把鎖匙扔到鞋櫃上的那個小碟子上，再往牆上一拍打開了燈，然後他看見Adrian正抱著膝頭窩坐在沙發上。

看見回來的Gerald，Adrian也是偏偏頭瞥他一眼，然後繼續看著前方發呆。Gerald把背包擱在地上，然後走到廚房裡給自己倒了杯水喝了幾口後，不作一聲地坐到他身邊。

安靜了十數秒，Adrian才擰個頭看他，倏地朝他揚起四根手指。

「四次，」Adrian俯前雙手掐住Gerald的臉頰：「到底你係污糟到一個咩地步，先要我淨係丟垃圾出去垃圾房都可以丟足四次，點解連幼稚園學生都識得將食完嘅嘢丟落垃圾桶而你係唔識架呢？我洗唔洗幫你報多次幼稚園等你學過啲基本衛生常識呀程生？」

Gerald忍住痛任由Adrian把他的臉搓圓按扁，待Adrian發洩完之後他才捂住自己的臉頰，畢竟最近他的家的確是混亂得連他自己都不太想面對，於是眼不見為淨，運用鴛鴦政策賴在Adrian的家。本來Gerald也打算這兩天放假就要稍為收拾一下，可是想不到Adrian又早他一步出手了。

雖然出口必定挨罵，但他真心不是故意把這爛攤子甩到Adrian面前的。

「咁你執完嘢有冇舒服啲？」Gerald一條手臂橫在Adrian肩上。
「.....」Adrian扁了扁嘴，然後他把頭靠在Gerald胸前蹭了蹭：「...無乜。」

Adrian有個習慣，當他心情不爽或者焦燥的時候就很喜歡收拾房子。最近的那一次是電影試鏡的前夜，Adrian凌晨三點多從床上翻下來開始收拾房間，一直收拾到五時多才能稍為平伏他的緊張情緒。

這天他來到Gerald的家裡清潔這間連Gerald也有點忍不了的垃圾房，也代表了Adrian積累下來的焦慮已在臨界點徘徊。

「急性骨髓性白血病，60歲以上嘅五年生存率約10%，而接受化療嘅老年患者中位生存期係6.1個月。」Adrian冷不防地說道：「喺我幫你執屋嘅呢一日入面，我爸又倒數咗一日時間。」
「你問咗醫生？」
「問咗維基。」Adrian把臉埋在十指間：「瞓唔著想搵啲嘢瞓睇，點知越睇越瞓唔著。」

人就是這麼有趣，明知多看了也解決不了問題徒增焦慮，可就忍不住會去多看多了解，最後反而越看越無力。

Gerald伸手抱住了他。

兩個人沉默地擁抱了一陣子，Adrian把頭埋在Gerald肩窩悶聲地問：「程子釗，如果我想帶童童去探我爸病，你會唔會覺得我好白痴？」

「唔會呀。」明白Adrian在顧慮什麼，Gerald掃了掃對方的背脊安撫他：「呢啲位我唔體諒你仲係人嚟嘅？」

「程子釗，點解你咁好嘅？」Adrian收緊了雙臂：「我好想話晒畀全世界知你係我男朋友呀，你哋有冇個咁好嘅男朋友呀？你哋無呀？但我就有嘞。」

Gerald被Adrian的說話逗笑。

他也想啊。

他也很想光明正大的牽著Adrian的手走遍每一條大街小巷，去他們去過的地方，也去他們還未曾去過的地方，在兩人的有生之年裡在地球上留下最多的足跡，與他分享最多最美的時光。

愛上Adrian之後，他也很想知道何解相愛都會有這麼多的阻力。

可他又有點興幸，起碼他不用放這孩子一個人面對和消化這些痛苦。

Adrian忽地從擁抱裡抽身，他朝Gerald眨了眨眼。

Gerald一直覺得Adrian的眼睛很漂亮，那清澈見底的眼神最能表現出這孩子的稚氣，一雙黑白分明的眼裡好像總是載著星光似的。Adrian低頭親了Gerald一口，然後他嘴邊帶笑，而身體慢慢往下移。

「未沖涼呀污糟呀。」意會到Adrian想做什麼的Gerald身體往沙發邊縮了縮，馬上制止他。

「污糟得過你間屋。」Adrian無視Gerald的抗拒繼續做他想做的事。

這可以用來比較嗎？

Gerald還未來得及開口駁斥的時候，Adrian已經用牙齒拉開了他的褲鏈。鬼靈精得意洋洋地往上一看，卷曲的睫毛輕輕顫動著，眼裡閃過一絲狡黠。

當這雙充滿稚氣的眼睛蒙上了情慾，就似理應完美無瑕的藝術品沾上了瑕疵一樣。

又，有好些藝術品能夠傳世多年，就是因著那些意外而為的殘缺。

被這樣的眼睛大膽地凝視著，每每都教Gerald多少有點背德感，他的靈魂都簡直要被刺傷。

Adrian的雙眼好像在無時無刻提醒他，他現在正對這孩子做什麼不得了的壞事。Gerald的腦海裡周不時會有一把聲音希望叫停這一切，制止他褻瀆這孩子。

然而是一個人就會多少帶點罪性，這恰到好處的背德感總能適時地轉化成快感。

管他的，反正他們都不受神明的喜悅。

於是Gerald眼神暗了暗，他放鬆了身軀並把十指伸進Adrian的髮間。Adrian的頭髮很柔軟，摸在手裡的質感很舒服，Gerald輕輕摩擦著對方的頭皮，放空地看著天花的燈散出的白光，心甘情願地被這孩子誘惑，一同墮落至深淵。

有時候性只跟宣洩慾望有關，也有些性事裡慾望的份量沒佔那麼重。後者多數是人們想藉住跟另一個人的肢體相連來證明自己是被需要，透過最原始的接觸、律動和刺激來證明自己仍然尚存一息。

這夜Adrian的情緒來得比平常都激烈。

他情緒高漲時在Gerald身上啃了幾口，留了數度齒痕。Gerald知道Adrian的心裡焦燥，於是他放任這孩子的索取和撒野，吃痛也頂多是悶哼一聲。他所能夠做的就只是親吻、擁抱和儘量回應Adrian的需求，在唇齒相依間直接用體溫告訴Adrian，他隨時隨地都在他的身邊守護著。

那晚做完Adrian沒有立刻睡，而是在Gerald面前給Keiko發了短訊，告訴她自己的困難和希望她陪自

己去醫院陪他探望父親。Keiko沒多久就給他回了電話，於是他打開了擴音器，三個人就藉此機會把所有細節商量清楚，Gerald知道自己的妹妹是個衝動派，他還再三囑咐Keiko別在Adrian的父母面前說錯話。

掛了線，Adrian把電話插到充電座上，重新躺在Gerald身邊。

「我覺得成件事搞到我好似好人渣咁。」Adrian用被子蓋過了自己的頭捲縮成一團：「同個阿哥瞓完，然後帶個阿妹去見Daddy，如果Auntie Uncle知我做埋啲咁嘅嘢，我肯定以後都唔洗上你屋企食飯。」

Gerald明白Adrian只是故作輕鬆地調笑，事實上比誰都不好受。他唯有連人帶著被子把Adrian抱在懷內，拍了拍他的頭以示安慰。

依照商討好的計劃，兩天之後，Adrian帶著Keiko到醫院探望父親。

Selina跟他們約在醫院的咖啡店裡見面，在上病房之前跟他們交代丈夫的病情，還有什麼要注意到的細節。

「Daddy今日精神好過平時少少，佢知道你帶女朋友嚟...」

「童童唔係我女朋友，佢係Gerald個妹。」Adrian直直地看著Selina說：「我扮畀Daddy睇就算，但我想你記清楚件事。」

「都係一句啫。」Selina有點為難。

「唔係一句。」Adrian語氣堅決。

Selina自知拗不過Adrian，唯有把頭轉過去看著Keiko打圈場：「總之今日唔該晒你呀童童。」

「你叫我Keiko咩Auntie。」

Keiko的笑容禮貌而疏離。

她的小名可不是給這種荒謬的人喊的，只有親密的人才能這樣叫她。當她知道Adrian的母親竟然迫著他帶「女朋友」去探望病父時，她可是氣得七孔生煙。為人父母難道不是希望子女快樂嗎？為什麼要強行屈曲對方的性取向才叫「正確」，到底這件事是在討好誰？不過滿足父母脆弱的「是非觀」而已。

明白眼前兩個孩子都是心不甘情不願地妥協，Selina也懶得再費唇舌，她帶著兩個孩子走上病房。

Adrian跟在母親身後走到病房。可是在真正進門之前，他足足呆站了若莫半分鐘的時間。

原來四年前被趕離家門的畫面仍然歷歷在目。

翻天覆地的凌亂，碎了一地的玻璃花瓶，女人的尖叫和哀嚎，男人的巴掌和唾罵。

回憶真是可恨啊。

美好的回憶全都過去了，痛苦的卻仍然教人無法抽身。

Selina並沒有催促他，她看見Adrian的猶豫，然後不忍地別過了臉。她能從兒子的表情上讀懂許多的痛苦和複雜的情感，而直面這些感情教她無地自容。

Adrian費了好一會兒功夫才調整好自己的情緒，他主動牽起了Keiko的手，對她點了點頭後才下定決心隨Selina走進病房。

當他看見躺在病床上的父親時，Adrian用手捂住了自己的嘴巴，震驚地瞪圓了眼。

他咽了咽口水，幾乎需要立刻跑出這間病房冷靜情緒。

床上這個掉光頭髮和瘦到脫相的人是誰？他認識這個人嗎？怎麼跟記憶裡的父親差那麼遠。

「Simon，你見點呀。」Selina立刻朝丈夫的病床走去，給他拉直了病床之餘，還給他加個枕頭墊背。

「今朝同而家都差唔多啦。」

Simon在妻子的協助下坐直了人，他目光轉向跟病床尚有若干距離的Adrian身上。父子倆四目相對卻相顧無言，千言萬語不知該如何說起，有許多話硬生生地卡在喉嚨之間。Simon在Adrian和Keiko身上來回打量，直到他留意到他倆牽著的手，才稍稍鬆開了眉頭。

「嚟咗嗰？」Simon朝Selina吩咐道：「擔兩張櫈畀佢地兩個埋床邊坐啦。」

「媽咪，我幫你。」

Adrian聽到父親的話後，如獲大赦似的馬上往病房另一邊走去，搬了兩張椅子過病床邊。空出一雙閒手的Selina則從袋裡取出帶過來的蘋果，並開始給丈夫削皮。

「你叫...」

「佢叫Keiko，佢係Gerald個妹妹——」

「Adrian，我同緊Keiko講嘢。」Simon的臉色輕微不悅：「咁樣打斷人講嘢係好無manner嘅行為嚟架。」

「...Sorry，」Adrian一噎，他雙手交握：「Keiko你講。」

Keiko只能乖巧地點點頭，Simon問她一句而她跟著答一句，按著預演過的答案來應付他的問題。

好壓抑的氣氛。

作為外人的Keiko只知個大概，她並不完全知道他們這家庭發生了什麼，可她都能從這短短幾句交流裡感覺到沉重，連吸入的空氣都變得濃稠起來，讓人透不過氣。

在他倆聊了好一陣子天後，Keiko的回答總算滿足了Simon的基本好奇心，他主動地對Keiko提起了Gerald：「講起你哥哥，佢之前係咪同過個女星有啲唔太好嘅新聞？」

「件事唔係咁架Daddy。」生怕父親對Gerald有什麼誤會，Adrian趕緊給Gerald澄清：「係啲報紙亂寫，中間有好多誤會同埋某啲商業妥協。」

「果然娛樂圈係個好雜嘅地方，」Simon若有所思地點了點頭，他把目光轉向Adrian：「你最後有冇讀埋個degree？」

完全不明白為什麼父親會提起這事，Adrian愣了愣，然後搖了搖頭。

「你嗰陣都係爭一個semester，畀少少心機讀完佢，Daddy幫你安排吓，去我以前啲行家嘅則樓度做實習，」Simon緩緩地說道，字裡行間都是不容否定的堅決：「你考埋個牌，穩穩定定咁做份工，娛樂圈呢行又雜又唔穩定，後生玩幾年就可以，今日唔知今日事，第時你同Keiko要結婚嘅話，都要照顧到個人嘅生活架，照顧一個家庭好大責任架。」

Keiko簡直用盡體內所有力量才能控制自己不把白眼翻過背。

到底眼前這個人是哪裡跑出來的老古董？不認同自己兒子的事業之餘，還叫一個目前紅透半邊天的明星丟下大好前途跑去做打工仔，這阿叔是什麼回事啊。

注意到Adrian不太好的臉色，Selina把削好的蘋果推前：「Simon，食塊蘋果——」

「Selina，我講緊嘢。」Simon有點勞氣：「你成日做埋呢啲壞榜樣，咪令啲細嘅有樣學樣囉。」

「...對唔住。」Selina停住了動作。

Keiko在旁邊默默地看著，這簡短的對話都能讓她摸清這家的脈絡。

至高權威的父親、唯唯諾諾的母親與乖巧聽話的兒子，要沒什麼特別大的家庭矛盾還能和平共處，可一旦有人有違權威的話就會被狠狠教訓。

還是貌似說道理的那種教訓。

這種才最教人吃不消。

「Daddy，但係我鍾意唱歌同埋做戲，而家難得事業開始起飛，我唔想放棄。」不能坦白自己的性取向，起碼Adrian覺得要捍衛自己的事業：「其實我都唔鍾意讀Archi——」

「你仲細，唔知個社會好現實。」Simon的語氣裡滲雜了些慈愛，他湊前拍了拍Adrian的肩膀後再續說下去：「本身呢啲事過咗去我都唔想再提，就好似你幾年前無啦啦話鍾意咩男人，你根本就唔知嗰班基佬係幾咁鍾意亂嚟，又濫交，又勁多都有病，我做多你咁多年人呀，見親身邊個個話搞基嘅，都無個有好收場，你睇你嗰陣一學壞咗諗唔開，一走就走咗四年——」

Keiko在旁邊聽到眼珠都快突出來，她可沒聽說過化療能夠讓人失憶啊？她看到Adrian交握的雙手正在不斷收緊，幾乎能隱約聽到勒勒作響的聲音，再也憋不住的她霍地站了起來指住Simon咬牙切齒地罵。

「夠啦！你講夠未呀！話打斷人講嘢無manner，你自己咪又係咁打斷人講嘢，扮晒open-minded為個仔好咁，咪又只想Adrian行你想行嘅路，Adrian而家係幾咁受人歡迎呀，啲Fans馴街都買唔到一張演唱會飛呀，Uncle你知唔知你咁多年嘅人生疊埋，都比唔上佢一年入面對個社會產生嘅影響力呀！」

Adrian被嚇到嘴唇發顫，他張了張嘴，伸手想拉住Keiko阻止她繼續說下去，反而被她一手甩開。慘了，Keiko完全像枚爆開的炸彈停都停不下來。

「你咩人嚟架，咁同長輩講嘢都得嘅！」Simon漲紅了臉色，他病弱的身軀瑟瑟發抖：「有冇家教架你？Adrian，唔好再同呢個女仔來往，嗰個Gerald都係，可以咁樣同個病人講嘢嘅肯定全家都唔係好人嚟——」

「病就可以唔講道理架啦咩？我唔准你話我屋企人呀！佢地全部好過你哋呢對偽善夫妻一千倍一萬倍！」Keiko憤然轉頭向Selina罵道：「仲有你呀，你點做人媽咪架，你見唔見到Adrian對手都畀佢捏到紅晒，佢受幾多委屈都要迫自己坐喺度聽你老公訓話，而家仲有面調轉頭話Adrian學壞一走走四年，當日係邊個趕佢出門口架，咪就係你哋呢對假仁假義嘅夫——」

啪的一聲響，Selina朝Keiko的臉呼了巴掌。

她的動作完全嚇懵了Adrian，Keiko也呆呆地捂住自己被擱耳光的那邊臉。

Selina似是沒有預料到自己竟然激動到打人，她也不可置信地看了看自己的手心，可沒兩秒就快速回

神朝Keiko罵道：「我老公病緊架，你點可以咁樣刺激一個病人，你快啲同我扯！」

「夠啦！」

Adrian站起來厲聲一喝，制止了這場鬧劇。
他把Keiko拉到自己的身後，隔開了父母與她的距離。

Selina看到Adrian幾欲爆發的臉色，她朝Adrian虛弱地搖了搖頭，用眼神哀求他別說話。
Adrian卻無視了Selina的要求，逕自說了下去。

「原來係我學壞咗，然後一走就走咗四年，我都唔知原來當日自己係走得咁瀟灑，」Adrian把瀏海捋到耳背去，他喉結滾動咽了咽口水，朝病床上的父親看去：「由入嚟之前我一直都同自己講，病人最大，有咩唔啱聽我咪一啖吞咗佢算，你哋話我咩都唔緊要，最緊要係Daddy個心舒服，但你竟然打人？」

Selina握住了自己的手不吭一聲。

「唔緊要啦，反正都去到咁嘅地步，你想打嘅話唔好打人哋個女，我畀你打，」Adrian不怒反笑，他湊前向Selina指住自己的一邊臉頰，Selina往後退了一步，Adrian滿眼都是失望：「我媽咪係唔會打打架，到底係我應該同你哋講，我Daddy媽咪唔係咁嘅人，畀返原本嘅Daddy媽咪我，定係而家嘅你哋先係真正嘅你哋，我咁多年都無睇清楚過？」

「Adrian，你唔可以咁同媽咪講嘢！」Simon費盡力氣斥道。

「Daddy, I am sorry to let you know that I still am gay。」Adrian幽幽地瞥了病父一眼，然後很冷靜地說：「放心，今次唔洗你哋趕，我會自己行出去，而家唔係你哋唔要我，係我唔要你哋呀，童童我地走。」

說完，Adrian拉起Keiko的手離開了病房。

當一個人能夠如此平靜地述說教人心碎的事，莫過於兩個情況。
一是根本毫不在意，二是哀莫大於心死。

Selina知道他們的兒子對他倆絕望了。
當Selina有點錯亂地想要追前的時候，遭受刺激的Simon又痛苦地呻吟出聲，她連忙跑到丈夫的身邊並按響了護士鈴，並按下了病床讓他能好好地躺下去。

『而家唔係你哋唔要我，係我唔要你哋』

她雙目渙散地看著跑進來檢查的醫生和護士，腦裡重放著Adrian那句話。

另一邊廂，Adrian黑著臉拉著Keiko地往前走，全然漠視往來人潮投來的視線，他一直走到人煙稀落的地方才停下來。

「Sorry呀童童，你痛唔痛呀，畀我睇一睇塊面？」Adrian有點手足無措地檢查著Keiko被扇的那邊臉。

「Adrian...」一被Adrian軟言關心，Keiko立刻從錯愕的情緒裡回神，她委屈巴巴地流下淚水：「連我Daddy媽咪都未打過我呀...」

「對唔住呀對唔住呀...我真係無諗過會搞成咁。」Adrian手忙腳亂地用衣袖擦了擦Keiko臉上的眼淚，又立刻翻找背包把紙巾掏出來：「真係好對唔住——」

「唔緊要呀，唔關你事。」Keiko抽了張紙巾，她抽了抽鼻子後反捉住Adrian的手：「最難受嘅應該係你，你無事咩？我都唔應該咁衝動就爆炸，死啦哥哥明明叫咗我唔好亂講嘢但我又忍唔到。」

「無事呀童童，真係無事。」Adrian把手按在Keiko的肩膀上安撫她：「我多謝你就真。」

「吓？」

「我都唔知點解會咁，但我頭先發晒出嚟之後，終於有一種我抖得返氣啦——嘅感覺。」Adrian閉上眼睛苦笑出聲：「我明成件事係好唔理想，我都明唔應該刺激病人，但嗰啖空氣，係我四年幾以嚟吸得最順嘅一啖空氣.....我係咪好不孝？」

Keiko怔愣，她著實不懂回答這條問題，她只是覺得Adrian臉上的表情淒涼得教她難過。

因此，她隨著本能反應踮腳抱住了Adrian。

擁抱的力量可以無限大。

在無法用言語安慰的時刻，能夠給對方一個擁抱也是件好事。

「哥哥會錫返你，我都會錫返你。」Keiko收緊了擁抱，她伸手像哄孩子般拍了拍Adrian的頭：「Daddy會陪你睇電視，媽咪會煮飯畀你食，無事架Adrian」

真好。

這種被接納的感覺多好。

Adrian闔上眼睛回抱了Keiko。

當天晚上Keiko硬拽了Adrian回家吃飯，也不知道她到底跟父母說了些什麼，她的母親在他坐上飯桌的那刻就不住地幫他添菜，還著他要多點上來吃飯，喜歡吃什麼都盡管說出口，她力所能及的一定會給他做，連平常鮮有開口的世伯也繞了一大個郊野公園，跟Adrian說了幾句人生道理，內容都是勸他看開一點世事不能勉強。

這異常親切的態度讓Adrian覺得十分奇怪，於是他問Keiko到底對父母說了什麼。

「基本上同今日發生嘅嘢九成相同，但我有一成嘅善意藝術加工。」Keiko吐了吐舌頭：「我話你為咗保護我搞到畀Auntie打。」

程家是出產小天使的聖地嗎？Adrian心痛地揉了揉Keiko捱打的那邊臉頰。

他知道Keiko很討喜，但此刻他徹底明白何解Gerald會這麼疼Keiko，這妹妹真的值得疼。

由於Gerald正在Band房裡趕歌還歌債不能回家吃飯，所以在Adrian離開的時候又被程母托他帶著一包二包離開。自從Gerald都搬了出來之後，Adrian就很少再上Band房，反正有什麼話都能在家裡見面再說，但Gerald還是保留了幾乎每天都到Band房工作的習慣。

他都好一段時間沒來了收拾，也不知道這裡會變成什麼鳥樣。

Adrian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打開了Band房的門，意外的畫面竟在他面前展開了，這裡竟然十分乾淨！

「哇嚟得啱啱好。」Gerald看見來人趕緊往門口走，接過Adrian手裡的飯袋：「好肚餓呀，係咪有薯仔雞翼？」

「你發燒呀，點解呢度咁乾淨嘅？」Adrian簡直不敢相信他所看到的。

「咁你送埋飯過嚟仲要你執屋咩，」Gerald有點洋洋得意地說：「喲，話咗我都會執嘢架啦，係你次次早一步咋嘛。」

「叻得一次就寸到你。」Adrian白了他一眼：「趕成點呀？」

「都on track呀，有機會可以早啲彈畀Benjamin添。」

Gerald在去年開始跟一間唱片公司簽訂了作曲人合約，而Benjamin是那間公司的顧問，所以兩個人在音樂上的合作不斷。雖說這圈子很小，但他倆跟Benjamin的緣份的確就像打了結一樣，總會在不同的範疇上都跟他扯上關係。

Adrian也有跟Benjamin在短訊上聊過家裡的事。

他問Benjamin在出櫃的時候有沒有遇過什麼問題，然後他才知道原來Benjamin從沒有跟家裡人出過櫃。Benjamin的理由亦很直接，明知道家人不會接受，那又何須白費心機。

他問Benjamin不會想得到家裡人的支持和理解嗎？Benjamin卻回他一句，Family is overrated，華人社會過份強調親情的重量，卻沒有想到人一生能夠做那麼多的選擇，唯有親人是存在我們的命定之中，好壞與否都靠天意。

Adrian收到他的答覆之後呆在當場。

隔了好幾天之後，Benjamin突然給他傳了一張書本的照片，他用螢光筆標記了書頁上的其中一句話。

『這一生，遇見愛，遇見性，都不稀罕，稀罕的是遇見了解』

他那次之後也沒再問過Benjamin相關的問題。

成年人要學會什麼是見好就收，有些事不需說到最白就理應知道何處該畫上休止符。

Adrian給Gerald打開了食物盒，對方只像個餓鬼托世般埋首就吃。他本來以為Gerald會小心翼翼地關心他這天在醫院裡經歷的一切，看見對方竟然沒心沒肺地大塊朵頤，讓Adrian看在眼裡有點小不爽。

「喂，今日我喺醫院發生咗咁大件事你唔主動關心吓我嘅，淨係掛住食。」Adrian托著腮不滿地盯著他。

Gerald眨了眨眼睛，他用手拉出嘴裡的那隻雞翼，上面的肉已被他啃清光，只剩下一個骨頭的框，他順手把它扔進膠袋：「如果件事真係咁緊要嘅話，你頭先入嚟個下已經撲咗上嚟啦，仲有心機喺度拎啲碗碗碟碟睇住我食飯。」

太了解彼此就自然失去了許多呵護，這傢伙跟上星期到電車總站等他的男人是同一個人嗎？被戳中的Adrian有點不甘心地扁了扁嘴：「我邊有你講到咁猴擒呀！」

「吓，先生你係咪對自己冇咩誤會？」Gerald忍不住笑了出聲，他抽了兩張面紙擦了擦手：「喂前晚我涼都未沖就撲上嚟個個——」

「喂呀收聲呀！」

上床的時候什麼葷話胡話都能說出口，可是不在那種狀態的時候說這些沒羞沒臊的話就讓人多少有點尷尬了，Adrian立刻伸手捂住了Gerald的嘴阻止他繼續往下說，卻被對方親了親掌心。

「妖，好核突呀！你喺邊度學埋呢啲咁嘅嘢架程子釗！」Adrian趕緊往衣服上擦了擦手。

「我睇咁多年動漫你估我流架？」Gerald被Adrian有趣的反應逗笑，飯都變得更香了。

Adrian立刻拉開了與Gerald的距離。

他從頭到尾打量了Gerald一眼，這個每逢在Band房裡就戴著一副鏡片比牆厚的眼鏡，頭頂雀巢頭，臉上帶點青鬍渣，腳夾人字拖的男人，竟然拐走了他的心好幾年，鄭家望突然覺得自己枉為顏狗。

「如果我班Fans知道我死嚟個毒撚手上嘅話，佢地應該會對我好失望。」

「你估下我而家出個post話我地一齊咗嘅話，我地啲fans放煙花多定喊嘅多。」

的確CP飯是他們其中的主要飯群。

Adrian看著Gerald淡定吃飯的模樣歪了歪頭。

他突然覺得很奇怪，怎麼他在不知不覺之中就被Gerald吃得死死的？這傢伙明明沒那麼厲害啊。

從早開始埋頭工作的Gerald連飯都忘了吃，他繼續風捲殘雲式地吃飯，而Adrian則傻傻地看著他出神。

「你做咩眼甘甘咁望住我啫，你好想做咩？但呢度乜都無啲。」Gerald擱下了餐具。

「吓，唔係呀。」Adrian才回過神來。

「講笑咋，呢度做嘢地方我都唔想之後會分心。」Gerald捏了捏Adrian的鼻子，有點感慨地回憶說：「你話幾得意，幾年前我先嚟度誤會你同阿東有路，嗰陣仲撚到一件衫掙落你塊面度。」

「係囉你仲好講，惡到死。」Adrian想起那次衝突還是有點不爽：「一入嚟就黑我面，明明我本先撚緊你無執嘢架。」

Gerald想起往事忍不住輕笑。

光陰似箭啊，竟然就這樣三年多就一閃而過。由他倆組隊至今經歷了許多高高低低，那次Adrian第一次主動跟他提及家裡的事，也是第一次跟他說要解散。那險些失去對方的慌張感，至今想起仍然教他猶有如悸，或許他早就撒下了這顆愛情的種子，卻要用年月點滴澆灌才能茁壯。

他還記得那天Adrian告訴他，他是備受期待出生的孩子，父母覺得他的出生終於完滿了他們的家，所以才給他起名「家望」，那劃過長空的啤酒罐以漂亮的拋物線落地；四年之後，他才知道自己是母親挽救婚姻的籌碼，雖然也是一種盼望，可裡面卻滲雜了一個女人不甚單純且半帶絕望的動機。

教他怎麼不心疼這個孩子。

「家望。」

「嗯？」

「有件事喺嗰晚之後我一直都好想話畀你知，但無適合時機講，」Gerald低頭吻了吻Adrian的手指，然後抬頭凝視著Adrian：「或者你出世嘅理由令你好難受，但我始終好感激Auntie當年有努力生你出嚟，我想像唔到無咗你嘅話我而家嘅人生會點。」

Adrian沒有想過Gerald會對他說這些話，他怔愣了幾秒，然後「我」了好幾聲，連舌頭都像拉不直似的。Gerald看到他這副傻樣笑著吻了上去，Adrian也乖巧地閉上眼睛回應著他。

深吻了一個地步，氣氛又逐漸變了味，他們稍稍拉開了距離凝視著對方。

「...出事嘞程子釗。」

「咩？」

「而家真係有啲想做。」

最後Gerald被指示下樓買了所有必需品。

完事後他看著趴在沙發上睡得香甜的Adrian按捺不住笑了出聲。

當年他倆互相警告，猜不到最後還是破戒在Band房裡胡作非為一番，而對象竟是彼此。

命運還真有趣。

Adrian擱在工作桌上的電話響起，Gerald看見來電的名字表情稍稍一僵。

Gerald免得吵醒Adrian於是拒絕接聽來電，可在他放下了電話數秒之後，又打開了Adrian的電話，翻出了他的聯絡人名單。

* * *

Selina看著電話的螢幕發呆。

從醫院離開之後，她給Adrian打了好幾通電話，但他全都拒絕接聽。

這孩子從來不會掛她線的。

放下了電話，Selina抬頭看著這偌大的房子，安靜得教她耳朵嗡嗡發痛。

他們的家本來四房兩廳，其中兩間房間打通了成為了Adrian的大房間。不少朋友都問過他們夫妻倆，怕不怕寵這孩子寵得太過會慣壞了，可是她當年多驕傲地告訴身邊每一個人，換著家望是他們的孩子，他們也會把這孩子當寶貝般疼。

當年她拼了命才生得出Adrian，她作為高齡產婦，在懷孕的時候就一直擔心孩子會不會營養不足，結果他比預產期早了一個月出生，最初需要睡在箱子裡觀察，她隔著暖箱看著小小的Adrian急得眼淚不斷掉，就算醫生說他總的來算也是健康都好，她都停不了地擔心。

他剛一出生就被很多醫生護士讚他漂亮，一雙眼睛又大又好看，明明只是個那麼小的孩子，睫毛已經又捲又濃又根根分明。她還記得最初把他抱在懷裡是那麼小啊，她連用力一點都不敢，生怕會把他捏痛，新生兒身上總帶著一陣奶香味，抱在懷裡就教人心安。Adrian天生就對旋律很敏感，對著他哼幾句歌，他就會激動地揮手踢腳，哭的時候聲音嘹亮又清澈。

那是多麼了不起的生命力。

Adrian從小到大一直是個很貼心溫柔的孩子，甚至連孩提時代也是吃飽就睡，很好照顧，也不知道是不是肆睡的原故所以腦袋長得好，讓他十分機靈。雖然嘴巴是偶爾有點不饒人，個性亦有點嬌氣，但總的來說，他的確善良乖巧得讓每個認識他的長輩們爭相疼愛。

有時候連她都不知道家望的善良到底是從哪裡生出來的。

她很記得在Adrian幼稚園的時候曾經跟同學相處得不太好，後來因為一件小事跟其他小朋友打架。

事後她很生氣教訓Adrian，問他是不是要做一個討人厭的孩子，當時他回答她，討厭別人很累，那倒不如被人討厭算了。

當然這番話是有點問非所答，但當年Adrian才四歲多，Selina也完全搞不懂這些說話是他從哪裡學來的。

但他就是這麼柔軟的孩子。

她推門走進了家望的房間，打開了他書桌上的燈。

他用一張玻璃膠膜包住書桌，裡面是他這麼多年來的學生照，還有與家人和朋友們的合照。他說唸書是很苦悶的一件事情，但在看到書桌上的照片就能感到有很多人陪著自己，自然就能繼續加油。

想起那孩子的笑臉，她的眼淚掉到他的書桌上。

每每在掛念兒子的時候，她就會乘著丈夫不在家裡，鑽進他的房間裡看看。她也只是想不聞不問的。

最初她拜托自己的弟弟照看兒子也只屬權宜之計，以為等丈夫的氣稍消之後，他們就能再次坐下來好好聊聊，豈料此去經年。

在這些年間，每次她想給Adrian說好說話的時候，都會被丈夫呵斥，說就是她這種個性才把Adrian寵上了不歸路，慈母多敗兒，他翻箱倒櫃地搬出了一堆前塵舊事，由Adrian小時候的事情開始數算，責罵她當年心軟，把Adrian送到英國唸寄宿學校不到半個學期就讓他回到香港，要是Adrian當年聽他的話好好唸上去的話根本就不會搞出那麼多的屁事，又說她當年懷孕的時候說不定看過什麼奇怪的故事和電影，才誤了胎教讓Adrian走上這路上。

丈夫振振有辭地對她說道，同性戀這路就是條不歸路，男同性戀尤其，沒有幾個有好下場的，他們通通都是心理扭曲又濫交。人怎麼可以沒有家庭呢？孤獨到老又怎麼可行呢？他們也結不了婚生不了孩子，沒有孩子維繫一頭家的話就很快四散，找代母生孩子也是連累下一代，只有兩個父親而沒有母親的家庭是顛覆了家的觀念，反正這條路就是不能走亦走不通，Adrian要真跟這些人混在一起的話早晚會出事，他們唯一的兒子就毀了。

她的丈夫激動到一個地步，連她都開始在思考到底是不是她這個身為人母的犯了什麼錯？是懷孕的時候吃過什麼奇怪的東西嗎？是她的教育出了什麼問題嗎？為什麼偏偏是她的孩子呢？家望是這麼乖的一個孩子啊，不應該是他的。

所以她才聽老公的話啊。

她對Adrian心軟了這麼多年，這次她唯一一次可以贖罪、可以把他帶回正途的機會了。

要她真的心軟下來的話，她的兒子就沒了。

這四年間，每當她都想去酒吧接回兒子時，她都會這樣告訴自己，得忍耐，得忍耐，你在為孩子好啊。

她打開了Adrian書桌裡的抽屜，把一本厚疊疊的簿翻了出來。

在Adrian出道之後，她就一直有做他的剪報，除了報紙以外，但凡她出席過任何活動，她都會把那些活動的門票票尾、海報、紀念品通通留下，仔細地收藏在這本簿裡。

她跟丈夫最初以為被他們慣大的Adrian頂多半年就會回家，豈料他竟然出道做了歌星。比起丈夫的憤怒，其實她是很高興的，她從小到大就很喜歡聽這個孩子唱歌。老天爺給他這麼好的天賦條件，他不去唱歌才是暴殄天物吧。然而，Adrian的父親不願意在家裡看到這些邊邊角角，於是乎她都只能瞞著丈夫去每一場活動，遙遙地看著台上的兒子。

當她看到那麼多人為了她兒子著迷而尖叫，她多驕傲啊，多想跟身邊的人說，台上那個是我的孩子，很棒吧對不對？很可愛吧對不對？很帥氣吧對不對？

他的笑容多麼乾淨稚氣，這孩子一直是她的小天使啊。
可為什麼她的小天使會對她露出這樣這麼冰冷的表情呢？

『而家唔係你哋唔要我，係我唔要你哋』

她又想起Adrian在醫院裡冷聲撇下的那句話，這句話就似魔咒似的，在她耳邊縈迴不去。這麼柔軟的孩子竟然跟父母說這番話，是他學壞了嗎？是被影響了嗎？她的寶貝兒子不會捨得這樣對她的。

可他說她不是他媽咪啊，他的媽咪不會動手打人的。

Selina看了看自己的手，連她都不相信自己竟然會對別人的女兒動手，連她都覺得這樣的自己很陌生。她哭得顫抖著身軀，就似要抱住失去兒子這四年的時光似的，她把那本剪報緊緊地抱在懷內。

她錯了嗎？
她只是堅持讓兒子走向正途而已，她只是想他好想他過得幸福而已，她只是想一家人就像以前一樣快樂地生活而已。
她錯了嗎？

一陣電話鈴聲劃破了空間的寧靜，Selina拭去了臉上的眼淚翻過電話。
陌生的號碼。
她按了拒絕接聽之後，整理了自己的情緒放下了剪報，豈料電話又響了起來。

又是那個陌生的號碼。

Selina咳了一聲，梳理好自己的狀態之後才接聽電話：「喂，請問搵邊位？」

「你好呀，請問係咪Auntie Selina呀，我係Gerald呀。」

意料之外的來電讓Selina立刻坐直了身軀。

「我係。」

怎麼了，因為她打了他的妹妹，所以來找她算帳嗎？可是是他妹妹大放厥辭在先，她也是一時情急被迫的。

「我想請問你嚟緊會唔會有空間出嚟見個面？」
「你想點？」

他想怎樣？他還真的沒想怎樣。

此刻的Gerald坐在Adrian的旁邊聊這通電話。

「其實我有啲關於Adrian嘅嘢想話你知。」Gerald小心翼翼地選擇用字試探Selina：「我諗你應該都會有興趣想知？」

他沒忘記上次在酒吧離開前，Selina眼裡滿是對Adrian的關心，還有那自責的神色。Gerald不認為這些愛能做假，況且她又能做假給誰看呢。

「...我卜間餐廳見面再講。」

「Auntie唔洗啦，今次地點不如交界我決定吖。」Gerald伸手碰了碰還在睡覺的Adrian的臉，Adrian大概感覺到臉有點痕癢，他皺了皺鼻子扭過頭去，Gerald看著漾開了笑臉：「因為要去嘅地方都有少少多，所以都需要你預返一日時間畀我。」

「點解要去好多地方？」Selina不解地問。

「因為我想同你分享家望呢四年嚟到底係點過。」

她當然是想了解的。

這孩子這四年的苦與樂，又吃過什麼苦，到底會不會把她這為人母的迫上絕路羞愧難當。可她還是想了解。

她已錯失了這孩子四年的時光，她不想再錯過了。

「好。」

「咁我等間Send我嚟緊呢段星期幾時得閒嘅時間畀你望一望，我地再夾吖。」

「好。」

Selina掛了線，等著Gerald把他的行程給她發過來。

對不起啊老公。

她到底還是那個心軟又無用的母親，可她努力苦撐了四年，她早已超過臨界點了。

她實在太想念家望，她筋疲力盡了。

Gerald收到Selina的回覆後趕緊著手安排行程。

他的確不太懂得用什麼說話來安慰Adrian，他自知不是個嘴皮俐索的人，被Adrian投訴嘴巴不夠甜也無可厚非。

可他對自己的行動力還是多少有點信心。

Gerald偏過頭看著Adrian睡覺時皺起的眉頭，然後在他的眉心上親了親。

Baby Son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4p0u0IV1Lc>

Gerald迄今為止的人生談過四次戀愛，當中有兩次與對象父母見面的經歷。

第一次是大學的那個前女友。他送她回家的時候剛好在她的家樓下遇見了伯父，可不到半個月後他就被甩了，所以Gerald並沒有實際地跟她的父母相處過。

第二次就是跟Adrian的母親Selina見面，可是直到如今，他並沒有在她的面前表明自己是她兒子男朋友，僅以工作拍檔、朋友的身份跟她見面。

這對Gerald來說這著實談不上什麼委屈，在他接受了自己對Adrian懷有愛意並決定跟對方在一起之前，他就做足了心理準備迎接這世界的不美好。他倆會遭到許多人惡意的側目和議論，還有很大機會得不到親人的認同，他父母的諒解對Gerald來說已經是喜出望外的結果，他向來知道做人不能多貪。

來到和Selina約定的日子，Gerald把車子駛上了麥當勞道，在Adrian原本的家樓下等她。Gerald一直知道Adrian家境不俗，可是鑑於他的遭遇再加上Gerald不愛打聽別人私事，所以Gerald一直不清楚這「不俗」到底去到哪個地步的「不俗」。

當Gerald收到Selina給他發的地址之後，他終於明白為何Simon會捨得在Adrian成年生日時送他一隻這麼貴的古董戒指，而Adrian又為何對於金錢沒有具體概念。Gerald回想起這幾年的生活，不由得佩服小少爺Adrian的能屈能伸，在天堂掉進地獄之後也能毫無怨言地陪著他一直熬日子。

Gerald早了十分鐘左右到達約定的地點，而Selina很準時地出現在他的車前，看見來人，Gerald趕緊下車給對方開門。

「唔該。」

「唔洗，」Selina的拘謹惹得Gerald也有點緊張：「Auntie你食左嘢未？洗唔洗陪你食啲嘢先再出發？」

「唔洗架啦，有心，」Selina點點頭謝過Gerald的好意：「我地快啲出發啦，我今日都要去醫院度探Adrian daddy」

看到Selina並沒有跟他多聊的意思，Gerald也無謂強行活絡氣氛。他本來就不擅長這種事情，更何況對方擺明不想應酬他。Gerald隨即閉上嘴巴，打著軚盤驅車下山。

半山區路窄，只要多數輛車子就能把整條路完完全全地堵死，Selina一副司空見慣的模樣看著擠塞的路面。在那之前Gerald都沒有時間好好觀察過Selina，她這半帶慢悠悠的氣質還真的跟Adrian不時流露的慵懶有點像。

「做咩事？」Selina留意到Gerald正在看她。

「無呀，我突然發現Adrian同Auntie你真係生得幾似樣。」

「係呀，好多人咁講。」Selina聞言淺笑：「佢細個嗰時仲誇張，佢一歲左近嘅樣同我細個嗰陣幾乎一樣樣添呀，如果唔係因為我張相太舊，撈亂嘅話真係認唔到邊個打邊個。」

一說起Adrian·Selina一改剛才多少帶點冷漠的態度侃侃而談起來，Gerald也順著Selina的話題不時給她一點回應。找到合適的聆聽對象的她，一邊指著車子途徑的地方，一邊細數著Adrian小時候的瑣碎。

因為Adrian覺得爬樓梯很無聊，所以老是纏著大人們跟他玩猜樓梯，原本十分鐘的路花上半個多小時才能走回家；因為怕酸，Adrian小時候吃雪糕時會把所有士多啤梨的果肉全都吐出來；因為碳酸泡泡刺到舌頭會痛，所以幼稚園時的Adrian喝可樂會哭。零零星星的小事，都反映出Adrian真的是天生就嬌氣。

「其實我地兩公婆以前都會有諗過個仔係咪太軟弱架？但我係高齡產婦，佢又唔足月出世，佢由細到大都孱仔嚟嘅，我地又得佢一粒仔，所以咪自然會錫佢多啲。」Selina說著說著忽地一怔，她低喃道：「而家諗返都唔知係咪錯。」

Gerald沒有插嘴，放任Selina沉溺於思海裡。

看來Adrian的性取向問題令Selina在這四年來也陷入了漫長的自責。何解這麼乖巧的孩子竟然會「誤入歧途」，有些在孩子身上找不到原因的父母，就會轉而在自己身上找原因。

要是人就必然會有愛憎喜惡，當中有很多都是無因可究，怎麼他們就不懂這道理呢？Gerald暗忖。

然而Gerald今天並不是擔當說客，亦不是要站在任何批判的高地教訓Selina，他只是想盡可能忠實地告訴Selina，Adrian在四年的時光裡到底經歷了些什麼。

車子穿過西隧直上天橋，他帶著Selina到了旺角麥花臣場館。數天後，這裡將會舉辦一場小型的獨立樂隊串燒演唱會，而Gerald亦在當中有擔任的角色。他倆到場的時候尚早，大部份的工作人員還未前來工作，Gerald可以躲過被別人問東問西的麻煩，他亦乘利之便帶著Selina在場館裡逛了台前幕後一圈。

最後他們來到舞台前。

「我地當年出道後第一個演唱會就係喺呢度搞。」Gerald和Selina一同站在舞台下，他盯著還未佈置的場地對Selina說：「時間真係過得好快，原來咁就三年幾。」

「你地個三場我都有嚟。」Selina凝視著舞台，她仍能回想起當初在台下看見Adrian時的感動：「嗰陣我坐喺地下最後面個行，周圍全部都係啲妹妹仔，得我一個阿嬲咁企喺度幾尷尬呀.....但Adrian好叻呀，佢唱得好好。」

在那之前，她都不曾發現自己的孩子竟然如此有魅力。原來他的一顰一笑、舉手投足之間能夠牽動這麼多人的情緒，讓台下那麼多人為他放聲尖叫。她看著四周的支持者，自豪地注視著他高歌的風采。

「佢真係唱得好好，同埋佢都好叻，」Gerald對Selina述說著數年前的事：「嗰陣個Show都嚟得幾急下，我又要由頭到尾執過晒啲歌，基本上都無時間搞行政同籌備嘅嘢，所以有八成嘅嘢都係Adrian同個Stage manager搞晒，佢仲畫埋啲cad圖搞埋舞台設計嘅嘢，我都係嗰陣先知原來佢讀Archi」

當Gerald知道Adrian會畫圖後，他還著Adrian給他畫幅肖象畫，Adrian結果用馬克筆在他的結他袋上畫了個戴眼鏡的小老頭。Adrian是故意挑事，但Gerald氣歸氣，也不得不承認那幾筆的肖象畫還頗神似的，那個結他袋也成為了他最常用的一個結他袋。

「佢爸爸想佢讀civil engineer或者讀Archi，然後佢揀左建築。」

「咁其實Adrian本身想讀咩？」Gerald隨口一問。

這問題考起了Selina。

她頓了頓，回想起他們兩夫妻當年跟Adrian談論將來的路時，這孩子都總是一副唸什麼都沒有關係的模樣，只要他倆開心就好。可他是真的沒有關係嗎？還是Adrian為了討他倆的歡喜而收起了自己的願望呢。

可萬一Adrian想走的那條路跟他們想讓他走的那條路不一樣時，他們又會給他什麼反應呢？思及此，Selina不由得心裡一緊。

「佢話佢讀咩都得。」半晌，Selina帶過了話題：「多謝你帶我嚟呢度，咁我地下個地方去邊？」

Gerald從Selina的表情裡已經得悉了大概，無非是當時的Adrian順著父母的心意而選擇了自己的路。

有時候機靈的孩子，因為總能很快就能掌握事情的竅門，選擇太多有時倒會變成沒有選擇。Adrian的確很少表達自己想要走什麼的路和方向，對很多事都抱著隨遇而安的態度，絕大部時候都是為了取悅身邊人而努力，盡力做好交付到他手裡的工作。就像Adrian在遇見Gerald之前也沒有考慮過要當歌手一樣，他是被Gerald推著推著而走上了演藝路。

幸好的是Adrian現在也很享受自己的工作，他在音樂裡會有個人的想法，藉著音樂亦得到了演戲的機會，而他真的對此頗有天份，並開始參與大大小小的演出，這次無心插柳還是成功的。

他們離開了麥花臣場館後，Gerald駕著車，帶著Selina駛過不同大街小巷，走馬看花地逛他們出道前表演過的各種大小場地，他還告訴Selina他倆在那間小小的雜物房裡做音樂的日子。

在他倆的歌曲在串流平台上首次衝破一萬播放量時，Adrian開心得半夜給他打電話，兩個人大晚上握著電話亂叫一通。那晚他們開心得睡不著覺，Gerald抱著結他掃著和弦跟Adrian聊著電話，Adrian聽著那些和弦笑著亂哼，而Gerald在同晚很快寫了一首旋律，而這歌就是使他們打響知名度、進入主流的跳板。

Gerald打開了音響，播起他們的成名作，車廂裡流淌著Adrian的歌聲。

回想起這些點滴還是會讓Gerald既感恩又感動。

是多大的幸運，他才能跟Adrian一步一步走到現在，哪怕中間遭遇過很大的打擊，但一路走來，他倆得到的祝福還是比起挫折多。

「我地首先需要好努力，繼而有好多個偶然再加埋運氣，先可以行到嚟呢一步。」

車子駛到工業大廈前方的大馬路。

觀塘的交通永遠擠塞，他們的車子卡在半路上，Gerald在等候前方貨車駛離的間隙裡對Selina這樣說。

「你地兩個都好犀利。」Selina由衷地說。

就算她對娛樂圈毫無了解，也知道這行業多不容易。她實在不能想像自己那個從小到大被放到手心裡呵護的孩子，竟然在這幾年間能吃那麼苦，一邊打著工一邊支撐自己的音樂夢，還打點了大大小小各種事情，踏過艱困走到現在這個惹人豔羨的位置。

「其實我覺得佢犀利好多，」Gerald扭頭看著前方：「我爸爸係白手興家，佢一直信男仔要窮養，所以除左供書教學之外，由細到大我想要啲乜都要自己Part Time問屋企借錢做分期咁買，喺物質上唔見得比起其他朋友豐富好多，但Adrian由細到大都係畀你地呵住大，佢都可以咁捱得又無乜怨言，呢種心理質素真心唔係個個做到，佢係好抵...抵得諗嘅一個人。」

Gerald硬生生把差點說出口的「抵錫」兩字吞回肚裡，不由得捏一把汗。

「我由細到大都教佢，無人事必要對佢好，今日擁有嘅嘢聽日就有機會失去，所以要記得多謝每個對佢好嘅人，記得為而家擁有嘅嘢感恩，既然我地屋企條件比起好多人好，如果遇到對佢好嘅人，咁佢就要對人更好。」Selina放柔了目光：「呢啲都係老生常談啦，講真大部份父母都係咁教啲小朋友，但家望真係好乖，呢啲說話佢真係會記入心，而且咁多年嚟都做得到。」

「佢的確做得到，」Gerald以肯定的語氣說：「我同佢相處左四年，完全感受到你教得佢好好。」

這番話卻讓Selina感到羞愧難當。

她真的教得他好嗎？會不會是這個孩子天生稟性善良而已？說實在站家望的角度而言，他根本和被父母拋棄了四年無異，可這孩子的心還能一直如此乾淨。

家望的善良真的跟他們有關嗎？他倆是待他這麼狠啊。

「係佢乖啫。」她牽強一笑。

Gerald撇了眼Selina後，他沒有吭聲，單單是微微頷首。

堵塞的車龍終於騰出了空間，他踩下了油門，車子跟著前方的車子後，隨著車流而動。

其實Gerald也經歷了一輪掙扎才決定帶Selina到Band房去。

跟Adrian交往之後，Gerald才搞清楚何解自己一直抗拒別人進入Band房，因為他視這裡是他和Adrian的私人堡壘，某程度上Band房比起他倆的家還要隱私。

這裡滿載了他倆逐夢的點滴，紀錄了他倆的高高低低，無論是出道前熬生活做音樂的日子，還是出道後在這裡一起工作和偷閒的時光，他們在這裡分離又重聚，連愛情也跟這地方離不開關係，甚至在這地親密地纏綿過。

可是Adrian這四年的時光又怎能缺了這塊拼圖，所以他還是帶Selina過來了。他記得自己在上次離開之前把那些「必須品」都收起了，是次探訪不會露出破綻。嗯，沒問題。

就在他終於擠上了往工廈方向駛去的那條大馬路時，Selina的電話響起了。

「係，我係.....吓，你話咩話？」Selina臉色一白，她兩隻手緊緊地捉住了電話：「係，係，唔該，唔該晒你地，我而家即刻過嚟。」

「做咩事呀Auntie？」

「Sorry呀Gerald·Adrian

Daddy今朝用藥反應嘅唔係幾好，你可唔可以車我去醫院呀？」Selina幾乎要哭出來：「唔該你吖。

」

「無問題。」

Gerald立刻點開了GPS查找最快能夠轉方向的路線，在下個街口逆行。

* * *

跟獨立歌手最大分別的地方在於，當歌手簽了大廠牌經理人之後，會有更專業人士打點接下來的工作計劃，而且會更容易得到發展的資源；可同樣地，為了公司的整體利益著想，歌手相對地會失去更多的自由。

「吓，去台灣錄國語碟？」

「係呀，其實你都入左行三年幾，第四年都嚟緊頭，以你而家嘅人氣嚟講仲未出國語碟，其實個Pacing慢過其他人好多架啦。」經理人頭頭是道地跟他分析著形勢：「你之前套劇嘅台灣嘅反應唔錯，出嗰條主題曲cover片又幫你圈左堆台灣fans，咁就緊係食住個勢過去生活一排，順便學國語同埋做碟啦，公司都幫你搵過幾個監製架啦，佢地都係拎過金曲獎水平監製嚟，講堅唔洗攞獎呀，好彩畀你搏到入圍嘅話，你嘅香港嘅地位又再往上跳架啦，你知香港堆歌迷大把係聽獎唔係聽歌架啦。」

「但係會唔會突然左少少？我香港呢邊嘅嘢都未做完。」Adrian有點為難地說。

「唔突然，而家個綜藝又差唔多錄完囉，而且做國語歌又可以派埋返大陸，第時幫你接綜藝或者返大陸開Show都方便啲啦，你都唔想淨係屈係香港架？」

老實說，Adrian倒是不介意一直留在香港唱歌，起碼還有許多事情不必諸多避忌。雖說成為藝人就要注意自己的言行，可是跟某地扯上關係之後，那種小心翼翼的程度起碼需要放大十倍，況且這幾年他都見識不少同行不得不低頭的例子，為了生計而必須說違心之論，看在眼內多少教人難受。

「先唔好講到返大陸做嘢啲咁遠住，」Adrian斟酌了下言辭：「如果真係要去嘅話要留幾耐？」

「咁起碼一留就要留半年架啦。」

半年。

Adrian不由得想起了臥病在床的父親，眼神黯淡下來。

要是他真的此刻離開香港半年，會不會就是永別了。

那次不歡而散過後，母親一直都有給他打電話，可是Adrian一直拒絕接聽。

一方面他仍然尚未消氣，說來有趣，被父母放棄了四年的憤怒和委屈竟然在離開醫院後才於他體內逐漸甦醒，新舊矛盾加疊粉成一幅厚牆，再加上人本來就是一旦有誰來關心自己的情緒才會放大矛盾的矯情動物，種種原因都讓他此刻不想搭理母親；另一方面，大概他也有點逃避心理，害怕某天接起的那通電話就是父親的病危通知，好像只要躲著別管，父親就能安然無恙。

程子釗經常說他是個長不大的小孩，面對不懂處理的危機就只懂逃避了事，可問題不會擱在一邊就能解決，隨著時間推移還有可能滾得越來越大。

面對Gerald這種指責，Adrian深知他只是愛之深責之切，所以每次都會乖乖被他教訓。

更何況，連他都深明自己這種惡習，既然如此找什麼開脫的理由。

「咁公司希望我幾時起行？」

「拍埋而家個綜藝同埋過埋個宣傳期，我地預你個幾兩個月之後郁囉。」

「嗯...可唔可以畀啲時間我考慮下？」

「吓，你仲想考慮啲咩？好難得嘅機會嚟架喎。」經理人吃驚地問，在他眼中看來Adrian這個孩子一直都很服從公司給他的工作安排，他沒想過竟在這裡踢到鐵板：「我仲以為你會好開心添，搞乜呀？」

「Sorry呀，但我希望諗清楚啲再覆你。」

Adrian鮮有在別人面前提起自己的家事，一是私隱，二是沒有太大必要。

本來在這商業社會裡，你可憐對方分分鐘比你更可憐，誰不是身體裡收著一顆破碎的心，打落牙齒和血吞。哪怕身邊的人會於心不忍地可憐和體諒極你的淒慘，但包容也始終有個限度，工作計劃亦不會無了期地在原地等待你，你不行就換別人。在這圈內消失了就被遺忘的多，還是消失了仍被人念念不忘的多，大家都心知肚明。

「Adrian，如果你有啲咩concern嘅話拎出嚟大家討論下囉，唔洗全部收收埋埋嚟心喎。」經理人看著Adrian擺明滿腹心事的模樣開解他道：「講真大家都合作左一年有多啦，公司都唔想迫你做你唔想做嘅嘢，你有問題儘管講出聲，我地睇下有冇辦法再拆囉？」

經理人這番說話教Adrian一愣。

車子剛好抵達工作場地，經理人一停好車就立刻推門出去，Adrian趕緊跟在她的身後離開車廂。

這社會是很現實和殘酷，但人和人之間也不見得只有冷漠。

只是有時執著地相信這份殘忍，就能把自己當初所有處理失當歸咎於不幸。

要是他去了台灣的中途父親發生什麼事，他也能把這份遺憾怪罪在工作安排上。

慘了，現在連這藉口都沒了。

Adrian低頭苦笑。

這天他下午跑一場商場活動，晚上到紅館做其他組合的演唱會嘉賓，工作量不算繁重。他在台上唱了兩首歌，一首是他單飛後的單曲，另一首是組合時期的歌。

Adrian聽到前奏熟悉的結他聲，不禁回頭一瞥彈結他的樂手。

每次他在台上演唱時，他始終覺得身後站著的人應該是Gerald。

他還記得初初踏上個人的征途時，當他下意識地回眸，察覺為他彈奏的那個人不再是Gerald時，他幾乎因為虛怯而忘詞，手心冒汗，台上的射燈晃得教他不知所措。直到現在，那種不安感偶爾仍會朝他襲來。

他何止是個小孩子，他還是最軟弱又無用的那種人。

以明天還有工作為由，Adrian難得地在做完嘉賓後直接離開，沒有跟工作人員們去食夜宵。回到家後，家裡漆黑一片，Gerald的拖鞋仍在門邊，這代表他還未回家。

最近他在趕歌還有給一位新人歌手做編曲，所以在Band房裡待到凌晨也是閒事。不過自從Gerald搬

出來之後就很少再在Band房裡過夜，多晚也好他都會回家。

還未到十二點，以Gerald喜歡在凌晨工作的習性來說，時間實在尚早。Adrian平常也很少在Gerald工作中途打擾他，但這晚他還是忍不住，給Gerald發了短訊他什麼時候會回家。

這晚他真的太希望Gerald陪在他身邊了。

另一邊廂，Gerald送了Selina到醫院後也沒有離開，在醫院裡陪她陪了一整天。雖然她有跟他說並不用陪著她，可就算她不是Adrian的母親，只是個認識的長輩都好，Gerald也不可能放著個極需要陪伴和支持的人落單。

原來這早Simon各種生命指數都突然急跌，醫院給Selina打電話的時候，院方正在搶救中，幸而最後在鬼門關前繞了圈後撿回一條小命，但醫生同時發現了Simon感染了肺炎。本來肺炎對高齡病患來說就可大可小，而對白血病患者來說更是隨時可能奪去他們性命的其中一種慣常併發症，所以Selina始終不敢放下心，一直守在醫院裡沒有離去。

Gerald陪在Selina的身邊，看她哭得不能自己又要強迫自己聽著醫生跟她解釋當前的可能性，包括最壞的結果還有何時拔取維生儀器的決定，Gerald忽然想起他這輩子唯一一次看見父親哭的時刻。

他當時才剛剛升小四，是開始懂事的年紀。那半年間，爺爺需要經常出入醫院，他記得那段時間家裡的氣氛不好，父親終日愁眉不展，母親那段時間老是叫他和Keiko要乖一點不要再給父親添煩。

當時他們全家正在吃晚飯，而父親收到醫院打來的病危通知。他很冷靜地告訴醫生，決定放棄給爺爺打強心針和做心肺復甦，掛線之後，父親著他們全家換衣服趕到醫院去見爺爺的最後一面。到了醫院後，他們圍在醫院的床邊跟爺爺道別，父親一邊哭一邊抱著Keiko跟爺爺揮別，還不懂事的Keiko聽大人話，說了句爺爺拜拜之後，還給父親抹眼淚。

Gerald還記得父親抱住母親哭著說，他不忍心再看爸爸這樣辛苦熬下去了，打強心針強行做心肺復甦，胸骨都得壓碎，他都一把年紀了這得多痛啊，他想讓老人家有尊嚴地離開世界。

大概適時放手，也是人生裡必修的一課。

Simon在醫生用藥之後稍微褪了點燒，沉沉地睡了過去。雖然醫院有探病時間限制，可他們對病危病人家屬多數都會睜一隻眼閉一隻眼。Gerald說可以送Selina回家，Selina卻說她要在這裡待下去，她得看到Simon退燒才能安心。

其實家屬們又不是醫生，守在病房外也不見得能給予病人任何實際的幫助，可守在病人的身邊，除了能給病人精神上的支持外，也是能稍微安慰家屬的無力感。

Gerald也沒有勉強，他點點頭後離開了病房。

就在Selina以為他已經離開之後，他不到二十分鐘又折返了，這次帶著從便利店買來的一些補充品，裡面有些食物和飲料。

「Auntie，我知你未必有胃口食嘢，但照顧病人都需要體力。」Gerald打開了他在便利店裡熱好的牛奶，把一根飲管插了進去：「食唔落都飲杯熱奶墊一墊肚啦。」

Selina有點吃驚地看著端在她面前的熱牛奶，然後她輕聲道謝後接過，而Gerald在她的身邊坐了下來

夜漸深，當人身陷在無垠寂寞和創痛時，都很輕易地就能被當刻給自己伸手送溫暖的人打開心房。

這牛奶熱得剛剛好，不太燙咀。

Selina側眸上下打量Gerald，這孩子話不多，可有他在身邊就能予人安心感。

就是這個人陪著他的兒子四年，適時填補了父母的空缺，也難怪Adrian在舞台上揮灑如此自如，因為他知道背後有誰支持著他。

Selina喝了幾口熱牛奶之後，主動地跟Gerald打開了話題。

「我突然諗返起，家望第一樣整畀我食嘅嘢，就係熱牛奶。」

「熱牛奶？」

「係呀，雖然都係打開盒奶擺入微波爐叮一叮，談不上煮嘢食，但對幼稚園小朋友嚟講已經好叻架啦。」憶起這段窩心的往事，Selina的眉目也柔和下來：「嗰日Weekend嚟，咁啱家望Daddy出咗trip，屋企個菲傭又放假，咁我突然個胃痛到連床都落唔到，連飯都煮唔到畀家望食，個傻豬自己都餓足成個晝，但佢就擔左張櫈仔叮左盒奶拎嚟床邊叫我飲，又喺度喊住話媽咪唔好死，都唔知係咪睇電視學返嚟，咁我明明已經好胃痛架啦，佢又喺隔離喊到勁大聲，我真係唔知嬲好定笑好。」

Gerald也忍俊不禁，這真的是很Adrian的風格。

「之後佢就開始鍾意跟我入廚房啦，雖然我無仔細問過，但應該係嗰次嚇親佢開始，佢想有煮嘢畀人食嘅能力。」Selina頓了頓：「家望真係好乖好抵錫，由細到大都好聽話好貼心，所以四年前會發生咁嘅事，我真係估都估唔到。」

「Auntie，其實我本身無打算同你傾呢個話題，但我覺得愛一個人係好單純直接嘅感受嚟，而且人本來都好多時都無辦法控制自己鍾意邊個同唔鍾意邊個。」

Selina聞言沉默下來。

她微微側身，透過病房外的玻璃看著臥病在床的丈夫。

「Simon本身有個哥哥，但升到大學嗰陣有意外走左，之後佢全家嘅希望就擺晒喺佢身上，佢一有咩做得唔好，我老爺奶奶就會用佢嚟同死左嘅哥哥比，嗰陣我地咁多年都無小朋友，其實令到佢承受左好大壓力，」她吸了口氣，咽了咽口水再道：「係，佢當時出面係有女人，呢樣嘢都係我永遠嘅一條刺，但佢承受嘅家庭壓力同埋期望，會令佢做錯事真係唔奇，我會去做試管生家望，唔單單係好似阿貴講係為左挽救呢段婚姻而做，而係當你好愛一個人嗰時，係自然會好想同佢有下一代，又會好想見到下一代嘅下一代，開枝散葉落去，呢樣嘢同性戀做到咩？搵代母生嘅又真係兩個人嘅小朋友咩？」

「其實哪怕係異性戀夫妻都好，而家都有好多人選擇唔生小朋友架。」Gerald覺得這番話很無稽：「唔通咁就代表佢地唔愛自己另一半咩？」

「佢地選擇唔生同無得生係兩回事嚟，同性戀有得揀咩？」

「咁愛一個人好多時都無得揀架。」注意到自己稍稍激動起來，Gerald抿了抿嘴唇嘗試壓低自己的情緒：「Sorry，Auntie，我唔應該咁激動，既然大家角度唔一樣，一係我地個討論到此為止啦。」

打住了話題，Gerald此時翻出手機，才發現原來Adrian連續給他發了幾條短信，他對Selina指了指

自己的電話，然後走到了走廊另一邊給Adrian回電話。

「做咩事？」

「無呀，睇下你幾時返。」

「真係無事發生？」Gerald聽得出Adrian的語氣很不妥：「嘩，我倒數三聲，三、二——」

「公司想我去台灣錄音出國語碟，要去嗰邊住半年，我唔知點算所以想同你商量下。」

每次都得出這招才能治住他，Gerald失笑：「你坦白啲唔得架咩？」

「咁坦白就唔係我啦。」

「係呀係呀。」Gerald沒好氣，歪理也能說成大條道理。

「程子釗，半年可以發生太多事喇...」

Gerald知道Adrian意指什麼。

他站在走廊邊，看著坐在另一端的Selina，思考了兩秒後，還是決定把今天發生過的事告訴Adrian。

「其實我而家喺醫院。」

「吓？！你無事咩嘛？」

「有事嘅唔係我，係你爸爸，」Gerald搔了搔頭：「長話短說啦，我知童童同你屋企人鬧得好唔愉快咪約左Auntie出嚟見面想了解返件事，見面中途嗰陣醫院打嚟，Uncle今日晏晝各種指數跌得好緊要，我就送左你媽咪過嚟醫院，陪佢陪到而家，本身我都想通知你嘅，但因為搶救完又無事，所以先無話你知。」

「.....咁佢而家點？」

「用左藥劑左，Auntie想等到佢退燒先返屋企。」Gerald看Adrian在電話旁緘默不言，他試探地問：「你會唔會想過嚟望望？」

「佢地都唔想見到我，尤其我Daddy。」

「喂喂，唔好問非所答，聽多次我條問題。」Gerald軟聲說：「我問你會唔會想過嚟望望呀。」

Adrian握著電話默不作聲。

「你話我仆街我都必須咁講，講真我愛嘅係你，我只在乎你會唔會後悔，多過你父母想唔想見你。」Gerald嘆了口氣說：「鄭家望，後悔係一件好慘嘅事，因為人就係知道啲嘢返唔到轉頭先會後悔，但到你後悔嗰陣已經乜嘢都做唔到，我唔想望住你成世都怪自己呀，你明唔明呀？」

「.....」Adrian安靜了片刻，他閉上了眼睛說：「你幫我睇住我媽咪，我儘快過嚟。」

Gerald掛了線，回到Selina的身邊。

「家望佢過緊嚟。」

簡單一句話，讓Selina黯淡的眼神又再次亮起了光。

Adrian不到半個小時就出現在醫院裡，急速的腳步聲讓Gerald抬頭，看著Adrian的身影從遠至近朝他們跑來，沒兩三下功夫Adrian就從長廊的另一端走到他們的面前。

「程子釗，唔該晒你。」

「嗯。」Gerald拍了拍Adrian的肩膀，同時亦對Selina欠了欠身：「Auntie，咁我行先。」

Selina跟Gerald點了點頭以示謝意，在他離開的時候隨即打了個呵欠，這天他真的累得有夠噲。

Adrian跟Selina對視了眼，然後他有點僵硬地在她的身旁坐了下來。
兩人坐在病房外的長椅上，刺鼻而惹人厭的消毒藥水氣味教人難以放鬆神經。
Adrian抬起頭盯著走廊的光管，看著一隻不知從何而來的燈蛾衝撞著燈火，發出嗡嗡的聲響。

他留意到身旁的母親的頭正一點一點地往下垂，Adrian猶豫了兩秒，還是拉近了和她的距離，把她的頭擱在自己的肩膀上。他這動作讓Selina有點意外，鼻頭亦為之一酸。

原來這孩子在不知不覺已經長大成人了，成長一個地步已經可以調轉來照顧她了。
是他們執意地把他當成一個不懂事的孩子，所以必須為他搶先決定所有事。

Selina終於闔上了眼，在兒子的肩上稍作休息。
明明坐在冷硬的長椅上，她卻睡了這陣子最香甜的一覺。

熬過了一整晚，Simon的藥力過後仍能維持正常的體溫上，總算是退了燒，讓他們多少能放心。Selina跟著醫生討論接下來的治療詳情，獨留Adrian坐在病房裡。

昏睡了一整天的Simon在病床上緩緩轉醒，Adrian看到父親的動靜趕緊給他倒了杯水，看見來人，Simon有點意外地稍稍睜眼，但倦極的身軀讓他沒法給予Adrian過大的反應。

Adrian扶著Simon喝了點水，滋潤了喉嚨的Simon舒服地吁了口氣。
Simon擺了擺手，示意已經喝夠了水，Adrian趕緊把杯子挪開，拍了拍對方的背給他順氣。

「你見點呀？」
「...未死得住。」

他倆之間存在這麼多隔膜。
這是教人乏力到無法往下開展的對話。

雖是如此，Adrian還是把此行該說的話說出來，像Gerald所說的，他不該讓自己留下任何遺憾。

「公司要我去台灣錄碟，如無意外嘅話呢兩個月就會出發。」Adrian捏住掌心，給自己勇氣繼續往下說：「如果你想我留嚟香港陪你嘅話，我同公司申請推遲呢件事。」

「你咪去囉，」Simon別過了頭：「台灣嗰度咁多似你嘅人，洗乜留嚟香港對住我擺苦嚟——」
「係咪我係基嘅就代表我唔係你個仔？」Adrian難受地搶白：「你講一句就得架啦。」

他還是問了出口。
這條壓在心底裡四年的問題，他終於問了出口。

Adrian是真的打從心底不明白，何解他的性取向就能夠輕易毀掉骨肉親人之間二十年來的感情。

「咁係咪我接受唔到你係基嘅，就代表我唔係你老豆？」Simon轉頭看著Adrian，他深深地凝視著這個得來不易的兒子：「你講一句都得架。」

你可以表達自己的權利，我可以聆聽你的想法，可不代表就能得到共識。
這世上總有些結不是單單用愛就能解開，亦不能以愛為名就強行扭曲他人的愛憎喜惡。
你愛我嗎？若你愛我就該為我放下，反之亦然，對方亦能用同一套說辭來質疑你的感情。

這場認同角力，來到這個地步已經變成了互相勒索。

在這一刻，他突然明白這一切跟是非對錯無關，跟骨肉親情亦無關。只是他向一個無法接受同性戀的人出了櫃，而這個人湊巧地是他的父親而已。Adrian沒有回避父親的目光，他站了起來跟他對視，無畏無懼。

「明白。」 Adrian對Simon點了點頭：「Daddy你保重身體。」

Adrian朝病床上的Simon深深地鞠躬，他的腰低得使他的雙手幾乎能夠碰到自己的腳踝。這下鞠躬帶著太多的意思，似是感謝父親至今的養育，又像是訣別的儀式。

Simon看著兒子，一陣水氣忽爾蒙上雙眼。真是奇怪，他患病至今都不曾有自己將會被病魔戰勝的恐懼感，甚至亦不曾覺得自己真的靠近死亡，可在看著Adrian的躬身，他竟覺得有種難以名狀的唏噓感襲上心頭。

——他覺得自己老了。

Adrian維持了這個姿勢十多秒才再次直起身，正當他邁步離開病房時，Simon叫住了他。

「家望，」 Simon的嗓音裡因著肺炎帶點嘶啞：「一路順風。」

Adrian吃驚地轉頭看著父親，而Simon已經在床上轉過身去，背向著他。

何必勉強。

在道別之時不必撕破臉皮，為彼此留個下台階，已是大幸。世上哪有這麼多的大團圓，學會注視所有的美好而無視殘缺，也是必修一課。

Adrian再給Simon鞠了個躬，這次就真的沒有回頭地離開。

當Selina回到病房時，只見Adrian已經不在，而Simon正躺在病床上平靜地凝視著天花。Selina立刻看了四周，病房裡並無任何打砸的痕跡，而Simon的神色亦很冷靜，起碼這次父子倆不是不歡而散，這讓她稍稍放下心。

「媽咪呀，」 Simon冷不防地打開了話題：「我突然發現家望好大個仔。」

Selina怔愣，她想起兒子讓她依靠的肩膀。興許比起很多男生，Adrian的身材都略為單薄，但同時亦厚實得能夠成為她的依靠。

「...我地都咁老囉，佢點會唔大個仔。」

* * *

在準備起行前的一個星期，Adrian開始收拾行李。收拾行李是一件教人不安的事情。不管塞了多少東西進行李箱，或多或少都會讓人覺得還是有所遺漏。

「不如你寄間屋去台灣算啦，」 Gerald看著Adrian誇張的陣仗不禁搖頭：「有咩咪去到嗰邊先買囉，洗唔洗咁誇呀。」

「我去半年呀，係半年呀！」Adrian很不滿Gerald雲淡風輕的態度：「半年你知唔知咩概念呀，係一百八十日呀！」

「我知，」Gerald失笑出聲：「我仲知香港過左一分鐘，等於非洲過左六十秒添。」

「程子釗，你變左嘞。」Adrian瞬間黑了臉：「你無以前咁愛我啦。」

「吓？」Gerald完全摸不著頭腦，何以這話題竟然切到這個方向來。

Adrian發脾氣，他把一件衣服丟到Gerald的身上去：「你唔會唔捨得我架咩？我去半年喎而家。」

「咁香港同台灣有幾遠啫，柴灣去荃灣分分鐘仲耐過香港去台灣啦，我咪話左放假就過嚟陪你囉。」

「唔夠呀！」

Adrian爬上了沙發再飛身跳到Gerald身上，Gerald隨即伸手穿過Adrian的腿彎背起了他。不知從何時起，Adrian很喜歡在家裡無緣無故要他揹他，一來二往也讓Gerald練好了反射神經，不然他這樣撲過來真的隨時被他撞斷腰。

Adrian伸手揉了揉Gerald的亂髮後，又放鬆了身軀趴在他的背上。

「咁我喺呢邊可以幫你睇住Auntie

Uncle，佢地有咩要幫手都有人support嘛。」Gerald用哄小孩的語氣跟Adrian說：「之前咪講好左囉，做咩事又發脾氣？」

「咁講好左唔代表我唔會唔捨得架。」Adrian把頭埋在Gerald的肩窩上蹭了蹭：「好啦，我今年生日禮物要隨意門，你送呢樣啦。」

Gerald看著Adrian像個小孩般蹬著的腳，他忍不住用手指劃了下對方的腳底，Adrian怕癢，一邊笑著一邊交叉著腳躲過Gerald的攻擊。看著這孩子氣的傢伙，Gerald忽爾想跟對方耍耍壞心眼。

「想要隨意門？」

「嗯。」

「叫聲Daddy嚟聽下。」

Gerald故意壓低了聲線。

在他身後的Adrian渾身一僵，下一秒就不斷掙扎著要下來。好不容易才著地的Adrian往後退了幾步，他一臉不可置信地指住Gerald，手指瑟瑟發抖。

「痴線，變態佬，程子釗，你以前唔係咁架你！」

Adrian滿臉通紅地細聲咕噥，一邊罵Gerald重口味一邊重新收拾行李。Gerald在旁邊抱著手看著他，他還真搞不懂何解他倆該做不該做的事全都做過了，不在狀態時的Adrian還是被他隨便逗兩句就能炸開。

真是...怎麼這麼可愛。

Gerald放聲大笑起來。

於機場送別Adrian後，他們展開了短暫的遠距離戀愛。家裡少了一個人，的確難免教人覺得空虛，所以這段時間Gerald也多了回家住，還有除了必須外出工作的時間外，更頻繁地到Band房工作。

在那晚過後Adrian再沒有到醫院探望過父親，Gerald沒有過問到底他倆當晚聊了些什麼，就算是伴侶也好，都該尊重彼此有保留私隱的權利。反而是Gerald主動地告訴Selina，若有任何需要幫忙的地

方儘管開口，他多少也能幫上點忙，而他後來亦陪Selina去過幾次醫院。

當然這一切他都是為Adrian而做。

哪怕心結解不開都好，Gerald很清楚Adrian絕對無法對父母的事情袖手旁觀。
Gerald始終沒有對Selina說明他與Adrian的關係，明知道會不歡而散的事，何必勉強。

這天的Gerald如常地去Band房工作，而他在信箱裡收到一個頗為厚實的牛皮紙袋。他回到band房，用剪刀剪開了包裝之後，發現這紙袋裡的竟然是一本相簿。

Gerald打開了這本相簿，裡面全都是一個小男孩的照片，而抱著這孩子的男女就是年輕時的Simon和Selina。

那麼這孩子是誰，答案當然呼之欲出。

Gerald再次查看紙袋上的收件人名，肯定這本相簿的收件人是他之後，他把紙袋向下反轉抖了抖，又快速地揭過整本相簿，再三確定裡頭並沒有夾著任何的紙條，給他相簿的人並沒有給他留下片字隻語。

Gerald坐到沙發上，一頁一頁地翻看著這本相簿，看著那團眼都還未睜開的粉嫩的、肉白色的小肉團，如何慢慢成長為笑容滿臉的小男孩。

才那麼小的孩子，為什麼睫毛會這麼長。
原來Selina真的沒有騙他，原來他真的是可愛到長輩看見都會忍不住想捏他臉蛋的那種程度。

「鄭家望又真係...好鬼得意。」

Gerald看著看著，忍不住笑了出聲。
他不想去猜度Selina把這本相簿寄給他的用意到底是什麼，他亦不急著在此刻去探究。

不止是她需要點時間，Gerald相信是他們整個鄭家都需要點時間，去治癒、修補這四年以來的傷痕和隔膜。

就讓這件事暫時成為他和Selina之間的秘密吧。
他會耐心等待她希望談及此事的一天。

而Gerald相信，這天應該離得不遠。

完(上)

20.

直到很多年之後，Adrian仍然覺得那年的夏天特別長。

不管是連日暴曬的烈陽，還是吵耳得像擂鼓般的蟬鳴，都教他身體裡某部份的靈魂好像卡在這個夏天裡動彈不得，以致那年的盛夏在他心底始終未央。

香港的夏天一如既往熱得讓龜想脫殼羊想脫皮，陣陣熱氣自柏油路面往上蒸騰。在這普通不過的尋常夏夜，酷熱天氣警報直到傍晚仍未除下。程家早早地開了冷氣，一家人圍在飯桌旁一邊吃晚餐一邊閒話家常。

「唔係呀媽咪，唔係我又想轉工呀，係我個阿姐真係好叉乞人憎架。」

「你講還講唔准敲碗呀無禮貌——」

就在Keiko對母親抱怨著工作裡的途中，一通電話劃破了平和的氣氛，Gerald擱在飯桌旁的電話震動著。本來飯桌上不得見任何電子產品是程家家規，可最近對Gerald來說是非常時期，大家立刻停住對話，視線轉向了Gerald。

Gerald看見來電顯示趕緊擱下筷子接聽。

「喂，Auntie？」

「喂，Gerald呀...我係Auntie呀.....Uncle喺屋企暈左呀...」Selina哭得上氣不接下氣，她斷斷續續地說著話：「我想搵家望，但我打嚟打去都打唔到畀家望...我搵唔到佢...佢無聽我電話...」

估計到大概情況的Gerald二話不說地站起身往房間走去：「你Call左車未？」

「我...Call左...嗚...我叫極Simon...但佢叫極都唔醒...我好驚...」

「家望今晚有嘢做未必聽到電話，我幫你contact佢台灣嗰邊嘅經理人，」Gerald放柔聲線安撫著Selina一邊打開衣櫥：「你都去換件衫先，我地等間醫院見。」

Gerald隨意抽起了最頂的衣服和褲子，以最快的速度換了衣服預備出門。

「Adrian

daddy情況唔太好，我而家過醫院。」Gerald穿著鞋對還在吃飯的家人解釋：「媽咪唔洗留我飯，我唔知搞到幾點。」

知道情況的其餘三人都隨即安靜下來。

「子釗，好好照顧Auntie。」程父沉聲囑咐Gerald：「家屬喺呢啲位好需要有人支持。」

Gerald回頭對父親深深地點了點頭，然後關上了門。

程父凝視著關上的大門不語，程母擰頭瞥了眼丈夫，知道他回想起了往事，於是握了握他擱在飯桌上的手。

活著難免要見證一場又一場的送別。

Gerald在往醫院出發的途中聯絡了Adrian台灣那邊的經理人，原來Adrian正在節目錄影中，所以接聽不到電話。Gerald簡單地交代了狀況，那邊立刻回他Adrian一做錄影完就會通知他，最快應該在三十分鐘內就會給Gerald回電話。

「好，謝謝你。」

掛了線，Gerald把電話插到車座上，然後給自己扣上了安全帶。

Simon這個月的情況每況越下，能做的治療都全都做過了，而他開始有手腳發抖的情況，控制不了自己的肌肉，基本上現在就是過著活一天算一天的日子。雖然之前Simon也有好幾次暈倒後再救醒的經驗，但Gerald隱隱約約地覺得這次跟前幾次不同，想必Selina亦有同感，所以她才會哭著要他幫忙打給Adrian。

思及此，Gerald沉重地踩下了油門。

當Gerald趕到醫院的時候，Simon正在急救中，而Selina神色倉皇地坐在急救室前，看見Gerald的到來猛地站了起來捉住他的雙臂：「搵左家望未？」

「我打左畀佢台灣嗰邊個經理人，家望錄嘢聽唔到電話住，嗰邊話最快三十分鐘內可以覆返我地。」
「好...好。」

Selina稍微鬆了口氣，她再次倒坐在椅子上，十指緊緊地交握著。她嘴裡喃喃地唸著經文，一時像唸聖經禱文一時又夾雜了兩句佛經，就像瀕死之人要抱著最後一根救命稻草般，把能求的神能祈的禱全部儘試一遍。Gerald相信，要是此刻有人告訴Selina於珠峰上有能救活Simon的靈丹妙藥，她也會毫不猶豫地踏上征途，哪怕注定是漫長的苦旅。

誰又能無動於衷地看著所愛之人撒手人寰。

Gerald有點不忍心地別過頭去。

不一會兒，醫生從手術室出來，Selina和Gerald趕緊迎上前去。

「請問你地係咪鄭建成先生嘅家屬？」

「係，我係佢太太。」

「鄭太，我諗鄭生嘅情況你都好清楚，佢嘅自發性呼吸差唔多去到極限，我地可以選擇幫佢插喉，但相信都只能支撐多一段時間，當然呢個決定權係你手上——」

插喉、支撐多一段時間。

這些話無疑對Selina來說是莫大的打擊，因為這意味著她丈夫的生命已經走到了盡頭。

正當Selina六神無主想要點頭答應醫生的時候，Gerald的電話響起了。

「Auntie，係Adrian。」Gerald趕緊劃過電話接聽：「喂，Adrian。」

「喂，程子釗，我Daddy情況點？」

剛錄完節目的Adrian收到經理人的通知後，他連衣服都沒有換就躲在了拍攝場地內裡那狹小的雜物室裡給Gerald打電話。

「Uncle嘅自發性呼吸就嚟去到極限，醫生話可以插喉頂多陣，而家等緊Auntie決定。」

Adrian聽到Gerald的話後，心臟為之一沉。

無論家屬們做了多少心理準備都好，來到這些時刻始終無法淡定自持，Adrian咬住指頭儘量保持冷靜。

「我媽咪想點決定？」

「應該似想插喉。」Gerald瞥了眼Selina的神色小聲地回道。

「……」Adrian聞言頓了頓，他就像下定決心似的，閉上眼睛咬了咬牙：「你開Speaker畀我同媽咪講。」

Gerald趕緊照做，他打開了擴音器，然後把電話遞到Selina的面前。

「媽咪，唔准幫Daddy插喉，」Adrian態度強硬而乾脆：「Daddy咁貪靚，佢係唔會畀自己講唔到嘢咁走架，你畀佢舒舒服服decent咁走啦。」

Adrian的說話喚回了Selina的理智。

她接過Gerald的電話對著話筒張了張嘴好像想要反駁Adrian似的，可是她搜腸刮肚卻什麼都說不出來。

是啊，她的丈夫帶著傲氣活了一輩子，怎麼會容許自己臨終前滿身喉管動彈不得失去尊嚴地退場，她怎麼能忘記這點呢？

「喂，媽咪？」聽不到Selina的回應，Adrian著急地嚷道：「聽唔聽到呀，我話唔准呀。」

Selina合上眼睛，兩行眼淚掉了下來，她伸手拭去了臉頰上的淚水：「...聽到喇，唔准丫嘛...」

「我會儘快訂機票返嚟，程子釗麻煩你照顧我媽咪。」

掛線之後，Adrian把額頭抵在牆壁上，然後慢慢地滑下，他蹲下身屈膝抱住自己。

他覺得渾身的力氣都像被抽乾似的，幾乎沒有支撐自己站立的能量，他的腦袋一片空白，這狹小的房間像要把他擠壓至死。

同一時間，醫生收到家屬的指示後，他重新回到手術室並安排Simon的病床調到對應的病房。Gerald陪著Selina走到病房，並協助她通知Simon其他家人和朋友前來見他的最後一面。Gerald赫然發現需要通知的人數遠比他想像中的要來得少，除了少數的親戚外，其餘大多是他的工作夥伴，還有數個自大學開始認識的朋友。

Gerald記得在他爺爺臨終之際，床前圍滿了跟他道別的人。除了他的子孫們外，還有許多朋友都前來道別。他的爺爺個性溫和又愛交朋友，前來的人們擠在走廊裡等待，護士們還說這人數幾乎能媲美明星。

門可羅雀，把握時間前來跟Simon道別的人三三兩兩地陸續來到。

就算感情不佳，說到底都是家人一場，所以重義氣的貴叔也有前來送別。

「姐夫，我會幫你睇住家姐。」

已在彌留狀態的Simon聞言稍稍睜了睜眼，然後他用力地握了握貴叔的手。

說實話貴叔跟Selina的感情絕對談不上好，可是在父母走後，他和Selina就是最近的血親，眼看姐夫這些年來冷待自己的親姐，多少也會教貴叔心生不滿。

Simon這下像託付的握手教貴叔有點釋懷。

大概死亡面前，有許多恩怨都在頃刻間煙消雲散，畢竟對比起死亡，有許多世事就顯得浮塵般渺小。

貴叔跟Simon告別過後走到了Gerald的身旁，他有點感慨地捏了捏Gerald的肩頭：「你話人呢樣嘢

真係，執著一世都好，到頭來咪又係去返同一個結局，有時真係要識放低。」

語畢，他著Gerald照看Selina又趕回酒吧工作。

自覺沒有身份待在病房裡的Gerald一直沒有入內，他最主要協助Selina聯絡相關人士，還有到醫院樓下幫忙帶摸不到路的來客上病房。

Gerald看著伏在Simon病床前的Selina，想起她由進院之今一直在哭卻滴水未沾，少不免有點擔心她的體力，所以他到樓下的便利店給她弄了盒熱牛奶後進了病房。

「Auntie，我擺低啲嘢喺度出返——」

「家望...家望...」

躺在病床上的Simon聽到Gerald的聲線，他突然睜大了眼看著Gerald。已經神智不清的Simon分不出來人，他瘦骨嶙峋的手在空氣無力地抓了兩抓。眼見Simon正吃力地朝Gerald伸手，Selina立刻把愣住了的Gerald推到Simon跟前。

「家望呀...你乖...等Daddy做埋個project...之後...我地就去Liverpool主場睇波...」

Gerald不太懂得應對，他不知所措地看了看Selina，深怕自己有所冒犯。Selina乾脆把Gerald的手拉到Simon的面前，Simon一把捉住。

Simon捉住Gerald的手露出了滿足的笑容，眼淚滑下了眼角。他斷斷續續地說了許多話，哪怕含糊，但不外乎Adrian與他父子間的瑣碎。Selina在旁邊哭得幾乎失控，Gerald用另一隻手扶住她的肩膀支撐著她。

直到午夜，Simon在Selina和Gerald的陪伴下咽下了最後一口氣，結束了他六十多年的人生。

Adrian跟公司的人交代好細節後，同晚乘搭著凌晨的飛機回香港著手處理喪事。

他由收到消息的一刻都沒有哭，他只覺腦袋一片混沌，機械式地按著身體記憶乘的士到機場、過海關，走到候機室又排隊上飛機。直到飛機離開地面的一刻，他忽地想起小時候第一次乘飛機的時候，他因為害怕而捂住臉縮成一團，父親見狀，在旁邊一邊取笑他一邊捉著他的手。

那是一隻又大又溫暖的手。

那是一隻曾經給過他那麼多的安全感的手。

而那個握著他手的父親，已經不在了。

Adrian的神智彷彿此刻才回流到他的身軀，他的眼淚奪眶而出，停也停不下來。他難過地屈曲了身軀，下唇幾乎被他咬爛，他要緊緊地抱住自己才能稍稍平伏情緒，免於在機上嚎哭。

雖然沒有信仰，Simon的喪禮還是以新教的形式舉行，大概是他覺得這種安排最為簡潔莊重。Simon在離世之前已經找了禮儀公司安排了治喪的細節，基本上Selina和Adrian只需按著Simon的計劃執行就可以，直到死去前的一刻，他仍然以一家之主的姿態指揮著他的家庭，包括他的喪禮。

大概是自知參加喪禮的人數不多，Simon安排自己直接在醫院出殯，一切從簡。Adrian換上了一身黑西裝，他收起了瀏海梳了個背頭，戴著孝花跪坐在Selina的身旁。他的腰板挺得筆直，禮貌地接待

每個前來道別的來賓。

Gerald也有前來參加喪禮，他向坐在家屬區的Selina和Adrian點頭示意後就回到來賓的區域。他在大會安排下把百合安放在棺木上，聽著牧師唸出Simon選擇的聖經句子。

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該跑的路程，我已經跑盡了。

Gerald對Simon認識不多，加上對Adrian的私心始終教他無法客觀地評價他的品行。或許喪禮上伶仃的人數已經可以反映了他為人一二，可是Gerald始終佩服對方在對抗病魔時奮戰到最後一刻的堅毅。

簡單的儀式很快就完成，他們跟著指示去到火化場。
一聲再見，棺木被推進火化間，一個曾經存活過的人就這樣回歸塵土。
那些誓不兩立、那些恩怨情仇，好像就能自此泯滅天地間。

Gerald頗為意料不到的是Adrian自此至終的淡定。
Adrian這次跟公司取了一星期的假回港治喪，或許是Simon安排周詳，又或許是他久病在床，教Adrian有了充份的心理準備，所以他沒Gerald想像中的激動。

在回台灣的前天，Adrian跟Gerald說他想看海，Gerald帶著他繞了一圈，最後把車駛到了布袋澳。兩個人買了一袋啤酒和汽水毗連而坐，一罐一罐接著喝，在碼頭等著日落西沉。

「好熱。」Adrian擦了擦滑落在下巴的汗。
「嗯。」
「但原來熱都幾好，呢啲就係活著嘅證據。」

Adrian往塑膠袋伸手，從裡面取了罐可樂。
啪嗒一聲，Adrian拉開拉環，裡頭的碳酸泡沫急著從罐裡湧出，他連忙啜了一口，免得汽水瀉了一地。

「你幾歲開始先飲到可樂？」想起Selina說Adrian小時候喝可樂會哭的舊事，忍不住主動問起。
「你又知呢單嘅？」Adrian想起小時候的傻事笑了起來：「應該係升左小學之後先開始飲到。」
「你比我想像中淡定好多。」Gerald用啤酒敲了敲Adrian的可樂罐：「好叻。」
「其實我去台灣之前已經喺醫院同Daddy講左拜拜，」Adrian雙手撐地往後一仰，他抬頭看天：「佢接受唔到我係基，我又無得迫佢接受我係基，喺嗰下我地都放左手，我同佢都知嗰次係永別嚟。」

彩霞逐漸暈上晚空，月牙和夕陽同刻出現，這晚天色明亮。
他倆一直默不作聲地盯著前方，聽著浪濤拍岸。
與最熟悉的人待在一起的時候，不想交談亦能共享平靜，這是一份難能可貴的安心。

在岸邊停留的人來了又去，一批夜釣的人往海甩出釣杆，發著螢光的杆頭在岸邊晃來晃去，像為夜空增色。

Gerald的眼睛追著那些燈泡發了好一會兒呆，半晌，他扭頭對Adrian說話：「Uncle彌留嗰陣當左我係你，佢同我講左啲嘢，雖然唔算係遺言但我都想講返畀你知。」

「佢講左咩？」Adrian歪著頭問。

「佢話帶你去Liverpool主場睇波。」

Adrian先是一愣，然後他慢慢笑到連肩膀都震動起來：「明明我咁多年嚟都鍾意曼聯，我Daddy真係...諗返呢樣嘢先係我地最早嘅父子衝突，睇怕呢樣嘢比起我係基嘅對我Daddy嚟講仲緊要。」

大笑完一輪之後，Adrian忽地止住了笑聲。

他覺得有一陣從未經歷的空虛感鑽進了他的身軀，他把手放在胸前抓了抓，卻發現裡頭破開的洞，是他無論往裡面塞任何東西都無法填補。

他先是哽咽，然後開始低聲啜泣，最後他乾脆捂住臉去擋住止不下來的眼淚。

他的表情教看見的人都覺得難過，Gerald心疼地看著他。

「過嚟。」

Gerald伸手抱住Adrian，把對方的頭壓在自己的肩膀上，他一下又一下摸著Adrian的頭髮安慰他。

「程子釗...我好掛住Daddy呀...」

「我知道。」

「我以後都見唔到Daddy啦...」

Adrian連日來積壓的悲傷好像終於找到了出口，他回抱著Gerald，緊緊地攥住他的衣衫放聲痛哭。Gerald一邊安慰著Adrian，忽然想，要是他們這個姿勢被記者拍下的話，還真的跳入黃河都洗不清。

可是管他的，沒任何事比起安慰自己的愛人重要。

那是個炎熱的夏夜，兩個人抱在一起沒多久就變得汗津津。

哭到最後Adrian都分不清在臉上的到底是自己的眼淚還是Gerald的汗，可是明明熱得教人抓狂，Adrian始終捨不得放開這個擁抱，因為這是多麼實在而有力量的愛。

在鄭家望二十五歲的一年，他始明白到某些關係就像勢均力敵的拔河，任憑自己費力到最後一刻也無法教對方屈服，戰到最後，繩子斷了兩人的連繫也就斷了；他又同時明白到，當拔河的對手憑空消失之後，那股反作用力亦會讓他往後摔得遍體鱗傷，而那陣痛最後只能化為一筆無法撫平的遺憾。

日落西沉，璀璨的金星點亮了晚空。

小傳奇(全故事完)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HPNETKJWeY>

工作還是要繼續進行，放完假後，Adrian飛回了台灣繼續灌錄專輯。他向Gerald請教寫歌的方法，Gerald知道Adrian大概想要為亡父寫首歌，所以這段時間也給予對方不少支持。

因著之前的電視劇反應不俗，在公司的安排下Adrian上了一些YouTuber的節目上做嘉賓，同時他亦準備參加了一個小型的音樂節，以歌手身份慢慢積存他在當地的影響力。由於工作量相對香港來得少，所以他亦用心地開始自發性地拍攝一些雙語的Vlog和多開了IG Live，以保持他和歌迷之間的溝通。他的歌迷亦很貼心地組成了字幕組，給他過去的節目做繁體字幕，以便台灣的支持者能夠了解Adrian多一點，因此台灣的支持者們亦逐漸注意到Gerald的存在。

Gerald暫時清空了香港的工作，他亦很久沒有去海外旅行，於是他決定到台灣放個假。除了捧Adrian的場，他亦嚮往了台灣這片盛產出色音樂人的寶地很久，這次終於算是有機會見識一下當地的音樂製作流程。

在出發前一周，他如常地跟Adrian一邊吃晚飯一邊打視象電話。眼見對方有點支支吾吾，Gerald等了許久都不見Adrian開口，他決定主動切入話題。

「想講咩你講啦。」

「嗱你叫我講架咋，」Adrian有點愧疚地說：「我媽咪下星期都想過嚟台灣，佢話留嚟香港會亂諗嘢，佢想過嚟散心。」

「就咁咋話。」他還以為是什麼大事，Gerald決定這年的生日願望就是讓Adrian學習坦率一點。

「咁佢過嚟我要陪佢，即係代表我分唔到幾多時間畀你。」Adrian雙手合十眯著眼賠罪說：「但我想陪咗媽咪先，Sorry呀」

「Sor咩ry呀，而家緊係照顧咗Auntie先啦。」Gerald喝了口水，他有點沒好氣把杯子擱一邊去：「你做嘢嗰陣我都可以陪佢去逛下嘅，如果佢想。」

「真係架？程子釗點解你咁好嘅你咁好嘅你咁好嘅——」

說著Adrian的臉在螢幕上放大，Gerald知道他又在親畫面上的他了。

這孩子真的不嫌肉麻。

Gerald笑著戳了戳畫面上Adrian嘟著的嘴。

在Gerald預備訂機票和酒店之前，Selina早一步聯絡他。她說希望跟他乘同一班機還有同一間酒店，說是有個照應。Gerald對此亦不抗拒，因著Simon的事情，這段時間Gerald和Selina已經熟絡了許多，說實在，他也不太放心放她這個剛失去丈夫的寡婦一個人去旅行。

出發當天，Gerald驅車去接Selina。他倆之間再無最初的隔膜，Selina甚至給Gerald做多了一份早餐，讓Gerald吃完才開車，Gerald真想不到原來Selina的手藝比起Adrian還要好，果然是名師出高徒。

Gerald簡直不能想像，數個月前他還對Selina這四年來對Adrian不聞不問而反感，可是相處之後，他又能夠明白Adrian何解這麼喜歡自己的母親。

Selina骨子裡到底是個溫柔的人。儘管她在Adrian的性向問題上鑽了牛角尖，又以為能夠用這種方法

來迫兒子「改過自身」，Gerald雖不認同這種做法，但連月來與Selina的相處，他能明白她的出發點始終是因為愛。

「咁Auntie你呢排休息到嗎？」

「比起最初嗰個禮拜好好多啦，有心。」

Selina的臉色的確比起Simon病重時來得好。

其實病患家屬的壓力不見得比起病患來得要少，看著所愛之人歷盡煎熬，生命殘燭逐漸凋零自己卻愛莫能助，這又何嘗不是對家屬的凌遲。

回想起纏綿病榻的丈夫，她感慨地看向前方：「其實都做咗好耐心理準備，但面對失去嗰刻點都會崩潰，都要多謝家望提一提我唔好幫Simon插喉，佢真係大個仔咗好多啦。」

「嗯，佢係成熟咗好多。」

「而家係一個人住太大間屋會覺得好靜囉...」Selina想起空蕩蕩的房子眼神黯然。

Gerald心裡咯噔了下。

難不成她希望Adrian搬回去跟她一起住？在情感和理性上Gerald絕對理解Selina的想法，孤伶伶無人可依想兒子陪伴自己的確無可厚非，可哪怕是自私，Gerald真的不捨得結束與Adrian的半同居關係。

Gerald用自覺最為平淡的語氣試探問：「你想家望搬返嚟同你住？」

「咁又唔係，」Selina搖了搖頭：「仔大仔世界，佢點都要獨立嘅，雖然有啲唔捨得，但我想賣樓再換層細啲，最多搬近啲家望囉，間唔時上去幫佢煮下飯咁就夠架啦。」

「哦...」Gerald寬下心來。

「放心，我唔會咁唔通氣嚟阻住你哋兩個嘅。」

Gerald被Selina這番話嚇到差點踩錯煞車，他瞪大眼擰頭看著Selina，只見後者像討論今日天氣般淡定地朝他眨了眨眼。

「吓？」

「我都寄得本相簿畀你啦，你唔係以為我唔知下話。」Selina用戲謔的眼神上下打量了Gerald一眼：

「你咁照顧我，都係因為我係家望媽咪啫，呢少少嘢我都睇唔出嘅話就枉我做幾十年人啦。」

其實Gerald在收到相簿的那刻已有心理準備，可在這毫無預警的情況下被挑起話題多少教他有點慌張，不知該如何回應的Gerald有點尷尬地縮了縮肩：「其實我唔係想特登瞞你...只係...」

「你怕我接受唔到咩嘛，我明，」Selina回想往事仍然有點愧疚：「好坦白講啦，嚟到呢刻如果我有得揀，我緊係想個仔鍾意女仔，但我都花咗四年時間啦，都要應該明白有啲嘢無得勉強，咁你又對佢咁好，我呢個做媽咪嘅，無非都係想佢開心啫。」

其實這還真的不一定。

Gerald很明白有些事不是花上時間就會獲得諒解，不然以巴危機不會糾纏過百年都至今無果。就像你開一鍋水卻無人主動開火，等待到天荒地老，水始終無法煮開。水又無能為力，鍋亦無能為力。

只是Selina來到此刻，她選擇了做扭開爐頭的人。

歷經四年被放逐的生活，渡過了這麼多個寂寞的晚上，被拋棄的孩子最終得到家人的接納，都算是苦盡甘來。

聽到Selina的說話，Gerald自覺沒有任何身份代表Adrian感激Selina，但他亦很想表達謝意，於是他在停車的間隙裡對Selina微微欠身。

「家望聽到你咁講嘅話，佢實會好開心。」

Selina對Gerald露出極為溫柔的微笑，每一寸肌膚都表示我既大方又善良。

「咁你有冇諗過同我個仔結婚？」

「吓？！」

紅燈轉綠，才踩下油門的Gerald又猛地踩停了煞車，他和Selina的身軀猛地往後座一撞，幸好身後並無任何車子才不至於出意外。

「Sorry呀Auntie你無事咩？」

「我無事，但你做咩咁大反應？」Selina吃痛地嘶了一聲，她揉了揉自己的肩不解地問Gerald：「而家大把地方可以同性結婚啦。」

不...不是，話雖如此。

喂阿姨你上一秒才接受兒子的男朋友下一秒就問結不結婚，這進度跳得有點快啊！他會受驚才是正常反應吧。

「係就係...」Gerald舔了舔嘴唇，他調整了情緒後再踩下油門，他不知道該如何解釋。

「吓，你對我個仔唔係認真架？」

「唔係——」這跟他認真與否無關啊！Gerald看著Selina逐漸變黑的臉色，他連忙把話說清：「我對家望好認真，但係我無諗過結婚呢回事。」

「點解唔諗呀？」

「點解...」

為什麼？

這條問題還真的考起了Gerald。

是因為同性戀又不會有下一代所以不去想？還是因為在國外結了婚也好，在香港也得不到承認所以不想？

不對。

這些對Gerald來說似乎通通都不是原因。

眼見Gerald陷入了沉思，Selina趕緊改口風：「其實Auntie都係問下，唔係畀壓力你。」

她可不想嚇走這難得的好男孩啊。

Gerald這種個性不管當兒子還是女婿都好也是屬於鑽石級的寶物，要是她用力過度迫走他，家望肯定會很傷心的。

「...唔關壓力事，」Gerald一隻手放在軚盤上，另一隻手摸著自己的嘴唇說：「我覺得Auntie你問咗條好好嘅問題，我想認真思考下呢件事。」

「係呀係呀，諗下啦，諗下好呀。」眼見Gerald並不抗拒，Selina立刻加重了兩錢力度，添了柴用力地煽火：「好多嘢先結咗婚先做得架嘛，你都睇過家望啲BB相啦，係咪好得意先，你哋想搵代母生

小朋友都要簽咗紙先得架嘛，如果個孫似家望嘅話實好鬼得意架。」

眼前這位太太在幾個月前才對他說過代母生的並不是兩個人真正的小朋友，那番說話Gerald至今仍言猶在耳，才幾個月時光，這位的彎可轉得比小巴司機還要快啊。

真想不到連同性戀也要面對迫婚和生小孩的問題，Gerald哭笑不得地想，他還真的不能低估每一位母親渴望抱孫的心情。

不過如果要是他能有個像Adrian的孩子，應該也是件頗快樂的事情吧。Gerald笑著搖了搖頭甩開這個念頭，然後再次集中精神駕駛。

他倆很快就由香港飛到了台北，由於Adrian仍在工作中，所以Gerald跟Selina在酒店裡安頓好後，兩個人就到了酒店附近逛了逛還有吃個下午茶。

Selina經過每間時裝店都幾乎要拉著Gerald進去逛一圈，她除了自己購物之餘，還塞了許多衣服給Gerald著他換裝，說他這外型不好好打扮就是糟塌。當Gerald再一次被Selina推進更衣室時，他看著房間裡堆疊的衣服，不由得想起了最初結識Adrian時他的打扮被對方由頭嫌棄到腳。Adrian那陣子只要在表演之前就肯定會推Gerald去逛街買衣服，這情境還真似曾相識。

從這熱愛購物買衣服的個性來說，他們絕對是兩母子。

Gerald從更衣室裡走了出來，Selina走上前去給他翻了翻衣領，旁邊的售貨員立刻嘴甜地說：「哇阿姨，你的兒子好帥哦，簡直可以當明星了！」

「他就是明星啊。」Selina有點驕傲地回道：「他很快就會紅到台灣來的，走著瞧。」

Gerald對著愕然的售貨員小姐尷尬地笑了笑。

其實他真的是很低調的一個人，也不像Adrian一樣有星味，他在香港只要戴上平常那副厚眼鏡和口罩就鮮少被途人認出，他才不像Adrian那傢伙包成木乃伊也會被人求合照。

陪著Selina吃吃買買了一整個下午，Gerald不禁感慨大概女人活到八十歲也能有血拼的體力，當然他亦樂見Selina回復精神的模樣。在他們回了酒店一趟放下了所有戰利品後，隨即前往和Adrian約好的餐廳。

Adrian早就在餐廳裡等待他倆，見到來人十分開心。他先是上前抱了抱Selina，然後忍住了撲向Gerald的衝動，對他點了點頭後就乖巧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坐好。

Selina看見Adrian的克制，她忍不住在旁邊說道：「嗱呢度public area嚟，要攞要錫嘅話都返到去先得呀。」

「媽咪？」Adrian吃驚地來回看著Selina和Gerald。

「嗯，」Gerald笑著點點頭說：「Auntie知道咗。」

「媽咪——」

Adrian聞言再次緊緊地抱住了母親，好一陣子都不願放手，Selina也拍了拍兒子的肩哄哄他。看著這母子倆終於能夠坦然地表達自己的感情，Gerald也很是安慰。

飯後送了Selina回酒店後，Gerald並沒有下車，而是跟著Adrian回到了他台灣的住處。久未見面的兩個人，一進房子之後連燈都沒有開，他們從玄關開始就止不住地親吻和撫摸對方，一邊親一邊往家裡走，直到兩人雙雙倒在沙發上。

Adrian憑藉最後一絲理智爬了起來，把收在櫃子裡的用品往沙發上一丟，結果被沙發反彈滑落到旁邊的地上。

「Well prepare啲。」Gerald說著又親了Adrian一口。

「唔通你過到嚟會唔做咩？」Adrian就像Gerald說了什麼廢話似的反了反眼，同時又拉起了對方的上衣。

說的也是。

Gerald乖巧地伸高雙手方便Adrian脫下自己上衣的同時，Adrian另一隻手按了搖控打開了客廳的冷氣。明明人家說台灣伙食好，怎麼Adrian比起香港還瘦了點？Gerald有點心疼地碰了碰對方明顯又窄了點的腰身，Adrian怕癢笑著往後縮了縮，Gerald被他這反應逗得壓上前去。

哪怕開了冷氣也好，盛載著熱情的房間不住地升溫。

兩個人在沙發做了一次之後在浴室裡又來了一次，事後Adrian捲著被子抱住Gerald在床上沉沉睡了過去，Gerald卻神奇地睡不著。

他看著Adrian的睡臉忍不住想起Selina這天問他的問題，他想不想跟Adrian結婚。

無容置疑，他很愛Adrian，在他迄今為止四段戀愛裡，Adrian甚至是Gerald最愛的一個。

要是Adrian是女孩子的話，憑著這種程度的愛意，他應該跟對方交往一年上下就會思考結婚的可能性了吧？可為什麼他沒有考慮到跟Adrian結婚呢？他會跟對方交往就代表他根本不介意Adrian是個男人啊。

想來想去，大概還是因為外地結婚的同性伴侶在香港並沒有法律效力，才讓他沒有考慮到結婚這回事吧。

可是要是把所有法律功能全都除去的話，人就不想結婚了嗎？

睡夢中的Adrian好像夢到什麼好事一樣忽然露出了甜笑，Gerald看著他的睡臉心也軟了下來，他揉了揉Adrian的頭髮，也闔上了眼睛進入夢鄉。

隔天Gerald醒來的時候，Adrian還沒有醒，Gerald低頭發現自己的上衣竟然有點血跡，他有點疑惑地檢查自己的身體，確定自己身上並沒有任何傷口之後，他看了看Adrian的臉，赫然發現對方的臉上有血跡，尤其在嘴唇上方的位置最多。

這孩子流鼻血了。

Gerald心裡一驚，他猛地搖醒了對方。

「喂，鄭家望，起身。」

「起咩身呀好眼瞓呀——」

困極的Adrian拉過被子想蒙頭睡去，Gerald不死心地想要扯下他的被子，滿腹起床氣的Adrian咕噥著怪聲，橫出一腳意圖把Gerald踢開，Gerald立刻往後一躲避過Adrian的襲擊。

這小子的腳法還真的精準，要是躲不開的話真的蛋都被他踢碎。

Gerald捏過一把冷汗後，他連人帶被抱起了Adrian讓對方挨在自己的胸前搖了搖，睡到懵的Adrian

完全不受影響繼續睡，Gerald被對方的睡相氣得快吐血，這傢伙絕對跟Keiko一樣是被老師罰站也能睡的類型。

「起身...鄭家望起身呀...」

「嗚...我求下你唔好嘈啦...」Adrian半帶哭腔地把頭埋進Gerald胸口。

「起身呀！」

「做咩啫！可唔可以畀我瞓啫你痴咩線呀！」

終於被吵醒的Adrian發著脾氣坐直了人，他搶過床邊的鬧鐘，看到仍然早上七時多之後火冒三丈，他把鬧鐘塞到Gerald的面前。

「屌你咩而家先得個七點幾咋！個鬧鐘響都未響——」

「你流鼻血呀。」

「吓？」

Adrian呆滯地眨了眨眼，Gerald乾脆抽了張面紙在對方的鼻頭上揉了揉，把血跡給對方看。Adrian看著面紙上的血垢，他疲倦地閉上眼解釋：「冷氣開太大乾燥啫，我鼻膜薄可能咁咪...」

「去睇醫生。」Gerald語氣強硬到完全沒有商量餘地：「換衫我同你去睇醫生。」

Adrian看著Gerald皺得幾乎可以夾斷一根手指的眉頭，終於發現對方在擔心什麼，何解會因為他流個鼻血就激動至此。雖然仍是很睏，但Adrian免得對方擔心最後還是妥協起床換衣準備出門。

診斷結果就如Adrian所言，因著乾燥所以鼻膜有稍稍撕裂的情況，所以他才會在半夜流鼻血。他向醫生道謝過後就去藥房排隊領他肯定回家不會塗的藥膏，而一路上Gerald都很沉默。

「程子釗，我咪話咗我無事囉，我無事你又唔開心——」

Adrian明白父親的事情給Gerald留下了陰影，所以他才會反應過大，於是Adrian放軟聲線主動逗了逗他。

「你以後每年同我做兩次Body check。」Gerald的表情仍然凝重：「唔准扭計，呢件事無得傾。」

Adrian有點百感交集地站住看著Gerald的神情，他忍不住傻笑出聲。

在這世上，除了血親之外，竟有一個人跟自己並沒有血緣關係卻對自己著緊至此，是要有多幸運才能遇上這樣的一個人，這種感覺實在太奇妙。

「做咩唔行？」Gerald不解地轉頭看他。

「無事。」Adrian搖了搖頭，他快跑了兩步走前拍了拍Gerald的肩頭：「程子釗，你跔低吖。」

「吓點解呀。」

「我想你預我囉。」Adrian一臉理直氣壯。

「呢度街嚟架啲又唔係屋企。」

「街又點啫，快啲啦。」

Adrian又拍了拍Gerald的肩頭，Gerald他沒有辦法最後還是蹲了下來，而Adrian樂呵呵地摟住對方的後背讓他背起自己。

「畀人影到嘅話我唔理架啦，你自己同記者講呀。」Gerald沒好氣地撇眼看得逞的Adrian。

「影到咪話我整親腳囉，我地又喺診所行出嚟。」Adrian趴在Gerald的肩上說：「細個Eric踢波傷咗腳我都預過佢返屋企啦。」

「吓，你預Eric，你夠力咩？」

「佢而家先得嗰米六幾你估佢細個嗰陣高得去邊呀，我同阿東兩個人輪流預佢乜都搞得掂啦。」

正在公司趕稿中的Eric打了個噴嚏。

「哦。」Gerald有點不是滋味。

「你唔係吓話程子釗你咁都要呷醋？」

「無呀。」Gerald乾巴巴地回道。

Adrian看著每個細胞都在吶喊我在吃醋的Gerald樂得忍不住稍稍收緊了雙臂：「你咁得意得唔得架...諗諗下喺台灣咁畀人揸起好似邊套舊台劇情節...」

「惡作劇之吻？」

「點解你睇過嘅？」

「細個陪童童睇。」

「突然間好想咁啖你添，直樹——」

「收聲呀低能仔，好嘈呀你。」

在台北的街頭，兩個人一路走著，他們漫不經心地聊著各種各樣不著邊際的瑣事。這是從診所走向住處的路途，亦是時間的足跡。

* * *

因為Adrian要預備音樂節的表演，所以在台灣的頭一個星期都不太能抽空陪Selina，絕大部份時間都是Gerald陪著Selina到處逛。熱情的阿公阿嬤們在閒聊時都總會把Gerald當成Selina的兒子，Selina也沒有否認，還反問他們Gerald長得帥不帥。

Gerald不知道這是不是Selina風格的「丈母娘攻略」，但能跟愛人的家人融洽相處當然是使人欣喜的。

眨眼一週過去，Gerald和Selina憑著Adrian給他們的門票能夠坐到前排的位置。他們很準時就到達了會場等待表演正式開始，可就在預備開場前，有個工作人員氣喘吁吁地跑到了Gerald的面前。

「不好意思，請問你是Gerald嗎？你是Adrian的朋友吧？」工作人員神色倉皇地問。

「是的。」Gerald疑惑地跟Selina對看了眼，然後對來人點了點頭。

「太好了，」工作人員露出了鬆一口氣的表情：「我們的琴手半路出了車禍現在來不了，這天晚上只有Adrian一個人用鋼琴伴奏，他說可以來請你幫忙，請問你可以跟我進後台嗎？」

「啊...好。」Gerald還有點懵，他對Selina露出個抱歉的表情，Selina拍了拍他的肩讓他趕緊跟工作人員離開。

Selina看著Gerald的身影，又看了不算大的舞台，想不到待會兒竟然能在台灣看見兩個人的表演。雖然對那位出意外的琴手很抱歉，但她實在壓抑不了驚喜的心情。

Gerald跟在工作人員的身後走到後台，工作人員把他領到一間介乎化妝和服裝間的雜物房，Adrian已經準備就緒，而他身旁正放著一台電子琴。

Adrian看見Gerald立刻安心下來，他同時慶幸自己品味好的母親這段時間停不了地給Gerald置裝，

這身打扮上台也不失禮。

「好彩有你喺度。」Adrian把剛才打印出來的琴譜遞給Gerald：「部琴啲staff幫我班返嚟嘅，上台前我地可以her—her」

「Total幾多首歌？有冇轉Key？」

「四首原key出，兩首廣東歌兩首國語歌，係得我隻國語新歌要夾多陣，其他啲你實識彈...做咩？」看見Gerald翻著琴譜時露出稍稍愕然的表情，Adrian有點擔心地問：「搞唔掂？一係我轉MMO唱都得架。」

「搞得掂...只係，估唔到你揀呢首啫。」

Adrian選唱兩首廣東歌，一首是他的出道單曲，另一首組合時期他們第一首多台冠軍曲，Gerald以寫婚禮樂曲為目的創作的一首歌。

Gerald看了眼樂譜，他忽然覺得自己可能在好早之前已經寫出了他與Adrian的命運，Adrian不止是他靈感的來源，而是他把許多尚未發現的、醞釀中的愛意都寫在旋律之中，而本人並不自知。

憑藉多年來合作的經驗，加上他倆在家裡Gerald偶爾也會彈琴讓Adrian唱歌，雖然是次合作趕急，但兩人很快就找到了節奏。在上台之前他們完整地綵排了兩次，他們站在後台等著前一個單位完結，而工作人員正給他們最後一次檢查監聽耳機。

隨著間場的音樂響起，Adrian回頭看了眼Gerald。他有點感觸地朝Gerald伸出了拳頭，而Gerald也同樣地伸出了拳頭。

他倆在彼此的拳頭上輕輕一撞。

無論他倆在各自的領域裡得到了多少掌聲和歡呼聲，但他們都不約而同地想。踏上舞台的時候，應該要兩個人一同出現才是完整。

「Hello Taipei——」

台下的Selina看著Adrian以歌聲俘虜了現場的觀眾，她感動得泛起淚光。她聽到旁邊的女孩子們交談接耳地問著這是誰，Selina主動跟她們搭話：「他叫Adrian，後面彈琴的叫Gerald，Adrian是我的兒子哦！你看他們多帥！」

Selina又聽到後方有人倒抽了口氣，她轉過身去，看著有女生捂住嘴落下淚來，幾個女生激動地互拍對方的膀臂，又幾乎抱在一團又跳又叫。

「Gerald，係Gerald呀痴線，老細幫Adrian BB彈琴呀...痴線張飛勁抵囉咩事！我唔得啦我唔得啦——」

聽到熟悉的廣東話教Selina滿心欣喜，原來是從香港飛來看Adrian的歌迷。她的兒子多厲害啊，讓人有飛越上空飄洋過海觀看他表演的魅力。台上的兩個人在合作的時候不時對望，Gerald看Adrian的眼神一如既往情深。

不。
是她的兒子們多厲害。

以前Selina觀看他倆的表演時只會呆呆地站著，這次她亦讓自己放肆一番，哪管體力始終不如年輕人，她放鬆地讓身體隨著音樂的節拍搖動，儘可能投入這場演出。

完場後，Adrian也拉著Gerald參加了慶功宴。Adrian繼續發揮自己友誼大使的身分，帶著Gerald結識他來到台灣後認識的音樂人，他們有很多人在此之前沒聽過Gerald的創作，而Adrian的演唱成功勾起了其他人對Gerald的注意。

Gerald亦在同場發現似乎有人對Adrian有好感，有人的確很明顯想介入他倆的對話，而Adrian卻看不出對方明顯的企圖，傻樂著跟人聊天。

Gerald不會因為這些事情發Adrian的脾氣，他頂多是生悶氣，他陪笑著不到十分鐘左右就受不了去找東西喝，可回頭已經找不到自己的那隻杯子。

正當他在餐桌前來回走了兩遍仍然覓尋未果時，Adrian拿著杯子走到他的面前。

「叫咗你唔好亂擺啲嘢，又搵唔返。」Adrian用馬克筆在杯底寫了個G字：「唔好再整唔見啦，係咁啱人啲杯。」

Gerald接過杯子看著Adrian，他安靜了數秒後說：「畀支Marker我。」

Adrian不疑有他地把筆遞前。

Gerald捉住Adrian的手臂，再把他的衣袖推高。Gerald打開了筆蓋，在Adrian的手臂上寫了個「G」字才笑著鬆手。

「咩料呀——」

Adrian的驚呼聲惹來其他人的注意，他不好意思地用眼神向人道歉，同時趕緊拉低自己的衣袖遮蓋著手上的字，這簡直比什麼吻痕更教讓人羞恥好不好！

Gerald看著Adrian滿臉通紅，又想向他發作又礙於眼目眾多無法發作的樣子，忽地想起小時候跟父親的一次對話。

他當時問父親，為什麼他想跟母親結婚。當時他爸爸回答，當他肯定想每天睜眼閉眼看到的第一個人就是她的時候，他就求婚了。

Gerald問他，其實這不必結婚同居也能做到啊，他爸爸笑說，既然如此給對方一個承諾也不是多大的功夫啊。

Gerald看著自己手上的那支馬克筆，忽然覺得自己找到了答案，而他的答案比起父親的答案更為簡單。

為什麼想結婚？

就像幼稚園小朋友會在自己的外套標籤上寫上名字，免得被人搞混或拿走一樣，他想跟Adrian結婚的理由很簡單。

不過想在他身上蓋個章，告訴別人這個人是屬於他的，你們別來碰他，謹此而已。

「程子釗你啲口味真係越嚟越重，痴撚線。」

「咁你唔鍾意咩？」

「我遲早殺咗你。」Adrian咬牙切齒地搶過筆撞開了他。

Gerald咬住杯子得意洋洋地朝Adrian聳了聳肩。

他們在台灣再次合體的片段在社交媒體上炸開，比起以前冷清許多的組合TG粉絲谷亦都有停不了的對話，有見及此，在知會了Adrian現在的公司之後，Gerald和Adrian決定久違地一起開次IG live，解釋何以會有是次合作。

沒有去到現場的粉絲們當然扼腕，而且不斷洗版說期待他倆合體表演，亦人在留言區不斷Tag Adrian的經理人，哀求Adrian單飛後的唱片公司放行。Adrian不斷解釋其實現在的公司並不限制他的組合活動，也無法平息支持者們的鼓譟和遷怒。

此時在Live裡甚少吭聲的Gerald把電話稍稍移向了自己。

「其實係我未ready一齊合作住。」

Adrian雖然點意外Gerald的說法，但他決定安靜地聆聽。

Gerald想起這一年多與Adrian各自活動，他多了跟許多不同人的合作機會，同時亦在這些經驗裡洞悉到自己還有許多的不足。Adrian的舞台魅力還有天賦昇華了他的音樂，其實在演出的過程裡遮蔽了許多Gerald在旋律或者是編曲上的缺點，現在他的技術確實是追不上Adrian的歌藝，對此他在這一年間有很深的認知。

「而家嘅Adrian已經超前咗我太多，而我唔覺得目前嘅自己可以寫到配得上佢嘅音樂，所以我都喺度努力緊，努力到一日我覺得可以同Adrian駕齊並驅之後，我地就會再次組合活動。」

Gerald此話說得誠懇，亦沒有任何為了奉承Adrian而貶低自己的意圖，他只是安靜地陳述自己的判斷。雖然Adrian對此番話不甚認同，在他眼中看來Gerald的音樂始終是最適合他的，可是他決定尊重Gerald的結論。畢竟有許多時候，只有自己才能看得見橫亘在前方的障礙有多高。

「雖然我唔認同，但鬼叫佢係大佬咩，所以大家聽大佬話啦。」

Adrian打著圓場結束了是次的IG Live。

「Seriously I don' t agree with you

囉」Adrian關上手機屏幕後握著Gerald的雙手說：「其實無咗你之後，我每次上台都會好驚都會腳震都會標冷汗.....但我都想喺克服呢啲嘢，然後更自信咁企喺你身邊。」

Gerald伸手揉了揉Adrian的頭。

很快就來到告別台灣的日子，跟Adrian吃過早餐之後，Gerald和Selina一同前往機場。在往機場的車子上，Gerald用手機敲了一串數字，然後把手機遞給Selina。

「咩嚟架？」

「呢個數代表咗如果我要養得起鄭家望嘅話，我每個月要搵幾多錢。」

「...你咁係咩意思？」

Gerald看見Selina的臉色稍稍一變，他在Selina往另一方向胡思亂想之前趕緊解釋清楚，她的腦補力

可不比Adrian低：「我意思係我地呢行有好多不穩定因素，我希望自己有經濟能力，如果發生咩事，例如佢唔唱得歌或者暫時無嘢做又或者想休息下個時，我都照顧到佢嘅生活，當我做到呢件事之後，我就會同Adrian結婚。」
「你想養佢？」Selina瞪眼問。
「咁唔代表我會收埋佢唔畀佢唱歌嘅，但我同得佢結婚都要有照顧到佢嘅能力.....Auntie你做咩喊呀？」

Gerald被Selina的眼淚嚇得打亂陣腳，他慌張地抽了幾張掛在司機席後的面紙塞到她的手裡。

「...我只係太開心...有個人咁愛我嘅仔...」

Selina又哭又笑地接過面紙。

養兒一百歲長憂九十九，在有生之年能夠見證這世上多了一個人如此愛自己的孩子之餘，對方還不是口頭說說的那種而是有著長遠的思慮，這教當母親的有多麼高興。

看著Gerald在旁邊笨拙地不知道該如何安慰的模樣，Selina瞥了眼天空。
抱歉啊老公，她認輸了，她真的好喜歡好喜歡這個...新抱？女婿？兒婿？
啊，她不管了。
他是誰都好，管他是男還是女都好。
只要愛他的兒子就好。

尾聲

演出前的後台總是像將要上戰場般緊張，工作人員把握最後一刻的時機檢查各種器材確定並無紕漏，為晚上的兩個多小時表演作出準備。

「一、二、三，轉——唔係叉左腳呀，係叉右腳呀。」Adrian崩潰地看著又一次記錯舞步的Gerald：「痴線一個人到底喺同一件事上面要錯幾次呀。」

「我話咗我唔識跳舞架啦，當初係邊個將呢樣嘢攝入個Agenda度架？」Gerald難得地發脾氣罵道。

「係你自己同Benjamin鋤dee鋤輸咗話要願賭服輸咋嘛。」

「咁我以為賭下錢啫點知佢會咁痴線啎。」

「你第一日識我咩？」帶著樂隊預備上台綵排的Benjamin幸災樂禍地在Gerald和Adrian身旁走過：

「Reu演唱會，加油呀Gerald，唔好第一次上紅館就出醜呀。」

說著Benjamin還重重地拍了拍Gerald的肩頭，Gerald簡直想變成獅子咬死他。

他忽然很後悔當初何解要邀請Benjamin做他們重組演唱會的音樂總監，這傢伙雖然答應了但還是一如既往的壞心眼，開出些奇奇怪怪與錢無關的條件，就是要看他們炸毛和難堪。

「哎唔好攞啦，我陪你嚟多次啦，嚟，一、二、三——」Adrian捉住Gerald的手跟他一步一步重來一遍，這次終於成功了，他沾沾自喜地道：「咁咪得咗囉！哎我鄭家望簡直係呢個世紀最偉大嘅法師，跛嘅都畀我教到識跳舞。」

「係呀係呀。」

Gerald沒好氣地白他一眼。

「Adrian過一過嚟，幫你試多次支咪。」

「係，即到——」

Adrian被工作人員叫到舞台去，Gerald看著他跑上舞台的背影忍不住漾開了笑容。

此刻的Adrian還以為這是一場單純的重組演唱會，並不知道在演唱會最後有什麼正在等待他。Gerald找了一年有多的那枚古董戒指已被穩妥地藏舞台上。

他會在這晚為Adrian施展一場魔法。

親愛的，走著瞧，等到今晚你就會知道什麼是最厲害的魔法。
那就是讓你變得幸福的魔法。

-FIN-